諸藝全集雜說七

廣雅雜說集

著作者／康法師



ISBN 957-9397-87-2(精) N.T.$580元 E0033-34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Taipei Taiwan R.O.C.

諦觀全集雜說七

慶悼雜說集

演培法師著

天華出版公司敬贈

YTXX8803009211

慶悼雜說集

上册

目次

佛誕類

一　佛誕獻言……一
二　紀念人間佛陀發揚人生佛教……五
三　求眞理・求自由・求平等……一五
四　紀念佛誕要爲人類爭取自由……一九
五　慶祝代表眞理自由光明的佛陀誕日……二五
六　開展人性以完成佛性……三五
七　慶祝人間佛陀的聖誕……四一
八　以泯階級弭戰爭的兩大行動來紀念佛誕……四五
九　迎接偉大的佛教衛塞節……五一

一〇 遵循緣起無我的眞理推動人類的自他互助……五七
二一 踏著覺者之路前進以完成自己大覺……六三
二二 以救濟人群來慶祝衛塞節……六九
二三 慶衛塞・談布施……七三
二四 喚醒自覺與啓發正思……七九
二五 從能源危機說到開發精神能源……八五
一六 慶祝衛塞節以放射生命光輝……九一
一七 慶衛塞節祝成佛……九五
一八 佛教青年應爲佛史寫下光輝一頁……九九
一九 從微小處見佛陀的偉大……一〇一
二〇 挽救人類浩劫以慶祝衛塞節……一一一
二一 肅毒聲中談肅三毒……一一五
二二 從交通意外說到生命的寶貴……一二三

二三　爲紹隆三寶慶祝衛塞節……一二九

教育類

二四　三十年來僧教育的回顧……一三五
二五　三學與三育……一四九
二六　從香象的忠孝說到做人的忠孝……一五七
二七　我所希望於畢業同學的幾點……一六九
二八　立志爲己及爲衆生而學……一七九
二九　太虛佛學院開學典禮致詞……一九一
三〇　彌陀學校的禮讚……二〇一
三一　我對彌陀學校十五週年校慶的祝賀……二〇七
三二　學業日進與前途無量……二一一
三三　獻給畢業生的幾句話……二一五
三四　爲菩提學校的前途慶……二二五

三五　創辦佛教義學的重要性……一三一
三六　太虛大師紀念館落成開光致詞……一三七
三七　爲南洋佛學書局成立賀……一四三
三八　奉行觀音菩薩的慈悲……一四五
三九　祝美東佛教會永遠在進步中……一五一

醫藥類

四〇　身心疾病與身心健康……一五七
四一　爲醫護貧病以力行佛法的慈悲……一八五
四二　醫護病患者的殊勝功德……一九五
四三　佛教是關心病患者的宗教……二〇九
四四　爲佛教施診所的成就而歡呼……二一五
四五　疾病治療與健康保持……二二一

悼念類

四六　敬悼一代大師……三二七
四七　大師示疾、入滅、封龕記……三三五
四八　太虛大師對中國佛教文化貢獻及其願望……三四三
四九　以大師革命精神實踐大師革命理論……三五七
五〇　發揚中國及佛教文化以紀念太虛大師……三六九
五一　太虛大師對佛教青年的教示與期許……三八七
五二　敬悼舫公法師……三九三
五三　萬方多難哭醒公……四〇七
五四　大醒法師病卒紀實……四一五
五五　迎接乘願再來的醒公菩薩……四一七
五六　幾十年的功行不能毀於一旦……四三五
五七　我親近慈老的一段因緣……四四一

五八　不悕法・不悕財……四四七
五九　從慈航法師圓寂五年遺體不壞說起……四五七
六〇　淚如泉湧哭續兄……四六五
六一　我對會公長老的尊崇……四八七
六二　敬悼「僧林典範」的岸公長老……四九五
六三　悼我永遠懷念的續祥法師……五〇五
六四　痛悼妙欽學友……五一三
六五　妙欽法師傳略……五二五
六六　我對妙明居士的哀思……五二九

佛誕獻言

每年恭逢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聖誕，全世界的各地佛教徒，無不熱烈的舉行慶祝大會，以表示對於偉大佛陀的追思和仰慕！由於古代印度的不重歷史，以及佛陀誕生年月的傳說紛紛，致使各國佛徒所舉行的佛誕日期，頗不一致。以我國及日本言，自佛教傳入中國，一向都以農曆四月八日爲佛陀的聖誕，所以每逢四月八日，全國各大小寺廟，都舉行浴佛儀式，而讓善男信女們瞻禮膜拜！佛陀誕辰的慶祝，是因有佛陀的出世，才有佛教的建立；由有佛教的建立，我們才知踏著古人的道跡，向著最高的眞理之途邁進！然而錫蘭等南方各國佛教徒，一向以國曆五月月圓日爲佛誕日。五月月圓日，就是中國農曆四月十五日，與我國歷來舉行的佛誕日，恰好相差七日。自由中國的佛徒，順應時代，決定以國曆的四月八日，擴大舉行教主釋迦世尊聖誕的浴佛典禮。從佛誕的沒有確定年月說，從佛陀的到處示生示滅說，這並沒有什麼不可，無非是紀念釋尊的誕生而已。

佛誕節又名浴佛節，相傳佛陀誕生時，空中有九龍噴水，爲釋尊沐浴，所以我國浴佛節，佛殿的中央，放著一盆潔淨的清水，水盆的中央，供著釋尊的誕生像。這個像，總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原來經中告訴我們說：當佛誕生時，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初生的嬰兒，怎麼說出這樣大話？這是象徵的，象徵佛陀由於悲智圓滿所引起的自尊自重；象徵佛陀的以救世度生爲己任！做個偉大的人，必須要看得起自己，信任得過自己，認爲我的生存天地間，不是等閒的，而是要爲世界人類做番頂天立地的大事業的。這才能激發自己的意志，忍受種種的苦難，學習完成種種的功德。我們試看出世後的釋尊一生，有那一點不是自尊自重的？有那一事不是爲世爲人的？正因如此，所以佛陀眞的成了「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大聖者了。自尊自重，實是做人的要素，今日佛教徒所最缺乏的，就是這種精神。所以在我們舉行浴佛典禮時，見了佛陀指天指地的氣概，想到佛陀自尊的大無畏精神，就應效法佛陀而來尊重自己，從尊重自己中，完成人的人格，以達到究竟無上佛陀的境界，又爲後人所紀念，如是佛種延續不斷，才是紀念佛誕的眞義所在！

佛陀，是人間的大聖，他的出現到這濁惡世間，實在是甚爲稀有難得的。經中說

：「無天生彌勒，無自然釋迦」。釋迦之所以成爲釋迦，是從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廣大菩薩行中，捨棄了無數的頭目、腦髓、國城、妻子而後得的。行菩薩道而成佛，這是誰都知道的，但決不是簡單的。在時間方面，要經三大阿僧祇劫；在德行方面，要圓滿一切功德，然後才能證得所要證的佛果。佛果圓成了，雖說究竟圓滿，大事已經完畢，但度生的大事還得繼續進行，無窮盡的利益衆生。可是，行菩薩行也罷，證無上道也罷，却有在穢土和淨土的不同；這一不同，完全是由悲願的不同。如彌陀的願在淨土成佛，釋迦的願在穢土成佛，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以環境說，在淨土修行成佛，固然是極理想的；但以悲心說，在穢土修行成佛，那是更爲偉大的。因爲菩薩發心，主要是「緣苦衆生」而發心的。衆生在濁惡的穢土中，受種種的痛苦逼迫，時時都渴望著救濟，或求解除他的物質恐慌，或欲釋放他的精神重負。正在衆生有著這樣需要的時候，菩薩苟能如其所願的予以適當的解決，那功德是多麼的偉大？的確，我們救人，需要「雪中送炭」，不必「錦上添花」。在人環境順利的時候，給人幫忙，並不算得怎樣；在人環境惡劣的時候，給人幫忙，才是眞的幫忙。雖說穢土衆生剛强難化，難調難伏，但正因爲如此，所以才顯得難能可貴。大聖釋迦特別發願要到

濁惡世間救度衆生，因而博得十方世界諸佛如來同聲讚嘆：「釋迦牟尼佛，能爲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值此人類苦難達於空前，世界戰亂達於頂點的時候，我們來紀念佛陀，應怎樣的體達釋尊的慈懷，學習佛陀的精神，發廣大心，行廣大行，在多災多難的苦迫世間，多多的做些有益人類的實際工作！是時候了！佛陀的嫡骨兒孫們！震懾於魔欲，驚倒於苦難，是沒有用的，唯有降伏惡魔，克服苦難，才能爲人類帶來幸福！

現在是殘殺、鬪爭、兇險、欺詐的時代，正需要慈悲、和平、柔和、誠實的佛法，給予徹底的救濟。所以我們慶祝佛誕，應將人類所急需的佛法，大力的把他「搬到辯論會上、實驗室裡、會議廳上、演講臺上」，使得世界各階層的人物，都能受到法雨的滋潤；然後一致運用佛法，爲人類世界求得一永久而眞正的和平！

紀念人間佛陀發揚人生佛教

佛法在廣大宇宙的不斷流行中，由於適應各時代的文化思潮，各方所的民情風俗，不論其精神或本質方面，都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是無可否認的史實。如果有人還一味的固執，以爲現存的佛法，仍是原始的那樣，那就表現出他：不是昧於歷史的演進，就是曹然的無知。一個眞正忠於佛法的弘傳者，決不存有這個觀念的。因爲，從世間來講，無論那一種的思想學說、宗教理論，從創始到發展，其間沒有不變的；佛法既然是以語言文字把他流布世間的，當然也不會例外。

佛是出現在人間的，他的教說：就度生講，雖以一切有情爲所度的目標，而重心在人類；就時間講，雖說有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而著眼在現在；就空間講，雖說有四方四維上下的十方，而本意在當土。印度之佛教自序中說：「釋尊之爲教，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明三世而重現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爲本」。此三者，可說是佛說法的本質所在。但經長期演變了的今日佛法，其面貌已完全改觀了。一般的佛子

：只知求生他方淨佛國土，却忘了所住的現實世間；只知求得未來好的果報，却忘記了現在應該怎樣做人；只知畜類放生超度亡魂，却忘記了救濟掙扎在饑餓線的人群！本爲此時此土此人類所服務的佛法，一變而爲彼世彼土彼衆生所有的佛法，無怪有人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日，離開現實的佛法，爲人類所不需了。佛陀的嫡骨兒孫們！請靜心的細想一想：不講條件、不談代價、全心全意專爲人類服務的佛法，爲什麼倒轉頭來反而成爲人類所不需要的呢？佛法眞的不爲人類所需要嗎？我相信，不但我們佛教徒不承認，就是有心於人類救濟者，也不得不承認眞能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人群，唯有大悲無我的佛法才行。人類雖需要佛法，但弘傳佛法者，如仍循著變了質的佛法去行，結果，佛法必然仍是無益於人類。所以在這原子時代，人心徬徨的今日，來紀念偉大的釋迦牟尼佛的誕辰，我們應掌握「此時、此地、此人」的現實性，佛法在世間，才能發揮他的覺世濟人的大用。

一、掌握人類爲本的佛法：悲心徹骨髓的佛陀，觀大地的一切衆生猶如一子，不論是高級的或低級的有情，在他的悲願中，無不一視同仁的予以救濟，決沒有什麼親疏的分別，所以佛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者。金剛經說：『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

、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慈悲爲懷的佛陀，對於如是衆多的有情，不但念念的不忘記他們，而且時時的要救度他們，使他們從重重的繫縛中，獲得眞正的徹底的解放！佛的大悲大願，雖以一切有情爲出發的，而重心實以人類爲本。因爲學佛，做菩薩、成佛，不是爲了別的，其唯一的目的，只是爲了體悟諸法的眞理，實現正覺的自由。但是，眞理從何得以體悟，自由又從那兒可以實現呢？以純正的佛法說，這唯有依於萬物之靈的人生，才能辦到。虛大師說：『人爲萬物之靈，佛法唯人類才可以修學』。印順法師所著之佛法概論中說：『眞理與自由，是天國所沒有的，體現眞理而解脫成佛，不是神鬼或天使，是由人修行而成就的。唯有生在人間，才能稟受佛法，體悟眞理而得正覺的自在』。天上所以沒有眞理與自由，因爲他們：不是沉弱在五欲的快樂之中，就是酣醉在禪定的妙樂之中，根本不知眞理與自由之爲何！不說天上，就是人間，也有這種現象。最明顯的例子，如北俱盧洲的人民，由於生活美滿的因緣，終日只知貪圖現有的逸樂，不曉得什麼再求上進，當更談不上追求眞理與自由了。所以佛教的聖者都不生彼，這不是聖者遺棄他們，而實因他們不承受佛法、奉行佛

法！我們人類就不同了：不特一般聖者，是出現在人類，就是大聖佛陀，也是出現人間，於人間成佛的。增一阿含二十八佛爲釋提桓因說：『我身生於人間，長於人間，於人間得佛』。佛本普爲一切有情而成佛的，但爲什麼要出現在人間，於人間得佛，爲人類說法呢？這就因爲人類有稟受佛法的可能，有追求眞理與自由的條件。人類是有種種痛苦束縛的，於是被逼發出要求自由的呼聲，爲自由而奮鬪；世間是危脆敗壞虛僞不實的，於是令人發起追求眞理的運動，爲眞理而努力。可是，人類雖在不斷的渴求自由與發掘眞理，但愈渴求而自由離開吾人愈遠，愈發掘而眞理愈無由發見。所以一般思想理論，學說之義，不論他說得多麼漂亮講得怎樣動人，都不能令人體悟眞理，實現自由。佛是生活在眞理與自由的天地中的，因有感於有情中的人類，有體悟眞理與實現自由的可能性，特出現在人類中，放射出眞理與自由之光，引導人類走上自由之路，步入眞理之宮！他類有情，佛雖也同樣的要救度他們，但必須先把他們拔濟到人間來，然後才能示以諸法的眞理，正覺的自由。所以佛法的弘傳者，必須掌握以一切有情爲對象而以人類爲本的佛法。

二、開展現世爲本的佛法：三世是約時間的遷流說的，他以現在爲中心，指向前

後兩端，向前看有過去，過去仍有過去，過去過去無始；向後看有未來，未來還有未來，未來未來無終。所謂三世，不過就是這個無始無終的不息奔放的時間長流而已。存在於世間的一切，莫不具有他的時間相。有情的生命流，也只是顯現在時間長流中的現象之一。生命流呈現在時間流中所不同於其他萬有的，就在生命的前後不斷，前一生命過去了，後一生命緊接著又來，構成有情的生死流轉。佛在人間出現，爲人類說法時，針對有情動的生命，說有三世因果之理，使知現在所受的種種，是過去行爲活動的結果；現在行爲良否，能決定未來生命的如何。可是我們要知道，佛雖說有三世的差別，但著眼點實在現在。如諸經中說：『於現法得涅槃』；『於現法得究竟』；『我爲汝說過未，不知汝信不信，且爲汝說現在』。中含四十三說：『愼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爲思』。所以佛的教授教誡，實在都是要我們把握現在實實在在做人的。不錯，過去的行動，是有點影響現在的，但如我們一味的顧念過去，那會把我們的生命，帶上灰色的死亡，未來的前途，也許是光輝燦爛的，但若我們一味的欣求未來，那會使我們的精神，徒作無謂的浪費。顧念過去，欣求未來，都不能提起勁來立定脚跟做人，唯有緊抓住現在，行人

所應行的，才是眞正的做人，才是善用人生修學佛法。回過頭來看看今日我國佛徒的自行化他怎樣的呢？一切所爲所行無不與佛陀重現在的精神相違背。如常聽到弘法者說：「現在做人太苦了！你們要修來世呀」！修學佛法者也說：「像我這樣的人，活在現世間上，是沒有什麼用的了，只好修修來世」！他們把一切希望都寄託於來世，因而也就只知死的時候怎樣死得好，死了以後又得怎樣好的福報，根本忘記了怎樣在現實世間做個有益於社會人群的好人了。這樣的佛教，誠如虛大師所說的，已經成爲「死的佛教」或「鬼的佛教」了！其實，來世的好不好，不是欣求得來的，而是要現世好好做人的，果能現在做個不損人利己而克己爲人的好人，來世自然是好的，無須預作不可知的妄求。要知我們是衆生中的人群，而且就是現在也在做人的，人與人間都有著相互的密切的關係，誰也脫離不了人群可以獨立自存，因此，我們應該運用這個現實人生，爲現實人群謀最大的福利，使相關的人群社會充滿和樂的空氣。如是抓住現實的行自己所當行，那你就是不爲自己的未來謀，而未來的一切已爲你準備好了。經中說：你如當下生起一念善心，天上的宮殿已爲你造成。所以我們修學佛法的人，不要去想將來的果報怎麼樣，只要看自己現在是怎樣的作，俗語說得好：『只問耕

耘，不問收穫』。假如你眞的要爲自己的將來作一準備，我可告訴你一個最直捷、最便當、最穩妥、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集中你的智慧，你的精力，你的熱忱，利用這個現實人生，去做現在所應做的利益人群的工作。割斷顧念過去的繩索。封鎖欣求未來的鐵閘，於現實中求得生命的解放，這是佛說三世的精神所在。所以佛法的弘傳者，今後必須廣大的開展現世爲本的佛法。

三、發揚當土爲本的佛法：佛經說的『虛空無盡，世界無盡』的話，已爲現在天文學家之所證明。無盡的世界中，有理想的淨土，有現實的穢土，亦可於現代科學家所發明的相對論得到證實。因爲淨穢是相對的，既有穢濁的國土，必有清淨的國土，這是無可置疑的。穢土必然是充滿痛苦的，如我們現所住的世界；而淨土又必然是具諸妙樂的，如經所說的他方清淨國土。淨穢世界的苦樂以及種種的懸殊，這在諸經論中常常予以比較說明的，修學佛法者，也大都知道。眞的，穢土的苦難，實在是太多了，諸如自然界的，社會界的，生命界的，無不有諸痛苦在逼惱著我人，尤其是現實世界，更有各種的災難，不斷的紛至沓來，迫得令人氣都透不過來了，不由得不高呼一聲：「這世界太苦了」！怎樣辦呢？庸俗的宗教者說：「人世間是苦惱的，離開這

人世間，上生天國去吧」！不知佛法眞義者說：「娑婆世界是五濁惡世，趕快求生極樂世界吧」！還有一些愚弱者，感到人生的無謂，世界的多難，不知何以自處，索性以不正常的自殺手段，結束自己的生命，跳出苦惱的塵寰。這些，以本質的佛法說，不特不是辦法，且也不合情理的，更與佛陀的意旨不相符的。要知環境是人創造出來的，不是逃避所能逃避得了的。譬如佛法說的淨佛國土，並不是他本來就是清淨的，而是由於許多同行同願的大心有情，經長時期的不斷的努力創造才實現的。我們如果能夠結合廣大的同行同願的人羣，本著爲世界人類服務的精神，一心一德的做好『成熟衆生、淨佛國土』的工作，所謂淨土，不就在我們人間出現了嗎？志求他方淨土的佛徒，不此之圖，說這世界的環境不好，修行的障礙多，必須生到淨佛國中去，得諸大善善友爲伴侶，無上佛陀爲領導，修行才易成就。那知這一思想的大力傳播，把積極爲現世間靈活運用的佛法，一變而爲消極的遁世的垂死的佛法，使人在佛教中，只見到暮氣沉沉的現象，不有朝氣勃勃的精神。本質的佛法，果眞是這樣嗎？不然，像釋迦佛的出現五濁惡世，就爲十方諸佛之所稱讚；及佛於經中讚在穢土修行的勝利說，穢土修行一坐，勝超淨土一劫。是以，值此世界混亂，惡濁到極點的現時代，有心

爲正法、爲人類、爲世界服務的佛弟子，實不應再忘記了現世界，專意的去求生淨土，因現世界既需要我們爲之改造，而他方淨土也不是隨便可以得生的。與其集中你的悲願，你的智慧，你的毅力，求生難以往生的淨土，倒不如結合同行同願的廣大群，爲創建人間的淨土而努力。所以佛法的弘傳者，今後務須大力的發揚現世爲本的佛法。

我們在現世界上，每日所見所聞的，不是這兒即將進行原子（彈）轟炸，就是那兒快要爆發第三次大戰，不是這國家裏有了內戰，就是那國度內發生政變，擾得人們頭昏眼花，不知怎樣去應付這瞬息萬變的危險局面。就在這世界動盪，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之際，以拯救人類爲職志的偉大的釋迦牟尼佛的誕辰又來了！佛是人類的救星，佛法爲世間燈塔，我們該怎樣的紀念這顆神聖而光耀的救星誕日，才能使爲世間燈塔的佛法不滅呢？虛大師說：『佛法雖普爲一切有情類，而以適應現成之文化故，當以人類爲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佛法雖無間生死存亡，而以適應現代之現實的人生化故，當以求人類生存發達爲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以人類爲中心也罷，以人類生存發達爲中心也罷，都是就現世界的人類說的，也就是以「此時、此地、此人」

爲中心而施設佛法的。所以，筆者特於此佛誕良辰，提出如上所說的深契佛陀本懷、極合時代機宜的三點來，以奉獻我佛教的工作者，並願相互共勉的向這一方向戮力邁進，期求救星——佛陀爲世間樹立的燈塔上的光輝，永遠的照耀著人類！永遠的照耀著人類！

求眞理、求自由、求平等

——佛曆二五〇五年在檳城佛誕大會講——

釋迦牟尼佛誕生的佳日，不僅是我們全體佛教徒大喜的日子，而實可說是世界人類大喜的日子，因爲由釋迦牟尼佛的出現，確爲我們人類帶來了無限光明和溫暖，所以在今天，實是值得我們熱烈慶祝與狂歡的。世界人類，雖有各種不同的要求，但以求眞理、求自由、求平等爲主要的三大要求，現在略爲分別如下：

一、眞理是每個人所追求的，而佛教正是眞理的宗教。世間各種學說思想以及宗教，雖說都以探討眞理爲目標，而所謂眞理，有以爲是超越而外在，絕對而自由的，有以爲是內在於人生，而爲人生中之普徧的與共同的。外在的就是宇宙眞理，內在的就是人生眞理。但以佛法來說：宇宙眞理與人生眞理，是互相相關而不是各自獨立的，人生眞理中含有宇宙眞理，宇宙眞理亦必關涉於人生眞理。探求眞理者，若偏於外在，或偏於內在，勢必不能得眞理之全。佛法認爲：外在的宇宙，內在的人生，都是

無性而緣起，緣起而無性的，唯有將外在的內在的眞理，統一在緣起無自性空中，才是究竟的絕對的眞理，顯示此一眞理於人類的，是大聖釋迦牟尼，所以佛陀創立的佛教，是究竟圓滿的眞理的宗教。

二、自由是每個人所追求的，而佛教正是自由的宗教。美麗而動聽的自由之名，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差不多時時掛在人們口頭上在呼喚，可是呼喚自由的聲浪愈高，而自由之神離開吾人愈遠，吾人所受不自由的束縛愈深，因而有時對人所喊的自由，發生高度的懷疑，甚至對於自由，予以有力咀詛！其實，自由本身並沒有什麼不是的，病在人們濫用自由，或要用自由的權力，强制他人自由以逞私欲，自由這才成爲罪惡的！佛法本於緣起的正見，認爲人與人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唯有助人獲得自由，而不侵奪人的自由，然後始可鞏固人類自由的基礎，始可得到自己的眞正自由，決不會別人在不自由的呻吟下，個人可以得到究竟自由的；佛陀創立的佛教，不特謀全人類的自由，抑且爲一切衆生謀自由的，是以佛教是自由的宗教。太虛大師說：「自由乎！佛陀乎！師自由而佛陀，師佛陀而自由，個個成佛陀，人人得自由。大哉自由，大哉佛陀」。由此可知佛教是怎樣的重視自由。本於

自覺心而自發自動自決自主要求自由的人們，你們如果眞的要想實現理想中的究竟自由，請速歸投到大覺世尊的座下來，保證你會得到眞正的自由！

三、平等是每個人所追求的，而佛教正是平等的宗教。人類被囚而不自由，實由不平等而來。講到不平等，人類有史以來，大概有兩大不平等：一是男女的不平等，一是種族的不平等。由於這兩種的不平等，不知爲人類寫下了多少頁的痛心史！釋迦佛陀出現的時代，正是印度社會不平等達到頂點的時代。佛陀在菩提樹下證覺緣起正法，發現了人類以及一切衆生，原是平等平等的，根本沒有誰勝誰不如的差別，於是高樹平等的旗幟，力唱平等的眞理，痛擊階級的罪惡，切求人類的平等。所以在此世界，發出及要求人類平等之呼聲的，敢說佛教教主釋迦佛陀是第一人！佛教有這樣的兩句話：「衆生爲諸佛心中之衆生，諸佛爲衆生心中之諸佛」，衆生與諸佛原屬一體，還有什麼差別可言？所以佛教是平等的宗教，今日人類如果確要實現眞正平等，亦唯有到大聖佛陀所創立的佛教中來，始能獲得所要求的平等，不再有階級的存在！

佛教是眞理的、自由的、平等的宗教。在人類渴求眞理、自由、平等的今天，來慶祝偉大的人間佛陀的聖誕，我們越感覺到有高揚佛教眞理、自由、平等眞義的必要

。唯有佛教眞理、自由、平等眞義一天一天的高揚起來，那些製造階級、摧毀自由、鼓吹不是眞理的邪說，才會抬不起頭來，而使人類進入眞理之宮，過著自由平等的覺者生活，才算完成我們佛弟子的任務的！

佛爲什麼出現人間？我可告訴諸位：是爲人類顯示眞理、自由、平等而出現於世的！

我們爲什麼要信佛？我亦可以告訴諸位：是爲追求眞理、自由、平等而信仰於佛的！

因此，我們於慶祝佛陀聖誕之餘，應播放佛陀的眞理之光，灌溉佛陀的自由之花，高樹佛陀的法幢，使人人得到眞理、自由、平等！

紀念佛誕要爲人類爭取自由

二千多年前的今天，是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在印度迦毘羅衛國與拘利國交界處的藍毘尼園無憂樹下誕生人間的一天。人間原很黑暗苦痛不自由安樂的，但由大聖釋迦牟尼的出現，給黑暗的人間，帶來了光明，爲苦痛的人類，帶來了希望，使在黑暗人間摸索著的，重重痛苦包圍中的人群，知道了怎樣的去追求光明，如何的去進取自由。所以，每逢大聖釋迦的誕生，全世界的每個佛教信徒，無不熱烈的舉行慶祝，以示對偉大佛陀的崇敬！

偉大的佛陀，是卽人而成佛的：他有誕生的地點、時間；他有慈愛的爸爸、媽媽；他更具有世間的富貴榮華。在人類世界史上，不但有明晰的詳盡的史實可考，而且還佔有極光榮的一頁。所以人間佛陀，決不是一般人腦海中所想像的那麼一個渺小不可稽的神。不知佛教眞義者，以爲佛教徒是逃避現實的，那裏知道，我們佛教徒，是最講現實的，如以教主來說：人類史上如果沒有釋迦牟尼這樣一個大聖，而是純從前

人意向想像出來的一個具有權威的客觀存在的神，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今天，不特不會舉行這樣廣大而隆重的儀式來慶祝他，而且根本就不會信仰他，但是世間竟有這麼多的令人不解的奇怪事情；信仰意向想像出來的渺小不可稽的什麼的神教者，以爲是現實的，本著歷史事實而信仰佛陀的佛徒，反被認爲是逃避現實的，這種顚倒黑白的看法，眞可說是可憐愍者的顚倒衆生了。外人對於佛教，雖有這樣一個錯誤認識，但年年此日來祝佛誕的每個佛弟子，不能沒有這樣一個正確認識，就是我們所紀念的佛陀，是現實的大聖，決不是什麼虛無縹緲不可捉摸的天神。

佛陀既是人間的，有什麼值得我們慶祝的呢？這問題說來話長，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讓我詳談。現我先請問大家一聲：我們國父誕辰到來的時候，全國人民極自然的毫不勉强的來舉行紀念，這是爲的什麼？相信大家的回答，一定是這樣的：他是中華民國的創始者，他是我們人民的解救者，爲了對他創建中華的功績表示崇敬，爲了對他拯救人民的偉業表示感戴，所以我們要紀念他。當知我們佛徒慶祝佛誕，其意也就在此。長期奔放於世間的有情，在重重痛苦的包圍下，雖不時的想要衝破苦痛的重圍，但因一向都是任憑情意的衝動，結果，總是在生死圈中轉來轉去，不能獲得生命的解

脫。悲心徹骨髓的佛陀，出現到這人世間來，感於我們衆生的苦痛不已，所以在佛體悟了解脫正道後，就把他所悟的吐露出來，化度各式各類的有情，希望每個衆生都從生死中解脫過來。是以佛爲世間的明燈，人類的救星，我們果能依照佛陀所指示的去行，必能做到苦痛的息滅，生命的解脫。人間佛陀，對於我們人類，有著這樣大的恩惠，恭逢他的誕日，我們來慶祝他以表一點敬意，難道是無意義的舉動嗎？所以佛雖是人間的，但決不失却他的偉大性，而且百分之百的值得我人慶祝，不特現在如此，永遠永遠的未來，都應如此。

佛教是救人救世的宗教，所以國父說：「佛教是救世之仁」。慈悲爲本，救世爲懷的佛教，對於有情，特別是有情中的人類，雖說都是一律平等看待的，但若遇到殘暴不仁的萬惡侵略者，我佛絕對是站在正義的一邊，而主予侵略者以嚴厲制裁的。小乘阿含經中，常常說到阿修羅與帝釋天鬪爭的事：阿修羅代表侵略的一面，帝釋天代表正義的一面。每當他們發生激烈的惡鬪時，羣衆一見面目猙獰的侵略魔軍，自然而然的就把一切物資隱藏起來，深惡痛絕的表示不與他合作，不但如此，而且還常常的給他多方打擊，使他自食侵略的惡果；可是見到慈和仁愛的正義之師，眞是如迎王師

般的予以熱烈歡迎，給予種種方便，而且自動的樂意的在軍中服務，供給敵情。所以每次鬪爭的結果，總是侵略者的失敗，正義者的勝利！

根據經中所暗示的這一事實來看，可知佛陀對於侵略者，是如何的不表同情了。回過頭來正視現實世界，不是已很明顯的劃分了兩大集團嗎？一面是侵略的獨裁集團，一面是反侵略的民主集團，我們自由中國，是站在反侵略的民主集團的一面的。當此寶島中立解除，反攻卽將開始的今天，在自由中國的佛徒，能夠這樣自由的慶祝佛誕，實在是希有難得的。但是我們切切不要忘記，關在鐵幕裏的，千千萬萬的，受苦受難的同胞，得不到佛的慈光照耀，那是很苦的，所以，我們慶祝佛誕，不應只重形式，而應特重實質，就是要從慶祝佛誕當中，深切的體達佛陀的慈意，激發起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同情，配合反共抗俄的國策，把我們四衆弟子所有的人力物力動員起來，貢獻國家，以爭取反攻的勝利，拯救我關在鐵幕內的，千千萬萬的，受苦受難的同胞！這樣來紀念佛陀，才是佛最喜歡的，也才是最有意義的。

人生在世間，唯一的要求，就是自由，西諺說：「不自由，毋寧死」。我佛出現世間，所給予人類的，就是解脫自由。在佛陀的深徹悲願中，如有一人、一衆生，沒

有獲得自由，其心皆不得安。是以在慶祝佛誕的今天，我們應本佛陀的悲願，不特要做反攻的後盾，去解救大陸的同胞，「令得不受恐懼的自由」，更要發大菩提心，積極的去化度有情，使每一有情，都從「三界火宅」、「生死牢獄」中，獲得生命的解脫與自由！

紀念佛誕要爲人類爭取自由

慶祝代表眞理自由光明的佛陀誕日

佛曆二五〇八年的佛陀誕日，轉瞬之間又降臨到每個佛子以及全人類的面前，各地的佛陀嫡骨兒孫，照例要舉行一次熱烈而歡欣的慶祝！不過佛弟子的慶祝佛誕，不如一般人的虛應故事，而是由衷的感到佛陀的崇高偉大，有不得不慶祝的一顆感戴深恩的赤忱在！原因佛是人間的覺者，不是什麼天上的神，他對我們人類的感受上，覺得是最親切不過的！

佛是什麼意思，現在有很多人，大都已經知道，我想不再加解釋。但在大乘佛法來說，只要是成了佛的，不論是那個世界的教主，都具有三德，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這三德，是一切諸佛所具的，不完具三德，就不能成佛。關於三德的意義，照向來的解說，確是很深刻的，不是一般人所易理解的，所以我想不作深談。但這三德，是佛之所以爲佛的特德，值此佛陀誕日，我們有爲宣揚的必要。因此，略爲通俗的解說如下：

所謂法身德：法身爲佛陀的三身之一，是以正法而爲身的。正法是什麼？雖有多種不同的解釋，但在這裏，是指永恆的、普偏的、必然如是的眞理。眞理是無所不在的，亦卽所謂充滿法界的，只要我們肯得面對眞理，眞理沒有不在我們身上實現。誰個身心上有了眞理的實現，誰個就可得到這樣的法身，法身不是佛陀的專有品，而是人人所能體證的。不過大聖釋迦，是這世界發現眞理的第一人，也是將這眞理之音傳播到這世界上的第一人！

所謂般若德：般若是佛陀的究竟智慧，亦卽是發現眞理，契悟眞理的智慧。眞理雖說普徧的存在世間，但一般人不能得到眞理的消息，其原因何在？就在智慧的深度不夠，甚至可說沒有智慧，終日在無明中過活，當然就與眞理隔絕！大聖佛陀，在行菩薩道時，曾作長時期的身心磨練，以致迸發出晶瑩清淨的智慧，不再受無明的蒙蔽，不再爲煩惱的蓋覆，所以獲得體悟眞理的般若智慧。不過般若的智慧。不是世俗的有漏智，是勝義的清淨慧。

所謂解脫德：解脫是佛陀的大自在，表示不再受到任何束縛。束縛我們每個人的，不是家庭的枷鎖，不是經濟的貧困，不是有形的牢獄。雖說這些

也會使我們感到不自在，但眞正令我們不安的，是我人心中的煩惱。到了佛陀這樣崇高的地位，必然是從煩惱窟中跳出來的，絕對不再受煩惱的支配，所以得大解脫，無入而不自得，縱然仍在生死中往來，亦得生死自在，往來無礙，不會像凡夫那樣的，有著種種的束縛！

總結上面所說，可知所謂眞理、自由、光明，都在佛陀一人身上實現。因爲佛陀是：眞理的體悟者，自由的實現者，光明的備有者，所以可說佛是眞理、自由、光明的代表者。世間有了佛陀的出現，是卽顯示世間具有眞理、自由、光明；如果佛陀不出現，或出現又入涅槃，是卽象徵世間眞理、自由、光明的消失！這麼說來，人間有沒有佛陀，關係多麼的重大，因此，佛教所說佛陀所具有的法身、般若、解脫的三德，確是有它很大意義的。

佛陀出世，對這現實世間，既有這樣重大的關係，所以我們佛教徒，每逢佛陀的誕日，緬懷佛陀的盛德，默察人類的苦難，審視世界的混濁，諦觀衆生的沉淪，怎不令人對佛興起孺慕之感，而予以熱烈的慶祝活動，可說是每個佛弟子，對佛最極崇高敬仰的表現，這實是值得提倡和鼓勵的！特別是近數年來，世

界各地慶祝佛誕的人數衆多，更可想見人類多麼需要佛陀！慈悲的佛陀！我們虔誠的禮請你再度降臨苦難的人間！

稍微有點理智的人，大概都有這樣一個認識：人生在世，不僅是爲生活而生活的，應該還有他的崇高理想在，這就是追求眞理、追求自由、追求光明，做人如不向這個崇高的目標邁進，生存在這世間爲人，究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是就眞正值得深深玩味的了。佛教就是指示人們向這方面前進的，而佛更是這一指標的具體完成者，所以佛教不是空談的宗教，信仰佛教亦不如一般所說的迷信，是有其所要趣向的理想目標的！

現在是個什麼時代？無可否認的，是眞理湮沒的時代。吾人的行爲活動，本應循於眞理而行的，可是現在人們的行爲活動，雖不能說都是置眞理於不顧，但却可說鮮有遵循於眞理的。我們不妨放眼仔細看看：一般人們的活動，大都是唯利是從，只要達到私利的目的，根本不問什麼眞理，所以搞得世界這樣擾攘不安，到處充滿殺機，使人如處氷山或火山的邊緣，時刻都感受著生存的威脅，不知自己的生命什麼時候被解決！

再從社會的每一角落看，人與人間的相處，很少以誠相待的，總是勾心鬪角，爾詐我虞，不知什麼叫做眞理。諸位試想想看：一個沒有眞理的世界，一個沒有眞理的社會，請問還有什麼人情味可言？又有什麼值得可留戀的？老實說，像這樣的世界，與其繼續的生存下去，不如早點離開的好。因此，我們今日紀念佛陀的聖誕，應將佛陀辛勤所證的眞理，在這現實世間，普徧的發揚起來，使全人類一致尊重眞理，並且過著一種眞理的生活！

現在是個什麼時代？敢以這樣說，是人類自由普徧受到蹂躪的時代。有些地區的人民自由，固已爲惡魔剝奪殆盡，再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氣，就是在自由天地的人民，其自由也遭受到嚴重的威脅，隨時有喪失自由的可能，這是時代的悲哀，亦是人類的悲哀！相信諸位常常聽人這樣說過：當你尙在自由時，不知自由的可貴，一旦到你失去自由時，就將知道自由的可貴。這是最極寶貴的經驗之談，亦是鐵的事實之說明，所以我們應該重視自由！

自由爲什麼這樣值得重視？當知要求自由是人類的天性，一個人如果失去人身自由，似乎失去了什麼大寶似的，有說不出的痛苦和難過！所以人類爲爭人性本具的自

由權利，拋頭顱，洒熱血，一切犧牲在所不惜，其原因就在此。是以，我們今日紀念佛陀的聖誕，全世界的佛教徒，應群策群力團結一致的，將佛陀所得的自由之花種，徧洒現實世界的每一角落，使其發芽茁長，開放自由花朶，令全人類各得一朶自由之花，並且過著一種自由的生活！

現在是個什麼時代？可以肯定說，是光明消失而黑暗重重的時代。人生在世最苦惱的，我以爲無過於沒有光明，沒有光明也沒有熱，無光無熱的時代，誰個都會體認到，是個冷酷的時代。人類生存在這冷酷的時代中，沒有一點溫情，沒有一點愛顧，彼此見面冷氷氷的，你猜疑我，我猜疑你，人與人間到這田地，這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曠觀今日世界，不正是有一半人們，處在這樣無情無義的環境中，過著一種不容有溫情的生活嗎？老實說，生活在這樣的天地裏，所過的眞正是暗無天日的生活，永遠見不到光，永遠得不到熱，只有從重重無盡的黑暗中，向著人生歸宿的墳墓鑽進，除這可說毫無人生生趣可言，但人類決不甘心情願的這樣蟄居黑暗中，一定要爲自己生命前途尋求無限光明的，沒有光明的指引，其前途一定是悲慘的！因此，我們今日紀念佛陀的聖誕，應將佛陀所得般若的智光，在這黑暗重重的世間，普徧的點燃起來

，大放光明，使全人類過著光明理智的生活！

大聖佛陀的誕日來臨，想到佛陀的三德圓備，我本應如普賢大士那樣的發廣大願，請佛長期的住在世間，爲人類以及一切衆生，啓示眞理，開發般若，高呼自由，可惜佛於兩千五百年前，已離開我們這個濁惡世界，到他方國土去教化衆生了，要想請佛住世已不可能！古德說的：「佛出世時我沉淪，我今爲人佛滅度，懊惱此身多業障，不見如來金色身」。眞正道出了沒有佛陀住世的悲痛心聲！現在我們來讀此偈，尤覺有股說不出的苦的滋味！

因此，我們今日紀念佛陀聖誕，唯有將佛陀所體悟的眞理，重行呼喚到人間來，唯有將佛陀所獲得的慧光，重行放射到整個世界去，唯有將佛陀所鑄成的自由之鐘，重行敲響於世間每個角落，方不失於熱烈紀念佛陀的眞義！願全世界的佛教徒們，共同一致的，如是發願，如是實行，以求實現於佛陀一身的眞理、自由、光明，永遠存在人間，永遠爲衆生趣向的目標，則在常寂光中的佛陀，定常開顏含笑，而人類世界亦必得到救濟！話雖這麼說，但眞做起來，並不如所想像的那麼簡單，現在不妨略爲申述如下：

慶祝代表眞理自由光明的佛陀誕日

以眞理言，這本是充滿世間，所謂無所不在的，亦可說我們終日在與眞理謀面，所可惜的，就是終日相見不相識，所以始終徘徊於眞理門外，不得進入眞理之門！原因就在眞理的門前，有了一個東西擋住了去路。如廣大無限的清淨虛空，本來可以明白看見的，因爲一團團的烏雲遮蔽，所以我們所見的，不是晴明空而是一團團的烏雲。當知蒙蔽眞理的烏雲，就是吾人內心的煩惱，唯有滌除煩惱，才能體見眞理，步入眞理之宮，如撥去烏雲，始可見到晴明空一樣，所以吾人應著眼於煩惱的破除！

以光明言，如就外在的光明說，雖說世界是黑暗的，但仍經常的見到光明，然而這不是佛法所重的，佛法所重的，是內在的光明，亦卽自心的光明。任何一個人的自心，都本具有無限光明，唯爲無明暗影之所籠罩，所以吾人本具心光，沒有辦法開發出來。學佛，就是以法爲光，以自爲光，而達到心光的徹底開顯，唯有心光的開顯，無明的暗影才能驅除，唯有無明暗影的驅除，本具心光才能晶瑩潔淨的顯露，所以如何破除無明，應是吾人所著力處。

以自由言，就世俗說，人類雖在爭取各種不同的自由，但以佛法說，外在的束縛，不是眞正的束縛，外在的自由，亦非眞正的自由。如世間很多有權有勢者，要這樣

就這樣，要那樣就那樣，可謂自由極了。但深入其內心去觀察，將發現彼仍感到空虛，仍覺身心的種種不自在。爲什麼？還不是由於煩惱在作祟！所以我們如要眞正得到自由解脫，必須撲滅繫縛身心的煩惱，有了煩惱的存在，不特現實生命不自由，就是沉淪生死不得解脫，亦由於煩惱！

從上分析看來，人類種種問題，根本在於煩惱，使自己漂流於眞理門外，不能發出心光，不得自由解脫！既知根本問題在此，就得從這根本上做工夫。學佛就是爲解決煩惱的，佛亦開示種種解決煩惱的法門，所以我們今日紀念佛誕，應依佛陀的開示實行！

慶祝代表眞理自由光明的佛陀誕日

開展人性以完成佛性

——爲紀念佛陀二五一〇年聖誕而寫——

世界進入原子時代的今日，不能不說人類有了飛躍的進步，人類所過的生活，較之過去的時代，照理應快樂得多，可是事實並不如此，不論從任何角度去看，今日人類所受的苦難，較之過去任何時代，都要來得嚴重得多，不說別的，單以人類的往還說，由於各項交通工具發達，不僅縮短廣大無限的空間，甚至即將可以進入月球，但是人爲的障礙或留難，並未因交通的便利，使人很快的到達目的地，諸如出境入境的簽證，往往需要等待幾個月，才得過關，可見交通工具的發達，並未給予人群的便利。由於這一因緣，當要遠行的人，在等待各項簽證手續時，其內心的痛苦和焦急，實在不是局外人所想像得到的！無怪有人說，時代愈進步，人類愈痛苦，證之殘酷的事實，不得不承認這話的眞實性。

爲什麼會如此？原因當然很多，主要由於人性的進化，不但沒有跟上物質的進化

，反而隨著物質的進化，沉浸在物質的追逐中，逐漸的喪失了人性，以致世界越來越紊亂，人類越來越痛苦！這一情況，如果說它是人類史上空前未有，並不爲過！

依佛法說，人性中，本來具有獸性和佛性的兩面，而獸性一面的發展，不但佛性更爲蒙蔽，人性亦將漸漸的失去。照現在的事實看，現代人的人性喪失，對於人的自身也是越離越遠，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的話，實因人性的不存在，在現社會的各方面，已經漸漸的深刻化，任何明眼人都可看得出的！原因在很多社會活動方面，使得人和人相互關涉上的性格失掉，代之而起的是機構體系上的機械化的性格，所以今日爲人，就從做人的實質離開，成爲機械化的機構的一環，不復知道自己是個具有情識活動的人了，人性怎麼能夠不喪失掉？

在這人性已漸不存在的情況中，對於現實的人類來說，的確是個嚴重的課題。要想解決這個嚴重的課題，唯有人類確認自己自身的存在，積極將人類本來具有的人性再度發揚起來，使自己覺悟到人之所以爲人的特質，否則的話，人類唯有走上自身毀滅的一途！我們修學佛法的人，不但要淨化固有的人性，使獸性的一面完全遠離自身，而且還要使人性的淨化，達到佛性的究竟圓成。但這首要每個人們，從人性的自覺

中醒悟過來，確認自己是個人的存在，然後一步一步的，本著人之所以爲人的精神，做人所當做的事情，不要做非人所表現的行爲！

如要從人性的覺醒以達到佛性的完成，我以爲可以兩千五百多年前，在這世間出現，完成佛性的人間佛陀，作爲我們的榜樣！所以在這人性已經離開我們很遠的今日，以紀念大聖釋迦的聖誕，不特有其特別的意義，而且可以喚醒人性的自覺！因爲人類在悠遠的歷史中，雖被愚昧無知蒙蔽，以致人性離開自己很遠，但它畢竟沒有完全喪失掉，只要稍微加以呼喚，人性就會再回來的，這就是當人類逐漸撕去蒙蔽人性愚昧無知的外衣，從而發現了自己的時候，亦就是人類覺醒的時候，同時亦是人性回到身邊來的時候。而最能促成這天到來的，唯有大聖佛陀。

人類一旦覺醒，人性一旦回來，那就是人正走向人的時代，亦就是人爲自己主宰的開始。老實不客氣的說一句，我們現在雖然是人，實在不曾做人的主人翁，而是聽命於愚昧無知之所支配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總是向著獸性的一面發展！忘掉了自己是個具有人性的人，更忘掉了自己是個具有佛性的未來佛！於是受著愚昧無知的支配，所有一切的活動，都是以自我爲中心的，不特不能到達和樂與自由，而且構成人

們內在的深刻特性，弄得到處都是苦痛生活。大聖佛陀的出世，就是指示我人如何擺脫愚昧無知的支配，而循著人性自覺的大道邁進以完成人格！

眞的，人類在今天這個險象環生複雜萬端的環境下，已經到了萬分危險的灘頭，如果人們不警覺前面洶湧澎湃的浪花滾滾而來，很有可能被捲入不見其底的深淵而無以自拔！然則究竟怎辦？問題簡單得很，就是促進人性的開展，所謂人性的開展，沒有什麼特別的奧妙，只是人類道德的自覺而已。講到道德，不但各個宗教重視道德，就是各個主義亦重道德，甚至有些絕對違反道德的主義，亦在那兒竊用道德的詞句，並且大喊道德的重要。可見道德在人類中，不但一個善良的人不敢忽視，就是摧毀作人道德的惡徒，亦不敢對它有所抹煞！

佛教是個最極重視道德行爲的宗教，這已爲世界學者的一致公認。佛法所說道德的項目，當然是很多的，就中特別值得提出來的一項，自無過於佛說的慈悲，如果離了慈悲，一切道德就無從說起。所以佛法的慈悲德行，在這人性離去人身日遠的今天，我們覺得實有予以發揚光大的必要，因這不啻就是人性的全部說明。假定我們重視道德，同時又去鼓勵他人尊重道德，並且從道德的根本去啓發人們，乃至實踐道德，

激發出人類的慈悲，從而本於慈悲以實現於一切事行，人性自然就得開展，佛性也就可以完成！

開展人性以完成佛性

慶祝人間佛陀的聖誕

全世界的佛弟子，每年都慶祝佛誕一次，這當然是對佛陀崇敬的表現，亦卽顯示佛弟子的不忘懷於教主釋迦牟尼。不過一位歷史上的聖哲，經兩千多年的長期考驗，仍能獲得廣大信徒的追念，這自不是偶然的，必有他的偉大崇高與殊勝難得處！是以我人慶祝佛誕，首應認識佛陀之所以爲佛陀，唯有如此，始有意義。

了解佛陀之所以成爲必要，因在某種意義方面來說，這是佛教創立的根本，亦是佛教研究的中心，不認識佛陀之所以爲佛陀，卽無由了解佛教的根本與中心，是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的，出現在這世間的佛陀經歷，稍微有點佛教常識的人，大都是知道的，根本無須再說什麼。不過我現在所謂了解佛陀，不是佛陀歷史的教說，而是佛陀本質的認識。我們知道：人間之子的釋尊，成爲人間的佛陀，這本是歷史的事實，亦是最易於認識的，但現在一般佛子所崇奉的佛陀，實已不可視爲歷史上的人間佛陀了。因此，

致使很多的佛徒，不能體認佛陀的眞貌，甚而至於搞得神佛不分，這不能不說是佛教的一大損失！

吾人試從原始佛教上溯到根本佛教去加以仔細觀察，深覺那時的佛子對於佛陀，雖具有偉大崇高之感，但從未離開人間事實去體認佛陀。是以人間佛陀的慈愛精神，活躍在現存的阿含經中，使得今日去讀阿含的吾人，還好像面對慈祥愷悌的佛陀似的，頗有說不出的親切之感！

但是到了佛教分化以後，一般佛子對於佛陀，不期然的分爲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將佛陀視爲歷史上的佛陀，這如大衆部的學者。因對佛陀的看法不同，所以對佛陀的理解或解釋，也就有了很大的出入。而此兩派佛陀觀的不同，主要的在：上座學者，始終認爲佛是由人成的；大衆學者，却認爲法身的權化，爲佛陀出現人間的起因。

不管學者對於佛陀的看法如何，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佛陀具有隨機說法的方便善巧，具有定智悲願的無量無邊的功德力用。因此，一般信仰者，特重佛陀的這點，縱其奔放無羈的自由自在的想像，使人間的佛陀，逐漸成爲非人間的佛陀，亦卽是

說，佛陀被慢慢的升格到天上去了。於是一般人們，想到佛陀的高高在上，從而遠離佛陀，不敢接近佛陀，以爲佛陀是高不可攀的！

今日我們慶祝佛誕，爲了適應重視現實的人群，爲了顯示佛陀的平易近情，應將非人間的佛陀，設法再請回到人間來，使之成爲人間的歷史上的佛陀，以其偉大崇高的佛格，慈悲和藹的情懷，莊嚴高潔的聖德，勇猛無畏的精神，感召陷在五欲重圍中的迷夢人群，使之醒悟過來，衝出五欲重圍，踏上眞理大道，步入自由之宮！

進一步說，我們須知：凡屬一種眞正宗教，不論是那一類型的，必然是人間的宗教，地上的宗教，決不是神界的宗教，天上的宗教，佛教是宗教，自不能例外。不唯如此，而且佛教的人間性，更勝於其他宗教，其他宗教，特別是神教，總認爲他們所信奉的神，是在高高的天上的，出現在這人間的，只不過是神所派遣的。可是佛教不然，佛教的教主，是人間的覺者，因佛的自覺，是在現實人間的，從現實人間創立覺者的宗教，所以這是人間的宗教，不是天上的宗教，是人本的宗教，不是神本的宗教。近代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竭力提倡人間佛教，原因在此。

從人間佛陀的聖誕說到人間佛陀的現實性，旨在使人間佛陀更接近於人間，並在

現實人間，眞正發揮覺世救人的大用，但決不忽視佛陀崇高的另一面！

現在是個苦難的時代，人類渴求佛法的救濟，實在異常迫切，如何適應人類這一渴求，自是佛弟子當前最大的課題。我以爲：唯有將佛從天上歡迎到人間來，發揚佛陀遊化人間的精神，人類的苦難始得解救！是以值此一年一度的佛誕佳節，我懇切的請求全世界的佛教同道，本「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的聖教，大家一致的，將佛從天上再歡迎到人間來，以撫慰苦難重重的人類！

以泯階級弭戰爭的兩大行動來紀念佛誕

今日，來紀念標揭和平、自由、慈悲、平等的偉大佛陀的誕辰，眞使人有無限的感慨！我們知道，佛陀出世，唯一目的，是爲解救人類的痛苦，給予人類的福樂，乃至最後令得無上菩提，寂靜涅槃！但是看看現實世界的人類，不特離這理想的境地還遠，而且生存在今天，不是沉溺在「時虞匱乏」的饑餓狀態中，就是籠罩在「戰爭來臨」的恐怖氣氛中，時時感到生存的威脅，刻刻受到痛苦的逼迫；水深火熱中的人們，實在太需要佛法的安慰了！今逢佛誕佳節，佛子面對現實，想想佛陀的出世本懷，看看人間的苦惱衆生，應怎樣的本於諸佛的本懷，去實際的拯救苦難中的人們！筆者認爲在這原子戰爭可能毀滅整個人類的現刻，佛陀的嫡骨兒孫，應不顧一切的，粉身碎骨的，向著下面所說兩大工作目標努力做去，以期挽救將被毀滅的人類悲慘的命運！

一、爲人類的平等努力：人類階級的對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爲的，因從社會

發展史上去看，原始社會的人類，是沒有階級的。人類社會劃分爲對立的階級，是在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時才有的。人類自有了階級對立以後，世間就有種種不平等的現象出現，不平等的現象出現，階級的對立，就日益尖銳，到了今日，甚而形成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階級的對立，是要不得的，世間無數罪惡，都從這裏產生。如欲謀取人類的眞正平等，求得人類的眞正解放，必須泯除不合理的階級成見方可。稍微留心世界史者，誰都知道，兩千多年前的印度，是個階級最嚴的國家，最高的婆羅門階級與最低的首陀羅階級，不特不能相互接觸一下，就是彼此相互目視一下，也被認爲是犯罪的。佛陀看不慣這森嚴的階級，乃高唱四姓平等說，堅決反對階級的對立，並且在自己組織的僧團中，實行沒有階級制——國王大臣，平民百姓，貴族賤族，奴婢役僕，一入僧團，就沒有階級差別而一味平等了！所以大聖釋迦，是這世界階級革命的先知先覺的實行者。不過，佛陀的階級革命，不是從階級鬥爭中，利用這一階級去消滅另一階級，而是以善巧方便，和平手段，把各個不同的階級溶爲一爐，使之自然成爲沒有階級的大同世界！現世界中，既有階級的存在，而階級鬥爭又非常的劇烈；佛教徒的使命，既在打破階級，但又不能採取階級鬥爭的路線，那末，欲爲人類平等的

努力，就得遵循佛陀所指示的人類平等的眞理，以和平的階級革命，對暴力的階級革命，向著沒有階級制度的大同境域邁進，是今紀念佛誕的佛徒第一急務！

二、爲人類的和平努力：戰爭是殘酷的、破壞的；和平是幸福的、建設的。人類除了極少數的野心家，喜歡掀動戰爭外，極大多數的人們，是喜愛和平的。但人類社會自有階級以來，戰爭的時間總是超過和平的時間。人們長期的生活在戰爭中，一聽到戰爭兩字，就不勝怖畏戰慄！佛世時的印度，是强凌弱衆暴寡的鬥爭時代，此一戰爭剛息，彼一戰爭又起，可說無一寧日的。佛陀見這人類互相殘殺的悲劇，一幕幕的不斷在演出，內心感到非常的痛惜，所以一開始在恆河兩岸弘化時，就大聲急呼的制止罪惡的戰爭，痛斥戰爭給予人類所帶來的災患，而且堅定不移的認爲，這不是解決人類問題的辦法，因而可以知道，大聖釋迦牟尼，不特爲一階級革命的先驅者，實也是人類和平的唱導者！現在毀滅性的戰爭，時時在威脅著人類，只要那個忽然動了肝火，將按鈕戰爭的機關一掀，整個人類以及人類歷史所累積的文化，同成灰燼，試問這是多麼令人可怖的畫面？是以愛好和平的佛子，特別是以救人類救衆生爲己任的菩薩行者，應怎樣的依照佛所指示的世界和平的眞理，向著和平的康莊大道邁進，爲人

類謀取眞正的永久的和平呢！所以這也是今日紀念佛誕的佛子們所當推動的重大任務之一！

人類階級的對立，已經尖銳到無法融洽的邊緣，世界戰爭的狂潮，已經沸騰到無法消弭的頂點，體念佛陀本懷的佛子們，在這樣兩極化的大時代中，來紀念佛陀的誕辰，如能遵循佛陀所指示的眞正的做到：消滅人類的對立階級，樹立世界的永久和平，就不枉年年紀念佛誕一番了，願我同胞共向這一崇高的目標前進！

佛法所說的和平，當然不是以維持現狀，爲其唯一目的。無庸否認，現實人間，到處充滿了缺陷，到處是罪惡昭彰，到處是非法活動，這從每日新聞報導中，大家可以明顯見到的。然而，佛法不認爲這是外在現象如此，問題還是在於我們人的本身。所以要想實現合理的完善的和平，必得從人類本身改造做起。而改造人類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要大家各各放棄自己的私見，不要從私見來看一切問題，自然就會心平氣和，商討解決所發生的事。

人類以其智慧，克服了很多困難，解決了很多問題，創造了很多有益於人群的科學工具，當然不會愚蠢到非自相毀滅不可！是以如何爲人類謀取眞正的和平，我以爲

應從佛陀所啓示的和平眞理中，從全體的進步的立場上，爲衆忘我的去尋求和平，和平才能眞正的實現於這世界，如以和平爲煙幕，實際在準備戰爭，和平就越離越遠！

以泯階級弭戰爭的兩大行動來紀念佛誕

迎接偉大的佛教衛塞節

每當五月月圓日的這天，實最值得人類狂歡的一天，因在二千五百一三年前的今天，帶著無邊慧光而來這黑暗重重世間的大聖佛陀，爲我們人類高樹起普照世界每個角落的光明燈塔，指示人們怎樣從坎坷不平的人生曲徑，衝破荆天棘地的羅網，走上光明燦爛的康莊大道，實踐人生和樂清淨的深化而又廣化的德行，以完成現實人生的究竟自由解脫。試想一想，像這樣一個大喜的日子，還不值得狂歡更有什麼可值得狂歡的？所以今日全世界的佛徒，分別在各個地方，慶祝佛陀的誕日，首當以無比歡愉的心情，來迎接這人類史上的聖日到臨。

佛陀的根本教義，以人生是苦爲基點而出發的。嚴格來說，不特出現在印度的佛陀，是這樣的觀察人生，舉凡印度各宗教各學說的思想，都是以此爲基點而開展的。儘管有人不大願意聽說苦，但苦是現實的存在，誰也不能否認。一般不了解佛法的人，聽到佛法經常說苦，以爲佛法的人生觀是悲觀的，這實是極大的誤解！佛法不是喜

歡說苦，而是說出人生眞相。人生的所以是苦，因爲世間的一切，在不息演化的過程中，所以佛陀給予「無常故苦」的肯定。雜阿含經對這更明白地說：「我以一切行無常苦，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苦的發生，原因雖多，要在我人的無限渴求，不能在生滅流動中，得到美滿的實現，以致無限痛苦滾滾而來！

無限苦迫的人生，對之有了確切的體認，必然就要要求超脫，要求超脫現實人生的痛苦，這那裏如常人所誤解的悲觀人生？又那裏是對現實人生的否定？印順論師的佛法概論中說：「依人事論人事，佛法決不否定人生，反而肯定人生，以人生的和樂爲道德標準，確定行爲的價值，使人類努力於止惡行善」。以佛法的立場說，世間一般的人生，愛染是他們的特性，不特是不完善的，且有無限的缺陷，所以必須要超脫它，但決不是消滅人生，「是徹底的洗革染愛爲本的人生，改造爲正智爲本的無缺陷的人生」。所以佛法說的人生是苦，而去要求超脫它時，從表面看，「好像否定現實一般的人生，實卽是充實了完成了人生」，得到自由解脫的無生。

爲了解決人類的無限苦迫，首要促進人類的和諧合作，如不能做到這點，人類的痛苦，永不得解決。然這要從人生的道德出發，從人類的正義出發，從人類的自由出

發，沒有這一基本精神，佛教的教義，就將失去穩固的基礎。所以佛教教義的眞諦，是貫穿在廣大的善行與無限的慈悲中的。但人與人間的往還，從錯綜複雜的關係看，不如理想那樣的一帆風順，有的固然相處得非常和諧，有的却相處得非常不和，在這當中，如沒有高度的人生道德維繫其間，相信現實人間，會有更多苦痛。所以大聖佛陀出現到這世間來，一再强調和樂清淨的人生道德，爲做人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如忽略這點，不特不能了脫人生的繫縛苦迫，而且會更陷入苦痛的深淵中。

人類問題所以永遠不得解決，原因在於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如說：這惡濁的世界，不特有光明的一面，亦復有黑暗的一面，不特有正義的一面，亦復有邪惡的一面，正如佛法所宣示的，有慈悲的佛陀，就有殘暴的惡魔。且這正反的兩面，經常發生有力的搏鬥。如光明與黑暗的搏鬥，正義與邪惡較爲抬頭，但光明與正義畢竟仍在人間，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掃除的。原因在於人類生命內在，潛伏著一股不可抗拒的慈悲力量。以佛法說，如沒有慈悲這一德行的力量，人類社會固然早就不復存在，人類歷史當更不會延續到今天。只要我們能發揮佛法所說的慈悲德行，就能伸展人類的正義和播放人類的光明！

依佛法的緣起說，人類社會的組織，本是有其相關性，誰也不能獨立生存，所以人與人間的相處，必須有其倫理和道義的基礎，假定沒有這一基礎，奠定人與人間的關係，敢說人類社會不會有進展。因在人類中，除去倫理道義，則人群所過的生活，不但毫無人生的意義，且將與低級有情的生活，沒有什麼大的差別。要知人類所以不同於低級有情，卽人類有種傾尙光明，實踐向上的道德自覺，發揮人之所以爲人的能力，保持人之所以爲人的尊嚴。佛教是人類覺者的宗教，對人類道德自覺的啓發，在佛可說盡了最大努力。易言之，佛不但要我們過一種宗教生活，且要我們過一種道德生活，使宗教生活與道德生活，在我們身心上統一實現。

佛教重視道德生活的自覺，不僅是爲個人的道德表現，而且是爲全體人類獲得安樂與幸福的美滿生活，所以佛教不唯是自利的，且更是利他的，利他的道德，是從一切人類，甚至一切衆生的利樂觀點出發的，更重要的是從與樂拔苦的慈悲觀點出發的。因此，在這現實世間做人，特別是做佛弟子，值此世界人類瀕於毀滅邊緣的今天，應本佛法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集合廣泛的同行同願者，形成一股無比的正義力量，來拯救人類空前未有的苦難，在進行這一艱巨工作的過程中，雖不免要遇到很

多的困難，但只要精進不懈的，本著度生的宏願去做，是可完成救濟人類度化罪生的任務的，唯有如此來迎接偉大的衛塞節，才是佛陀的嫡骨兒孫！

慶悼雜說集

遵循緣起無我的眞理推動人類的自他互助

——佛曆二五一四年五月十九日於彌陀學校慶祝衛塞節大會上講——

主席！洽公法師！諸位先生！諸位同學！爲救濟世間的災難，爲拔除衆生的痛苦，爲喚起人類的覺醒，爲促進世界的淨化，而於兩千五百年前出現印度的大聖釋迦的誕生、成道、涅槃的佳節，在人類踏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日降臨，目覩世界還是這樣的紊亂不已，諦觀人類還是這樣的苦難重重，不能不使我們感到人心未能向善，佛陀清淨言教未能普及爲悵！說老實話，古今各類思想、各種宗教，未有如我佛所說那樣有益於人群的，可是人類不能照著去行，世界怎能得到淨化？人類怎能得到安寧？

時輪轉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日，人類所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無可否認的，全人類的每一個人，都在過著一種恐懼的生活：不是恐懼自由的喪失，就是恐懼生存的威脅；不是恐懼毀滅性的武器威力，就是恐懼暴虐性的無情攻擊；不是恐懼滅絕

人性的殘酷鬪爭，就是恐懼核子大戰的突然降臨！因而，在目前的世界上，一般善良的人們，特別是熱血沸騰的青年，面對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的動亂時代，對於自己的前途，深深的感到絕望，甚至認爲自己是最可憐愍者。過去，我們對佛說的這話，只是照著說說而已，並不怎樣深切體驗其中的含義，可是現從事實經驗所得，深覺佛說這話，實在具有至理。不信請看：今日的在研究戰爭武器，發明什麼原子彈、氫氣彈、洲際彈、道飛彈等，握有這些武器的負責人，一旦失去預算或理智時，將這些東西從高空中投下，結果所毀滅的是什麼？還不是毀滅人類自己？人類運用自己的知識來毀滅人類自己，諸位請細細的想一想，這不是顯示人類爲最可憐愍者又是什麼？

在這樣一個絕望的時代裏，在這樣一個冷酷的世界中，要想挽回世界的劫運，使人類過著人的生活，我以爲有藉佛法來淨化人心的必要。因爲，唯有佛法可以喚起人類的覺醒，唯有佛法可以使得人性的再現，唯有佛法可將人之所以爲人的特質迸發出來，唯有佛法可以促進人與人間的相互友愛關懷，唯有運用佛法的慈悲，來爲人類謀

取共同的造福，唯有運用佛法的智慧，來嚴格的辨別是非邪正，才能將人類從絕望中，帶進美好完善的充滿希望的佳境上來，才能將世界從冷酷中，改造爲具有光和熱的清淨莊嚴的世界。所以在紀念佛陀誕日的今天，我們每個佛教徒，都應抱有這個崇高的悲願！

佛法的基本理論是「緣起無我」，所以堅定的認爲人與人間是展轉相關的，任何個人都不能單獨的生存，亦不能獨自的生活，因而人類在這世界舞臺，應本關係集會的緣起法則，彼此互相愛顧，自他相互救助，使大家得以過著和樂、安定、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不幸的，卽在時代不斷演化的過程中，不知是人們不了解「緣起無我」的根本原理，抑或人們有意違反「緣起無我」的根本原理，於是在人們潛意識的內在，不知不覺的滋生唯我獨尊的心理，總以爲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別人都應接受我的指揮和擺佈，於是人與人之間，便不絕的發生種種的爭鬥！

進一步說，在這地球上面，不唯有各自個人的存在，還有各自賴以生存的國家存在，而每一國家的出現，是由許多個人集合所形成的，由於集合的條件各自不同，所形成的國家格式，自然不能完全一致。然在緣起法則的運用下，各國如能互助合作，

誰也不以爲唯我獨尊，國與國間是可保持和平相處，而各爲其人民謀取高度幸福的！可是使我們感到異常遺憾的，就是各個國家只顧自己的富强，甚至唯我獨尊的君臨他國，於是國與國家的糾紛或戰爭，就層出不窮的展現在世人眼前，試觀世界各國每個角落所發生的大小無數戰爭，何一不是違反緣起互助而引起的？

是以要想避免現實世界，人與人間的搏鬥，國與國間的戰爭，唯有實踐我佛所開顯的「緣起無我」的原理，各個國家，有無相通，每一個人，彼此互助，以求人類獲得共存共榮，世界許多複雜問題，才能獲得合理解決！當知我佛所創說的「緣起無我」的原理，是以人類全體的幸福爲依歸的，不是爲少數人的個別利益爲指標的。如爲此一人群的利益，而去侵犯另一人群的利益，這是以慈悲爲本的佛法，所絕對不容許的。因爲我佛出世的動機，就是以救濟現實人群爲己任的，對於恣意屠殺的暴行，對於弱小國家的侵犯，自然不會稍加同情而予强有力的反對！

諸位知道，世界紊亂已經達於極點，人類苦難亦已到達空前，生存世界而又爲世界主宰的我人，不應再被感情的蒙蔽，而應運用高度的理智，從「緣起無我」的原理，來了解和判斷一切，進而本於佛法的悲願，同情世人的愚昧，解除世人的苦難，促

進世人的和諧，開展世人的人性，以不斷的保持人事關係的協調與安定，果能如此，也就永恆的保持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幸福！

佛陀的誕日，爲人類世界光輝的一日，洽公老人要我來和大家說幾句話，慚愧沒有好的意見貢獻，謹願世人遵循「緣起無我」的眞理，互助合作，自利利他，以推動人類走向自由平等的佳境！

遵循緣起無我的眞理推動人類的自他互助

踏著覺者之路前進以完成自己大覺

——佛曆二五一四年五月十七日於女子佛學院慶祝衛塞節大會上講——

當全世界每個地方的佛教徒，在各個不同的場合集會，歡欣鼓舞的舉行佛教衛塞節，以慶祝這個世界上的偉大人間覺者，我們亦集合在這一修學佛陀言教的學府來慶祝，實在是值得我們每個人的無限欣喜的！

今天的這個衛塞節，諸位都知道，是紀念佛陀的誕生、成道、涅槃的三大圓滿日，而且大家都意指著是兩千五百一十四年前的大聖釋迦。不錯，從歷史角度來說，我們今日知有佛教，並且舉行這樣一個節目，的確是這位人間覺者的出現；可是，從宗教角度來說，兩千五百年前出現在印度的釋迦，實不是初次的出現，在這以前，已有無數次的出現人間。法華經的塵點劫前不說，單以梵網經說，佛陀往來於這娑婆世界已有八千返了。

娑婆世界，不是一個理想世界，而是穢惡充滿的世界，佛陀仍不斷的出現在這世

界，自不是爲了什麼觀光好玩的，更不是本身還有什麼問題不得解決，而是完全爲了衆生，特別是爲了衆生中的人類，始念念不忘的要來這世界，運用佛陀的無盡悲願，本著佛陀的方便善巧，來度化我們，希望我們亦能如佛一樣的，得到種種功德的圓滿。

可是我們辜負了佛陀的大慈大悲，就是佛陀儘管不斷的來教導我們，我們始終沒有遵照佛陀的指示，踏上佛陀所曾走過的光明大道，完成佛陀所已完成的大覺，仍在生死輪轉中，做個苦惱的衆生，又勞我佛於兩千五百年前，再度出現在這人間，進行鍥而不捨的教化！可是，現在佛陀又已離開我們這麼久遠，我們仍然是迷昧的一群，說來不僅有負佛陀的深恩，細思亦覺有負自己的己靈！面臨這個一年一度的衛塞節，就對佛陀的慶祝說，固然是值得歡欣的大事，就對自己的迷昧說，實是值得痛哭流涕而又無限慚愧的大事！在座的諸位，認爲是不是？

我們始終不能如佛那樣的得到覺悟，根本原因，就是我們的一切行爲活動，沒有依照眞理去行事，以致不知不覺的做出許多的惡行，結果，不僅爲自己造出了許多的苦惱，亦給他人帶來很多的苦惱，展轉相關，互相影響，世間成爲一片苦海，人類苦

難無有已時。我們不要以爲每一個人都各有他的辦法，其實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孑然無告的，都是在痛苦中獨自掙扎的，這不要從別個地方去找證據，只要看人在病榻上與死神搏鬪的情景，就可得到很大的證明。是以在世做人，一切行爲的活動，都應朝著如何解除人生大苦的方向邁進，方能完成學佛的目的。

爲自他帶來苦惱的最大動力，就是一切人們不能互相救助，而唯我獨尊的個性以及排他性太强。這，不特表現在民族與民族之間，亦表現在宗教與宗教之間，甚至還表現在同一民族，同一宗教之間。不信，請看今日社會，不論走到那裏，所見到的，都是昂昂然的唯我獨尊的態度，只知道有自己的存在，不知道有別人的存在，殊不知這是有違互助精神的，亦違反於社會是一大關係網的原則。因爲社會是互助關聯的，彼此是應該互助的，不論做什麼事情，只是自己一人，獨斷獨行是不成的，必須注意到他人的一切。唯有如此，方可減輕人世間的苦惱！

眞的，世間的每個人，如果都能注意別人的一切去想去行，我堅定的相信，這個現實世間，必然就會光明，人與人的關係，必然就會親善的，而且唯有如此，才是創造新時代的正途，亦且唯有如此，人類浩劫才能得到挽救，將此精神再加擴充，所謂

世界永久和平，也就可以得到保證。是以我們在世做人，特別是做個佛化新人，應該放棄唯我獨尊的態度，應該摒除小圈圈的觀念，更應該沒有地域的思想，放開自己的眼光，擴大自己的心胸，以關顧他人的大悲，以闡明事理的大智，表現完善的人生，促進人世的和樂，發揮人之所以爲人的精神！

諸位當中，有一羣是在學的佛化青年，所學的佛法思想理論，不但要我們去探求究竟的眞理，且更要我們依於緣起互助的精神，互相造成羣體的親切關係，使人人在互相關懷，互相友愛的氣氛下，向著美滿的、幸福的、快樂的、光明的人生坦途邁進，以致達到人生的究竟自由解脫！當知「大悲無我、無我大悲」的這一眞理，始終貫穿在人類生活中的。到今天，由於生存空間的縮小，人與人的來往更形密切，每個有理智的人，更應發揮互相依存的關係，以使人類生存得更有意義，生活得更爲多姿多采！當知時代進入二十世紀，絕對已經不是唯我獨尊的時代。

我們所住的世界，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安危動亂的社會，因而我們人類所感受的苦痛，也就比任何一個時代來得深刻！悲心徹骨髓的佛陀，如果出現在於今日，我敢斷定的說，決不忍坐視的。因而今來慶祝衞塞節的每個佛子，應

深切的體認佛陀的悲心，除了形式上的慶祝，以示對佛陀的不忘，還當進一步的，本於佛陀悲願，慈濟現實人類，關顧一切人群，使人人過著安然無畏的生活，不致受到暴力的、無情的迫害！

佛是人間的大覺者，每年一度的大慶祝，我們應踏著覺者之路前進，來完成自己的大覺，才是慶祝的眞意義！

踏著覺者之路前進以完成自己大覺

以救濟人羣來慶祝衛塞節

——爲古晉佛教居士林慶祝衛塞節特刊寫——

佛教是一眞理宗教，不論時代怎樣進步，只要人類還在追求眞理，佛教就會在人類社會中，不斷的蓬勃發展下去，這從近十年當中，星馬佛教的躍進，可得最大證明。如馬來西亞的古晉地區，過去只有神教的流傳，可是到了現在，佛教的旗幟，已飄揚在那兒的天空，吸引了不少人來信奉佛教！這，一方面固是受了佛教眞理的呼喚，另方面亦是當地人民善根的勃發，實在是件可喜可賀的大好現象，熱愛佛教的每一份子，必然會爲這一地區的法幢高樹，感到無比的鼓舞。

佛陀出現在這現實人間，目的是爲救濟人間的苦惱，人間的苦惱一日未除，佛陀的慈悲救濟之行，絕對不會有所停息的，所以人間覺者的佛陀，不但從未與世間脫節，而是活躍在世間的每個角落，從事教導人間工作的。一般不解佛法的人，以爲佛教是脫離現實，這實是一大誤會！嚴格說，佛教不但不脫離現實，且是正視現實以救濟

的。原因我們這個人間，到處是苦惱無邊的，如沒有不捨衆生，誨人不倦的慈悲佛陀，給予切實的教導與救濟，那裡還有什麽溫暖與光明可言！

無可否認，今日世界，還有種種問題存在，要使黑暗的世間成爲光明的世間，苦惱的人間成爲快樂的人間，缺陷的人生成爲美滿的人生，在在仍需佛陀的慈光照耀，也就因爲如此，佛教成爲今日的急需，有心救濟現實人間的佛子，值此世界人類瀕於毀滅邊緣的今天，應更積極的挺身而出，發揚佛法的眞理，救濟苦惱的人間！要知不論任何美滿的理論，如不付於實際的行爲表現出來，不過是些空論而已，根本沒有一點用的。且說佛於人間的救濟，是突破界限不分階級的，所以在多元種族的國度裏，更需要像佛教這樣的平等宗教，來融和各民族的感情！

佛教流行在世間，已經兩千五百多年，佛教慈悲無我的偉大精神，已爲世界學者之所一致公認。值此佛曆二五一六年衛塞節光輝日子的到來，如何實行佛教的悲濟行，該是每個佛教徒所應負起的責任。古晉佛教居士林諸位善信，是佛教的一支新生力軍，爲示對佛的高度尊敬，於舉行慶祝衛塞節大會之餘，並出特刊紀念，這實是值得讚善的。該林主席蔡明田居士，雖從未謀面，承不以不文，特來函索稿，勉實數語，

聊表隨喜！

最後謹以我的至誠，敬祝該林日趨發展，佛化日隆，法輪常轉，使得無數的人羣，歸投到慈尊的座下來！

以救濟人群來慶祝衛塞節

慶悼雜集說

慶衛塞・談布施

——佛曆二五一七年五月十七日於彌陀學校慶祝衛塞節會上講——

在人類世界進入「以談判代替對抗」時代的今天，佛教衛塞節又降臨到我們面前，爲了促進世界的和平，爲了增益人類的幸福，我以爲全世界佛教徒，應本佛陀慈悲無我的精神，積極起來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讓談判有個成果，使對抗永遠消失。因佛教是最主和平的宗教，依佛教誡世人的相處之道，對世界人類確會有所貢獻的。

當今世界，誠如李總理在美國記者招待會上說：「世界太小了」。過去我們以爲很遠的地方，想像難有到達的一天，現在可以朝發夕至，什麼人想去都可去。正因世界太過小了，所以人類息息相通，不論任何一個角落，有了什麼事情發生，立刻會影響整個世界，人類如再不能和平相處，眞的會有同歸於盡的一日。

最近報載世界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陷於饑餓的狀態，甚至因饑餓而死亡的亦不少。如世界眞的實現和平，以發達國家的有餘財物，補助發展中國家的不足，使每人

無虞生活的缺乏，然後在安定中求進步，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自不會紛爭。

我們知道，世界自有了人類，各個時代的人們，所以不斷的努力，主要而唯一原因，就是求生命生存，而社會的無限進化，亦從人類求生存而來，假定沒有人類的求生存，怎會有社會的無限進化？可是講到人類，當然不是個人，亦不是一部份人，而是全體的人類，亦卽是使全體的人類，皆能美滿的生存下去。

我常常說，人類得以繼續的生存，全賴物質生活的維持，既然如此，人類生活，就當是互助的，不當是掠奪的，更不應是只顧自己的生活，不管他人的死亡。如果有史以來，人類就不知道怎樣互助，那我敢以大膽的說，全世界的人們，早在自然淘汰，自然公例的支配下滅亡，那裏會有人類生存到今天？

每個人的生存，既由互助而來，是則人人生存，不僅是爲自己生活，亦是爲我而生活的，反過來說，我的生存，亦當是爲人人生存，我的生活，亦當是爲人人生活。唯有像這樣的彼此互助，人類生存的性質才能得到改善，人類文化的發展才能邁向更高層。

怎樣才能做到人類無私的互助？我以爲唯有個人能作最大的犧牲，才能成爲人類互助的最高表現。這裏所謂犧牲，主要是指財物的奉獻，就是以自己所餘的，無所保留的，無所吝惜的，沒有任何條件的，不計什麼代價的，拿去幫助生活有所缺乏的人，使他們因你的犧牲奉獻，亦能得到生活上的溫飽，而不致於感到生存的威脅。

所謂犧牲，所謂奉獻，以佛法說，就是布施，布施是實際利他的善行，亦即現在所推動的社會福利事業。佛陀在世說法，固然勸勉衆生實行布施，佛法傳入中國，信奉佛法的佛子們，亦很能推行這一有益社會的施捨，因在佛說的法門中，布施這一行門，不但是人天乘所重視的，而是貫通全部佛法的。

當知在這現實人間，不論是樸素的古代，不論是進步的現代，儘管各時代的生活有所不同，甚至現代生活水準有了相當的提高，但無可否認的，在每個時代中，都有孤苦貧病者的存在，需要予以施捨救濟。佛子體念佛陀的慈意，確能無私的默然的不求人知的，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做福利社會的事業。

施捨而謀公共福利，亦是本著佛陀的指示而行，如雜含卷三十六曾有明確的指示說：「種植園果故，林樹蔭清涼，以橋船濟度，造作福德舍，穿井供渴乏，客舍供行

旅」。古代出門，最大問題，就是晚上的住宿，途中的口渴，溪河的過渡，酷日的難當，如有人爲之暗暗準備，使行旅感到方便，這是多大的功德！

是以在這世間做人，如果感到種種適意，就得想到他人貧困，生活艱難，應當怎樣的對之善爲救濟，才能造成和樂融洽的社會。假定只顧自己享受，不肯布施解決他人困難，那你現在所行所爲，不但未來沒有好的結果，就是現實社會人群，亦不能從你得到什麼利益，社會安寧也就成爲嚴重問題，可見布施的重要。

但是世人很奇怪的，你要他做點公益慈善事業，總是說經濟困難，出一錢都捨不得，可是自己揮霍起來，一擲千金毫無吝嗇，殊不知這樣無謂浪費，不論是用在那一方面，敢說都沒有好結果的。過分的慳吝，固然是不對，過分的浪費，同樣要不得，因這是對經濟的不善處理，同時亦不合乎正常的做人之道。

不論什麼人，從本質上說，決不能說是惡人，病在他們太過關心於自己的利益，忽略大多數人的利益，以致世間發生種種人事問題。如果個人的行爲活動，不唯傾向於個人幸福，而是謀多數人甚至全人類的幸福，很多不必要的紛爭，不致在這世界舞臺上發生，人類早就過著和平安定的幸福生活了！

從世俗說，人類幸福快樂的根本，是生活資具的滿足，如資生之具缺乏，終日困坐在愁城裏，不知如何維持生活，自無人生福樂可言。佛陀出現在這人間，對於人類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從來沒有忽視，所以不論爲那類性質人說法，總是勸人盡力之所及行施，特別是菩薩所行的六度四攝，更是以布施爲首。

現代人類生活，雖已相當提高，但仍有人急待救濟，則爲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天災頻仍與戰火燃燒的地方，更有無數的苦難人民，掙扎在饑餓線上，如不能獲得及時救濟，生命立刻會從這世間消逝，這是多麼令人可怕的大事？所以要想每個人生活過得不成問題，佛法認爲行施是最基本的條件，而且是不可或緩的。

我們新加坡全體佛教徒，在諸大德高僧領導下，不管平常個已生活過得怎樣清苦，總還能夠遵循佛陀的教示，從日常生活中抽出一分做社會福利事業，如佛教施診所的創辦，各種災難的救濟，無不踴躍的捐輸，決不落於人後的，這是有目共覩的事實，不是我們的誇大其詞，足以證明佛弟子如何實行布施的教言。

特別是每年衛塞節的布施各慈善團體，不特善款一年比一年多，而且除了佛教總會的推行，還有彌陀學校及世界佛教友誼會星分會的發動，其他個別做慈善的亦有。

佛教衛塞節是佛陀的三大圓滿日，在這天來推行布施，可說是最能表現實踐佛陀慈悲救人救世的精神，所以特於此日，提出行施，以慶祝偉大的佛陀。

喚醒自覺與啓發正思

——講於新加坡女子佛學院慶祝衛塞節大會——

佛是人類自覺的最高覺者，在這世界自有人類以來，還找不到第二個人，像佛那樣獲得圓滿而究竟的正覺，所以欣逢人間覺者三大圓滿的節日，實是值得每個佛子甚至全人類的熱烈慶祝！因佛在菩提樹下正覺後，從正覺中所流露出來的圓正而眞確的思想，不僅是宗教界的偉大思想家，亦是哲學界的偉大思想家，更可說是古今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家。

佛陀圓正思想的出發點，不唯要救整個世界的人類，並且要救不同種類的衆生，使得每一個人及每個衆生，都能如佛一樣的得到最高的正覺，所以佛陀所創立的佛教，不唯是全人類的宗教，亦是一切衆生的宗教，不過眞正的奉行佛教，修行佛法，主要還是我們人類。如佛在世不休不息的在恆河兩岸，從事全面性的覺的教化運動，可說完全著眼於這個最高最偉大的目標而努力，當時因佛的覺音啓示而得正覺的，其數

實在多得不可計算。

思想是人類自覺的表現，亦是人類生活的嚮導。人類生活的正不正常，固可從嚮導的思想明白看出；人類自覺的是否正當，亦可從表現的思想清楚體會：所以思想之於人類，實在有它的重要性。人類思想的獲得，雖有遲早的不同，終有覺悟的希望，其他的一切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人的尊嚴和可貴處，也就是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生而爲人，應該寶貴這個人生，不要虛擲這個人生，使這人生在佛法的薰陶中，滌除濁惡的渣滓，完成最高的自覺。

人類所以不能得到最高的自覺，不是沒有自覺的可能性，而是由於一切都從自我出發，認爲合乎自己的，對的固然是對的，不對的亦是對的，設不合乎自己的，不對的固然不對，對的亦是不對的。西哲赫爾維修說：「利益主持我們底一切判斷」。所以「每個人都以他所感到的快意與不快意來判斷事物與人」。因爲一切人只傾向於自己的幸福與快意，所以世間沒有眞正的是非，各人總認爲自己是對的，結果，怎不恩恩怨怨的糾纏不清？

從認爲自己是對的這點來說，如心地的確是光明正大的，倒還不致發生嚴重問題

，假定是個心地狹窄，陰險奸詐，鬼計多端的，就要搞出很多損人不利己的事來，以致群體生活的無法協調，終日風風雨雨的處在敵對狀態中，無邊痛苦跟著滾滾而來。依佛法說，人生本來是痛苦的，即此本身的痛苦，已使我們感受不了，但是人們偏偏還要造出很多不應有的痛苦給自己受，這不是自找苦吃是什麼？所以大聖佛陀說我們爲可憐愍者。

人類之所以可憐到這程度，最大的心理病根，就是只知道有已，不知道還有別人，不論對人對事，都從自己的觀點來看，根本不肯爲別人想想的，因而別人有了什麼好處，無論怎樣不願說一句好話，要是別人有了什麼差錯，立刻眉飛色舞的爲之義務宣傳，唯恐別人不知他的這一過失。特別是見到別人失敗時，不特不予以同情和安慰，還很幸災樂禍的認爲是罪有應得，甚至說他不自量力的愛出風頭，才會有這樣的下場，這是一種怎樣不健全的心理？

人生的苦樂，世界的安危，不單是外在的環境使然，主要還是由於心力的促成，所以佛法特別重視如何改善人們的心理，使每個人的心地風光，如明月般的純潔無染。佛法所修各種行門，通常稱爲心地法門，原因也就在此。可是說來眞是奇怪，吾人

對於所居的外地，發現有了什麼骯髒齷齪，立刻會要將它打掃乾淨，不然看了覺得怪不舒服。特別到了現代，由於環境汚化，成爲嚴重問題，如何清除環境的汚染，已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首要事項。

可是對於自己心地的汚染，不但不設法予以淨化，反而不斷的加深它的汚染程度，殊不知心地不打掃清淨，外地不管怎樣的淨化，心裏仍是感到不痛快的，所以如何淨化心地，使心地的純潔無疵，才是佛法所重視的，亦是人間佛陀所希望於我們的。古德曾有四句話說：「掃地掃地掃心地，心地不掃空心地，世人若把心地掃，從教何處不淨地」？周利槃陀伽因掃心地而得正覺，是個例子；持地菩薩因聞心地平則大地皆平的開示而心地頓開，又是一例。

不但佛法重視心地的淨化與打掃，就是世間學者亦有注意及此的，如西哲培根說：「打掃了，洗刷了，劑平了人心底地板……再進一步來把人心置在合適的方位下，使他對我所置於前面的東西，得到有利的觀點」。吾人對於呈現在眼前的各項事物，所以得不到有利的觀點，原因就在吾人心念沒有放在合適的方位，更沒有好好的劑平與洗刷，所以好像帶著有色眼鏡來看一樣，不能見到事物的眞相，以致明明是好的說

不好，明明是不好的說好。

人間覺者要我們打掃心地，並沒有什麼特別困難處，只是將心中原有之錯誤的顚倒的思想驅逐出去，然後再將從佛法中所得到的，有利於世人的，有益於社會的正確思想灌輸進去，使思想結合於生活裡面，成爲人生向上向善向光明而前進的一種動力。今日人類所以生存在這樣一個罪惡世界中，根本原因由於人類沒有自覺的錯誤思想而來。所以值此衛塞節佳日，我們於歡欣慶祝之餘，應本佛陀的教示，喚醒人類的自覺，啓發人類的正思，以完成正覺。

從能源危機說到開發精神能源

——佛曆二五一八年五月月圓日於彌陀學校慶祝衛塞節大會講——

在世界大鬧能源荒而發生所謂能源危機的今天，我們來慶祝偉大而崇高的人間佛陀，實在有著它的極爲重要的意義，因在兩千五百多年前五月月圓日黎明時，他於空際看到一顆燦爛的明星，成爲人間的佛陀，就爲人類帶來了無限光輝與高度自由，使每個人有了新的希望和活力！

在這充滿和樂氣氛的慶祝大會中，我要說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現在全世界所感受到的能源危機，不特鬧得全世界人心惶惶不安，甚至嚴重的影響到人類的日常生活，因而迫得世界各國的領導人，不得不積極的設法尋求新的能源，以期解決工業上所需要的動力，免得各類工業的發展，受到無比沉重的打擊，這是誰都知道的當前事實！

因爲能源動力的缺乏，不特會使任何工業生產，都會發生嚴重的困難，並且會使

整個工業停頓下來，甚至我們日常生活需要用的電，亦因能源的短缺而受到削減，能說這不是人類空前未有的大危機？所以尋求能源解決危機，可說實是人類當前急務，這也是關心世界前途的每個人所應特別注意的。能源問題不解決，人類就無法安枕！

不過所可慶幸的，就是科學家告訴我們，在這廣大的地層及無際的海洋中，確還蘊藏著大量的石油及天然氣，以供人類一個時期的運用，問題就看我們怎樣的去發現和開採！是以我敢深信，世界末日尚未到來，我們不必爲此憂心忡忡，而應各各運用自己才智，從蘊藏著的無盡能源中，掘發出來利用厚生，使得人人過著安定快樂的生活！

自從「能源危機」出現，人們急於尋求新的能源，以爲人類帶來光明遠景，這當然是個有益人類的最爲突出的表現。但如一味的在物質領域，謀求動力能源的發展，來滿足人類的物慾享受，以佛法的觀點說，無論如何是不理想的，而且可說是最大的不智，因爲物質文明的無限擴展，不但不能造福於人群，反而使人類的痛苦日益加深！

要知在物質上及經濟的慾望上不斷追求，結果，不是彼此的互相榨取，就是彼此

的互相掠奪，或將成爲最殘酷的剝削者，甚至殘酷到泯絕人性，以達成其自私自利的企圖，說不定爲此再來一個大屠殺，將世人推向毀滅的邊緣，試想這是多麼令人可怕而又多麼令人可悲的一幅景象？吾人對此物慾追求，能不有所高度警惕，以求避免？

今日世界人類，呈現種種不安，可說完全根源於此，是以人間佛陀，特別啓示吾人，對於個人的物慾享受，要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不可過分的去妄求，因爲各種物慾的享受，實如裹著糖衣的毒素，其所產生的後果，確是苦不堪言的。怎可在這方面作無限的追求？佛說：「欲爲苦本」，是值得每個人記取，不可一刻或忘的金玉良言！

但不幸的，現在東方有些人們，特別是青年們，受到西方物質文明的誘惑，摹仿西人的物慾享受，且沉醉其中無以自拔。於是社會的風氣，一天天的在敗壞，個人的高貴品質，一天天的被腐蝕，而人類的眞性情、眞人格，也一天天的被撕滅無遺，那裏還能在天地間，堅起脊樑，挺起胸膛來，做個頂天立地有血性有尊嚴的人？

因而在這人世間，要想本著個己的至情，堂堂正正的做個具有人格尊嚴的人，我以爲應如佛所指示的，積極開發吾人的精神領域。當知吾人的精神領域內，有著無窮無盡的豐富能源在，對這精神領域內的豐富能源，吾人果能運用佛法的方便，肯得精

進的勤於開發，不特會有相當珍貴的發現，並將源源不絕的滾滾而來，永無枯竭之時！

是以在這人類能源危機極其嚴重的今天，如何開發心靈內涵的精神能源，如何提高每個人的精神質素，實不比開發各類能源的次要，或可說是來得更爲重要。因爲取之不盡的精神能源，根本沒有人可予以禁運的，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所謂能源危機的出現。有心於世道人心的，對這應該予以特別的注意和重視！所謂心靈內在的能源，究指的什麼？唯識學上說是功能，亦即通常說的種子。如成唯識論卷二說：「謂本識中，親生自果功能差別」。不用說，在第八阿賴耶的本識中，所儲存的功能，多得不可勝數，亦即豐富無比，但無可否認的，是諸功能不純，有的是雜染的，有的是清淨的，對於精神能源的大力開發，亦須經過一番精密提煉！怎樣精煉精神能源？就是將有漏的雜染種子，從世俗的勝善行的修學中，逐漸的予以淘汰，進而將無漏的清淨種子，從無漏的、勝善行的修學中，逐漸的予以昇華，獲得出世的無漏清淨種現，以此無漏清淨種現，體證諸法眞常善性，再由眞如的智慧，發起殊勝的妙用，世間就會成爲清淨莊嚴的世間，到處放射無比的光輝照耀一切！爲了現實

生命的維持，世界能源的開發，自是刻不容緩的事，否則，人類未來前途，眞是不堪設想，同樣的，爲了法身慧命的增長，精神能源的開發，特別是清淨能源的開顯，更是要積極的進行，不然，定將長期輪廻，無由獲得解脫！如能人人開發自己本有的清淨能源，光明世界的創造，固然沒有問題，生命永恆的解放，亦復由此完成。最後，恭祝諸位佛誕快樂，一切吉祥自在！

慶祝衛塞節以放射生命光輝

——佛曆二五一八年五月一日於新加坡女子佛學院慶祝衛塞節大會講——

一年一度的衛塞節慶典，又在全世界佛教徒的熱烈歡呼中到來，這是個大喜的日子，實值每個佛教徒的歡呼！但在歡呼之餘，冷靜的想一想：我們在每年慶祝以後，究竟爲佛教做了一些什麽？相信會不禁啞然的無以自答。

……

爲佛弟子的，如能以每年慶祝衛塞節的熱忱，爲佛教做些有益社會人群的事業，或者做些內在身心修養的工夫，深信今天全世界慶祝衛塞節的人，一定會要多了很多，佛法亦會更加發揚光大，自己當亦得到更多受用。如何一刻也不放鬆的保持慶祝衛塞節的一股熱忱，我以爲是每個佛子所應有的，亦唯如此，才能顯示你是佛陀的嫡骨兒孫，絕對不可衛塞節過去，一切也就跟著過去，什麽不健康的骯髒心理，都如世人一樣的跑了出來，甚至會比世人來得惡毒！假定這樣，我佛在常寂光中，必不認爲我

們這是眞誠的慶祝紀念，而只是做給一般世人看看而已！

人是一個有思想的動物，亦是一個有感情的動物，對於外界任何事物的接觸，特別是對人事界的接觸，其反應是非常敏銳的，而且反應經常都向不好的方面，總以爲別人是怎樣的在謀我或對不起我，於是人與人間發生層出不窮的問題，好像死結般的無法解開。人與人的往來，當然有問題的，但不必互相驚怕的，以爲人人對我過不去。事實應該這樣：意氣相投的，不妨多相來往，情意不合的，就各做各的事，正不必非要來個你死我活的，然後才肯罷休，當知這世間，如英人所說，根本沒有永久朋友和永久敵人！

在佛的慈悲眼光看來，任何一個凶惡無比的人，都不是他自己願意這樣的，而是由煩惱之所驅使的，在他本身亦根本做不得主，同情原諒他都來不及，爲什麼還要責備他甚至打倒他？不但對一般人如此，就是對魔鬼亦然。魔在佛法中說來，總認爲是不好的，佛常要行者降魔，提防魔羅的搗亂，破壞行者的道心；可是佛有的時候，亦要行者善待魔，認魔最終會成佛，不要對他採取對立的態度，而要出發於慈悲心去看他，運用佛法的善巧化導他，使他從魔道轉入佛道，與自己把手並肩的共趣菩提！果

眞這樣的化魔爲佛，魔有什麼可咒詛的？又有什麼不可接近？

佛在經中告訴我們：衆生，特別是衆生中的人類，由於內自我執的作祟，所以一切以自我爲中心，而且這個自我中心的特性，是一切具有情識活動的生命共有的。正因人人都以自我爲中心而活動而生存，於是在這廣大的人類社會中，自然而然的各各向著自私自利的本性發展，而且陷於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的深淵無以自拔！這末一來，彼此之間，當然就會產生恐懼以及敵意，而所產生的後果，不是起而戰鬪自衛，就是力求遷就妥協。事實所見到的，歷史所昭示的，人與人間，相互遷就妥協的力量，終於敵不過自相殘殺，此之所以人類史是一部鬪爭史！

爲了約束或控制人們以自我爲中心的自私自利，佛陀特地教導佛法行人，尤其是以利他爲本的菩薩行人，應知怎樣的愛人如己，更要犧牲自己以利他人，絕對不可自私自利的，只顧自己的生活幸福！初發心的菩薩利益於人，佛陀認爲並不是件難事，只要對於他人的幸福生活，不斷的給予眞切的關心，自然就會贏得他人對於自己的好感，他人也就很樂意的接受你的感化，你也就眞正的利益了人群。據佛經說：以自我爲中心的本性，如不加以約束或控制，就會危害到人類社會，設若能夠加以控制約束

，不但不會受到人的憎恨，人類社會亦會得到更大安全！

以自我爲中心的自私自利，不但不是人生快樂之本，且可說是人生苦痛源泉，佛經說的種種痛苦，有的固是來自外界事物，最重要而又最根本的，還是來自人的身心。印順論師佛法概論說：「釋尊總結七苦爲：略說五蘊熾盛苦。此卽是說：有情的發生衆苦，問題在於有情（五蘊爲有情的蘊素）本身。有此五蘊，而五蘊又熾然如火，這所以苦海無邊。要解除痛苦，必須對此五蘊和合的有情，給予合理的解脫才行」。這除了努力克制自我爲中心的自私自利，唯一而徹底的辦法，還是在於如何通達五蘊皆空，假定對於自身，不能有所體認，無法解除無邊苦痛的！

生命生存在世間，可說是很短暫的，無謂的相忌相敵，無異是摧殘生命。爲使我們的生命，好像閃光一樣的，放射出燦爛的光輝，應如佛陀那樣的，慈悲的愛一切人，唯有如此的慶祝，才是眞正的慶祝光輝的衛塞節！

慶衛塞節祝成佛

——佛曆二五一八年五月五日於華嚴精舍衛塞節大會講——

欣逢光輝的衛塞節慶典，舉世各地佛徒，固然熱烈的歡騰起來，同時展開不同的活動來慶祝，眞可說是普天同慶的一個大節日。以華嚴性海，重重無盡融攝一切爲理想的華嚴精舍，亦於今晚聯合全新佛教青年熱烈舉行慶祝，而諸位又是這樣踴躍的來參加，可以想見佛陀有著怎樣偉大的感召力！

大聖佛陀雖出身在貴族的王宮中，但自小就養成了平民化的良好風範，對於任何階層的人們，都是一視同仁的看待，從來沒有以優越感似的，抬高自己的特殊身份！因而在他正覺後，本所體悟的眞理，爲人類宣示覺音，就竭力鼓吹人類的生而平等，排斥種族歧視和階級偏見！

吾佛自認是由人而成佛的，既不是個至高無上的神，亦不以神的各種化身自詡，當也不是神所派遣的使者。不但由人而得成佛，且唯有人才可成佛。牛鬼蛇神固然不

能成佛，天父天子同樣不能成佛，雖說它們終極都可成佛，但一定要轉爲人身才行。

一切衆生，特別是人，內在具有成佛的潛能，問題就看吾人願不願淨化自己的人性，人性如果淨化到成爲至極完善的，亦卽是佛性的究竟圓成，所以成佛不是什麼奇特的事，更不如一般所想像的神怪莫測，而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就如現在每個人民可當總統一樣，眞是極爲平等。

既然人人都可像佛一樣的得能完成正覺，當然沒有更高級的具有無限權威的大力者，雄踞在我們人類之上。主宰我們人類的一切，唯有靠自己本身的力量，自强不息的向前奮鬪，來完成自己所要完成的德行。所以佛陀對於人類的說教，總是要人自求發展，完成生命自在解脫！

不特絕對不可依賴其他的大力者或任何人，就是大聖佛陀亦不過是正覺之路的指引者，如何踏上正覺之路以及怎樣走到正覺之路的盡頭，這完全是要自己切實的履踐，假定自己不遵循佛陀的指示切實履踐，要想得到佛性的開顯，人格的完成，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佛是出現在這人間的，成佛也是在這人間的，而且佛在菩提樹下體悟了緣起正法

，確認人性是平等的，衆生與佛是不二的，只是衆生迷昧本有的覺性，這才流浪生死無以截斷生死之流！不忍衆生這樣長期的在生死中流浪，佛才大慈大悲的起而普救一切，希望人人如佛一樣的正覺！

人間佛陀既是這樣親切的爲救我們而來，我們就得如佛所望的努力，淨化自己的人性，終於如佛一樣的完成無上正覺。我今也就以此祝福諸位，人人成爲人間覺者！

慶衛塞節祝成佛

佛教青年應爲佛史寫下光輝一頁

——佛曆二五一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居士林青年部慶祝衛塞節大會講——

從世界史上去看，不難發現世間很多轟轟烈烈的大事，都由一些二十餘歲的青年做出來的；從佛教史上去看，亦可看到很多佛教光輝的史章，都由一些佛教青年寫下來的。因此我們可說：社會、國家、世界，甚至我們佛教的種種發展，青年確是一股最主要的推動力。沒有朝氣蓬勃，熱情奔放的青年，社會就將顯得毫無生氣，國家就將顯得沒有活力，世界就將顯得暗淡無光，佛教亦將不能活躍在人類舞臺上，領導人們向上、向善！

事實雖說如此，但在這些當中，宗教的信仰力，實爲最極主要的一環。因做一個有爲有守的青年，如沒有理智的宗教爲信仰中心，必將失去內在精神的定力。爲時代前鋒的青年，如沒有內在精神的安定力，要想社會、國家、世界，獲得和平繁榮與進步，不但非常的困難，而且根本不可能。所以做人，特別是青年人，選擇理智的宗教

，作爲信仰的對象，實是極爲重要的！特別像覺世救人的宗教，不但可爲青年思想行爲的最佳引導，而且是青年推動時代向前進步以及創造人間淨土的最佳指針！

在整個世界都在動盪不已的今天，身爲具有廣大悲願的佛教青年，不但要認清當前的時代，更要認清自己的責任，面對現實的重大挑戰，創造理想的未來世界，因而從今天起，如何使佛法普及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如何發揚佛教大慈大悲的偉大精神，如何積極從事普度一切衆生的工作，如何解救現前人類的種種苦難，該是刻不容緩的大事！這一大事的推行，不容諸位學佛青年有所推諉！

光輝的衛塞節，雖過去了幾天，但諸位仍熱烈的補行慶祝，並且舉行遊藝晚會以助興，足見諸位是怎樣的具有活力，實是值得予以高度的讚美！唯願諸位從今天起，一本這股爲教熱情，在佛教弘法利生的事業上，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偉大貢獻，以爲佛教史乘再寫下光輝的一頁！

從微小處見佛陀的偉大

——佛曆二五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新加坡彌陀學校慶祝衛塞節大會講——

主席！在座諸位！當世界特別是亞洲局勢極度改變的今天，我們來迎接光輝而偉大的衞塞節日，內心實有無限沉痛之感！「悲願來濁世」的大聖佛陀，是爲救護人類及淨化世間而來，由於後繼者未能本著佛陀的悲願以行，致使這個世界，不但沒有得到淨化，反而愈益動亂穢濁，廣大人類，不但沒有得到救護，反而愈感苦難重重！想到這點，雖則今天是大喜日子，但在吾人心靈深處，不特無法感到歡喜，且有說不出的悲慟，覺得未能盡到爲佛子者所應盡的責任，實有愧對無上佛陀！

世界不論有著怎樣的演變，人類不論有著怎樣的苦難，而人類生命繼續生存下去，仍是當前每個人的共同要求。生命繼續生存的唯一要素，則無過於飲食。經中說：『一切衆生皆依食住』，可以想見飲食的重要性。現在我國環境發展部及衞生部發動的「益食增健運動」，確是一個極爲適時的有益身心的運動，值得每個人予以特別的

重視！因爲要建設剛强勇猛的新加坡，不是弱不禁風的國民所能做到的，定要每個國民的體魄，都像生龍活虎那樣的，才能顯示出新加坡是個精神充沛富有朝氣的國家！

當前我人的這個生命體，雖說是四大之所假合的，不論怎樣對它加以維持，最後總歸是要崩潰的，但當它存在的有生之日，做世間有益人群的事，或作佛法的如法修持，都還有賴於這個生命體，是以如何使它延續生存，仍是值得我們予以注意！爲什麼？因生命的延續生存，就好像一盞長明燈一樣，要按時的不斷加進新的動力，才能使它不斷的播放光明。和合的生命流，需要加油資養，才能不斷延續！從這意義說，是就顯示出飲食的重要性。飲食的最大功效，在對生命體的資益增長，等於一般所說的營養，能使有情的生命繼續維持以及延長！

但是在此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佛教所說食的範圍雖然極廣，必要具有資益增長的作用，始可稱之爲食，假定沒有這個作用，如吸食鴉片，服用毒品之類，表面對於身體，似有一時作用，讓人興奮一下，而實危害健康，不特佛法不承認它爲食，就是世法亦不承認它爲食。一般說的飲食，佛陀說爲段食，不論服食什麼，主要在對生命的資益增長。是以一個人生存在世界上，爲了維持生命的生存，一定要有足夠的資生

物，特別是有關飲食的物質生活的受用，不但要有，而且要豐足，如果缺乏，甚至沒有，不特會影響生命的生存，且會引生世間的各種罪惡！

現在有些學者說：今日社會首要解決的問題，不特要使人人都有飯吃，而且要使人人吃便宜飯，更要富有營養的飯吃。中國說的「民以食爲天」，亦卽說明吃飯是人生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如不解決，一切建設固談不上，且將成爲禍亂之源！世間一般社會學者，終日勞心積慮的，爲此絞盡了腦汁，無非是要使每一個人，過著富足、豐裕、安樂的生活，不讓人們感到物資供應的缺少！就是諸佛如來，本其無盡悲願，特別是藥師如來的悲願，亦要令諸人群，運用他的高度智慧，生產多量的受用物質，令每一個人們，凡有所需要的，皆得受用無盡！

從這可知佛陀出現在這人間，對於人類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從來沒有忽視，如以爲佛陀忽視這個，那無異於沒有認識佛陀，亦卽沒有窺見佛陀之所以爲佛陀的偉大處！所以大乘佛法，絕對不會反對科學物資的增產。因爲運用科學的高度技藝，增加對於人類生活的生產，是極有益於人生的，怎麼會不讚許？要知唯有生產大量的物資，才能解除物質貧乏所產生的痛苦，才能把人們從罪惡的深淵中救拔出來！我

們試想：在世爲人，物質生活，如成問題，還有什麼樂趣可言？是以如何使人群獲得物質生活的滿足，實在也是佛法所特別重視的！

不論受用何種飲食，目的在求維持生命，只要富於營養卽可，不必定要非肉不飽，甚至大吃大嚼不已！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受用飲食時，要知所節制，不可不顧自己的消化力。法句譬喻經說：「人當有念意，每食知自少，從是痛用薄，節消而保壽」。物質生活的滿足，特別是有關飲食，因爲生命生存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佛陀慈悲的告訴我們，最要緊的是「飲食知量」。當知吾人胃的消化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如超過了它的限度，使受多時費力的消化，每每因此而致胃呈消化不良，而更發生各種慢性胃腸疾病，甚至很快的死亡，吾人能不密切的注意？

受用飲食爲的保命，結果反而促短壽命，這那裏是受用飲食的本意？吾人對於飲食，假定知所節制，不但病痛會減少，就是壽命亦會延長，這就是經中說的「從是痛用薄，節消而保壽」的意思。這在遺教經中，說得更爲明白：「汝等比丘！受諸飲食，當如服藥，於好於惡，勿生增減，趣得支身，以除饑渴，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色香」。一般人的受用飲食，最大毛病在於：遇到好的合於自己口味的，就拚命的

大吃，遇到壞的不合自己口味的，就儘量的少吃，甚而至於不吃，殊不知這樣一來，對於身體的健康，是有很大損害的！

釋尊確是一位大智慧者，其智慧的高超，爲古今一切科學家之所不及，不說別的，單就益食增健來說，我佛可說就是一位大營養學家，大衛生學家，對於人類飲食的指示，眞可說是無微不至。人的生命總歸是要結束的，這可說是無常的定律，誰也無法予以扭轉的，但正常的死與橫死，自然有所不同。所謂橫死，是指不應死而死。於佛說九橫經中，雖講有九種橫死，但因飲食而橫死的就有四種：一、不應飯，就是不可意飯，如肚腹還飽飽的，是不應該受用飲食的，假定受用飲食，腹內不能調停，就會因而死亡。二、不量飯，就是不知節度，大量的受用飲食，過多的吃盡飯菜。因爲飲食這東西，隨自己所能食，三分應留一分，能夠這樣，就身體輕安，容易消化，於身無損，當然不會發生過患，假定吃得過飽，發生消化上的困難，就易致病而死亡。三、不習飯，就是不知時間，爲自己所不習慣的。如在本鄉本土吃慣了一種飲食，忽然因事到別個地方去，加以冬夏的時間倒置，不知當地的風俗習慣，不知吃了這樣東西容不容易消化，隨意的亂吃一陣，亦可能因而致病橫死。四、不出生，就是吃了飯

還未消化，遇到飲食就又大吃特吃，這同樣的是會危險的。是則飲食雖不可缺，但如不善受用，不特無益於身，且有橫死可能。

人類在物質生活上，要求高度的享受，本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於如何求得生活特別是飲食的滿足，如果不善受用飲食，對於身體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試看經中說的橫死，因飲食而來的就有四種，我們能不爲之警惕！一般倒果爲因的學者，看到人類有因生活而感到苦惱的，就以爲這是社會機構的缺陷，或說這是社會制度的矛盾！他們不承認人類生活困難，不完全是從外來的，內在原因佔有多數，眞是顚倒之至！還有很多人一向有個錯誤觀念，以爲普通的一般的食物，沒有什麼營養價值，要選昂貴的精美的食物，作爲自己的生活所需，認爲這才有豐富的營養，其實並不盡然！現在很多營養學家告訴我們：一般認爲營養價值高的，並不眞的有什麼營養，含有豐富營養價值的，倒是我們佛教徒所常吃的豆芽、豆腐、菠菜、胡蘿卜菜。記得對日抗戰勝利後，我在江蘇無錫辦佛學院，每天吃的是白米飯，在我認爲已經是上等的，可是信徒看我吃這樣的飯，說我很苦，她們吃的更好的白米。其實，糙米比白米的營養價值，不知要高好多。可是吃慣白米的，一下要他吃糙米，不但不習慣，並且認爲會造

成營養不良，甚至偶而有了一些小病，就說是吃了營養不足的食物所致，這實在是陳腐的觀念，應該無保留的予以掃除！

食物爲吾人每日不可或缺的養料，是以人們每日飲食問題，就是所謂營養問題，任何一種可服用的食品，均能營養身體各部門的組織，且能維持生命的繼續生存。但是佛法從慈悲的立場出發，認爲素食營養價值不但不減於肉食，而且令人清心寡欲，甚至促進世界和平。是以在唱導「益食增健」運動中，我認爲提倡素食，對於健康的增進，的確是有大補益！在現在的營養學上，認爲醣類的營養價值，佔於營養的第一位，而在這五穀及各種蔬菜與瓜果中，無不具有，是以我們受用五穀及蔬菜瓜果，就可獲得價值極高的醣類營養！蔬菜五穀含有極豐富的營養，經過營養學家的研究試驗證明，可說已經無有疑義。再以事實來說：記得我在香港東華醫院割治痔瘡時，每天吃的完全是素食，但我身體始終胖胖的，護士小姐覺得很奇怪，有天當醫生來巡房時，護士問醫生說：「這位師父是吃素的，爲什麼這樣胖胖的」？醫生當即對護士解釋說：「蔬菜當中，如豆腐、豆皮、黃豆芽、胡蘿卜、菠菜、莧菜，營養價值都是很高的，並不比肉類任何一種的營養差」。從醫生的這個解說，不特護

士不再感到奇怪，我也始終記住這幾句話，亦常勸人服用素食，以維身體的健康！

現代人動輒講求攝生之道，以爲攝生必須爭取營養，爭取營養必須受用肉食，因而恣意的殺害有情，增益自己的無邊罪業，實爲智者之所不取的！要知對於生命的愛惜寶貴，蠕動之類與自己是一樣的，怎可爲了自己口腹的享受，恣意的去殺食其他的有情？吃進口中的一塊肉怎吞得下去？所以佛法認爲食衆生肉，不特有傷好生之德，亦卽斷於大慈悲心！現在常聽到一句話：「血債必須血來還」，這是因果律的必然，確是不錯的！殊不知殺食衆生肉，套用這句話來說，「肉債亦須肉來還」的，不要只圖一時的口腹，忘記未來的肉債償還！佛陀本於大慈悲心，處處敎誡不得食一切衆生肉。如大般泥洹經卷三說：「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聽食肉，設得餘食常食，當應作食子肉想，云何弟子而聽食肉？諸佛所說：『食其肉者，斷大悲種』……甘蔗、粳米、石蜜及諸甘菓，以爲美食」。這清楚的說明，唯有素食爲最美食，肉食是不合慈悲心的！

本國政府在提倡「益食增健運動」小冊開頭說：「我們需要平衡的飲食來保持身

體的健康和結實」，我覺得對於人們身體的增健，確實是極爲重要的。對於這一有意義的運動，我們佛教徒，可本佛陀的教示，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以「保持身體健康和結實」！

挽救人類浩劫以慶祝衛塞節

——佛曆二五一九年於新加坡女子佛學院慶祝衛塞節大會講——

諸山長老！諸位嘉賓！當這時代極度紊亂，局勢激烈變動，環境異常惡劣，人心高度險詐的今日，我們來迎接一年一度的衛塞節，確使我們有著『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世間無常，國土危脆』的痛感！

現實世界所以成爲修羅場，甚至成爲痛苦流血的活地獄，別人對它看法怎樣，我們暫且不去管它，站在佛教徒的立場講，我們認爲根本在於人類愛食動物的血肉，恣意殘殺動物生命之所釀成的。不信請到世界任何一地的屠宰場去看，那你就將發現驚心動魄的一幕一幕的慘劇，清清楚楚的呈現在自己的面前，任你是個怎樣鐵石心腸，當你參觀了屠宰場，亦將從此不再忍心的食衆生肉！

我們不要以爲那樣的慘劇，唯有在屠宰場中表演，在這現實人間的舞臺，亦同樣的經常的在各地瘋狂表演，特別是在人們失去人性，橫起心腸的當兒，於陰森森的血

腥場面，亂打亂殺的殘酷現象，更可說是到了瘋狂的境地，面對這樣的恐怖局面，人類怎不趨於毀滅邊緣？世界怎不成爲動亂世界？當今世界正是這樣一個世界，是以人類自然過著一種憂愁恐怖的生活，不能得到和樂生存。

這末說來，世界的動盪不安，人類的苦難不已，不是有個大力者在冥冥中支配，而是人類自己之所造成的，亦卽是由人類不斷屠殺而食異類衆生所累積的成果。假定人類再不回心轉意的改惡向善，空前的大屠殺，仍要繼續上演，因爲今天這個世界，已經不是人的世界，成爲佛教所說的地獄世界。想到這點，怎不令人不寒而慄！

世界變成這樣，當是人類的共業所感，但佛法的業說，除了共業，還有別業存在，亦卽所謂不共業，所以在兵危戰亂的大屠殺中，自也有人倖免於刀兵災的劫難。爲什麼會得倖免？以佛法因果律說，由於他的受用素食，沒有造殺生的殺業，沒有這樣的因，怎會受這樣果？不特佛教這樣說，我國先賢亦有這樣說道：「一日不殺生，天下刀兵無我分」。古德同樣有說：「世上欲無刀兵劫，須自衆生不食肉」。可見種什麼因，就得怎樣的果。

因此，爲了世界的和平，爲了人類的安樂，身爲佛子的我們，特別是負有弘揚佛

法重任的，在這劍拔弩張按鈕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的態勢之下，應將佛法所主張的生佛平等的精神，傳播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去，使每個人在平等精神下，都養成大慈大悲的心念，愛護每個衆生的生命，人與人間的相親相愛，不再忍於相砍相殺。像這樣的，才是挽救人類浩劫的根本辦法，不然，唯有同歸於盡而已！

我佛是對衆生實施平等的第一個人，亦是主張一切衆生原屬一體的第一個人。今天我們集合在這兒慶祝衛塞節，就是對這位鼓吹平等的人間覺者的崇敬和紀念，如此，我們應該實踐他的絕對平等的偉大精神，從不屠殺衆生，不食衆生肉做起，使諸衆生以及人類，無有恐怖的生存下去。這樣，才是眞正的慶祝衛塞節！

肅毒聲中談肅三毒

——佛曆二五二〇年夏曆四月十五日在新加坡彌陀學校慶祝衛塞節大會講——

時間的巨輪不斷向前滾，從來沒有停息過片刻，因而佛曆二五二〇年的衛塞節，又被時間巨輪推到我們面前，能說時間的不是無情？回顧過去一年，在佛法中空過，沒有什麼寸進，能不愧對佛陀？是以在衛塞節來臨的今日，不是說說重複說過的話就算，而是要在佛法中踏著佛陀的芳軌向前邁進才行！玆承洽老要我來講幾句話，不得不說幾句來祝這個慶典。我的講題是：「肅毒聲中談肅三毒」？

現在我國社會，不，整個世界各地，被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困擾著，那就是毒害的普徧化，過去被毒害的還是少數年老多病的人，現在被毒害的已經傳染到青年人的身上，不知多少年輕人的大好生命，受到毒害的扼殺和摧殘，能說問題不嚴重到極點？爲了挽救無數人的生命，特別是挽救年富力强的青年人的生命，使他們不致爲毒品所

害，就得立刻本於佛陀的慈悲，大聲急呼的說吸毒要不得，吸毒無異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最後必然走上毀滅的一途，害人害己無過於此！我以爲我們佛教徒，在這方面是可盡一分責任的。假使果能如此，那眞功德無量！

爲什麼要把問題看得這樣嚴重？實因近來服用毒品的人數，在作直線的驚人增加，特別是西方的吸毒歪風，不斷的在向東方吹來，因而使得一般心性不定的青年，首先受到這個歪風的襲擊，不知不覺的被吹倒而不能自立，能說這不是青年的最大不幸？青年人的好奇心特別強，不斷的在尋求刺激，時刻在作新的嘗試，因而毒品之類的東西，受到他們的特別歡迎，他們嘗試了毒品，不但感到極大的興奮，並且覺得非常的愉快！因一時的疏忽，貪一時的快樂，於是吸毒上癮，受其毒品支配，結果，只好一天天的沉淪下去，終於毀滅自己而後已！

受了毒品荼毒的青年，在他理智清醒的時候，不是不想擺脫它的毒害，但因中毒太深，一時擺脫不了，當這時候，我們出現在他面前，用極同情的態度，以極溫和的口吻，慢慢向他說明應當怎樣做人，做人的眞正意義何在，使他知道做人的尊嚴，自動的要求向上向善，不再向惡勢力接近，輕拒暴惡崇重賢善，自會走上人生正軌，不

爲毒品之所誘惑！過去他們所以爲毒品所誤，並不是眞的對此有所愛好，實因感到生命的空虛，想用毒品來麻醉自己，現在發現生命的可貴，這樣的糟蹋自己人生，實是最爲愚蠢不過的，當會信服你所說的而改變過來重新做人！

現在全國正在展開各項如火如荼的肅毒防毒運動，我以爲這一運動非常及時，如不及時的遏阻嗜毒風氣，讓它絲毫無阻的到處狂吹這股歪風，勢必使整個社會泛濫成災不可，這是我們所不願見的現象，亦是我們所不忍見的現象！因爲這股歪風吹到青少年的身上，其身心的健康必然受到傷害，其高尚的品德必然受到損毀，其所受的學業必然受到影響，其光輝的前途亦必受到葬送！不特如此，社會安全亦因此而受到危害，國家清譽亦因此而受到破壞！嗜毒歪風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既都有這樣不良的嚴重影響，我們能讓它繼續狂吹下去而不予以遏阻嗎？

爲了我們國家有健康的新一代，爲使新一代的成員皆成剛強勇猛，成爲國家最有用而且素質又最好的接班人，嗜毒禍患不特不可讓它日趨嚴重起來，而且要盡全力並且不妥協的予以徹底撲滅！但要徹底撲滅嗜毒的禍患，不但要在嗜毒者的身上下工夫，更要設法肅清毒品的來源，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因爲毒品來源不予有力的堵塞

，要想人們完全不嗜毒，確是極爲困難的。因爲毒品的誘惑力，實在太過强大了，沒有相當堅定的意志力，很難抗拒毒品的誘惑，是以如何肅清毒品的來源，不讓販毒者有機可乘，自然就可挽救嗜毒者向罪惡的深淵墮落下去！

毒品，不論是鴉片、嗎啡、大麻、海落英、迷幻丸等的那一類，都是毒害身心健康的毒物，具有德行及理智正常的人，沒有不談毒而色變的，佛法當亦認爲它是毒物，爲佛法之所絕對禁止，可是佛法從深一層去看：外在的物毒，固然值得可畏，內在的心毒，更是令人可怕！如人心術不正，有人談起他來，就說其人心毒得很，只要說到某人心毒，沒有不對他有所畏懼！因而，佛法不但要人撲滅外在的物毒，更要人撲滅內在的心毒，而且撲滅內在的心毒，更重於撲滅外在的物毒，所以佛法說心毒是最厲害的毒害，應更時刻予以有力的妨範！

所謂心毒，就是佛教經論所常說到的煩惱，煩惱雖說很多，但最極重大的，要無過於三毒，三毒爲一切煩惱根源，一切煩惱都源此而來。沒有三毒，其他的毒害煩惱，就可不發生活動作用，是以三毒的毒害最爲厲害。三毒，就是貪瞋癡。以佛法說，不但我們凡夫具有這三毒煩惱，就是修學佛法有所相應，也還不免爲三毒所毒。在身

心中，活躍的三毒，如果讓它自由發展，什麼罪惡都可造出來，試看世間各式各樣的罪惡，甚至嗜毒販毒的罪惡，有那一種不是三毒所造成的？如沒有三毒在吾人身心上作祟，世間決不會有層出不窮的罪惡產生！

現在姑且就以販毒來說：販毒是件罪大惡極的事，一旦爲治安機關發現，立刻會治以應得之罪，沒有那個不知道的。可是人們仍冒生命的危險，去做這不法的勾當，爲什麼？還不是受了貪毒煩惱的指使，以爲這樣做可獲豐厚的利益，所以不論受到怎樣重刑，甚而判處極刑，亦不能根絕毒梟的販毒，眞是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不是貪圖暴利，立刻能發大財，誰願去幹這罪惡的事？俗語說：「虧本生意無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幹」。可見爲取高度利潤而販賣毒品，完全是從貪心之所出發的。貪毒的毒害可畏，於此可見！

毒販爲了對抗治安當局，不但偷天換日的隱藏自己的身份，到必要的時候，還與檢查人員，發生短兵相接，甚至大動干戈，激烈駁起火來，當知這就是瞋毒的主使，因爲了滿足他們貪圖厚利的欲望，只好與人拚一拚以求僥倖！或者有勢力的毒販，躲在幕後指揮，一旦手下失手，爲了滅口，先把他們解決，以免連累自己。如是殺人不

眩眼的毒辣手段，如不是瞋毒從中發作，怎會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由於瞋毒的膽大妄爲，儘管治安機關作出多大的努力，販毒者不但沒有撲滅，毒品反而源源而來。瞋毒的毒害可畏，亦於此可見！

不論是販毒的，抑或是嗜毒的，一般說來，都是相當的精明，可是由於他們的行動不正大光明，一切表現都是鬼鬼祟祟的，不論他們怎樣會得僞裝，不論他們怎樣巧計百出，在佛法說來，這都是愚癡的表現，決說不上是怎樣的聰敏智慧，因爲販毒或嗜毒，都是自害害他的，並不能有益人群，這不是癡毒是什麼？佛法所說的愚癡，並不是什麼不知，而是不相信因果，以爲做了這樣不法的事情，不會受到因果律的制裁。諸位試想想看：如果是個深信因果的人，怎麼會去販毒以毒害人群？怎麼會去嗜毒以毒害自己？癡毒的毒害，自亦可見。

佛法所說的毒害，有外在的物毒，有內在的心毒，物毒固然要撲滅，心毒更加要撲滅，而且唯有撲滅內在的心毒，外在的物毒才能眞正的根絕。是以在這肅毒聲中，來慶祝偉大的衛塞節，我以爲我們佛教徒，應本佛陀的慈悲，開顯佛法的眞義，喚醒社會的人群，告訴他們在這世間做人，從肅清內在的三毒，來肅清外在的諸毒。毒品

固然可以使我們失去健康，甚至還會喪失掉寶貴生命，三毒更能毒害我們的法身慧命，使我們永遠沉淪在生死海中無以自拔！今天是我們的衛塞節，沒有什麼好的佛法供養諸位，唯願從認識最厲害的毒害中來肅清內外一切諸毒！

慶悼雜說集

從交通意外說到生命的寶貴

——爲佛曆二五二一年慶祝衛塞節寫——

光輝燦爛的衛塞節，又如期的降臨人間，全世界的佛教徒，都如常的在熱烈舉行慶祝，這證明了佛陀的崇高偉大，是不受任何時間限制的，而且時間越久越得到人們的崇敬，這實是值得每個佛子感到無上殊榮的！

崇高偉大的佛陀，對於我們的教示，從所留的遺教看，當然是很多的，但最重要的教示，實莫過於告訴我人的「人身難得」，並要我們怎樣運用這個難得的人身，使自己的生命不斷在昇華以致達到人生的究竟！

可是在現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雖說爲人類帶來了很多方便和享受，但失去人身的機會則又比任何時代來得多，特別是在繁華的都市裏，由於交通的擁擠，一個不小心，就會使一條活潑潑的生命，立刻成爲殭硬硬的死屍，能不令人有所怖畏？全世界死於交通意外的有多少人，我們雖不知道，但決不是少數。現在不要扯得太遠，姑

就新加坡來說，每年死於車禍的可說相當多，能說不是生命的浪費？能不認爲是家庭的悲劇？能說不是國家的損失？

政府有鑒於因車禍而喪生的人數衆多，每年都在推行交通安全的宣傳，指示人們應怎樣的小心通過馬路，指示駕駛人員應怎樣的小心駕車，務使車禍降到最低度，甚至沒有車禍的發生，這不能不說是政府愛護人民的德政。身爲人民的我們，對於政府德政的推行，固當切實遵守和擁護，就是爲了自己生命的安全，亦當對此不可忽視！要知個人生命的喪失，不但是你個人無可補償的損失，如你是個家庭的主體，更會造成家庭的悲劇！

試從每日社會新聞去看，多少家庭由家庭主角因車禍傷身，使得整個家庭失去憑藉，家庭每個成員無以爲生，造成社會的不安，增加國家的負擔，能說這不是忽視交通安全而造成的嗎？是以當你在馬路上行走時，不論有著怎樣的急務待辦，不論怎樣爲生活勞碌奔波，你都得爲你的生命，爲你的家庭，爲你的國家設想，小心翼翼的行走，注意川流不息四面八方奔馳而來的車輛，以策生命的安全，千萬不可拿自己的生命當兒戲，任性的一衝而過！

當知佛教是最重視人生生命的一個宗教，絕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以爲佛教是忽視人生的，甚至是遺棄人生的！說老實的，一般人作這樣想，根本不了解佛教。佛教認爲生命界有各式各樣的生命，但最寶貴最有意義的生命，還是我們人類的生命，所以佛在經中一再教誡我們說：「人身難得」，「寶貴人身」，不要空過人生，應該充實人生，使個己的生命，在這人生當中，逐漸豐富起來，完成人性的淨化，促進生命的昇華，才是做人應有的態度！

佛教爲什麼這樣重視人生？原來人類有三大特勝，是其他生命所不及的，如果我們不用自己的特勝，豈不是辜負了人生？正因佛陀發現人生的三大特勝，所以一再强調人身難得，可見佛陀的施教，不是隨便說說的，是有所見而云的。是以我們生而爲人，就當發揮自己的特勝，促進德行的增上，以成就人之所以爲人。這末說來，我們怎可不寶貴人身？又怎可讓生命白白犧牲？因而我人在馬路上行走，絕對不可掉以輕心，免使生命爲市虎之所吞噬！

所謂人生的三大特勝，就是佛在大小乘經中所常說到的憶念勝、梵行勝、堅忍勝。如是三大特勝，以中國儒家說，就是智、仁、勇的人生三達德，以現在的話說，就

是理智、情感、意志的人生三態。由此可以看出佛陀所說人生的三大特勝，爲人類所本有的通德，世間學者或多或少的有所教訓，不過沒有佛說得那樣透徹。吾人既本具有三大特勝，就當使這人生的通德，逐漸在身心中提高起來，方是做人應有之道，怎可讓大好生命予以無謂的犧牲？

人生當然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但較其他的生命實在優勝得多，我們不可輕視自己這個難得的生命，原因就是人生具有三大特勝的通德，只要我們循著這個通德去行，沒有不使我們得到圓滿的人生。是以我們在這世間做人，不要只看不理想的一面，而應重視特勝的一面。如眞認清自己所具的特勝，那你就有勇氣爲人生奮鬪下去，不會把生命看得全無價值和意義，亦卽不會讓生命在十字路口的隨便滾在車輪之下，而遵守政府爲公衆人士所定的交通規則，穩穩當當的走自己路，小心謹愼的橫過斑馬線，不以生命作不必要的冒險！

印順論師在成佛之道大乘不共章中說：「因此，大乘法行，就是使人類特勝的德性淨化（俗稱昇華），使它融和進展而到達完成。菩提心成法身德，慈悲心成解脫德，法空慧成般若德。如來的三德秘藏，不是別的，只是人生德行的最高完成……大乘

的眞義，實是人生的趣向於究竟，卽人成佛的法門」。一般人對於佛的看法怎樣，我們姑且不說，但以純正的佛法說，佛不是什麼神奇鬼怪，只是人生究竟完成的大覺者，亦卽是實現自由解脫的人生！

不管人們對於人生有著怎樣不同的看法，但我敢以懇摯的說，人生是最極寶貴的。因此，我們不但要重視自己的人身，亦當尊重他人各自的人身，不但不應傷害他人的生命，而且要協助他人生命的生存，使人人愛護自己的生命。如吾人在馬路上行走，見到有不遵守交通規則的人在亂闖，我們就得去協助他，使他在正常的道路上走，以策生命的安全。果能人人寶貴自己的生命，不在馬路上東衝西撞，交通意外的事件必然減少，不幸的事情自然不會發生，而社會上也就充滿一片祥和之氣！

今天是佛陀三大慶典的佳日，我沒有好的法供養，謹誠摯的希望每個人注意交通安全，肯定人生的意義，重視自己的生命，發展自己的生命，以達到生命如佛那樣的究竟圓成！

爲紹隆三寶慶祝衛塞節

——在新加坡女子佛學院衛塞節大會講——

佛曆二五二一年的衛塞節又降臨到我們的面前，爲了紀念偉大的三界導師，不但我們循例在熱烈的舉行慶祝，就是全世界的每個佛弟子，也在各地分別舉行各種慶祝儀式，是以身爲佛子的我們，在這光輝的大好日子裏，應當特別的感到無比的歡欣！

我們常說：佛陀出現到這世間來，宣說緣起的正法，接受僧衆的出家，世間才開始有了三寶之光的照耀，使得黑漆繞撓的這個現實世間，到處放射著令人感到無限溫暖的慈和之光，使人在慈光的指引下踏著光明的大道前進，終於獲得生命的自由解放！

三寶不特是世間的明燈，而且在任何時代下，都得三寶同時存在，才能發揮佛教的勝用，是以三寶如鼎的三足，缺一是都不可的。我們既然爲三寶弟子，就得紹隆三寶，使三寶永住世間，不斷的在播放慈悲柔和之光，以免世間的光輝消失而又成爲黑

暗人間！雖說三寶有著同等的重要，但在不同的時代中，亦有著或以佛寶爲中心，或以法寶爲中心，或以僧寶爲中心的不同。

如佛在世時，『佛爲法本』，『法從佛出』，不用說，在這時期，當然是以佛爲三寶的主體，因爲有佛而後才有正法從大覺海中流出，有法而後才有依法修行的僧伽。假定沒有佛的出世，現實世間怎麼會有正法的流行？沒有正法的流行，怎麼會有推動法輪及修持的僧伽？因爲如此，是以我們不得不承認佛爲佛世的中心。

可是到了佛滅後的初期，也卽所謂聲聞佛教的時代，由於當時僧團的組織相當嚴密，任何佛化事業都由僧團在推動，於是僧伽自然成爲三寶的中心。經律中到處都說：『僧在卽法在，法在卽佛在』。和樂清淨的僧團，實爲當時佛法的慧命所繫，假使沒有和樂清淨的僧團，推動正法輪的固然沒有人，就是供養佛像的亦沒有，是以僧在這個時代，實在有著突出的決定的重要性，就是佛法流行到今天的各地，亦不能不歸功於僧伽在不斷的努力。

清淨僧團本是住持正法的一股動力，但是到了大乘興起以後，由於側重外化，僧團漸退居於幕後，而以正法爲三寶的中心。如金剛經說：『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卽爲

有佛，若尊重弟子』。意說不論什麼地方，只要有正法的存在，就等於過去的有佛有僧。是以我們對於經典，特別是般若大法，要極虔誠的恭敬尊重，因爲放在面前的一本經典，不僅是白紙上印成黑字那麼簡單，而是等於面對大聖佛陀及諸賢聖僧，是以應恭敬尊重當前的無上法寶。

可是到了現在這時代，我以爲應是塔廟爲中心的時代，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看到了塔廟，就等於見到了三寶。塔廟是供佛及供舍利的所在，亦是珍藏經典的所在，更是僧伽安心修道及弘法的所在。因此，我們看到塔廟，不要只當作一座建築物看待，應知其中就有三寶。如我們現在慶祝衛塞節的所在，假使沒有這所女子佛學院，試問你在什麼地方慶祝？證知塔廟是不可缺少的，如到處看不到寺院塔廟，無異告訴我們佛教在這世間已經消失！

相信在座諸位，很多人都知道，聞名全星的自度庵，已爲政府所徵用，但政府是賢明的，亦極尊重宗教的，雖徵用了自度庵，仍選擇了一塊相當大好的地方，給予自度庵重建，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座巍峨莊嚴的自度庵，就將矗立在淡申律的附近，成爲千萬人朝禮的地方。可是話雖這麼說，但在建築的過程中，一筆建築費是相當可觀

的，是以我望今天在座的諸位，要群策群力的出錢出力予以協助，使莊嚴的自度庵早日建成，以發揮佛教的化世大用！今天是衛塞節，我們是爲慶祝偉大佛陀而來，怎會講到寺院塔廟建築上去，當知我們所以要慶祝佛陀的三大慶典，就是爲了紹隆三寶，使三寶的永久住世，以利益廣大的人群。紹隆三寶固然在於實踐實行，但若沒有寺院塔廟，試問我們何處踐行？又怎樣令三寶住世？因眼見自度庵的搬遷重建，使我想到寺廟在這世間，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所以特向諸位說明現在是塔廟中心的時代，佛教是不能沒有莊嚴的寺廟以供奉三寶的。

發心助建寺廟塔院，其功德是不可限量的。無上依經說：『雖造四果聖人塔廟滿四天下盡形供養，不如有人佛涅槃後取佛舍利造塔供養，所得功德勝前功德』。要知建立寺廟，爲開淨土之因，不是等閑的事。七佛經說：護僧伽藍，功德最爲殊勝。不特如此，大集經中還說：在未來末法時代，在家或出家人，如能爲佛以及聲聞弟子建造塔寺，梵釋諸天都會守護是人，使他遠離一切的災難恐怖，不受任何的侵擾，想想建造寺廟塔院的功德多大！

佛教的寺廟有各種名稱，或叫道場，或叫伽藍，或叫精舍，或叫蘭若，或叫淨住

舍，或叫法同舍，或叫清淨無極園，或叫金剛淨刹。諸如其類，不一而足。不論叫做什麼名稱，總是供佛安僧以弘佛化的，是以道場所在之處，必是三寶所在之處，亦是光明所在之處。因此，我們要想三寶住世間，不能沒有供奉三寶道場，每年要慶祝衛塞節，更不能沒有道場。是以我望諸位助成自度庵大道場，並祝諸位在三寶慈光的攝護下，身心自在，一切安樂！

三十年來僧教育的回顧

一　僧教育的重要

時代在不斷的前進，社會在劇烈的蛻變，人類思想隨之發皇，人類知識隨之高漲，生存在這樣的時代社會中的人們，不論他屬於那一階層，如果不受相當的教育，具備相當的知識，不特不能應付，且必然的要爲時代所淘汰，社會所揚棄！我們出家的佛徒，過去本是站在時代的前面，領導思想，淨化社會，教育人民的，可是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僧徒，不特未能負起這一使命，反而落在時代的後面，陷在社會的坑裏，爲人民所鄙視，爲識者所譏評，這是多麼令人慨嘆的一回事！

然而，佛法是不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呢？是絕對所需要的！因爲，佛法是佛陀從實證的正覺中所流露出來的人類最高最究竟的眞理，這一眞理火炬爲佛燃起後，曾灼破了世界的黑暗，點亮了人類的心燈，使得許多愛好眞理追求眞理的人們，歸依到佛

門中來，沐浴在眞理之內，過著豐富而美滿的眞理生活！佛陀滅度後，這一傳播眞理的任務，交給了佛弟子來擔負。但，這不是一個簡單而容易擔負的任務；因爲，佛在這眞理的開展中，指示了多方面的論題論法。眞理的傳播原則，包含了多方面的論題論法。眞理的傳播者，如果不能深切的理解佛法，不能從理解把握中深入淺出的正確的把握佛法，不能從理解把握中深入淺出的說出佛法，試問你以什麼去傳播，又以什麼給人類，使來探求佛法的眞理？

所以，眞理的傳播者，如要站在時代的前面，負起自己的使命，使佛法的眞理火炬，照遍整個人類，溫暖每個心靈，必得自己先要有深厚的佛法修養不可。拿現在的話說，就是要受相當而充分的僧教育不可，不受僧教育，決不能達到弘揚佛法傳播眞理的目的！近半世紀的中國佛法，所以弄到這樣糟，實因僧徒未曾盡到傳播眞理弘揚佛法的責任所致。僧徒之所以不曾盡到這一責任，乃由過去佛教中缺乏僧教育，使無數優秀的有志於佛法的青年僧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更談不上受相當而充分的僧教育了！由於僧教育的缺乏而使佛教衰敗不堪，可見僧教育在今日，是如何具有他的重要性了。實在說，他不但關係佛教慧命的延續，實也關係出家僧徒的生存！

二　僧教育的施設

民初的佛教，雖說已頻滅亡的邊緣，但偉大的佛教，每到存亡絕續的關頭，就有大心之士應運出世，以挽救他的厄運，以延續他的慧命！所以當時的大德們，見到佛教的嚴重危機，就紛紛的起來謀取挽救之道：如辦佛教會啦，組織護法團啦……各各站在自己的本位上，盡一己的力之所及，作佛教的救亡運動，致使垂危的佛教，在驚濤駭浪中，又延續了他的生命。

但這樣的護教運動，只是一時的，不是長久的，只是枝末的，不是根本的；根本而長久的辦法，是要提高僧徒的僧格，培養僧徒的美德，充實僧徒的知識，使每個僧徒，都能負起他所當負的責任，才能使佛教常住世間。然而，僧知如何充實？僧德如何培養？僧格如何提高？這就不得不有待於僧教育的設施了。因爲教育，是培植知識的源泉，陶冶品格的洪爐，他能使人的德性昇華，使人的身心淨化。過去的僧德所以窳敗，僧格所以墮落，源於僧徒的愚昧，愚昧源於知識的缺乏，若有眞正的知識，決不會無品無德。西哲說：「知識就是道德」，卽是此意。知識所以缺乏，源於未受教

育，人非生而知之，不受教育，那來知識？因而，僧教育的設施，實爲當時刻不容緩急需舉辦的唯一要事！可是，由於一般的僧侶，缺乏時代的認識，少有想到這百年大計的僧教育的事業的，有的，唯有我們智慧深邃高瞻遠矚熱忱爲教爲人的太虛大師！

雖說民前四五年，我國各省——如長沙——曾有僧教育的施設，但其目的在保障廟產而不在造就僧材，一到風平浪靜後，就又紛紛的自動的摘下那塊擋箭牌，不再談什麼僧教育了，所以民前實未有人眞心爲僧教育而辦僧教育的！眞正想要培植佛教僧材而提議創辦僧教育的，以民國元年全國長老集合鎭江金山開佛教協進會時，大師提請在金山設立僧學院爲嚆矢！惜頑固的長老們，不特未能理解大師深刻的用意，積極的協助籌備，反而把留在會中籌辦僧學院的仁山法師，給予一場無情的痛擊，致使微露一線生機的僧教育，乃告夭折，這眞是民初佛教的一大創傷！大師因受此次事變打擊，亦於民國三年九月閉關普陀，潛修福慧，期於時節因緣成熟時，再爲僧教育而努力！

由於時代的要求，情勢的逼迫，僧徒再不力圖振作，就無法生存現社會了。因而有月霞法師在哈同花園創辦的華嚴大學於民國三年出現；僧教育到此，可說才開始萌

芽！但因經濟權操在施主手裏，施主忽來一個違反佛法不合僧制乖情悖理的要求——要求在學的學僧向他三叩首，致激動了德高望重的月老法師，及有志氣有骨格的青年學子，憤而紛紛的離園，於是華嚴大學宣告解體；開始萌芽的僧教育，又遭毀滅！

民國二年，諦閑法師接延慶寺觀堂改爲觀宗寺。諦老爲當時的德僧，臺宗的泰斗，頗有心於僧材的造就，所以到民六年，諦老在諸善信資助下，成立了觀宗學社。這是月霞法師後，一個較有規模的僧教育的機構。（但教育方法仍屬雛形的）成立不久，有志求法的僧徒，紛投他的門下。在諦老教觀並重的教授下，雖說是傳授一家之言，但確也有他的一貫家風；而且，自學社創立——後來改爲觀宗寺弘法研究社，直到二六年抗戰開始，中間從未間息；前前後後，很造就了一些講經法師：如常惺、蕙庭等，都是學社初期的高材僧。這不能不說是民國以來較有成就的一個僧教育道場！

如上所說，是民十以前中國僧教育設施的大概情形，距離理想自還相當遙遠；如要把僧教育再向前推進一步，得待新僧教育的開始。

三　新僧教育開始

月、諦二老雖先後創辦了僧教育，但因蔽於陳腐的思想，囿於宗派的成見，既對教育的原理沒有認識，又沒有適時的計劃與辦法，只是一味的重視口頭的講說，且唯限於自宗教理的傳授；所以學者學了數年，不特不能得到日新月異的時代知識，卽教內的整個佛法思想體系，也無由得到正確認識。這樣造就出來的僧材，怎能應付變動不居的時代潮流？怎能應導現代人心的正思？又怎能擔當發揚佛化的重任，負起復興佛教的使命？

民國六年，大師出關，弘化南北，鑒於創設的佛教學院，產生出來的出家僧材，不能適合時代的所需，乃於九年出版海潮音月刊，一面發揚大乘佛法的眞義，一面鼓吹新僧教育的掀立，致博當時朝野名流學者的重視與尊敬。但偉大的大師，從不以個人的名聞利養爲念，而是時時思念著僧制如何改革，佛教如何復興的。然每一念及於此，就深切的苦痛的感到幹部缺乏，僧材沒有。

到民十一年，大師應武漢荆宜諸信士之請，講圓覺經於漢陽歸元寺，時聽衆中有李開佺、湯薌銘、胡瑞霖、王森甫等，他們聽了大師的無礙辯說，領略到無上的甘露法味，深覺佛法實爲人類所必需，乃發心議辦佛學院，造就弘法人材，以期法雨遍施

，法輪大轉。議成，卽於武昌千家街購得大住宅一所，改建修造，作爲院址，並以其地定名爲武昌佛學院。諸事籌辦就緒，由發起董事等禮請大師爲學院的院長。

大師受請進住武院後，卽開始擬訂新僧教育的方案和計劃：諸如學制、學年、學科的規定等，無一不遵照教育的原理進行，以期實現多年來懷抱的新僧教育的理想。當時的學制定爲專修科，學年定爲三學年，學科定爲佛學爲主世學爲輔，每週授課四十八小時。學僧有八十餘名，程度相當平均，教職員有八九位，陣容頗爲整齊，而大師的全部精神又集中在這新僧教育的基礎上。所以在大師的賢明領導，教師的認眞教學，學僧的刻苦勤讀下，迅卽樹立了新僧教育基地的良好學風，而學風的特點之一，是思想自由，研究自由；不拘何宗何派，不論內學外學，只要不破正見，悉聽自由研究，自由發表思想。因此到第一屆畢業時，在這新僧教育的園地上，果然開出了燦爛之花，結成了豐富果實。畢業學僧，成績斐然。幾個比較傑出的高材僧，如芝峯、會覺、法尊、法舫、淨嚴等諸法師，都成爲今日復興佛教的領導人材，弘化一方的法將！

第一屆畢業，第二屆開始，武院的學制有了改變，大師不久又因病離院，院內行

政由善因法師代理，雖然如此，而學風與精神還是一貫的，並未因大師的離去有所鬆懈，所以第二屆的學僧中，也出了不少優秀人材，如大醒、亦幻法師等。這末一來，武院的聲譽響遍了全國佛教界，成爲全國優秀的青年僧伽嚮往的理想的求法學園，而實際上，武院確也爲此時我國佛教中最富朝氣最有活力的新僧教育的道場！法舫法師說：『本院從開學到北伐的五年（十一至十五年），眞是具有規模，名震全國，聞風嚮往的第一個佛教學院。有人稱爲「佛教的黃埔」，也並不爲過譽』。這是事實，決不是什麼誇大之談！

自大師主辦新興的僧教育有了良好與精神還是一貫的，並未因大師的離去有所鬆懈，所以第二屆的學僧中，也出了不少優秀人材，如大醒、亦幻法師等。這末一來，武院的聲譽響遍了全國佛教界，成爲全國優秀的青年僧伽嚮往的理想的求法學園，而實際上，武院確也爲此時我國佛教中最富朝氣最有活力的新僧教育的道場！法舫法師說：『本院從開學到北伐的五年（十一至十五年），眞是具有規模，名震全國，聞風嚮往的第一個佛教學院。有人稱爲「佛教的黃埔」，也並不爲過譽』。這是事實，決不是什麼誇大之談！

自大師主辦新興的僧教育有了良好的成績表現後，各方聞風而起的先後創立了許多的佛學院：如民十一年常惺主持的安慶佛教學校，十二年慕西創辦的信陽佛教養成學校，十四年厦門南普陀寺住持慧泉請常惺辦的閩南佛學院，十五年江蘇高郵放生寺主持仁山法師辦的天臺宗佛學院等。但比較有規模而時間維持長久的，唯閩南佛學院，不過尚未臻完善境地。殆民十六年閩南佛教人士禮請大師主持南普陀寺，接掌閩院重新調整後，才成爲新僧教育的第二基地。閩院一切，都承大師一貫的教育方針辦理的，唯學僧所受課程，訂得較武院稍低而已。

閩院既然重新調整，陣容當亦爲之一新。於是許多不能進入最高學府——武院的英俊的僧青年，乃紛紛的負笈到閩修學。時負閩院實際責任的，爲大師的兩大法將——芝峯、大醒。二公稟承大師的教育方針，盡量的灌輸學僧科哲學的現代知識，善巧的指導學僧吸收新思想新方法，所以使在這新的教學的學團中受教的每一僧青年，得到了豐富的新穎的知識，產生了積極的革新的思想，願爲新佛教運動的中堅。由此，閩院繼武院後，受到全國佛教界的人士重視。具有時代眼光前進思想者，視此爲復興中國佛教的搖籃，而感到歡欣鼓舞；站在時代後面夢想保守者，視此爲中國佛教革命的魔窟，而感到戰慄恐怖！由於當時新佛教的力量尚未樹起，致使在閩院受教的僧青年，到處受到保守派的勢力壓迫，逼得幾乎無法掛搭！終因時代的不斷前進，僧徒的逐漸覺醒，佛教的新生力量，才慢慢的展延開來！保守的長老們，到此不特不再壓迫僧青年，且因沒有知識，不能維持常住，乃一反過去的態度，歡迎知識僧青年去住，而傳法做什麼的，又以知識僧青年爲對象了，這不能不說是大師新僧教育的最大成就。

其後，大師漫遊歐美回來，感到國際佛教宣傳的重要，覺到過去僅能造就中國本位佛教人材的僧教育已不夠需要，必須擴大僧教育的機構，培植弘化世界的各部人材

，才能推動國際佛教，完成世界佛教運動。所以自返回祖國，即積極的以在巴黎發起組織的世界佛學苑的計劃，擬以武院爲世苑的中英文學院，閩院爲世苑的華日文學院，此外擬辦的有世苑巴利三藏院、世苑漢藏教理院等，後來，漢院在民十九年成立於四川北碚縉雲山，巴院在抗戰期中籌備於古都長安大興善寺，請錫蘭留學僧到該院教授巴利文三藏。在大師這一個偉大的僧教育計劃中，雖因扼於環境，限於經濟，未能完全實現，但抗戰期間，由於人材集中漢院，大師坐鎭漢院，領導革新建設，漢院確也蓬蓬勃勃的盛極一時，成爲復興戰後佛教的大本營。所以在世苑組織的各院中，漢院是收到了預期的效果，達到了相當的成功。

新僧教育的建設，在大師有組織有計劃的領導下，雖還未能達到理想，但確已奠下了他的不拔之基！這是中國佛教的新機運，是中國僧教育歷史上的光輝一頁。

四　僧教育的回顧

僧教育在我國，已有了三十多年的歷史，現在我們回顧一下，覺得民十以前的僧教育只是僧教育的一個序幕，眞正僧教育的創立，是自大師主辦武昌佛學院始。回顧

這近三十年的僧教育：從他的成就方面說，他爲中國佛教，造就了大量的人材，產生了新生的力量，使垂危的佛教，得新血輪的注射，能夠健壯的存在這前進不已的時代社會中。因此，近三十年來的中國佛教，得能漸漸的走上復興的途徑，受到社會人士的重視，不能不說是僧教育之功。僧教育之於中國佛教，是確有他的偉大貢獻的！

但從另一方面看，無可諱言的，僧教育還有很多不圓滿的地方：最大最要的如學制，始終沒有一個合理的次第的學制建立起來，儘管全國各地佛學院，在大師的感召下，如雨後春笋般的紛紛成立，但因彼此性質相近，使修學的僧青年，在一個佛學院畢業，就等於在一切佛學院畢業，沒有再深造的機會，致未能養成佛教專門人材。不說別的，單以學院的主要科佛學說，後來竟弄到各佛學院沒有教授佛學一課的教師，這不是一個極大的笑話！其次，由於思想自由的關係，在學的僧青年，沒有得到中心思想的訓練，沒有得到佛法眞理的法味，乃漸漸的向外發展，偏重世學，忘記根本的佛法了！眞理的佛法沒有得到，中心的思想沒有建立，結果怎樣？只有感到苦悶，感到徬徨，從苦悶徬徨中，慢慢的離開佛教，走上另一條路上去了！佛教在這方面，不知損失了幾多的優秀人材，眞是太可惜了！這不是辦僧教育者的本意，是僧教育在偏

頗發展中所產生的不健全的另一面而已。

上來所說，只是僧教育不圓滿的重要兩點，其他需要改進的地方自還很多，限於篇幅關係，不能多寫，唯望今後領導佛教有心僧教育的大德法師們，予以漸次調整，逐步充實，使我國的僧教育，日趨正軌，日臻完善！

五　僧教育與佛教文化

在社會上，教育與文化，是一體的兩面，在佛教中，二者當也有他的關聯性，即是：由僧教育教育出來的知識僧伽，能負起發揚佛教文化的使命，由佛教文化的普偏發揚，能促進僧教育的發展，益增求知者的智慧。過去，僧教育缺乏，佛教文化就不發達，現在，僧教育林立，佛教文化也就發揚！這二者，在大師的事業中，是平均發展的：辦佛學院以造就僧材，辦海潮音以傳播文化；前者的成就已如上說，後者的貢獻是。在宣揚佛教文化方面，固已盡了他的最大責任，在倡議創辦僧教育方面，也盡了他的宣傳能力，如大師歷年對於僧教育的意見，都是在海刊上發表的（可惜這些文獻不在手裏！不然，錄幾段重要的教育理論在此，以貢獻僧教育的工作者）。而海刊

的慧命長養，則又完全賴於僧教育產生的知識僧伽，沒有知識僧伽，海刊的慧命就無法維持。可說：僧教育是產生文化工作者的據點，海潮音是傳播文化種子的園地，二者相輔相成，互爲因果，在整個佛教說，缺一不可。

現在我們紀念海刊三十週年，應該正確的認識：僧教育是大師的法身，如要法身常住，必須把僧教育繼續的向前推進；海潮音是大師的慧命，如要慧命延續，必須把海潮音不斷的維持永遠——這是大師的弟子們今日應有的任務，不容推卸，不容放棄！

筆者不敏，謹以此意爲海刊三十週年慶！

三學與三育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五月於佛教講習會開學日講——

當此舉世擾攘不安，特別是亞洲動盪不已的今日，在這自由寶島的我們，還能這樣安然的從事佛法的修學，眞可算是幸運極了！居住在寶島上的每個人民，誰都有了這樣的自信：自由中國的燈塔，不特不再懼怕會被任何狂風暴雨的襲擊而息滅，且卽將以此爍破中國大陸的黑暗，溫暖每個中國人民的心靈。國家的勝利和復興，在賢明的政府領導下，可謂已毫無問題。但回顧一下我們佛教，不論從那個角度去看，都不可不使人感到心傷！昔爲無上法師發心，而今爲臺省佛教會所接辦的佛教講習會正式成立，似乎始給我們對於未來佛教的復興，展開了一線光明的希望！本會初創負實際責任的大醒導師，是我的親教師。他不特德高學深，而且對於辦學，具有高度的熱情，豐富的經驗，可以說他是佛教界中的一位老僧教育家！講會如由他領導三五年，其所產生的成績，那一定是很可觀的。不幸他突病了，致使講會遭受到一次嚴重得幾乎

夭亡的挫折！後得星雲等三法師前來維持，講會生命得以不墜，亦可謂是不幸中的大幸！本人很慚愧，雖然學法多年，但未深入法海，雖然在僧教育中濫竽數年，但對實際教育工作頗乏經驗，今來負此教務重任，不特有恐躭誤諸位同學的寶貴光陰，尤恐有負佛會諸公爲僧教育的一番熱情和美意！不過，既然勉爲其難的來負此責任，我當盡心盡力的爲僧教育而服務！

一般社會教育，大都是三育並重的。三育是：智育、德育、體育。智育，是關於知識的灌輸；德育，是關於行爲的訓導；體育，是關於身體的鍛鍊。有心於教育的工作者，沒有不注意這三育平衡發展的。社會教育如此，我認爲我們的僧教育，更宜三者並重。當知社會的智、德、體的三育，就是佛教的戒、定、慧的三學。慧學就是智育，定學就是體育，戒學就是德育。佛說的三無漏學，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不但不可缺一，就是偏重於這，或偏重於那，也是要不得的。依佛法說：小乘在未證極果的阿羅漢，大乘在未證極果的無上覺，都叫有學，換句話說，都是站在學的崗位上修學一切的。有學之所學的，雖說極深極廣，但佛陀所指示的學綱，只是戒、定、慧的三學。三學不但就是三育，而且更深於三育，因爲三育只是世間的、有漏的，三學

却通於出世，是無漏的。到本講會來受教育的，不消說，當然都是佛徒，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後教育的中心，應向這三方面平均發展。這不是跟在社會的後面跑，而是教育的本質應該如此的。現在不妨把這三點的要義，略微說明如下：

一、慧學——智育：做了一個人，不論生存在怎樣的一個時代與環境中，如要合理的不虞匱乏的生存下去，其唯一的工具就是知識。知識是生命之花，自由之光，人一有了知識，生命就煥發起來，知識越廣大，生命就越豐富而光彩。爲了個已的生命豐富與光彩，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應當要求知識。有人說：現代是個知識競爭時代，誰的知識大，誰的生存的空間就大，誰的知識弱，誰就要從人生舞臺上摔下。生逢在這原子時代的我們，深深的覺到知識對於人類的生存，越發有了他的重要性，爲了不致從人生舞臺上摔下起見，所以我認爲求知是每個時代青年所刻不容緩的一件大事！人類求知，不僅是爲了個已的生存與生命的充實，更重要的一點，還是在於爲廣大的人群服務。爲人群服務，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頭口號，而是要從實際的行動上去表現的。要作行動表現，須以知識指示。你有怎樣的知識，就知如何爲人群服務，你有廣大的知識，就能爲無數人群服務。假使沒有知識，就是有心爲人群工作，不知從何做

起，那有什麼用呢？爲了不白接受人們給予我的服務，爲了不唯取於社會而不與於社會，所以我們應以求知爲第一課題。但這還是祇就世間說的，若進一步的以佛法來說：不論是要做個個已解脫的出家者，或是要做一個住持正法的出家者，智慧是必不可少的一大利器。唯有智慧之劍，才能斬斷煩惱，而得身心解放，唯有般若烈火，才能照破黑暗，而得救濟世間。慧爲一切善行的前導，任何一件有利於自他的偉大事業，如果沒有慧爲中心，那是沒有辦法完成的。慧在修學佛法方面，有著他這樣的重要性，我們能不從不斷的修學中，以增進我們的智慧嗎？所以我希望來到本會修學的同學，無論是從世間生存、佛法解脫上著想，都要耐煩的，悉心的，認眞不苟的，實事求是的努力求學，把那外在的一切雜務，暫時放下來不去管他！能夠這樣的放下身心，在此修學三年，相信諸位的知識，一定會有長足的增進，諸位的智慧，一定也會有極大的開展！

二、戒學——德育：從求學的本意說，求學就是爲了求知，知識得到了，似卽達到了求學的目的。實際不是這麼一回事：一個人如果僅有知識，而沒有道德去善用他，那他的知識，唯有以濟其奸。世間一些作奸犯科者，大都是有知識的人做出來的。

無德有知，不但爲害世間，擾亂社會，就是對於自己，也是患多利少的。現代有很多的人說：知識是痛苦的源泉，知識越高，痛苦越深，沒有知識，雖不可說沒有痛苦，但畢竟要少得多。這從都市的知識群與鄉村的勞動群，可以明顯的看出來的。這樣說來，知識不是成了一個最不好的東西嗎？不然！果眞知識是個最不好的東西，人類就不會千辛萬苦的去追求他了，古今既有無數的人在不斷的追求知識，可見知識的本身，還是相當寶貴的。知識的好不好，問題在於我們會不會運用：會得運用知識，知識就成爲我們的無價寶，不會運用知識，知識這才成爲罪惡的淵藪，痛苦的源泉。怎樣才可算是善用知識呢？這就是要有德行去輔導。一個人有了好的德性，以壓制因知識而有的慾望，外向就不會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情，內向也就不會感到有什麼痛苦的壓迫。知識與德行，是相輔而不相背的：有眞知識，必能表現好的德行，有好德行，必能善用眞的知識，知識與德行，可說是不能分離的，所以希臘哲人蘇格拉底說：「知識卽德行」。知而不能表現於行爲，任他怎樣博通古今中外，不但不能顯示他是有知，且十足的顯示他是無知，因爲眞正有知，必能在行爲中表現出來的。所以我們求學，不但是要求得極其豐富的知識，更要學習怎樣做個人格完整的人。世人求學尙且如此

，我們出家人修學佛法，理當更應注重德行的修養了。佛法的德行以戒爲基，所以戒學就是德育。戒是活潑潑的德行，不是呆板板的條文，你對那樣的戒條能夠切實遵行，那你對於某一方面的行動就能獲得自在，所以七衆弟子各別所行的律儀，佛陀稱爲別解脫戒。佛法的奉行者，絕對不能忽視如來制訂的律儀。要知世人的認識佛法，從事理論的學習，眞理的探討，而入佛法之門者，是很少很少的，大多數的人們，都是從佛弟子的行爲表現上，以生起崇高的敬意後，才對佛法生起眞誠的信仰的，所以我希望來到本會修學的同學，不論是從個己做人方面，或從佛法住世方面著想，都要嚴格的，謹愼的，不苟且的奉行戒法，修養德性，而將一切不合佛制的習慣行爲，逐漸予以徹底的革除改進。現在修學的時候，能這樣的「嚴淨毘尼」，將來畢業出去後，就可「弘範三界」了！

三、定學——體育：有了廣博的知識，崇高的德行，當以所知以啓廸有情，所行以感格有情。但度生的偉大事業，不是簡單的一回事，必須要有强健的體魄，才能勝任愉快！就世間說：一個健康的身體，是一切事業的資本，因爲身體强壯的人，任何艱難困苦的事，都能精進不懈的去做的。我們試看世間每個做出驚天動地轟轟烈烈事

業的人物，沒有那個不是有著過人的强健的身體的。所以西諺有說：「偉大的事業寓於健康的身體」；「有健康的身體才有偉大的事業」。創造世間的事業，尙且要有强固的身體，何況做那出世而又入世，入世而又出世的事業？當更須要勝進的身體了。身體的强弱，先天的因素，固然有關係，後天的鍛鍊，尤其是重要。講到身體的鍛鍊，必然的就會想到打拳、打球、跳高等的各種運動。不錯，這些運動，對於身體的健康，是有極大補益的。但要知道：動固可以强化我們的身體，靜也同樣可以强化我們身體的。所以在我認爲：動的運動固然要緊，而以出家佛教徒的立場說，從靜中去修養身體，似乎比較更適宜些。古今大德的體健命長，大都是從靜中得來的。如法的坐禪修定，虔敬的禮佛誦經，都可使身體健康的，所以定學就是體育。誰都知道，中國的禪宗是由達磨祖師傳來的，誰也知道，中國的拳術有從少林寺傳出的少林的一派。提到少林拳，凡是玩得兩手拳術的，沒有不知道的，他在中國的社會裏，確具有他的權威性。從達磨面壁九年的少林寺，傳出一派權威的少林拳，雖非佛法的正宗，亦非禪宗的本意，但由此可以看出，定是的確能夠增益於我們身體的。記得從前看過一本書，是由日本翻譯過來的，書中說禪定關係於身體很大，內有日本海軍大將談話說：

我在海軍中服務了多年，我的身體始終是健壯的，所以能夠如此，完全得力於禪定。因爲每天工作不論是怎樣忙，我都要抽出一定的時間來，做我靜坐的工夫。經論中說等持（卽定）可以長養身體，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希望來到本會修學的同學，不論將來是要以言教去啓廸有情，或要以身教去感格有情，當此修學期間，除了知識的追求，德行的修養，更要注意身體的鍛鍊，鍛鍊成像金剛般的身體，以擔當如來的家業！

本省光復後，本省僧教育，曾一度出現過，惜由種種因緣，未能繼續下去。爲了本省佛教的改進，爲了本省僧青年的栽培，每個有心於佛教，愛護僧青年的大德長老，長者居士，都有感於僧教育的重要，都熱切希望僧教育的創設。現在，僧教育的機構，已經樹立，僧教育的規模，也已粗具；如何使他發揚光大，如何使他延續不絕，這在全省大德、長者的悲願中，想必已經有了精密而妥善的辦法，用不著我們爲此去多躭心的。本人受本會之聘，在此負有實際教育重任，所以值此開學伊始之日，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希望在會的諸位同學，本著上來依於佛陀提示的三學來修學，以養成美滿的高尙的僧格！

從香象的忠孝說到做人的忠孝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講於岷里拉普賢中學——

自立導師！蔡校長！諸位先生！諸位同學！剛才蔡校長對本人的介紹，有很多過譽的地方，實在愧不敢當！貴校創立迄今，校長曾告訴我，已有十九年的歷史，當初是已圓寂的性願老法師發起，前校長劉梅生居士等助成。正因如此，所以我來岷里拉的第三天，就由妙欽法師陪同來到貴校參觀，由於當時是假期，未能和諸位見面。今承導師及校長，邀我來和諸位見面談談，這是我非常樂意的一事！因爲貴校是我佛教在菲首創的一所學校，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聽到貴校的大名，並且知道貴校辦得很有成績，所以對於貴校特別感到親切！

貴校叫做普賢學校，凡是佛弟子，稍微有點佛教常識的，聽到「普賢」兩字，立刻就知這是佛教的一位大菩薩。在二樓的辦公室中，供有三尊佛菩薩的聖像，中間是毘盧遮那佛，亦卽佛教的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侍於佛的左面而駕師子的，應知就是

文殊菩薩；侍於佛的右面而乘白象的，應知就是普賢菩薩。不特貴校的辦公室中，供有這樣的三尊聖像，在很多的寺廟中，亦供有這樣的三尊聖像。諸位今後到寺廟內參觀，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就可發現這一佛菩薩像。文殊與普賢兩大菩薩，在佛教中，各各有他相當崇高的地位。二大士的過去來歷怎樣，現在姑且不論，但於未來都要繼承釋迦佛而成佛的，所以這兩位大菩薩，實均值得我們加以恭敬和尊重！

依於佛教向來所說，文殊與普賢的二大士，在大聖釋迦的座下，有著四大特色：一、文殊是代表智慧的，普賢是代表理性的，這是理智的一對。二、文殊是於般若而得自在的，普賢是於三昧而得自在的，這是定慧的一對。三、文殊是重在證悟的，普賢是重在實行的，這是行證的一對。四、文殊是明甚深義的，普賢是明廣大義的，這是深廣的一對。而這幾大特點，站在我們做人的立場來說，的確都是值得學習的。不過其義非常深刻，不是我們現在所要說的，現在我要和諸位講的，題目是「從香象的忠孝說到做人的忠孝」。忠孝在做人方面的重要，雖說諸位常聽到人講，但我現在本於佛法，並且從普賢菩薩所乘的白香象說起，我想諸位還是可以聽一聽的。

現在還是先從象說起：象在印度這個國家，不論古代現代，都是受到普徧尊重的

，特別是古代國王，更認爲象極重要，所以古代印度，被稱爲象尊國。去印求經的義淨三藏所著南海寄歸傳說：「鷄貴象尊之國」。鷄貴是什麼意義，且不去管它，所謂象尊，在所下的自註說：「言象尊者，兩國君王，以象爲最，五天並悉同然」。從這幾句話中，可知印度人是怎樣的尊重象了。象是陸居動物中的最大的一種，在我們所見過的陸居動物，還沒有發現比象更大的。諸位如果逛過岷里拉的動物園，大概總曾看過長鼻子的大象。從表面看，象似乎是笨頭笨腦，沒有什麼大用，但實際上，象的力量，特別是白香象，其力是無比的，爲一般動物所不及的，所以印人異常重視。

據佛經以及各種論說印度的書籍記載：在印度文化思想中，向有這樣一個傳說：就是時代紛亂到極點的時候，一般愛好和樂安定的人民，就仰望有位能爲人類帶來和平的轉輪聖王出世。因爲轉輪聖王出現到這世間來，決不以暴力統治他的人民，而是以佛法所說的十善法，化導廣大的人群，所以人與人之間和樂相處，社會得以安定，世界得以和平！輪王之所以有這樣的威力，因在他所具的七寶中，除了推向各方無所阻礙的輪寶，可以爲他克服一切困難而外，還有一個叫做象寶的，不但爲輪王乘駕所感得的最勝之象，而且亦是輪王統一天下最重要的武備。沒有這就無以扶助弱小國家

，威震四方。本此可知象在印度人的心目中，是怎樣尊貴的一種動物。

世界自有人類以來，卽有大小不同的各式戰爭，所以歷史學家說，一部人類史，就是一部戰爭史，特別是有了國家組織以後，國與國間更是不斷的從事戰爭，古代印度自亦不能例外。諸位知道，現代戰爭，有所謂海陸空三軍，古代戰爭，以印度說，佛經告訴我們，有象、馬、車、步的四軍，而以象軍爲最堅强最勇猛的一軍，交戰雙方的決勝，全看象軍的强弱，所以「印度之國，古皆尊象」。正因爲各國國王，重視象軍作戰，對於象軍裝備，也就特別考究，如以種種嚴飾莊嚴其象，顯示象軍威風凜凜，就是最明顯的一例，所以佛經有「象身掛瓔珞」之說。我們在日本拍攝的釋迦傳中，見佛的父王坐在莊嚴的象上，踏著穩健的步伐向前邁進，的確另有一番氣概和風味。

由於印度風俗重象，因而佛法也就常常以象爲喻。諸位在此聽你們的導師講法，想已聽過佛母摩耶夫人，夢白象入胎的故事。佛本行經說：摩耶夫人與淨飯王結爲夫婦後，很久沒有得到一個寧馨兒，自然急切希望能有一子，以便將來繼承國家王位。就在他們這樣盼望中，摩耶夫人有一天在睡夢中，忽然夢見一個英俊瀟洒的青年，乘

坐一隻六牙白象，從空中慢慢飄然而下，並且立刻由摩耶的右脇入於腹中，大家認爲這是瑞相，於是知道夫人懷孕。夢白象入胎，這象徵什麼？象徵佛陀出現到這世間來，其所獲得的威德之力，於廣大的天人衆中，如象在陸居的動物裏，力無所畏！象在佛法中被重視，首從佛陀入胎的這一事實上，予以突出的表達出來！

象不是一隻兩隻的，而是一群一群的，於諸群象中，當有其象王，所以佛經，不但以象象徵佛陀的入胎，而且每以象王，譬喻崇高而偉大的佛陀。如涅槃經二十三卷說：「是大涅槃，唯大象王，能盡其底，大象王謂諸佛」。所謂大涅槃，就是諸法的空寂性，雖說聲聞緣覺的二乘聖者，亦可證得涅槃，但不能窮盡空寂法性海的底裏。因爲諸法的法性大海，是甚深最深的，不是小行小智所能探其究竟，所以唯佛大象王能盡其底。法苑珠林說：「佛有八十種相好，進止如象王，行步如鵝王，容儀如師子王」。華嚴經亦說：「象王行處落花繽」。是以象在佛教中，不但象徵佛陀的入胎，且以象王象徵佛陀的功德巍巍，愈亦顯出象的偉大而崇高的意義。

不唯如此，有時佛法又以象來象徵菩薩的大行的，如普賢菩薩的騎乘白象，固然最足以說明這點，但經中說的「三獸渡河」的譬喻，更能顯示其意義。諸位知道，佛

教中的出世聖者，向來說有初級、中級、高級的三類，初級聖者是聲聞，中級聖者是緣覺，高級聖者是菩薩。所以有此三乘聖者差別，完全是約他們行踐和悟證眞理的淺深不同分的。佛爲使我們易於了解起見，特舉兎、馬、象三獸渡河的譬喻來說明：兎的渡河浮在水面，如聲聞的證理不能徹底；馬的渡河稍深一點，如緣覺的證理略勝聲聞；象的渡河能踏著河底安然的過去，如菩薩的本於大願大行，能究竟的證得空寂之理。以象比喻菩薩的大行深入，是卽顯示佛法對象的重視。

講到這裏，回到我們所要講的講題上來，以顯示忠孝爲做人之本。於此先講一個象的故事給諸位聽聽，從這故事中，不但可以明白忠孝爲人不可或缺的德目，而且亦足證明前面說的古代戰爭，象軍的強弱或有無，爲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好像現代戰爭，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誰個握有制空權，誰就能得到勝利，其道理是一樣的。步入太空時代的今日，誰擁有氫彈及各種飛彈的優勢，戰爭的主動權，就操在誰手裏。是以生存在這世間，不論是爲保衞民族的聖戰，或者是爲稱霸世界的侵略戰，戰爭的武備，不能不作充分的準備，否則的話，很難從戰爭中，獲得僥倖勝利的，這是歷史的事實，亦是古今的一致，不容我人不重視的。至於故事，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過去印度有兩個國家，一個叫做比提醯國，一個叫做迦尸國，經常發生流血的戰爭，由於比提醯國有支强有力的象軍，每次戰爭都能衝鋒陷陣，所以勝利往往是屬於他們的。迦尸國王經過多次戰敗後，檢討自己所以戰敗的原因，發現自己的國內，缺乏高度戰力的象軍，於是也想成立這麼一支軍隊。乃集合群臣，徵詢他們的意見，當然一致認爲有此必要，可是象軍的建立，主要是要有象群，但從什麼地方能得一隻香象來統領象軍？其中有個大臣報告大王說：「我聞某座山裏，有隻大白香象，如能得到該象，象軍就可組成」。國王得到這個報告，立刻下令獵人，快快將這香象捕來，以便組織具有戰鬪力的象軍，對抗比提醯國，而期獲得戰爭勝利。

說也奇怪，這隻大白香象，好像是有預感，在王派去的獵師遠未到達，牠已自動的來到大王的面前，當然牠的到來，不是立即爲王戰爭，而是有所呈述的。原因這隻香象的父母，是一對盲目的老象，必須牠的奉養，始能繼續生存，自己沒有辦法覓食以維持自己的，而牠確也是隻孝順的香象，所以來到王宮，雖然得到好食，但牠却以絕食的方法，求得國王的諒解，告以先放牠回去，孝養年老的父母，等到父母去世後，再來爲大王效勞，此眞所謂「報王之日長而報親之日短」的意思。王亦畢竟是個仁

慈的國王，聽到香象孝親的陳述，覺得亦有很大的道理，不再强逼牠立刻爲國家盡忠，而放牠歸山孝養父母，眞可說是極爲難得，而值吾人予以喝彩的！

果然是隻守信的香象，到了父母雙亡將父母的喪葬辦理妥當，立刻就向大王投奔而來，迦尸國王見牠眞的來了，自然有說不出的歡欣，並且向牠徵求如何戰勝比提醯國的意見。這時香象很誠懇的對迦尸國王說：「你要我戰勝該國，我以爲不是難事，但戰後的和平，如何得以確保，倒是一個重要問題。我的意思，戰爭是逼不得已所運用的一種手段，與其訴諸戰爭不如求得和平，不知大王意思怎樣」？「和平當然是人類共同的要求，我與我的人民，自亦願意過著和平安定的生活，但侵略者不讓我們這樣，每次戰爭都是對方發動的，我國不過是爲自衛起而應戰而已，如能和平相處，自是我所樂意的，問題是不是對方也能相安無事」。國王向香象這樣表達和戰的態度。

香象接著又對國王說：「你既有著這樣和平的誠意，那就讓我來做一次和平使者，即我願意去說服比提醯國的大王，要他不要隨便的掀動戰爭，如他不接受我們的和平建議，我再爲王做衝鋒陷陣的戰爭統帥，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迦尸國王聽了香象這樣的說，欣然接受香象的善意，香象就負著和平的使命，到比提醯國去，對該國

的國王說：「貴我兩國是鄰國，應該互相的親善，不應常發生戰爭，以免雙方生靈塗炭，如果再度戰爭，勝利不一定是屬於貴國的。因此，我很誠懇的希望貴我兩國和平相處，共謀兩國的人民的福利」。比提醯國王聽到香象這樣說，亦欣然的接受來使的和平建議，於是兩國之間，化干戈爲玉帛，而得眞正和平。

從這香象故事中所獲得的啓示是什麼？我以爲有下列的幾點：一、牠是孝順父母的孝子；二、牠是忠於國家的忠臣；三、牠是慈愛人民的仁者；四、牠是一個勇敢的鬪士；五、牠是一個和平的使者。而這都是人類所必須的，特別是做個今日中國的國民，更要具有像這香象的各種美德，然後我們中國才能得救！

諸位試想一下，我們這個身體，是從那兒來的？相信誰都知道，是從父母來的，因初來投胎時，就攬父精母血，而成新生命的，所以在世做人，對於父母深恩，絕對不可不報，孝順父母師友，可謂天經地義。因此，我們應該奉行我國固有的孝道，不可輕受清算父母鬪爭骨肉的邪說所惑！

諸位還要知道，我們生存在這世間，不但要有父母的照顧，更要有國家的保護，我老實的告訴諸位，在這世界最可憐不過的，無過於沒有國籍的國民，過去猶太人在

世界各國，受到種種的岐視和壓迫，就是一面最好的鏡子。所以每個國家的國民，不論男女老幼，都應愛護自己的國家，尤其是在國家內憂外患的時候。當知自己的國家强大起來，不但在國內會得到國家的保護，就是僑居在海外亦會得到國家的保護。所以我望熱血沸騰精力充沛的青年朋友，做個具有數千年優秀文化的中國人，如果不想辜負自己的國家，忠愛祖國應是不可或缺的美德！試看今日世界列强各國的青年，其忠愛自己國家的觀念，都是極爲强烈的，我們怎能不愛護自己的祖國？忠於自己的祖國？

諸位聽到這裏，看我是個出家人，或以爲佛教是沒有國族觀念的，假定你們這樣想，那就眞的大錯了。佛教的創始者大聖佛陀，就是愛護祖國的一個最好榜樣。佛的祖國是當時印度的迦毘羅衛國，他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在佛成道以後，曾經受到憍薩羅國毘瑠璃王的進攻，佛爲挽救國族的危亡，特從老遠說法的地方，趕緊走在毘瑠璃王的大軍前面，坐在一顆枯樹下面，等行軍走近對毘瑠璃王說：「親族之蔭勝餘蔭也」。說了這麼一句，感化了毘瑠璃王回師，可以想見佛陀愛國的精神。七七對日抗戰前，我在江蘇淮陰覺津寺讀書，記得我們的院長大醒法師，曾寫一張標語，貼在閱報

室內：「出家無家，更要愛國家」。誰說佛教沒有國族觀念？誰說佛教徒不愛國家？

諸位都知道，現在我國正處於生死存亡的絕續關頭，必須我海內外的全體同胞，群策群力的貢獻出一切，國家才能得救！偉大的　中山先生，在最後的遺囑中，曾這樣的告誡國人：「和平奮鬪救中國」。能以和平的方法，挽救國家的危亡，當然運用和平的手段，以達到國家獨立富强。可是殘民以逞的暴力主義者，推動[redacted]，根本沒有和平兩字浮在他們的腦海裏，同他們談和平，豈不是對牛彈琴？所以我們要[redacted]，光復我大陸的錦繡河山，就得我們每個炎黃子孫，貢獻出智力、體力、財力來不可。諸位現在固然是在讀書時代，還談不上如何報國，但必須從今日起，努力充實各種知識，加强鍛鍊自己體魄，以便爲國所用！

諸位學友！佛在遺教經中，曾經這樣告誡我們出家的比丘，每天早上起來要三摩其頭，以示不忘自己是個出家人，然後始能做成一個像樣的比丘！這確是極爲重要的，一個人如果忘掉自己是怎樣的身份，做人很難做得如法的。本此，現在我亦告訴諸位一個簡便的方法，就是每晨起來三照一面鏡子，認清自己是個優秀的中國人，是受過中國高尚文化陶冶過的炎黃子孫，不論在怎樣的情況下，不出賣自己的人格，不做

違反國家的大事，唯有如此，才是國家最優秀的國民，才是中華民族的良好子孫！現代我們常聽到說：做一個國家的國民，要「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這確是最起碼亦最重要的做人之道，我們應牢牢的記住，更要時刻的把握住，不可有絲毫的忽視！

諸位試想一想：一隻陸居動物的香象，尙且知道如何孝順自己的父母，如何盡忠自己的祖國，我們做個堂堂正正的人，豈能忽視做人的忠孝之道？一個不忠不孝的人，不特如孟老夫子所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簡直可說人而不如禽獸了。諸位現住僑居國，過著安定的生活，享受讀書的樂趣，眞正可說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但我有望於諸位的，就是在讀書之餘，不要忘記祖國千千萬萬的同胞，陷在水深火熱的苦難中，急待我們去救濟，不要忘記祖國一千餘萬方里的土地，[redacted]，急待我們去光復！因此，諸位在此，要立復國的大志，要抱救民的弘願！好，今天我講的話已經很多。最後，讓我謝謝你們的校長，謝謝諸位的聽講！

我所希望於畢業同學的幾點

——佛曆二五一〇年三月十二日於新加坡女子佛學院畢業典禮上講——

諸山長老法師！諸位大德尼師！董事長！諸位董事！院長！諸位老師！諸位同學！諸位來賓！貴院創立以來，忽忽已滿四年，第一屆初中生，於今舉行畢業典禮，本人剛從各地弘化歸來，卽得躬逢此一盛典，衷心實感無限快慰！承院長及董事長的美意，要我來爲諸生講幾句話，並爲諸生頒發畢業證書，內心尤感無限榮幸！但以遊化初歸，加以身體不適，一時想不出什麼好的意見，貢獻給畢業的諸位，自亦不免覺得非常慚愧！不過當這大喜日子的到來，讓我先來恭喜諸位同學的學業成就，並祝諸位從不斷的學習中，邁向無限光明的前途！

我們首先知道的：本院得有今日的成就，諸位董事全心全意的熱忱護持，固爲主要的因素；各位老師盡心盡力的教誡不厭，亦爲一重大的動力；而陳院長以整個身心奉獻此一佛教教育，並以全副精神來領導大家，其功德尤爲難思難量！除此，諸山長

老大德有力的支持，更是使得我們學院生命得以充實的維他命。還有，在這不算長亦不算短的四年中，有時得續公法師來爲諸位開示佛理，有時得隆根法師來爲諸位講授經論，有時得松年法師來爲諸位講詩教唱，這都是極爲難得極爲殊勝的順增上緣，亦是諸位同學的福德善根所感致的。講到我自己，實在很慚愧：既沒有在知識方面給與諸位的教授，亦沒有在行儀方面給與諸位的教誡，每想及這點，就感到歉然！

現在諸位畢業了，要我來講幾句話，眞不知從何說起。講到學，這是人生必然要經的過程，雖儒家說有「生而知之者」，但必須以「修得慧」來啓發「生得慧」，以「學而知之者」來增益「生而知之者」，絕對沒有不學而有所知的，所以做人特別是做個學佛的人，不但在年輕的時候要學，而且要以「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學習世出世間的一切知識學問，不可稍微學到一點，就自以爲已經夠了。莊子曾說：「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知無涯，殆矣」。可見只要我們肯學，永遠都是學不完的。四弘誓願中的「法門無量誓願學」，亦卽明白的啓示我們，要不斷的學習一切。所以今天我希望於諸位的第一點，就是不斷的學習下去！

過去我曾對諸位講過一位三藏法師的歷史，那就是翻譯妙慧童女經的菩提流志三

藏。我常常覺得他可作爲我們每個人的學習的大榜樣，因他是一位愈老而愈奮發學習的大德。不知諸位還記不記得流志三藏出家的時候，已經六十多歲，但他並不因爲老，而放棄學法興趣，仍以不休不息的精神，學通經律論的三藏。這種爲法的精神，實值我們效法的。還有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不僅爲諸位所熟知，亦是佛教界膾炙人口的故事。當知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不是住在家裏悶得發慌，而到外面去觀光觀光的，實是以學習爲出發點的，因爲每個大善知識，都有他的特殊學問，亦各有他特別行門，如不躬往親近，怎得善知識的一切？所以今天有望於諸位的第二點，就是效法他們的學習精神。

再從佛法的學人說，不論小乘大乘，向來分爲有學無學的兩類。以小乘言：在未證得羅漢果前，那怕是不還欲界的三果聖者，亦仍居於學人的地位，何況初二果人？更何況是薄地凡夫？只要有一分的過失未除，或者有一分的功德未成，都不得稱爲無學聖人，更不得不繼續的學習。要到「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的階段，方得眞正算是無學。如以大乘佛法的眼光來看，不但初二三果是有學，卽第四阿羅漢果，亦不得名爲無學，因他所斷的煩惱，只斷五住中的前四住，而所了脫的

生死，亦只二死中的分段生死，他們所修學的道，只是少分道，得初聖諦智而已。不論那方面看，二乘聖人都不得稱爲無學，唯佛與佛乃得眞正爲無學之人。

既然如此，我們學佛是以成佛爲終結的目標，在未完成這一崇高的目標前，就不能不繼續的修學佛法，這是我們需要時時把握住的。雖說無量劫來過去生中，我們或已在修學佛法的聖道，但無可否認的一大事實，就是我們現在的智慧還非常的缺乏，對於佛法的認識還非常的膚淺，對於一般的知識還非常的譾陋，必須仍要繼續的深入學習。不說別的，單以三藏十二部的教典而言，傾我們的畢生之力去學亦學不完，何況做個現代的佛法弘揚者，自更要具有各種時代知識；不然的話，很難達到弘揚佛化的目的！諸位現在都很年輕，正是大好學習年齡，必須立志學習一切，千萬不要浪費青年學習的寶貴光陰，這是我希望於諸位的第三點。

當然，學習一種知識學問，特別是學習佛法，絕對不是一件易事，而是極艱苦的工作，因而有很多發心學習的人，最初非常精進勇猛，但每到學習的中途，就又不自覺的退墮下來，以爲學習道路，不是我所走得通的。其實，天下沒有走不通的道路，問題只在我們肯不肯在這路上繼續前進，只要肯得不斷的向前走，總歸會有走通的一

天，所以我們於此不應有所畏縮！西方有位成功的偉人說：「每當我覺得前面沒有路了，而顯現出做不到三個字時，我可感到那突發的壯志和內心興奮，而且知道了唯一做得到的辦法，是繼續做下去」。只要繼續的做下去，不論什麼事，沒有做不成功的。所以不要說我做不了，或說我做不到的這一類話，而應堅信自己是能做好學問的。

唯有如此，你在學問大道上前進時，才會引發做學問的興趣，而不致於感到讀書的枯燥無味。在讀書時，時刻維持自己的願望，是完成學業的唯一動力。「我一定要做出因爲做不到而沒有人能做的事」。學問之道，更要有這極堅強不拔的意志，才能走到學問的盡頭。在求學時代，決不可說我不行，我沒有智慧，我很愚蠢，我不能做學問，更不可說我不能學通佛法，當你有了這樣的念頭時，你就得仔細的想一想：古今中外的大德法師，馳譽世界的有名學者，有那個不是從苦學中得來的？又有那個不是從長期學習中而始獲得輝煌成就的？只要我們具有堅強的信心和不可征服的意志，勇往直前的學習下去，終有成功的一天，這是我所希望於諸位的第四點。

不過話說回來，吾人生存世間，求知固然要緊，敦品尤爲重要，特別是做個佛弟子，更不能不重視這方面的修養。我們從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現到的事實：如一個有

知識與一個沒有知識的發生爭執，設有第三者側身其間，往往指責有知識的人說：你是一個讀書明理的人，怎麼與他一般見識？爲什麼要和他發生爭執？可見一個讀書人的氣質，應不同於一般常人的。因此，我們每個人，在讀書之餘，應當如何學習謙虛？應當如何學習容忍？應當如何抑制自己反常的心理？唯有如此，才能養成完美的人格，才能促進高尚的品德，才能成爲一個修養有素的人，才不致於糟蹋自己所學來的知識，才使佛法在自己的身心中得到受用。

要知學問這東西，雖說是不容易得，但任何人都可去求，就看各人的因緣如何。有了求知學法的因緣，不論是個怎樣的人，都能得到他所要得的知識與佛法，這不是那個人所特有的專利品，因而我們在殊勝的因緣下，得有機會學得一點佛法及一般知識，千萬不可以此自滿，更決不可以此自傲人。在我們沒有讀書之前，對人的禮貌差一點，還可得到別人的原諒，一旦讀書以後，仍然沒有禮貌，就要受人指責！是以諸位今後在佛堂裏，對自己的師長及師兄弟，固要具備應有的禮貌，就是不論在怎樣的場合，見到大德長老及諸位法師，亦當具有最恭敬的態度，誠懇而不虛僞的致最敬禮，才能顯出你是一個讀過書的學人，這是我所希望於諸位的第五點。

諸位在此已經學了三年，當知佛法眞精神的所在，所以求知或學法，一方面固然是爲個人的德行修養，另方面實也是爲廣大的群衆服務。因爲人類的最大價值，不論從世法佛法說，在能犧牲自己的一切，去爲全人類，甚至爲一切衆生服務。要知我人任何一個行爲活動的表現，對於別人要有利益和貢獻，那才眞正是有意義的，如處處只爲個人的利益著想，不特不是大乘佛法的根器，亦復不是一個像像樣樣的人。如佛經中所常說到的菩薩救度衆生，以及世間偉大人物捨己爲人的精神，讀之使人多麼受到感動！所以諸位從經論中，讀到佛菩薩救人救世的感人悲願，應時刻的記在自己腦海中，以之爲榜樣，一點一滴的，效法他們那樣去做，才不辜負自己所學。

有人以爲我現在所知道的很少，不能隨意的拿出來應用，必須還要學好多年才行，這從不斷求知而充實自己的立場說，固然是無可疵議的，但從隨緣利他而化度衆生的立場說，就不一定是正確的。因爲吾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今天你覺不夠，明天你覺不夠，試問要到何時你才覺得夠了？何況所謂我的學問夠了這話，什麼人都不可隨便講的，唯佛與佛，才可說夠了，或說圓滿了。卽或退一步說，承認你自覺夠了，但當這日到來時，說不定你的生命，已經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階段，那你學

得一肚子的經論以及各種知識，對現實人間又有什麼貢獻？所以我們必須一面學，一面將自己所知的傳授別人，這才不失諸位的第六點。

我們這個世界，是個種種不美滿的世界，我們這個人生，是個缺陷重重的人生，所以我們在這世界所見到的：一方面是光明的大道，一方面是黑暗的深淵。因而任你怎樣犧牲自己去爲人群服務，仍免不了要受種種的挫折和打擊，絕對不會讓你一帆風順的隨心所欲的做去。遇到這樣的情形，發心爲衆生服務的我們，不但要有無比的信心。如有人說：「雖然目擊强暴，但是對於公理不能無信心；雖然看見有醜惡，但是對於美善不能無信心」。所以我們應本堅强的意志，向著公理、向著光明的大道邁進，積極從事爲世爲人的工作，絕對不可因見醜惡和目擊强暴而放棄普度衆生的悲願。

諸位學友！你們今天畢業，就現實環境說，實是值得慶幸的，因爲世亂時荒，已經達於極點，而亞洲的動盪，更有隨時爆發戰爭的可能，你們却能安心的在此讀書，受到良好的佛教教育，得到很多的各種知識，這不是你們的福德是什麼？這不是你們的幸運是什麼？但是你們畢業以後，不論是在本院繼續深造，或者是在各自道場服務

，甚至到諸方去參學，應時刻的記取你們的院長以及各位老師的教導之恩，更要不忘諸山長老，諸位董事，諸位善信以及你們自己師長培植之德！末了，我還要重複說一句的，就是在學的諸位學友，都還年輕，應更本於爲學的精神，繼續不斷的勤求佛法，當知今日佛教需要你們青年，諸位佛教青年應爲佛教努力，而向最高佛陀學習一切！

今我剛從越南飛回，還能趕上你們的畢業大典，實在非常高興！最後，恭祝在座諸位，身心康樂，一切自在！

立志爲己及爲衆生而學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講於屏東東山佛學院——

眞華院長！圓融住持！諸位老師！諸位居士！諸位同學！剛才你們院長對本人的介紹，實有很多過譽的地方，使我深深的愧不敢當！不錯，近數年來在海外，東奔西走的，的確到過幾個地方，別人看我當然是在弘法，而我自覺是在浪費光陰，對佛教根本沒有什麼貢獻，所以每當聽到別人對我的介紹，唯有增加自己的慚愧而已！

這次應高雄元亨寺菩妙法師之請，到高雄來講經，你們院長得到這個消息，在臺北就要我來爲諸位講話；昨天又承你們院長，親到高雄車站接我，所以今天就來貴院和諸位見面，看到你們這樣威儀齊整，使我感到非常歡喜！

不過講到開示，我曾經這樣想：諸位在高明的院長領導及博學的老師教導下，對於世出世間的知識，都已有了相當的認識和了解，我還有什麼可以開示諸位？因而使我一時不知從何講起，更覺得沒有什麼可貢獻諸位！

所幸在此讀書的同學，都是佛教徒，而且大都是出家的，亦就是以學佛爲終極的目標，因而現在不妨就來談談學佛的問題。佛是大覺者，亦卽徹底明白事理的意思。是以所謂學佛，就是學佛的大覺大悟，學佛的明白一切事理。我敢以對諸位說，沒有一個什麼都不明白的人，可以得到佛法大受用，可以到達佛陀那樣的地位！所以發心學佛的行人，特別是出家的學佛者，應該確認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應本「法門無量誓願學」的願力學習一切！

在此諸位或者要問：做了佛弟子，切實去修就好，爲什麼一定要學？首先需要知道的，就是生而爲人的我們，站在儒家的立場講，「生而知之者」，是佔絕對的少數，大都是「學而知之」的。西方學者亦有這樣的話：「天才十分之九是靠自己努力學習的」。天才決不是天然生成的，站在佛法的立場說，具有「生得慧」的很少。慧是由修學而來，是卽所謂「修得慧」。唯有不斷的學習，才能慢慢得到智慧。既然如此，做人，特別是做個學佛的人，怎麼可以不學？不學，怎麼能得所要得的知識和智慧，是以學在人生歷程中，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不但青年人要重於學，就是老年人亦應該要學。且應以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不斷去學。任何人都不可忽視學的這回事。

經常有些學佛而又極關心佛教前途的人對我說：當前中國佛教的危機，原因雖說是多方面的，但爲人天師表的僧衆，沒有好好的學習佛法，以佛法去化導人群，實爲佛教危機的根本原因所在！任何一個宗教，要想流行世間，必須他的教徒，宣揚他的教義，攝受廣大信衆，始能普徧流行。假定不是如此，未有不爲社會遺棄的！同時又說：今天在臺，不論走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見有很多的出家二衆，可是同他們一談，不說較深的佛法，他們是一無所知，就是佛法的常識，他們亦茫然不解。如佛是怎樣的人？出生在印度何處？住世有多少年？曾說過什麼大法？其大弟子有些什麼人？像這類最極基本的問題，答覆不出的，所在多是。負有住持正法重任的僧衆如此，佛教怎能興盛？

諸位聽了這話，作何感想？我不知道。在我於感痛心之餘，實在沒有什麼話說！因這是普徧的事實，不是人家故作這樣說，以使我們難堪的。他們的出發點，還是爲佛法好。不過話說回來，這個啞羊現象，不自今日始，省庵大師在勸發菩提心文中，早就這樣慨歎的說道：「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義，僧是何名」？諸位試想一想，爲佛教骨架的三寶是什麼都不知道，怎能怪社會人群輕視僧衆？佛教又焉得不衰敗至極

？所以他老接著說道：佛法「衰殘至此」，眞是「殆不忍言」，因而「每一思及，不覺淚下」！我以爲，不僅省庵大師會「不覺淚下」，稍微有血性的佛陀嫡骨兒孫，看到佛法衰殘到這種不可救藥的地步，都會淚下如雨而應知道怎樣奮勉爲法的！

佛陀本來規定每個出家者，都要受同一教育。所以佛法行者，不論爲自爲他，都應學習如來正法。講到正法學習，不唯我們應該如此，就是諸佛如來，亦是以學正法而成佛的。因而佛教有句話說：「諸佛尚且以法爲師，我們所師，所謂法也」。諸佛尚且以法爲師，我們是什麼人？怎能不求正法？不錯，從深一層說，究竟而圓滿的緣起正法，是要自己去切實親證的，但若沒有佛陀的教法，指示如實修行的趣向，試問你怎能親證緣起正法？所以歸根究底的說，學佛還是要從學習教法下手做起。特別是要使如來正法久住世間，更要使每個佛弟子，從事正法的學習不可。因爲唯有從學習中，論究佛法，抉擇佛法，使佛法的義理，更爲明白的闡發，佛法才能久住人間，利益群生。

再說，出家求了生死，不特佛教徒才如此，一般宗教的學者，都有這樣的要求。因爲他們不知什麼叫做正法，結果不唯不能達到所要求的目的，而且很可能的墮落下去！佛陀對於當時印度各個宗教徒，所以不客氣的予以抨擊，就是因爲他們不知正法

，不能走上解脫的正軌！佛弟子從佛學習，如不究心於佛法，不說不用功修行，難以獲得了生脫死，就是精進勇猛的實踐實行，因爲走不上正確的道路，不說得不到自由解脫，且有成爲魔外的危險！古今佛法的行人，走入歧途的，當不在少數，可爲明證。所以出了家的二衆，不論怎樣的忙碌，總得忙裏偷閒的學習佛法，萬萬不能對佛法一無所知。因此，我望諸位在這裏，要認眞的學習佛法及世間的各種知識。

我們從佛教史中所看到的，凡對佛法有相當的認識，而且不論年老年少。如八十歲出家的脅尊者，六十餘歲出家的菩提流志，就一般習俗說，像這樣年老來出家，因爲時日無多，應該萬緣放下，一心精進修行，用不著再去學。這個觀念，在中國佛教界，可說特別流行。所以常聽人說，你這麼老來出家，還不趕快修行？還看什麼經典？殊不知這想法，根本是錯誤的。你看八十歲出家的脅尊者，晚上雖多做禪思工夫，但白天仍手不釋卷的研閱三藏，從不以爲老了而不看經究論。再看六十餘歲出家的菩提流志，因感出家太晚，乃更精進學習佛法。可見學是不管年老與年少的。如諸位，在學院中固要學習，將來或服務常住，或出外參學，仍要不斷學習。

諸位現在都很年輕，正是從事學的時候，假定不把握這個時期學習，過了學的年齡，雖可繼續學習，畢竟要差一點。同時要知道的，現在學的機會，較之過去固多，但得聽聞佛法，還是不容易的。以空間說，在恆沙世界中，究有幾個世界的衆生，能得聽聞佛法？以時間說，在無量時劫中，不是每一個時候，都可聽聞佛法的！對這，薄益大師曾明白的告訴我們說：「恆沙世界，無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而聞也」。因而得以聞法，應生希有之想，不可等閒視之！古代波斯有言：時機決不可失，失了不可復得。這是值得諸位記取的名言！古德學法很難，如去印度求法的高僧，那個不是經過千辛萬苦的？那個不是從九死一生中始得佛法？現在能這樣安定讀書，怎可不好好學習？

學習佛法，聽聞佛法，不是爲了裝點門面，而是爲了知諸法眞理。可是，怎樣才能了知？應怎樣的下手？要經怎樣修學歷程？這都需要先弄明白。否則，是不可能了知諸法眞理的。印順導師說：「正見或般若，都說明了知爲進入佛道的要門」。如果什麼不知不覺，自無進入佛道希望。小乘佛法的重視正見，大乘佛法的重視般若，其原因在此。般若正知從什麼地方來？要從精進不已的學來。不特佛教中的三乘聖者是如

此，就是儒者亦以學爲重要，孔子就是一個最好的代表。如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

諸位還要知道，眞正的學，不是單純的爲知識而學，實是爲智慧而學。知識是俗諦門頭的事，生存在這現實世間，時代知識固不能沒有，沒有就不能適應時代，但第一義的智慧之學尤爲重要。然則怎樣學習智慧？這無過於博究三藏教典，多多聽聞如來正法。經說：「多聞熏習」；或說：「多聞正法」。蕅益大師本於經義，說爲「數近明師良友討究抉擇，不可師心自是」。證知從師長學習一切佛法，是最重要的。如在佛學院讀書，就是從師長學習。不用說，第一步，當以聽課爲主，亦卽所謂多聞。同樣是聞，有的一聽就能深解義趣，有的聽了還是似懂非懂，這雖與根機利鈍有關，但聽課或聞法時，是否專心一意的在聽，亦有很大的關係。於聽講時，果能做到「端坐聞法如渴飲，一心入於語義中」（大智度論語），未有不能領解的，一定能得受用的。所以我望諸位於聽課時，千萬不要「身在堂中心在外」，必須如渴如飲的用心聽講，既不可昏沉欲睡，亦不可妄想紛飛！

於學習中專心聽講，固是一重要課題。此外更重要的，則是學貴立志，學而不能立志，學亦沒有什麼意義。怎樣立志？「發無上大菩提心，徧學一切法門無厭無足」。對於所從學的，如果得少爲足，不肯再求上進，是卽顯示他的沒有大志。當知學問這樣東西，不說佛法是無邊的，就是世學亦無限的，非唯盡此一報身學習不完，卽生生世世的學亦學不完的。如諸佛如來，沒有不是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長時間，始得眞正到達究竟無學的地位！

因此，我望諸位在學的時候，不僅以學爲旨趣，更要樹立崇高的志願。不特在學院時，要精進的學習，就是出學院後，仍要不斷學習，一直學到像佛那樣爲止。在學習的過程中，以佛爲學習的榜樣，以無上菩提爲學習的標的。唯有這樣無厭足的徧學一切法門，才堪稱爲眞正學佛。如是學習一切法門，不是爲了炫耀自己的飽學，而是爲了充實自己才作如此學的。唯有立此崇高志願，所學自然就會進步。如「爲虛名，圖體面，博一知半解」而學，老實不客氣的說一句，那倒不如不學的好！

佛法行者所以需要徧學一切法門，因爲佛法是智慧之學，決不蒙蔽人們知識的。八大人覺經說：菩薩「唯慧是業」；生公主張學佛的要以「慧解爲本」；謝靈運更明

白的說：「成佛是慧業文人之事」。是以立志爲學的人，必要做到求知若渴，才能得到廣博知識，才能獲得深邃智慧。當知爲學的最高價值，不僅是爲自己，且要以自己所學，拿來利益衆生，教化人群。所以必需進而運用智慧之力，摧伏世間一切異學，高樹如來正法寶幢，引導衆生走上光明大道。佛法學人，果能眞切了解這點，必會認眞的去偏學一切法門，要他不學習是都做不到的。

有部書曾這樣說，世界有兩面鏡子：一種是玻璃做的，可照人的面孔，一種是紙張做的，卽一般說的書，可照人的心靈。雖說兩面鏡子，都爲人們需要，但比較起來，後者重於前者。佛法經中稱爲法鏡，心靈的光明面與黑暗面，只要法鏡一照，立刻顯現出來。爲了破除心靈的黑暗面，開發心靈的光明面，更不得不學習佛法。所以我們在讀書時，不可當作是在讀書，而是把它當作一面鏡子，時時照自己；發現汚穢，慢慢用功將之磨去，久之黑暗全去，妄想亦卽消除。至於光明一面，亦可使它更加光輝，甚至達到大圓鏡智全體顯現！

如上所說可知，不論爲己爲人，學都不可棄的，唯有精進學習，才能爲己爲人。但以大乘來說：「菩薩爲衆生而學」。學來住持正法，學來利益衆生，才是更重要的

。印順導師最近在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一文中說：「學業的價值，不但在爲自己，而且要對人類，能有所貢獻。所以徹底的說來，學只是爲用而學」。我覺得印公導師的這幾句話，實值每個在學的學人，時刻記取在心靈深處！

讀書求學，實爲人生大樂事。因爲生活只能使我們認識現實，讀書却能使我們認識人生。生活在現實中，雖感到人是愚昧的，但埋首書本裏，却發現人是有智慧的。所以現實儘管有著很多缺陷，但書本裏却充滿了眞美善，使我們永遠取之不盡。試看世間很多知識份子，現實生活的重擔，有時儘管壓得透不過氣來，但只要一拿起書本，就又自得其樂的，忘記現實的苦惱。佛法中的很多大德亦然，不論客觀環境怎樣惡劣，一旦打開佛經來看，什麼苦惱都忘記。讀書是件樂事，不要看成苦惱。諸位在此學習如來教典，能從教典中得到法味或法樂，不唯將會感到義味無窮，而智慧也會從不斷學習中慢慢的培養出來，使你能夠運用所學的一切，那你就可得到自在！

諸位在這裏讀書，有這樣的良好環境和設備，有悲智雙運的高明院長，有誨人不倦的優良老師，更難得的，有對你們愛護備至的圓融住持，使諸位無憂無慮的安心求學，這眞可說是你們的福德所致！因此，我望你們樹立崇高的志願，本「爲衆生而學

」的精神，努力不懈的求取無上大法及世間各類知識。在學院裏做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出學院後做個解行並進的佛子。爲佛教，爲人類，隨分隨力的，應用自己的所學，弘揚如來的法化，導引迷昧的有情，使佛法永遠流布人間，那就不負自己一番學習了！

今承院長及諸位給我這樣一個寶貴時間，讓我得有機會來和諸位談談佛法，於感無限快慰之餘，在此特向院長及諸位深致謝意。最後，恭祝諸位學業日日進步！（善智・悟珊記）

立志爲己及爲衆生而學

太虛佛學院開學典禮致詞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講於慧日講堂——

印公導師，諸位法師，諸位居士，諸位學友：

本院最高導師印公老人，創立慧日講堂以弘化爲主，是以每年四季講經，從未間斷，聞法得益者甚衆。自印海法師接任住持，多所開展，誠堪讚善；而於第二任接任以來，復與法藏寺諸法師，共同發心創辦本院，以紀念近代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尤值稱道！同時，得樂老法師從旁協助，了中法師發心負實際教務責任，都是不可多得的殊勝因緣！本院已於去歲九月十一日正式上課，但開學儀式遲至今年今日始舉行，原因是爲等我回來，說來眞是慚愧！玆承諸山大德及諸居士前來參加觀禮，本人首向諸位致最高度的謝意！

太虛佛學院，是爲紀念太虛大師而成立的。講到虛大師，無可否認的，是使近代中國佛教僧教育具有規模的第一人。大師理想中的出家衆僧教育，是以大師理想中的出家衆

而建立的。大師感於過去出家太濫，切望規定新的出家，要受過社會教育而到高中畢業才可。高中畢業生來出家，再施以十二年僧教育，分爲四個階段進行：第一、入律儀院二年，以學習佛教的律行爲主；第二、入大學院四年，以學習經律論及各種語文爲主；第三、入研究院三年，以對佛教教理某一部門作深刻研究爲主；第四、入參學林三年，以對佛法作實際修證爲主。如此，才可成爲住持佛教的僧寶。

現在辦的太虛佛學院，從所授的各種課程看，約等於大師所說的大學院。因此，諸位在此所要學的，雖以經律論爲主，但世間的各種知識，諸如論理學、倫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生物學、社會學、史地學等，都應認眞的從事學習，切勿以爲這些不是我們所需要的。諸位要知道，自古及今的佛教大德，能在其某一時代中，起著決定性的影響作用，而令一般知識階級來信受佛法，不單是以佛法示人，且還具有豐富知識的。所以諸位來到本院修學，對於世出世間的學理，都應同等的重視，都應努力的學習，絕對不可或輕或重的有所偏頗，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當知吾人之所以要受僧教育，目的是望將來能將佛法弘揚於世間，但這沒有世間的學問怎行？大師在僧伽求學之要一文中說：「然宣傳教理，亦當兼學世間一切學識

才可，不然，則成爲一種拘礙不通之勢」。又說：「若要將佛學宣傳於世間，令一切人知道佛學爲世間獨一無二之學術，方能因勢引入於佛學之中」。印公導師在論僧才之培養一文中亦說：「在現代，對於無邊佛法的義理，不能隨分隨力的聞思修學；對世間知識太欠缺，要想弘法利生，確實是件難事」！大師與導師，都是我們所最崇敬的，我們應遵二位老人的指示去學。

現在已經進入太空時代，空間的距離，較之大師住世的時代，不知又縮短了多少。如越南與臺北，在過去乘輪船，可能要一星期，現在乘噴射機，只要四五小時，是以儘管國土不同，就像咫尺之間一樣，因而人與人間的往還，較過去亦就密切得多。所以身爲宗教師的我們，除了對佛法具有深刻的了解，對世間一般知識有廣泛的涉獵，對世界各國的語文，亦應耐心的不畏艱難的學習一種兩種，作爲將來弘法利生的工具。我萬分誠懇的告訴諸位：不懂外文特別是不諳英文，要想到國外弘法固不可能，就是溝通本國與外國人之間感情亦做不到，這是多麼苦惱的一回事！

高瞻遠矚睿智深邃的虛公大師，早在民國初年就看到了這點，所以主張在大學院修學的僧青年，要「選學梵文、巴利文、錫蘭文、緬甸文、暹羅文、尼泊爾文、高麗

文、日本文、安南文，以及英、法、德、意等各國文一種。研究梵文等可溯佛教之古源，而學英文等可開佛教之新流，俱不可疏忽」。大師的這一偉大指示，在過去固然極爲重要，在今日尤爲不可或缺。現在越南、日本、緬甸、泰國的僧青年，懂得兩三國文字的很多。反觀我國的僧青年，不說兩三國文字，單懂英文的亦寥寥無幾！在踏入世界佛教的今日，不能不說是中國佛教的悲哀！本院在這方面，應該多所著意！

大師爲使痼疾已深的中國佛教，有一嶄新的面目出現於新時代中，雖爲佛教做了種種的活動，而要以提倡創立僧教育，爲大師的一貫精神所在。因爲大師深切的知道，要想在兩千年因襲的中國佛教界，出現適應時代的佛教新面貌，非有受過新教育的僧才不可。所以大師於一生中，到處爲僧教育而奮鬪，從來沒有放棄教育僧青年的重任。可是大師雖爲僧教育而僧教育，但能了解大師辦僧教育眞義的很少。印公導師在論僧才之培養一文中說：「有些人誤會大師所辦之僧教育，與社會學校一樣，實在是未能了解大師的本意」。不能不說是極爲痛心的一事！

印公導師在該文中又說：「所以大師建僧的方式……也是以信戒爲基，以聞思慧爲中心的」。「總之，虛大師訓育僧才之思想，確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爲中心的」。

印公導師的這一提示，可說眞正理解大師爲僧教育的眞義所在，而這我們在大師遺教有關僧教育的各文中，是可到處見到的。如中國的僧教育應怎樣一文中說：「於養成僧寶最要緊的，是起初二年，必須經過受戒的行爲訓練，這是僧教育的特要關鍵上的相應……方可成爲最完全的僧格」。

要知佛教所辦的僧教育，絕對不是僅爲學理的探究，亦決不是漫然無的的講學，而是以造成眞正住持佛教的僧才爲目的，與一般社會教育有著絕大不同，這是我們不可不知道的。爲了造就純粹的眞實的僧伽人才，所以不得不首重於律行的學習，以期漸漸養成宏法利生的僧德。大師在僧教育之整個佛教計，必須造成眞能住持佛法之僧才，爲風雨飄搖中的佛教僧寺開一新出路。此爲辦僧教育之目的，亦爲汝等學僧來此求學應抱之宗旨」。因此，要想做個住持佛法的僧寶，必須依於經律如實的修學，而養成高尚的僧格！

佛教的僧教育，既以造就住持佛教僧才爲旨，則所造就出來具有僧格僧德的僧伽，當然要化導現實社會的廣大人群，而在進行化導時，其辦法和作風，自不能與一般

佛徒相似，必須本於佛陀的法律，方能達到弘化目的。是以在求學的時代，一面要多聞勝解以廣求知識，一面要律儀嚴身以規範行爲。必須二者並重，方能達到受僧教育的目的。大師有時感於僧教育的方針走上偏差，於十九年春在閩南佛學院爲諸學僧，特別講了一個「僧教育要建築在僧律儀上」的題目，說明「僧失律儀，僧卽非僧，卽不能受僧教育，亦不能以如來之功德法財自利利他」。

佛法流行在這現實世間，廣大的社會人群，總以佛教的僧衆及佛教寺廟，作爲代表佛教的象徵。僧衆及寺廟如能表現出相當的莊嚴，自能使一般世人對佛教生起崇高的敬信。「但是，現代的一部分所謂出家的徒衆和一般寺院，都不能依佛的教理脚踏實地底去信解行證；所以，雖尚存有佛教的形式，但因不合佛教法律之處很多，故不能代表佛教。像這種不適合佛教的教義與意旨的一部分佛徒和寺院，是決不能夠住持現代佛教，而化導現代社會的」。正因如此，所以受過僧教育的僧衆，決不能再如過去一分僧衆及一般寺廟那樣，否則，佛教前途是就完全無望！

大師一生爲此大聲急呼的不知有過多少次，可是看看今日各地的僧徒，不特沒有依循佛陀的法律去化世，而且較過去更爲變本加厲的，專門講求活動，專門奔走權門

，專門拉攏關係，專門學習攀緣，專門請客送禮以爲有了勢力，而神氣活現的把持佛教的權勢，段，打擊德學兼優戒行莊嚴的高僧！要以佛法化僅是不可能，而且是僧格的掃地，亦佛法衰敗的我大師的眼光看來，他們這種庸俗不堪的齷齪手

僧青年的受僧教育，固然是爲教理的研究，養；但亦不能忘了要爲佛教服務。是以必須學習作，不論屬於那方面的，都應歡欣鼓舞的努力去中的一般工作，不是我們所當做的，那就錯了。一概不肯去做，試問將來怎能住持佛教？大師在菩薩無不從苦行進修，近來有德諸師，一一皆以們，應效法古德擔水搬柴的勤勞精神，策勵精進

現在人類的物質生活，已在不斷的逐漸提高，不特一般俗人，競尚奢靡浪費，即捨俗出塵的大多數僧衆，亦已習染奢華而不甘淡泊！但做一個現代的學僧，特別是在

大師門下受教的僧青年，不要以奢華的生活爲美，而應嚴守佛教原有的清苦淡泊的生活。但這必須從節儉做起，因爲唯有眞能節儉的，才能過簡單樸素的淡泊的生活。瀉山大師警策文說：「少求儉用，免逼迫於心田；知足除貪，播馨香於異地」。這是值得每個學子時刻記取的教言！要知簡樸的生活，爲出家人的美德，亦爲世人崇信的原因，所以受過教育而有知識的僧伽，應要格外的淡泊自守！

進而我想對青年尼衆說幾句話：本省的青年尼僧，可說是特別的多，而求法的熱忱，亦極希有難得，這實在是個好現象！但不要因稍了解佛法及一般知識，就頭昂昂的看不起大僧，而應如佛所開示的，對大僧恭敬尊重，才合乎佛陀的教旨，亦才不負諸位出家的初心！同時要知道的，住持佛法，固是僧衆的責任，亦是尼衆的責任。大師在比丘尼之責任一文中說：「若比丘尼衆能證到諸法實性，用平等心善爲化導，使女人各各皆得增長善報，消除惡業，改進人群之風化，從事佛法之宏布，則佛教之光燄日熾，而汝等之功德無量矣」。觀此，諸位能不精進修學？

從佛教的僧制說，男女共學是有許多不方便的，但爲適應現實的環境，又不得不暫作如此方便的施設。因此，在這兒修學的僧尼，更要嚴格的遵守僧伽的律儀，務必

盡除有生以來的一切俗習染行。除了在課室裏共同受課，最好不要多所接觸，以免受到社會人們譏嫌，而影響本院以及佛教的聲譽！總之，我望在本院修學的僧尼，都能做到如大師說的「由具僧相、僧德、僧學之僧衆，建設佛教清淨幢相之新僧寶，師表人天」，那就算是報佛深恩了！

今日爲本院開學的一日，我沒有好的意見貢獻諸位，只將大師所開示的名言略微一提，並祝諸位學業日進！

慶悼雜說集

彌陀學校的禮讚

——祝賀建校十週年暨圖書館落成——

現實社會人群，在思想方面，有很多的錯誤，在行爲方面，有諸多不如法，這是世間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佛教是化導社會人群的宗教，亦是教育社會人群的宗教，所以對於一般人們，覺得在在需要教育，唯有教育化導，思想才得納於正軌，行爲始克趨向如法。因此，我敢肯定的說：佛教是最重視教育的宗教，亦是最能推進教育的宗教。

對於一般成人，進行教育感化，固然極爲重要，而對開始受教育的兒童，予以佛教教育的薰陶，我們覺得尤爲重要。因爲兒童是塊潔白無瑕的美玉，你要把他琢磨成怎樣一個模型，就可成爲怎樣一個模型。所以兒童較之成年，尤須良好的完善的教育，予以正確的指導，始能育成有用的健全的爲社會群衆服務的人才。因而民國以來，佛教有識大德，對於佛教的社會教育極爲重視；一二次大戰以還，海外大德長者，對此

尤爲熱心，紛紛創辦佛化教育。

海外佛教大德長者，發心創辦社會教育，而且從教育來推動佛化，這實值得吾人予以高度讚揚和極度敬佩的！新加坡彌陀學校，創辦以來，最初班級由上午班而進展到上下午班，學生由五六百名而增加到一千餘名，我們於此，不特見其成績突飛猛晉，亦可見其辦學者爲教育的努力和熱忱！筆者來新後，得悉彌陀學校的成績一日千里，使我對於最初發心創校的諸位大德及諸長者，不得不致無限的敬意！

尤爲難能可貴的，就是辦學諸大德，不以現有的成績爲滿足，而更本於原有的計劃，謀求學校的更大發展，所以現所進行建設的圖書舘及辦公廳樓屋工程，亦皆次第告成。設非諸公具有爲教育而教育的悲願，怎會有此發展？於此吾人所得的啓示：世間不論什麼事，只要有心去做，沒有做不成的。彌陀學校的創建和發展，就是一個最大證明，佛教中的大德長者，果能都這樣熱忱的來推動佛化教育，佛化教育在南洋的普及，可說是沒有問題的。

設圖書舘是佛教的文化事業，創辦學校是佛教的教育事業，兩者都是今日佛教所必需積極進行的要務。彌陀學校的大德長者，能著力於此，確悲願過人！圖書舘的增

建，在其徵文啓中說：「蓋所以寓社會教育於學校之內，使青年學子得內外之薰修，滋文風之普扇，積厚流光，精進不退」。學校設立圖書館，實在有它的必要，因爲學校圖書館內藏有各種不同的圖書，供給學生作爲課外讀物以及參攷，其學生的成績，一定是更好的！

再從教育方面來說：佛教是重視教育的宗教固然不錯，但佛教所施設的教育重點在那方面，我們不可不知。要想了解這點，先要知道佛教對於人性的尊重以及對於人生的寶貴。生而爲人，以佛法說，是不易的，一旦爲人，望於其他有情，是有很多超勝的，而最重要的，如智慧、梵行、勤勇，爲其他任何有情所不及，因而在我認爲：佛化教育的重點，應著眼於這三點，使人之所以爲人的特勝充份發展，現在略微分別如下：

一、人類的智慧勝過其他的有情，固然無可置疑，但智慧的開發，端賴教育的啓廸，所謂生而知之，所謂天才兒童，畢竟是少數的少數，因此，教育對於人類，顯得極爲重要！做人，特別在科學日趨猛進的今日，做人如不能受到相當教育，不能從教育中獲得時代知識，實爲人生最大的不幸！因爲知識缺乏，甚或毫無知識，不特不能

適應時代，且將爲時代浪潮所沖沒，所以佛教社會教育，發揮兒童的智能，增進兒童的智識，自是重要的一著。

二、人類的梵行勝過其他的有情，亦爲一大事實。梵行就是德行。人類有了知識，定要用於正途，否則，其知識適足「以濟其奸」，不特無益於人群，且將毀滅於自己，所以有了知識，更要具有德行。佛教創辦社會教育，「施以各種基本學科之訓練」，固爲重要目的之一，而「啓廸兒童天眞之德性」，以保持人性的光明面，尤爲佛教教育的中心。天眞的兒童，受了佛化的德行薰陶，自然就可開發天眞的德性和養成高尙的品格。

三、人類的勤勇亦復勝過其他的有情。知識的啓廸，德行的陶冶，固爲教育的兩大目的，但若不能以之「已立立人、自覺覺他」，仍不能算是達到教育的最高目的！所以如何「充實其意志，堅强其體魄」，使之勤勇無間的精進不懈的養成爲衆服勞的習慣，亦爲教育重要的一環。佛化教育，經常以佛菩薩爲世爲人所表現的勇猛無畏不休不息的精神，灌輸到兒童的腦海中去，使兒童向佛菩薩看齊，自然奮發有爲富有朝氣，而精勤勇猛的向上向善做去！

針對上述三點，施設教育方針，就可達到佛化教育的目的。彌陀學校的創建，徵文啓中說得非常明白：「其目的在求以教育之工具，啓廸兒童天眞之德性，施以各種基本學科之訓練，而發揮其智能，充實其意志，堅强其體魄，以適應現代與日俱進之社會生活環境」，可說眞正把握佛教教育的中心！唯其如此，所以彌陀學校辦得極有成績，而博得社會各界人士一致好評。這不是偶然得來的，是本佛陀教育精神努力所獲的成果，於此我致虔誠的祝賀！

慶悼雜說集

我對彌陀學校十五週年校慶的祝賀

洽老法師！諸位法師！陳董事長！黃校長！諸位老師！諸位嘉賓！諸位同學！今天爲貴校舉行慶祝新加坡開埠一百五十週年暨貴校建校十五週年雙慶！本人應邀前來參加，荷承洽老慈悲，要我來講幾句，於感榮幸之餘，愧無善言貢獻！

諸位知道，新加坡在今日世界及亞洲所處的地位，非常重要和特殊。就海港言：爲亞洲第二大海港，在世界亦佔第五位。就商業言：爲東南亞商業金融中樞，亦爲世界最大商業中心之一。但在一百五十年前，這裏是一個荒島，人煙又是極少的。在今天它之所以聞名世界而成爲獨立國的新加坡，不用說，是由在這島上所有人民前後不斷努力奮鬪所得的成果，不是偶然的，所以值得我們慶祝！

同樣的理由，貴校在初辦時，亦曾經過一段艱辛的階段，但在貴校監理員洽老法師悲願領導，各屆校董、校長及諸董教同仁同心協力，本佛化教育的理想，精進不懈爲教育下一代而辛勤工作下，致有今日上下午班各級學生達一千餘人，在全國各源流

初級小學中，得有最高榮譽的成果，而博得社會各階層人士一致的讚許。不用說，這不是偶然得來的，是十五年來，費盡許多人的心血，辛勤耕耘所得的收穫，所以這尤值得我們大大的慶祝一番！

本上建國與建校所得的成果看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大的啓示，就是不論大小事業，只要我們肯得去做，沒有說是不成功的。不特世間的各項事業如此，就是出世的嚴土熟生大事亦然！如諸位所熟知的，彌陀淨土，它是那樣的莊嚴，又是那樣的美滿，使得各個世界的衆生，熱切的要求生到極樂淨土去。當知極樂淨土不是原來就存在那裏，而由彌陀如來運用一種特殊權力去佔領，然後自己做起極樂世界的教主來，實由彌陀如來本其所發的大願及依願力經過多生多劫實踐實行，然後始得成就莊嚴的極樂淨土。所以淨土是創造成的，不是自然而然有的！

現在我國正在建國途程中，要使新加坡共和國在世界上，成爲最年輕、最和諧、最有活力、最富朝氣的國家。但要建立一個理想的國家，必然要有大批優秀的建國人才，且在人類步入太空時代的今日，其所需要優秀的建國人才，自不同於過去，是要工藝科技各種知識，均極豐富的人才來建國，然後始能趕上先進國家。無疑的，今日

在座的諸位小朋友，將來在建國方面都將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此，我熱切的希望，受到彌陀願力薰陶和感染的諸位，不但在建國方面成爲出色的角色，就是在莊嚴世界方面亦當成爲先頭部隊，促成世界和平，實現人間淨土！

慶悼雜說集

學業日進與前途無量

——佛曆二五一四年十一月廿二日於新加坡女子佛學院畢業典禮上講——

今天是本院高班第二屆、初班第三屆舉行畢業典禮的一天。荷承諸山長老，諸位大德，諸位善信，諸位嘉賓以及香港諸師的光臨和指導，實使我們感到無限興奮和無限榮幸，因而首先得向諸位致高度的誠摯謝意！

爲佛弟子，爲了住持正法，宏揚佛化，不論在什麼時候，都要深入經藏的探究佛法，始能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我們從中印佛教史上去看，可以明顯的發現，凡是佛教發達的時代，必然是人才輩出的時代，反之，就是佛教衰弱的時代。由此可以想見人才的怎樣重要！

人才是造就出來的，不是天然生成的，因而顯示教育的重要，教育是以傳授知識，教導他人爲職志的。如果不辦教育教導學人，人才是無由獲得的。十年前，本邦諸位大德尼師，發心創辦女子佛學院，培植佛教女青年人才，可謂悲願無盡，令人不勝

讚善！

佛法是智慧之學，對智慧特別重視，這在諸經論中處處說到。智慧，可以使人自覺是理性的存在，自覺人的無限尊嚴，自覺人的崇高偉大，從而運用所得的智慧，去探究宇宙人生的眞理，開展人性的光輝面，使自己成爲一個眞正的人，以別於無知的畜類！

我國古代列子說：「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修學佛法，開發吾人智慧，不特顯出人的可貴，亦復顯示佛法特勝，佛法值得吾人學習，其故亦卽在此。學了佛法，得到智慧，如仍黑白不分，是非顚倒，那就不知號爲萬物之靈的人類，還有什麼可以貴於禽獸的地方？

諸位畢業後，初班將升入中班，高班將離開本院，希望諸位不忘所學，做個佛陀的好兒孫。今後不論在學或做事，切勿將所學的一切佛法，當作一般的知識來看，而應將之歸結到日常實際生活方面上去，使之成爲人生向上或前進的一種動力，方可說是已得佛法受用。

今天因緣殊勝，有很多法師，要爲諸位作寶貴的開示，所以我不再多說。最後，

祝在院的諸位學業日進，祝出院的諸位前途無量！

學業日進與前途無量

慶悼雜說集

獻給畢業生的幾句話

本院創立以來，現已舉行第二屆高級班畢業典禮。從一般說，這已得到辦學的成果，是值得我們歡欣鼓舞的。可是，從另面說，在這七八年中，本院董教同人，對於佛教教育，確已盡了最大努力。如果不是悲願增上，敢說難以持久如此。所以我們特別是諸位受教學生，應對歷屆董事及歷屆老師致最崇高敬意！做人最要緊的，就是不要忘本。諸位試想想看：假定不是諸位董事的發心，那裏會有學院的成立？假定不是諸位老師的教導，那裏會得現有的知識？我國儒家，非常重視「尊師重道」，即使你從老師得到一言半語的教導，你就得終身不忘的感念老師。我們佛教，特別重視「敬善知識」，那怕你從善知識僅聞一四句偈，你就得時刻不忘善知識的大恩大德。短暫的給與人們微少知識尚且如此，何況過去現在教導你們這麼久的老師？自更應當永世不忘其德！否則的話，做人的資格都沒有，何況是做個佛教徒？更何況是做個受佛化教育的青年佛子？

獻給畢業生的幾句話

我很慚愧，平時沒有什麼教導你們，因我所知道的佛法太少，卽或有時來對你們講課，亦覺不能盡如你們所求，是以每爲此感到歉咎！現在高級班同學卽將離院，就我臨時所感到的，提出幾點貢獻諸位。

一、堅定爲教的信心：時代儘管進入太空時代，人類雖然已經登陸月球，但宗教，特別是以理智爲本的宗教，仍爲人類之所必需，不是任何進步思想所能否定得了的。因爲科技不論怎樣進步，它所能解決的，只是人生物質生活的部分問題，其他還有許多問題，不是日新月異在飛躍進展著的科技所能解決的。

如人不想死，要求得永生，這本是人類的共同要求，在過去物質生活不美滿時，固然有著這個欲望，到今天物質享受達高峯時，人們更望一直生存下去，可是這個重大問題，不但不是科學所能解決的。可以解決這一大問題的，唯有宗教，而且唯有佛教，始能徹底解決，因爲佛教的教主，就是爲了這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的！

所以今日世界各地，反宗教的呼聲，不論怎樣高唱入雲，但流行於世界的宗教，特別是智信合一的佛教，不特不是科學所能否定的，同時亦非哲學所能否定的。在學

受教的佛教青年，對於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應有堅定不移的信念，站穩自己堅固的立場，千萬不可爲反宗教的呼聲，以動搖自己對佛教的信念。

二、確具爲法的熱忱：佛教既爲現實人類的需要，如何使佛教普及於世界各地，該是每個佛子，特別是受過僧教育的青年，所應時刻不忘的唯一課題。所以在此受學的諸位，應該知道自己的雙肩，擔負著佛化世界的重責大任，決不可把讀書看作是消遣，更不可藉讀書爲名，以逃避對自己常住的服務。

我很坦白的告訴諸位，假定你們抱著鬼混的觀念來讀書，不但有失你們師長的熱望，亦實辜負了自己在此修學一番！所以，當你立志來院讀書的時候，就得確切具有爲法的熱忱，本此爲法的熱忱，精進不懈的修學，到了學成畢業後，更以無比的熱忱，去建立佛陀正法。唯有如此，才是佛陀的好女兒。

當知建正法幢，愛護佛法，爲法犧牲，是每個佛子應有的精神，熱血沸騰的青年，更應具有這精神！有了這精神，要不斷的加强，未有這精神，要設法來培養，務使自己確具爲法的熱忱，不惜爲佛陀的正法而犧牲！要知你的色身，雖然爲法而犧牲了，可是你的法身，却因此而不斷增長，是以爲法犧牲不是損失。

太虛大師說：『凡爲眞正的僧伽，對於愛護佛法的心，應當比愛護個人的生命還要緊些』。這是多麼誠摯的一個啓示？我們應當怎樣如大師所期望的熱忱爲法？當知對於佛法有熱烈而誠懇的愛護，不但能使正法久住以饒益有情，就是對於自己的修學亦有所促進。修學佛法的青年，如果只圖個人眼前的享受，根本不關心到佛法的前途，對於佛法一點熱忱都沒有，這是佛教最大的悲哀！在此修學的諸位同學，平時受到老師的薰陶，果能不惜身命的愛護佛法，對於佛法確具高度的熱忱，不論今日佛教的現象怎樣，相信佛教的前途是光明的。

三、美化自他的人性：堅定爲教的信心，確具爲法的熱忱，從事佛法的修學，不是爲了知識的獲得，而是爲了人性的美化，這亦是在院修學的青年所應特別記取的。

諸位讀了這麼多年的佛法，自然知道佛法對於人是極寶貴的，亦認爲人是極尊嚴的，所以佛在諸經之中，處處顯示人的特勝。卽凡向上向善向光明，唯有人類可以做到，不是其他有情得成辦的。如所謂了生脫死，如所謂成聖成賢，如所謂行菩薩行，如所謂圓滿無上菩提，均唯人類有此可能！可見佛法是極重視人生，不如誤解者，以爲佛法是否定人生。

正因爲佛法重視人生，所以佛法認爲得生爲人，是值得慶幸的！如榮啓期說：『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這正好拿來作爲佛法尊貴人生慶得人身的最好說明。至於說佛法能夠解決人死問題，並不等於說佛法不重視人生問題。死是從生來的，要得合理的解決死，先得合理的解決生。因此，佛法特別寶貴人生，說人身難得。

人於萬物中極其尊貴，佛法確特別重視人生，這是沒有絲毫疑問的，但人並不是盡善盡美，有其極爲醜惡的一面，亦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怎樣揭去人類醜惡的一面，怎樣美化人類天性的一面，使從人性中放出無限光輝，該是負有佛化世界任務的佛子所應特別注意的。

衆生得到尊貴的人生，如果讓他一味的向醜惡方面發展，使之本有的人性光輝，永遠的無法放射出來，那就未免辜負人之所以爲人，亦卽太過糟蹋了尊貴的人生！是以爲佛弟子，應該時刻的想到，如何運用佛陀法，來美化自他的人性，使自他的人性，得到清淨無染。

西方有位學者說：『就像天生的植物，必須以人工加以修剪，人類的天性，也得

用學問去誘導才行』。人性所以爲醜惡所掩蓋，病就病在蒙昧無知，學問是啓發人們新知的，有了新知的誘導，人性自然就得到美化，正如天生的植物，得到人工的修剪，就別具風姿一樣。

可是世間的一般學問，對於人性雖有誘導的作用，但因它的本質含有染汚性，不論它怎樣善於誘導，總難使人性得到淨化，能夠眞正淨化人性的，而且使人性淨化到圓滿的，唯有佛法。佛法之所以值得我們犧牲生命去熱忱維護的，其價值也就在此。

所以諸位在此修學佛法，一方面固應運用所得的佛法來淨化自己的人性，另方面更應將自己所理解的佛法去淨化人類的人性，做到人類每個人性都得到淨化，讓全人類得到人性淨化後，沐浴在一片融和清淨的氣氛中，永遠享有連續無上的自在快樂！

四、永無休止的前進：諸位在此修學期滿，畢業以後就將離院，不論你們是去深造或行弘化，不論你們從事教育或者文化，乃至不論你們去做什麼，我有一點微意貢獻諸位的，就是不要滿於目前的微少所得，應永無休止的前進，以求更高深的學問和更豐富的生命。

在不息前進的過程中，是免不了要受種種打擊的，可是不能因打擊而後退。有人

告訴我們說：『最鮮艷的花草是生長在荒野的高山上的，最鮮明的苔蘚，最美麗的野花，都生長在荒涼光禿的峯巔上……你看！在那樣高的地方，那樣荒涼的地方，苔蘚受盡狂風暴雨的打擊，反呈露出這樣燦爛的顏色來』！這就是說，在這世間做人，要經得起打擊，才能站立得住，而成爲出人頭地的人上人。

諸位出了學院大門，自然要到各地方去，做弘法的工作，可是我得告訴諸位：在人生的歷程中，固然是坷坎不平的，在弘化的道路上，更是困難重重的，不是這一程使你走得喘不過氣來，就是那一程使你走得筋疲力盡，假定你受不了重重困難的磨折，那你必然會從弘法的路途上敗退下來，再也鼓不起勇氣前進。

當知患難與困苦，不是不可克服的，問題在看我們前進的衝力如何。如果我們有不斷前進的衝力，苦難不但不會成爲前進的絆脚石，而且是催逼我們前進的動力，正如汽車、輪船、飛機中的油火，是使舟、車、機駛行必需的動力一般。所以永無休止的前進力，不但能使周圍患難的環境變成剛强，而且還能給我們像鐵那般的意志，使所有的環境向我們俯首稱臣。

諸位應知，世間任何一樁偉大的事業，都是經歷許多苦難才成功的，假定我們屈

服於苦難之下，那就任何有益於群生的佛化事業不能進行。試看菩薩行者，那個不是『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而始完成菩薩的悲願之行？是以諸位今後爲法，必須準備接受種種的打擊，特別是在你法緣隆盛時，你所受到的破壞和毀謗，更千百倍於平時，你如經不起一次又一次的打擊，那勢必不能完成弘法利生的大事，這對你的爲法初心，是多麼的一大損害？

因此，我熱切而又誠摯的渴望諸位，今後不論在什麼地方，都要永無休止的向前進，有了這股奮勇前進的衝力，那你就不會被風吹雨打而倒下來。雖說疾風勁雨的打擊，有時會使你的外貌受到損毀，更使你的心靈受到創傷，但暴風雨一旦過去，黑暗就會轉成光明，所有種種打擊，都是成就你菩提行的逆增上緣，經中稱提婆達多爲佛的大善知識，其意也就在此。這樣，我們爲什麼還要懼怕環境中的風雨打擊？我們爲什麼不歡唱雨過天晴的勝利之歌？

永無休止的前進，固是克服惡劣環境的妙劑，謙下其心的態度，亦是減少人爲打擊的妙方。太虛大師對這曾有很好的指示說：『吾人欲從凡入聖，非謙下其心，以崇敬有德者不可。若時時見人之德不見己之過失，見己之失不見己之德，自能進德修業

，日趨向上』。我以爲大師的這幾句話，是值得諸位深切憶之的！一般所以受到阻礙與打擊，毛病就出在自以爲是的這點上，總覺得別人的不是，很少發現自己的不是，因而無盡的困難滾滾而來。

佛法是講因緣的，所謂緣聚則合，緣盡則散。畢業了的高班同學，卽將各自分散一方。儘管平日爲了學業與德業，不免有時發生或多或少的不愉快，但一想到卽將離散，不知何時再得歡聚一堂，除了依依不捨之情，還有高度悲傷之感。人就是這麼一個奇怪動物，在相聚的時候，並不覺得怎樣，到離散的時候，似覺另有一番滋味。

最後，我祝諸位在三寶威德加被下，學業日進，德業日隆，前程似錦，燦爛光輝！

慶悼雜說集

爲菩提學校的前途慶

——佛曆二五一四年十二月廿日在菩提學校擴建新校舍落成會上講——

我國佛教總會主辦的菩提學校，今日舉行二十二週年紀念暨擴建新校舍落成開幕慶典，實是今年我佛教界一大盛事，亦是值得每個佛教徒爲此而感到歡欣鼓舞！

有人說：「自有人類，卽有教育」。可見教育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是同其悠久的。事實確是如此，因爲現實世間有人，才有必要施設教育，假定世間沒有人，還有什麼教育可說？不唯如此，如果現實存在的人，和其他的動物一樣，在過著孤立的生活，同樣沒有教育出現。人類社會所以會有教育，是因人在過著一種群的生活，唯有過著群的生活之人類，始有教育的可能。而人之所以貴於其他的動物，原因亦卽在此，所以做人不能不受教育。

本校是屬小學教育，亦可稱爲國民教育。站在國家的立場講，這是每個國民所應受的最低限度教育，或者說是所應受的基本教育。因爲這是一切教育的基礎，所以在

國民整個學習的過程中，佔著極爲重要的地位。如果這一基本教育，辦理得不怎麼完善，對於未來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固然有著深遠的不良的影響，就是對於社會教育的開展，也發生難以克服的極大阻力。是以從事這一基本教育的工作者，必須負責的認眞的做好這一基礎工作！

因此，在現代進步的世界各國，對於這一基本教育都極重視，就是每一適齡兒童，必須一律受這基本教育，而且到了今天，各國國民教育，不但在量的方面積極從事擴展，以期實現普及教育的目標，就是在質的方面亦予特別重視，以求達到基本教育的水準提高。因爲教育對國家的興衰和存亡，實在太過重要了，所以不能不予重視。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如果不受相當的教育，特別是作爲國民的基本教育，那這國家的人民前途是很難樂觀的。

我國自現政府執政以來，深感在這人類知識突飛猛進的時代，教育對於人民太過重要，所以對國民的基本教育，中等教育以及各類專科教育，無不在不斷的擴展中，是以我國的教育，不但相當的普及，而且相當夠水準，這不能不歸功於我國領導層，有遠大的識見，有宏偉的抱負，始有如今日各級教育的輝煌成就！由於我

國教育的發達，不但使人人有相當的知識，而且使人人有特殊的技能與專業，因而也就促進了我國工業的飛躍發展！

原來教育在國家與人民之間，是互相需要而不可或缺的，就是「國家需要教育人民，人民也需要國家教育」。國家教育了人民，人民受了國家的教育，自然就會將自己所得的知識貢獻國家而爲國家所用。因爲如此，所以教育對於國家，必須是有用的，亦卽是從教育中，造就有用的人才，來促進國家社會的改造及發展，以謀大衆的幸福，才是教育的眞正目的所在。所以現在各國教育的設施，大都是知識的灌輸與技能的訓練，兩者並重的！

做個現代國家的國民，時代知識與特殊的如何訓練，固然是極重要的，國民精神與國民道德的如何養成，同樣是不可忽視。一個國家的國民，假定不能表現出其國民的特有精神和應有道德，那所教育出來的國民，不特不能爲大衆謀幸福，而且會擾亂社會的秩序，破壞國家的安寧，增加人民的痛苦！所以教育者對於受教育的人民，應時刻的設法養成他們的國民精神和國民道德，好讓他們成爲建設國家的棟樑，指導社會的動力。

講到國民道德的養成，國家教育固然有其訓練的德目，佛化教育對這實有傑出的貢獻，因爲佛教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大聖釋迦於正覺後，在各地的從事教化，就是以德化爲本的，所以佛教辦理社會教育，本於佛陀的德化，促進國民的道德，確是有其實效的。如本校學童的循規蹈矩，對師長的恭敬尊重，對同學的相互禮讓，對社會人群的彬彬有禮，是就受到佛陀德化的最大明證。因此，我認爲佛教辦社會教育，對國家社會確有極大貢獻的！

本校名爲菩提學校，而菩提是覺的意思，是卽顯示佛教所創立的教育，是一種覺的教育。因爲佛教的教主，是人間的大覺者。印順論師說：「佛的教育，不外乎本著自己圓滿的覺悟內容，適應衆生的根機，來教育大家，引導大家來修學，同登正覺成佛的地步。所以佛教是先覺覺後覺的覺的教育。如隨俗而用一般的術語來說，那可說佛教是最圓滿的完人教育」。是以人類要想提高自己，必須依賴教育使自己成爲完人，如是，亦卽完成教育的使命！

本校的最初創立，以佛的覺的教育，爲最高的指標，因而在這二十二年中，可謂全朝這個指標邁進，由於掌舵者的掌握這個正確方向，足以從數十個學生發展到一千

多個學生，從簡陋的教舍發展爲幾層樓的巍峨學府，而且在每一屆的會考中，成績總是列在最前頭，不能不說這是佛化教育最高和最有力的表現！

教育，是對受教者的知識傳授，技能訓練，德性培養，如是一代一代的傳下去，就是社會生命的不斷延續，但教育的歷程，常在改造之中，是日新不已的，是創造進化的。因此，應更進一步的，適應時代需要，適應社會所求，把本校辦得更爲有聲有色，以奠定兒童教育的良好基礎。最後，謹祝本校前途光輝無量！

慶悼雜說集

一一一〇

創辦佛教義學的重要性

——爲慶祝檳城佛教義學八週年而作——

依於生命出生的形態不同，佛法向來說有四生的差別，而其間還可分爲高級動物與低級動物。佛法及現在進步的學說，同有這麼一個看法，就是越低級的動物，其幼稚的時期越短，而那越高級的動物，其幼稚的時期越長。這末說來，高級動物豈非不如低級動物？不然！如人類是最高級的動物，而其幼稚的時期，確也較其他的任何動物來得長，但不能說人類不如其他動物，因爲不論從那方面說，人類畢竟還是可被稱爲萬物之靈的。

是則人類幼稚期的特長，又當給予一個怎樣合理的解釋？無可否認的，幼稚時期長，當然是人類的一大缺點，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未嘗不可說是人類最大長處。就其缺點說，顯示了人類有受教育的必要，就其長處說，不特顯示了教育的力量，亦表明了人類發展的可能性。如問人類爲什麼會有種種輝煌的發展，甚至進入太空時代的今

日，已經可以登陸月球？答案很簡單而又很肯定的，就是人類的幼稚期長，能夠接受教育的陶冶，增進自己的知識，開發自己的智慧，是爲人類和其他動物最大區別的一點，亦是人類的特勝所在！

再因人類有著教育的需要，而教育確也發生特殊的力量，所以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對於國民教育特別重視，尤其在人類知識一天天提高的現代，各國對於國民的教育，不唯在作量的擴充，而且在作質的改進，就是受教育的年齡，亦有明文的規定，至於國民教育的時間，有的是六年國民教育，有的並且提高到十二年的國民教育，可以想見各國對於國民教育是怎樣重視。當然，在先進國家，國民教育的發達，自然沒有問題，但新興國家，國民教育的開展，自不怎麼普及。如何協助一般人民的受教育，必然成爲當前的重要課題。

時代不斷在向前推進著，人類生存在太空時代的今天，如不受相當的教育，不論在怎樣的場所，不論做怎樣的工作，非唯感到種種不便，甚至失去生存機會，這從現代很多專業，得不到專業人才的辦理，可以得到證明。是以每個青少年，特別是失學的青少年，有予以教育的必要。如果他們或她們，沒有機會受教育，不唯是青少年本

身的損失，亦是國家的一大損失，甚至形成社會的嚴重問題。現在世界各國都感到問題兒童的難以處理，不是教育本身的不健全，就是失去教育所造成的。因此，所謂義學的創辦，就是成爲刻不容緩的事。

平民義學的產生，雖說有種種原因，但據西方學者告訴我們，與宗教改革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就是德國的馬丁路德，發現大多數人不能讀聖經，以致受了傳教師的迷惑，因而對多數人，生起憐愍同情的心，認爲有宣傳義學的必要，於是平民義學，就在德國興起。由於宗教改革運動，是從德國發生起來，所以德國的平民義學，就率先倡導起來，並比任何國家來得普及。本於這一理解，可知宗教在平民義學方面，實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而宗教得到各階層人民的信仰，又未嘗不是受辦平民義學所賜。因爲世間的事，都是互爲因果的，決不是毫無代價。

最近有個信徒對我說：我的孫子沒有入小學受教育前，帶到佛教寺廟中去，要他拜佛就拜佛，要他喊師公就喊師公，現在進了學校以後，由於受到牧師宣傳，我們如果說要打他，他就會說上帝保佑。試想教育所發生的力量多大？特別是宗教所辦的教育，青少年更易爲宗教的熏染。因他從你受教育，得到知識的增進，而知識就是力量

，使他有適應社會及生存的能力，怎不對你生起無比的好感？所以許多在教會學校受教育的青少年，在宗教師的耳濡目染之下，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覺的，成爲該宗教的信徒。我們今日要求佛教發展，對義務教育的創辦怎能忽視？

檳城妙香林的廣餘法師及諸大德，不能進入小學或中學就讀，是國家社會的一大損失，乃本於學齡兒童或超齡兒童，佛陀的慈悲，起而呼籲創辦檳城佛教義學，得社會熱心人士的支持，很快的就成立起來，使數百名失學的青少年，得以繼續的學習各種知識，將來成爲社會的有用人才。時間過得很快，義學創辦以來，今年已進入第八年頭。不唯時間維持得這麼久，值得我們的讚美，而歷年來成績異常優越，尤值吾人的推許！檳城佛教近年受到社會人士的尊重，不能不說是創辦佛教義學的成果，所以我們對初動議辦此義學的諸大德，不得不致崇高的敬意！

佛教是化導人群的宗教，對於人群的教育，爲佛一向所重視，因而歷代的大德，亦能在這方面有所開展。近代竭力提倡佛教社會教育的，首推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今日海內外有佛教社會教育的出現，無疑是受太虛大師的感召而來。教育對於人類，實在太重要了，因爲它是人類生活的必需，人類如果沒有教育，人類生活將要停止。要

知教育的最大功能，是啓發人類的本有智慧爲教育啓發出來，就可憑其優越的智慧，適應社會的生存，改造自然的環境。教育既然如此重要，我望各地佛教四衆，步檳城佛教諸大德的芳踪，多辦佛教義學以教育失學青年！

慶悼雜說集

太虛大師紀念館落成開光致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夏曆十一月初一日講於太虛大師紀念館——

今天是太虛大師紀念館落成暨釋迦牟尼佛聖像開光的吉日，亦是聖蓮室落成暨西方三聖像開光的良辰，本人得以前來參加，感到非常的榮幸和欣慰！

佛教是以慈悲爲本的宗教，如何解除衆生的痛苦，如何給與衆生的快樂，就成爲佛教徒的首要工作。可是講到衆生的大苦，無過於生死。世間任何事情，都可商量解決，唯有生死大事，是沒法商量的。

生死大苦，每個佛教徒都知道的，而且無邊痛苦，都是隨著生死而來。如果超脫生死，一切痛苦也就隨之解決。但以人類來說，伴隨生死而來的痛苦是老病。吾人生命出現到這世間，除了夭亡，沒有不受老病之苦侵襲的。一個人到了老病相侵的時候，實在是人生的一大痛事！

所以當一個人在衰老或疾病時，如何給與老者的安慰，如何給與病者的醫治，這

同樣是佛教所應做的社會慈善事業之一。過去佛教徒側重個人的修持，對於這方面是非常的忽略。現在由於時代的需要和人類痛苦的加重，佛教徒在這方面已知重視，而且積極在推動社會慈濟工作。如：臺中佛教，在諸法師及李炳南老居士、朱斐居士並諸大居士，共同發心推動下，確有飛躍的開展，並且具有蓬勃的朝氣，使得社會的廣大人群，對於佛教有了新的認識和好感。這實在是很難得而值得予以讚揚的！自由中國的佛教，得有今日的成就，不能不歸功於諸位的爲法熱忱！

李炳南老居士、朱斐居士及諸位居士，爲了進一步的爲社會人群服務，在前幾年特又創立了佛教救濟院，在這機構下，先成立了菩提醫院，接著還要辦的，是菩提安老院。前者是救濟病苦的，後者是減除老苦的，兩者都是極有意義，極有益於人羣的事！

老病相侵都是苦，而呻吟床第的病苦，尤其使人難以忍受。所以佛在經中開示我們說：「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慈悲的佛陀，對人的病苦，特別的重視，而且佛陀曾親自爲病比丘洗滌，照料病比丘的湯藥。我們應效法佛的精神，對於病人，多多關顧和愛護。

病苦的來襲，不論是內科外科，世間的醫生，都還可醫治，但生死大病，世間任何高明的醫生，都沒有辦法予以治療的！能夠醫治生死大病的，唯有無上醫王的佛陀。所以佛教徒辦醫院，不特可以醫治人群的病苦，而且還可醫治人群的生死大苦，較之一般治病的意義尤爲重大！同時，佛法說病，不特有身病，且還有心病。身病是屬於生理上的，心病是屬於心理上的，二者有著相互的影響。卽由生理上的病，影響心理上的不安，復由心理上的病，影響生理上的病加重。佛法治病，固不忽視生理上的病，但尤重視心病的治療！

心病是什麼？就是吾人的煩惱，特別是貪瞋癡的大病，是很難予以治療的。佛陀對症下藥，要多貪的衆生修不淨觀，要多瞋的衆生修慈悲觀，要多癡的衆生修因緣觀。因爲無始來的三毒病重，所以治療這個病時，不是短時間可以治療得好的，必須殷實而長時期的修習才行！

如向所說：世間有味阿伽陀藥，可以醫治衆病。佛法亦有一味阿伽陀藥，可以治療心病及生死大病，那就是執持一句阿彌陀佛的聖號。爲此，諸位特在醫院旁的聖蓮室內，恭塑西方三聖像，讓來治病的人，時念彌陀聖號，病輕的可以令病早愈，病故

的可令往生西方！

諸位這樣的護念病人，不特眞合佛陀的慈悲精神，亦與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的精神脗合。太虛大師是近代中國佛教的領袖，他老維護佛教，雖說是多方面的，但特別提倡人生佛教，所以他老有句名言：「學佛先從人做起」。唯有促進人生的向上，才能達到正覺的完成。

在人生佛教大前提下，有關有益人生的佛化事業，在大師的悲願中，都要去逐步推行。諸如孤兒院、安老院、救濟院、醫院等。當我大師住世之日，不特竭力提倡，並且切實去做。所以近代佛教，得以深入社會，並得人群護持，不得不歸功於太虛大師所倡導的人生佛教！

印順導師、續明法師及我，深受太虛大師的法乳之恩，平時只知作佛法的修學及佛法的弘揚，而對大師一向所倡導的人生佛教的各項社會慈濟事業，慚愧未能本著大師的精神去做，因而欲報大師的法乳之恩，也就未能報答於萬一，每念及此，輒覺有愧大師！

李炳南等居士，發心創辦佛教救濟院，且先建菩提醫院，印順導師感於報大師恩

的機會到來，特商請李老居士等，在菩提醫院內，建一太虛大師紀念舘，以永遠紀念崇高而偉大的太虛大師的盛德！這是太虛大師紀念舘的由來，亦是今日有太虛大師紀念舘落成的原因。

建立太虛大師紀念舘，當時印公發心以五十萬新臺幣爲建築費：一分是印公的尊師清念老人的遺款，一分是印公自己所得各方善信的供養，一分是續明法師出國時留下的功德，當時我在海外弘法，印公寫信命我也發一點心，所以不足之數由我湊成，這建築費完全沒有向外募化！

不過說來仍很慚愧，就是雖發了這麼一點報恩之心，但大師紀念舘的建成，我們既未計劃籌謀，亦未參加監工鳩造，今日得有巍峨莊嚴的大師紀念館，矗立在臺中市菩提醫院的面前，完全是李炳南居士、朱斐居士及諸居士的辛勞，所以印公要我向諸位致深切的謝意！

關於太虛大師爲佛教的深廣功德，由於我親近大師很晚，了解得不夠深入，體會得不夠親切，眞正是難以讚揚。稍過一會，樂觀、默如二老法師，會來向諸位宣說的。恕我在此不再多所饒舌！

太虛大師紀念舘落成開光致詞

最後，恭祝諸位身心康樂！福慧增長！

爲南洋佛學書局成立賀

佛法爲東方文化重鎮，不特影響我國固有文化很深，而且影響整個亞洲文化很大。在亞洲各國中，很多是以佛教文化爲文化的，有的甚至除了佛教文化，沒有他們獨立的文化。太虛大師說：「我以爲亞洲各民族文化的總線索，捨佛學外恐怕找不到同樣具有偉大性的」。是以如何發揚佛教的偉大文化，不僅爲每個佛弟子的責任，亦爲亞洲各民族所共肩負的責任。

佛教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主正義而道和平。人類果眞依照佛教文化去行，世界的持久和平必可建立，人類的無私正義必可伸張。現實世界的各民族間，彼此所以互相異視，所以不能互相諒解，根本原因在於各自文化生活的不同。如將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特長綜合起來，構成爲世界人類的文化，人人主持正義，個個保障和平，將爲未來世界人類的最大幸福。而促成這個崇高理想實現的，唯有發揚兼容並蓄各文化特長的佛教文化，捨此別無他法。

爲南洋佛學書局成立賀

星馬近幾年來，特別是政府准許衛塞節日爲公共假期以來，佛教確是一天天的蓬勃和隆盛，尤其是每年的衛塞節日，各地佛教徒舉行盛況空前的慶祝大會，而且一年比一年的熱烈，不僅顯出佛教高度隆盛的氣象，並且喚起社會廣大人群，特別是知識青年對佛教的重視，於是跟著而來的，就是愛好佛法者，希望對佛教得到正確的認識。

爲了適應社會廣大人群的這一要求，素以熱心推動佛教文化的隆根法師，早於前年在檳成立佛學書局，以期佛教文化普及社會每個角落，雖成立只短短一年，但佛教文化的種子，不但洒徧了整個星馬，且已推廣到亞洲各地。現求進一步的爲佛教文化服務，特將書局從檳遷來星洲，易名南洋佛學書局，這實是星馬佛教徒的一大福音。

從廣義說，東方文化，是以善人性爲旨，而佛法文化在這方面，更可說是達於至極。「誠能盡善人性以至其究竟，則世界莊嚴，生民安樂」。謹以此爲南洋佛學書局成立賀！

奉行觀音菩薩的慈悲

——敬祝吉隆坡八打靈觀音亭重建落成而寫——

在吉隆坡八打靈的幽美環境中，有座重建的莊嚴而雄偉的佛刹，是鏡盦法師卓錫長期弘法的道場，因道場內供奉觀音大士，所以名爲觀音亭。這座弘法道場，本已有了十多年的歷史，因爲近年信衆不斷的增加，原有弘法地方，已經不敷應用，法師乃於去年發心重建，現在已經大功告成，並訂夏曆六月十五日舉行重建落成開光典禮。鏡盦法師爲發揚佛法及宣揚觀音大士功德，特出紀念特刊，眞是大功德事，不勝隨喜讚善！

誰都知道，現在是個極爲動亂的時代，世界每個角落都在動亂中，而且隨時隨刻都有使世界人類歸於毀滅的危機，這眞是個充滿災難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應怎樣的解救人類的危機，該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自然，世間有心的人士，確也在那兒，爲人類世界的和平安定，絞了不少的腦汁

，想盡種種的方法，但擺在人們眼前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新問題還不絕的滾滾而來，致使人們不知如何應付這個混亂的局面。

世人所以無法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根本原因，在於各人是從自私出發的，緣此一念自私的心理，對任何問題的看法和處理，自然就離不開了自我。如一個問題的解決，假定對我是有利的，我當然無條件的贊成，假定對我是不利的，我自要千方百計的阻撓！在這樣的情況下，敬請諸位想一想，人類世界問題，怎能得到解決？

大聖釋迦牟尼，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曾痛切的開示我們說：『以欲爲本故，王王共諍，民民共諍，國國共諍；彼因共諍故，以種種器仗轉向加害，或以手杖，石擲，或以杖打，刀斫』。這個教示，不是今日世界最好的寫照嗎？世界各類形式的戰爭，不論是大戰或小戰，有那次戰爭不是緣於「以欲爲本」的動力而發生的？

因爲欲這東西，是沒有止境的，得到了這個，又想得到那個，中國說的「得隴望蜀」，就是欲的不斷擴展的最好明證，從來沒有那個人，說我到此爲止了，總是大踏步的向前予取予求！你如此，我如此，大家如此，一旦彼此碰了頭，誰也不肯讓誰時，世界怎會沒有戰爭？

所以要想得到世界和平，人類安樂，首要世界每個人們，降低他的妄事追求的欲念，假定不能做到這點，那就無異緣木求魚！因而，如果讓每個人，特別是野心者，共向「欲」的這條路上前進賽跑，敢說這個世界人類，遲早會要在科學所發明的武器威力下而毀滅的。

然則應怎樣辦？幸而這世界，還有佛法在，佛法是徹底主張打破自我的，所以佛教是無我的宗教，人如不爲自我，自然也就無私，私欲的不斷擴展，完全爲自我而來。爲了充實自我，發展自我，自然就要在私欲方面下工夫，看看應怎麼樣的來求得自我的滿足。

由於人類有著這樣强有力的欲念，致使人類產生種種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爲問題的不得解決，所以痛苦就跟著而來。佛法是爲使人們離苦得樂而出世的，人類有著衆多的苦痛，當然要設法爲之解決，而解決的唯一之道，就是發揮慈悲無我的精神！

不論學佛或不學佛的人都知道，佛法是以慈悲爲宗本的，因爲一切佛法，都從慈悲流露出來的，唯有實踐慈悲，才能破除私我，唯有眞無私我，才能表現慈悲，所以這兩者有著密切的關係。假定世間的每一個人，都能本著慈悲無我的精神去做，我敢

保證這世界會和平安定的。

佛法所說的慈悲，爲每位菩薩所具有的，如沒有慈悲的心行，就不夠資格稱菩薩，但最能表現慈悲特德的，當推觀世音菩薩，所以觀音被稱爲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菩薩。正因觀音菩薩所表現的慈悲最爲廣大，所以中國人信仰觀音菩薩的特別多。

觀音菩薩的信奉之多，不僅在我們祖國爲然，就是在海外各地亦然。由此可以想見觀音菩薩，是怎樣的在這人間，到處發揮慈悲特德，以解救人類的苦難！菩薩所以能夠這樣普遍救度，原因在於菩薩慈悲觀照，體認到衆生與自己，原來是一體無別的，當然就去積極的救濟。

生存在當前的這個時代，我深深的相信，世界各地不論什麼人，都有即將瀕於毀滅邊緣之感，所以在今天這個世界來說，的確急需觀音菩薩的慈悲救濟，亦唯有觀音菩薩那種無私的慈悲，才能眞正救濟現前世界人類，否則的話，今後的世界，實在是不敢想像！

但只求得觀音慈悲的救濟，這絕對還是不夠的，必須要以菩薩的慈悲，激發自己本有的慈悲，使自己的慈悲與菩薩的慈悲結合爲一，人人都去實踐慈悲的心行，世界

才能眞正得到和平安定，人類才能眞正得到和樂無間，一切問題才能眞正得到根本而合理的解決！

今因鏡盦法師住持的觀音亭，舉行觀音菩薩開光典禮，我們應體念觀音菩薩的慈悲，來積極從事濟世利人的工作！同時，觀音菩薩是無處不現身的，這座莊嚴巍峨的觀音亭，自亦可說是觀音菩薩的道場，而主事其間的主人，安知不就是觀音菩薩的示現？苦我不文，謹以此祝！

奉行觀音菩薩的慈悲

祝美東佛教會永遠在進步中

——爲慶祝美東佛教會十週年寫——

「法輪似地東西轉，佛道逢源左右通」。這是近代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留下來的兩句寶貴遺言。試觀今日佛教的發展，覺得這確是至理名言。佛法發源於印度，這是誰都知道的。最初只是局於印度的一隅，逐漸擴大到整個印度，進而傳偏了整個亞洲，現在已發展到全世界的每個角落，佛陀成爲各色人種最敬愛的人間覺者，佛法成爲人類心靈深處最高的精神享受，足以證明法輪確似大地一樣的在不斷的東西而轉。

經中常常說到「東涌西沒，西涌東沒」的兩句話，雖說這是顯示神通的示現，但亦可以作爲「法輪似地東西轉」的佐證。如佛法在某個地區，原是蓬蓬勃勃發展的，可是突然由於特殊的因緣，佛法隱沒再也不能公開的轉動，一般以爲佛法的劫運到了，感到無限的悲觀，好像佛法從此就要絕滅人間。然而就當這個地方佛日潛暉時，在那從來沒有佛法流行的地方，法輪開始在那兒轉動起來，而且呈現一片新興的氣象，

接受佛法洗禮的人越來越多。證知作爲眞理的佛法，只要人類還有追求眞理的一天，佛法決會在這世間繼續流行下去的。

舉最現實的例說：過去美國原是沒有佛法弘通的，卽是有的，亦是南傳的小乘佛教及北傳的日本佛教，中國佛教並未在美洲流傳過。可是在十年前，應行久及應金玉堂居士，感於中國佛教尙未在紐約宏展，乃發大心在紐約成立美東佛教會，先後敦請大德法師駐錫弘法，中國大乘佛教才開始在美國活躍起來。筆者於中華民國五十四年（西曆一九六五）春末，弘化於紐約時，亦曾在該會略說法要。以一對在家學佛的夫婦，在世界有名的大都市紐約，成立佛教會以傳播佛法，不能不說其功德的殊勝！

這兩位大心居士，不以成立佛教會爲已足，更組織美東佛教研究總會，爲使熱心研究佛法的僧俗人士，得有幽靜的環境悉心研究，復在紐約州南開羅區，創建一所中國式的大乘寺，該寺建在一山上，湖水環繞，古樹參天，由一梯級大道直通，道旁滿佈花卉及青灌木，氣勢雄偉，建築莊嚴。有了這所大乘寺的建築，在寺內自修，到紐約弘化，如是內修外弘，中國大乘佛教，將在美國開展，實是近代佛教一大盛事，值得大喜特喜的！不過這是個開始，距離開花結果，還有一個時期，深望這兩位大心居

士，再接再厲的勇猛前進！

稍微聽過佛法的都知道，佛教說有正法、像法、末法的三個時期，亦卽等於佛法所有的歷史觀。因此，有人認爲佛教是個不說時代進步的宗教，因從佛法三時的歷史觀來看，人類不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而是隨著時代的墮落而墮落。果眞這樣，人類還有什麼光明的前途？於是有些學者，針對人類文明的進步，抨擊佛教所說的三時歷史觀，以爲這與歷史的進展，完全是不吻合的。殊不知佛教的三時說，並不是釋尊的教說，而是後世的佛教徒所想出來的，目的在策勵佛法的行人，要爲正法的住世而努力，不要因循懈怠的讓正法滅絕於人間。

佛教徒想出三時說，不但是爲維護正法的久住，要亦發現人隨時代的進展，生活亦漸漸的複雜起來，終日沉迷於生活的享受，過惡也就愈來愈深重。這從現實社會所見到的，殺盜淫妄，層出不窮，成爲家常，甚至假自由之名，無法無天的抗議，搞得自由世界的烏煙瘴氣，能說這不是末法時代的現象？宣揚佛教眞理的佛子，發現人類一天天的陷入罪惡的深淵，從而對人類抱著一種悲觀的看法，於是想到流行在世間的佛教，必會隨著時代的進展而如人心一樣的退化，所以有正法、像法、末法的三時說

。

事實上，佛教不但沒有退步，相反的，每經一個時代變革，佛教本質與內容，只有進步與開展。如流行於印度的佛法：初爲阿難、迦葉等綜合整理爲阿含經，後經幾百年流分爲各種部派，佛教思想向前跨進了一步；其次龍樹本般若義造中百論等，作第二次的綜合整理，佛教思想更爲發達；再次無著本解深密經造瑜伽師地論等，作第三次的綜合整理，佛教思想更是如日中天。至佛法流傳之地，在錫蘭有佛音的綜合整理；在中國有天臺智者、賢首法藏的綜合整理；在西藏有宗喀巴的綜合整理；在近代中國有太虛大師的綜合整理。由此證知佛教隨時代的進步性。

對佛教作綜合整理而成立新的思想理論，其佛教本質必然是向好的方面發展和進步的。如太虛大師說：『時至今日，則須依於全般佛陀眞理而適應全世界人類時機，更抉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更綜合其精要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說』。是則太虛大師所綜合整理的人生佛教，豈不更具有佛法的新義？亦不是顯示了佛教隨時代的進步？那裏如一般學者所抨擊的佛教不承認人類的進步文明？

茲值美東佛教會成立十週年，將出特刊紀念，黃覺衡居士轉來應金玉堂居士來函

索文，略述佛教的進步性，並以此祝美東佛教會永久長新，永遠進步！

祝美東佛教會永遠在進步中

身心疾病與身心健康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十八日講於中華民國健康長壽會——

一 前 言

諸位委員！諸位居士！今天我們以佛法因緣，得以共同歡聚一堂，衷心實感無限快慰！在座諸位，都是國家的良才，社會的中堅，人民的喉舌，無一不是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因而使我在諸位面前，大有無從開口之感！

同時諸位，不僅學冠群倫，而且年高德重，從社會改革說，從反共復國說，從重建山河說，從復興文化說，從樹立風範說，以及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說，都有賴於諸位的積極領導，國家民族的前途，才有光明的希望！

諸位爲此，特組織健康長壽會，以期促進身體的健康，增益壽命的延長，來擔負時代所賦予的偉大使命，我覺得確有很大意義。因就我們今日處境言，非有健康的身

體，綿長的壽命，不足以擔當時代所賦予的偉大使命。

且實際說來，身體的健康，的確是很重要的，不特壽命的長短，要看身體的健康如何以爲斷，就是學業的完成，事業的發展，財富的獲得，人生的快樂，都有賴於身體的健康，沒有健康的身體，這一切都是談不上的。

近代歐美的物質文明，所以一日萬里的進步，固與西方的外向文化有關，而歐美人民，身體大都較爲健康，生命平均較爲長壽，亦爲重要因素。是以西方學者常說：「偉大的事業，寓於偉大的精神；偉大的精神，寓於健全的體魄」。又說：「有健康的人才有希望，有希望便有一切」。還有更切要的說：「健康的身體是靈魂的賓館，一切疾病的身體，便是靈魂的監牢」。正因西方人士異常重視身體的健康，所以一切科學文明，都在飛躍進步中！

我國晚近年來，人民對於健康，一向頗爲忽視，以致社會一切，在在顯示落後，實爲一大憾事！諸位現在以身作則，推進健康長壽運動，對於我國今後進步，相信必有很大貢獻，這是我今天首要向諸位致最大祝賀的一點。

二　佛法重視健康與長壽

以佛法說，人生在世，雖則有生必有死，但要求健康與長壽，畢竟亦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共同要求。大聖釋迦牟尼，爲適應人類這一共同要求，所以特別開示東方淨土的藥師法門，使諸人民得以消災延壽。可見佛法從來沒有忽視人類這一基本問題，且在藥師如來的十二大願中，亦有身心康樂的一大願，卽願每一有情，無諸疾病，身心安泰！

過去外人譏諷國人是「東亞病夫」，而國人亦有譏諷僧人是「病夫中的病夫」，好像佛教行人更不重視健康似的，其實這是極大的誤會！佛經中說那羅延身、堅固身、金剛不壞身，都是顯示身體健康强壯的。

在小乘佛教，固有「比丘常帶三分病」之說。但這實是對比丘的策勵語，恐怕出家比丘修行懈怠的。如果說到眞正修持，還是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繼續不斷的精進修去。假使三日一小病，五日一大病，試問怎能如法修持？佛之所以特把疾病列爲四魔之一，原因就在於此。

至大乘佛教，更爲重視身體的强健，所以有時佛以青年或童子，代表菩薩行者。如文殊童子、善財童子、妙慧童女、有德童女等。諸位都知道，童年的身體，總是生力橫溢的，總是活潑健康的。因而，佛教的大菩薩，亦都容光煥發，有其不可沮壞的健康體魄，有其相貌堂堂的雄健英姿。如在善財童子的參訪的善知識中，不論在家出家的菩薩，沒有一個身體衰弱或疾病纏綿，可以得到證明。

大乘菩薩所以要有雄健的體魄，因在行菩薩道的過程中，不特要到各階層去行化，而且要不怕風吹雨打，如沒有雄健强壯的身體，怎能到冰天雪地中以及烈日嚴寒下，去做度化衆生的工作？唯有具鋼鐵般的堅强身體，才能隨感而應的，才能不休不息的，以廣大智慧與無量方便，去度化所當度化的衆生，始像一個勇猛無畏的菩薩行者。設若身體多病，經常不離藥罐，自己都要別人照應，試問如何說法度生？所以大乘菩薩，絕對要有强健身體。

三　佛法對於病義的解說

現在我想先來談談什麼是病？病是一種不調和所產生的現象。以身病說，我們這

個生命體的生理機構部分，原來是由四大所組成的。當四大間的彼此關係，相互和諧協調的時候，我們身體就相對的呈現爲健康的狀態，如彼此間衝突不合，就會發生各種病態。是以經說：「一大不調，百一病起；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可見人的肉體，只要某一部分，稍有不相調和，立刻卽會有病，不全是後天性的，是與生俱來的，所以人生從來沒有離開過病，只是習慣成自然，常人不覺其病而已。原因由於生理組織的各種要素，因衝突而不和，因不和而有病，是以人們時刻都在病中。

生理上的不調，而有病起，固是如此；心理上的不調而有病生，當知亦然。吾人的精神界，本來極安定的，但心理若稍有反常現象，或有某種煩惱的衝動，便會立刻引起全部精神的不安。諸如意志的盲目衝動，情感的縱逸奔放，知識的邪僻乖謬，思想的顚倒混亂，無一不在各人心海中，掀起洶湧澎湃的波瀾，而使精神感到極度的不安。卽此不安，就是人類心理的病態！如每日在報上見到的種種兇殺、劫掠、姦淫、欺騙、敲詐、恐嚇等等，從表面看，是屬社會的病態，實際都是由人類不正常的心理所產生的不合理的病態。且這心理不調和的病態，只要我們稍爲留意一下，那你會得隨時隨地都可發現的。是以在這世間做人，如何求得心理安和，實在亦是非常重要的

課題。

不和就是病，不唯在生理上、心理上是如此。擴大來說，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部門，只要有了不和的現象，就可說它是病態現前。「如一個家庭，若父母夫妻兄弟姊妹不調和，此一家庭就是有病；一個團體中的組織份子不調和，此一團體也卽有病。再擴大言之，政治不上軌道，是國家的病，人類不相協調，是世界病」。試看今日國際間的冷戰熱戰，團體中的你爭我奪，社會上的你詐我虞，集團的互相猜忌，何一不是人間病態？這樣分析起來，我們這個世界，眞可說是病患重重！「有病卽有苦」，所以種種災難，種種苦痛，無一不是導致於衝突不和而產生的病態」。仔細想想，充滿不和，充滿矛盾的這個世間，的確是這樣的。因而人生在世，也就苦惱無邊。

不調和就是病，雖可說有種種，但就生命而言，主要有生理與心理兩方面的病，而且兩者有著相互的影響。就是生理上的病會引起心理上的病，心理上的病會促發生理上的病。如是身心兩病，在我們凡夫位上，任何人都免不了，只是或輕或重的不同而已。佛在經中曾告訴我們說：「身有三病，謂：老、病、死；心有三病，謂：貪、瞋、癡」。正因衆生有這身心的兩大重病，不特在現生中，常常遭受到病苦的襲擊，

而且在輪廻中，長期受著生死大苦的逼迫。是以如何避免現實的身心病苦，固爲佛法所重視，進而如何根絕身心的兩大重病，則尤爲佛法的用心所在。否則，身心兩大病苦，是永遠不息的！現在就從這兩方面，根據佛在經中所示，略爲分別如下：

四　身病的治療及其健康

普通世間所稱生理上的病，大體是指風、濕、寒、熱、痰、瀉、盲、聾、瘖、瘂、攣、躄、背僂、白癩、癲狂、鬼魅、蠱毒、頭昏、腹痛、水火創傷等。如以佛法的話總說一句，就是六根不具的殘缺諸病，及從身根所發生的各種疾病。任何一種疾病生起，不說疾病纏綿是苦，就是小病即癒亦苦。不說經濟窘迫是苦，就是經濟寬裕亦苦。總之，有病無不是苦，特別是在病中。不善靜養的人，躺在病榻上，想東想西的，想著過去的光輝，想著未來的美景，想著身體的會不會健康，想著生命的會不會死亡，想著生前的沒有名聞，想著死後的長夜苦患，其所感受的病苦更爲深切！

其實，生理上的一切疾病，不論是屬內科外科，當病苦來襲時，最要緊的，就是

安住於病而好好靜養，切切不可希望病體的快癒。古德說：一有了病，就入於病的三昧，是與病魔戰鬪的最有力的武器。能夠如此，就能克服病魔的侵襲，而獲得身體的本來健康。如果不是這樣，終日愁眉不展，牽腸掛肚，想這想那，不說沒有幽靜的環境給你養病，你會感到病苦，就是有極殊勝而幽靜的環境給你養病，因你胸中有個東西不息在騷動，結果，本來只有三分的大病，但一變而爲十分的大病，能說這不是最大的不幸嗎？是以吾人要時刻的想到，人生不能無病的，一旦病來的時候，唯一無二的辦法就是不爲病魔所轉，不聽病魔擺佈，那你的病體，反而很快的健康起來！

四大組合的生命肉體，有著各種病苦發生，這可說是必然的現象。因在無常法則的支配下，肉體時刻都在演化著的，要它不病怎麼可能？佛說身有三病中的病病，就現實人生說，當然是一嚴重的威脅，但在不息演化中的肉體，日漸趨向於老態之境，亦是人生的一大嚴重問題。因爲「而髮蒼蒼，而視茫茫，而齒牙動搖」，實在是很痛苦的現象。且這亦是任何人所逃避不了的，除非你夭亡。所以古德說：「世間公道唯白髮，富貴頭上未曾饒」。決不因你有金錢有地位，白髮就爲你收買或爲你勢力所嚇退，時間一到，它就竄到你的頭上來，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因而佛法認爲老亦是大病

，且這大病，不論今日醫藥進步到怎樣的程度，還沒有特效藥可治，亦永無此藥出現。

不過切實說來，佛法是以生死爲最大的病。因爲老與病兩者，是生死之間的。有生死才有老與病，如果沒有生死，那裡會有老與病？是以佛法最終的看法，認爲生死才是一件大事。經中常說：「生死事大」，就是此意。我國古德曾說：「除却生死大事外，諸餘一切可商量」。世間任何一件事情，不論怎樣錯綜複雜，不論怎樣難以處理，總還有商量的餘地，唯有生死這一大事，是沒有商量可能的。自家生死自家承當，諸佛菩薩縱然無限慈悲，想要代替我們生死大苦，亦是代替不了的。生死是無始來的大病，是由自己惑業所創造的。俗說：「解鈴還須繫鈴人」，唯有自己可以解決自己的生死問題。由於問題的嚴重，才眞正值得重視。佛陀一再要我們解脫生死，原因在此。

生死爲吾人的大患，實不值得我人留戀，可是爲無明蒙蔽的人群，向來却有這樣一個顚倒想法：生是可喜的，因而人人求生；死是可悲的，因而人人惡死。殊不知死是從生來的，當你最初出生的一剎那，已向墳墓踏進了第一步。不管你喜不喜歡，人

既然生了，就不能不死。至於生死之間的一段時期，不過是向死亡谷慢步進軍而已。法國有位有名的學者說：「人類是被宣告死刑的囚人，不過是無期的緩期執行就是」。因爲是無期的緩期執行，所以人們生存在這世間，究竟什麼時候死去，誰也無法預料得到。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但生者必死的定律，爲任何大力者所無法推翻的。所以佛法堅決的否定我國道家所說的「長生」，和西方神教者所說的「永生」！

生理上的一切疾病痛苦，都是由這身體而來。經說：「有身則有苦生，無身則苦滅」。老子說：「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所以眞實說來，身爲病患之本。試想吾人終日爲誰而忙？說來，當然可以說出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但說穿了，還不是爲這身體而忙？因爲有這身體，你不爲它去忙，使它感到舒適，它是不會放過你的。可是不論你怎樣爲它服務週到，如果它稍感一點不適，它就會令你吃種種苦頭！到了最後，終於不顧一切的毫無情義的離你而去，所以金光明經空品說，「身空虛僞，不可長養」。可是世間人們，做了它的奴隸，受了它的欺騙，吃了它的苦頭，仍還不知不覺，豈非是大顚倒？

不可長養的這個生命體，你厭患它也罷，怕它死亡也罷，這都沒有用的，因既有

了這個身體，到了某個時期，必然宣告死亡，是無可如何的。所以站在佛法的立場，總覺死是不足畏的，生才是值得可怕的。距今三百餘年前，開創我們三論宗的嘉祥大師，在其臨終的時候，曾說了這幾句話：「含齒戴毛者，無愛生不怖死。死依生來，吾若不生，因何有死？宜見其初生知終死，應啼生勿怖死」。這是值得吾人尋味而應有所警覺的至理名言。生老病死是世間的事情，誰也不能予以否認的。因而佛法要我們拿出勇氣來，從佛法的修養中，去征服令人苦惱的老病死，而不要爲老病死之所征服。進而悟入「生死一如」，終於到達「生死自在」，才能成爲大解脫者！

身體上有了病，第一重要的事，就是請醫診治。俗說：「小病不醫，大病吃虧」。既不可隨便亂服藥，又不可急病亂投醫。否則，非特病不會好，且很可能惡化，這是誰都知道的。有病所以需請醫師，因爲醫師是能善治病源及能善知用藥的。而且眞正高明的醫師，還能善巧的做到藥到病除，是以醫師確實極爲重要。但若遇到高明的醫師，對他的醫術就得絕對信任，千萬不可對他稍有懷疑，這對疾病的痊癒以及身體的恢復健康，有著很大的關係。若對醫師沒有高度的信心，不說普通的醫師，對病體無能爲力，就是高明的名醫，親切的爲我們治療，亦難收到治癒的效果。所以有病不

但需要醫治，而且還要趕快的醫治，並要對醫師有信心，不可自作主張的隨便亂來。

但同樣是醫師，却有小醫師與大醫師的分別。小醫師由於醫術的不高明，不僅只能治療一兩種病，且所用的藥亦只有一兩種，不能普遍的爲衆人治病。大醫師則不然，「他的藥箱裡具備了種種藥，應有盡有，而且醫術高明，能探察病情，精用藥物」，所以治人就多，活人也就無數。醫生爲人診病，常要治之以藥，所謂對症下藥，就是這個意思。病是各色各樣的，藥也種種不同。是以身體病患的治療，在醫藥進步的今日，治療痊癒，恢復健康，已不是難事。雖還有些頑疾，迄今尚未有特效藥，但身病的治理，已較過去方便。因而現代人的壽命，亦已普遍的延長。在要求健康長壽的人類來說，這不能不歸功於醫藥的進步了！

五　心病的治療及其健康

生理上的病，除了老病死的三大病，其他各式各樣的病還很多，甚至還有些古怪病，爲我們從未聽過的。當知心理上的病，亦多得不可勝數，且比生理上的病更多。如說八萬四千煩惱，就有八萬四千的心理病。如說無量無邊的煩惱，就有無量無邊的

心理病。但心理最大而又最重的病，則無過於貪、瞋、癡的三毒。三毒煩惱大病，其過是很重的，不僅傷害我人的色身壽命，亦復傷害我人的法身慧命。有情生命體的出現世間，卽由這三毒滋潤業力而感招的。如沒有三毒，吾人就不會在生死中流轉，亦卽沒有老病死的生理病。是以三毒不唯是心理的病態，且是一切疾病的根源。所以唯有心病，才是人生眞正大病。

心理上的煩惱病，其所以來得特別重，因一切自害害人的罪業，都是由煩惱在作祟而造成的。如自私的貪欲，殘暴的瞋恚，固蔽的愚癡，可說都是吾人精神界的搗亂份子，亦是吾人精神界的唯一大敵。由於這些大敵不斷在精神界搗亂，以致吾人的心靈不能安定，情緒不能寧靜，促使原本妄想紛飛的一念心，更熱烈的不斷向外奔放衝動，終於做出很多損人不利己的罪惡！這，只要我們稍微反省一下，不難立刻明白體認。當知煩惱的非理衝動性，不特會使你的心理不健全，亦會使你生理的不健康，而有各種疾病的發生。如常看到一些人，原本身體很强壯的，由於一個時期的煩惱太重，致使身體日漸消瘦，甚而因此病倒。心病重於身病，從這事實敍述，可以得到證明。

生理上有病需要治療，已如上說；心理上有病需要治療，其理亦然。可是人類很特別的，就是身體上的病，那怕是極輕微的，都非常的重視。然而，精神上的病，縱然是很沉重的，似亦不大注意。如孟子說：「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知。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細想人類，的確是這樣的。殊不知精神上的各種病患，請醫治療同樣是重要的。普通癲狂的精神病，找精神病科的醫師，似還可以治療，但若貪、瞋、癡三毒的心理重病，決非世間一般醫生所能醫治的。唯有被尊爲無上醫王的佛陀，才能徹底的治療心病，而我們對無上醫王的信任，在此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無上醫王的佛陀，不用說，是大醫師不是小醫師，所以，「有種種法門，種種的妙藥，衆生有什麼病卽能治以什麼藥，千變萬化奇形怪狀的病患，配以千差萬殊的藥方，皆能運用自如，從無差錯，我非偏執一方一法的小藥師可比」。正因佛能體察衆生的種種病情，善治衆生的種種病，所以稱爲大醫王。大醫王善用法藥，是針對心病而用的，因爲病是由心起的，心病是需心藥醫，亦卽唯有如來的法藥，方可治療心病

，世間的醫藥，不論怎樣進步，只能醫治身體已發生的病，不能醫治我人內心的病，所以佛法所最重的，還是我人的一念心，如內在的心靈健全，身體上的疾病，沒有生起的可以預防，已經生起的可以克服，是以人應注視自己的一念心，佛亦以治理心病爲主。

印順導師說：「佛法是不定法，衆生有種種病，佛就用種種法藥去對治，因爲佛法是依衆生的病而施設的，所以說衆生有八萬四千煩惱，佛說八萬四千法門」。以法藥醫治煩惱病，是根治一切的病源，並非臨時救急而已。煩惱病雖多，可是上面說過：「心有三病，謂貪、瞋、癡」。這是衆生精神界的大病，針對這三大病，所運用的法藥：卽貪欲重的，治以不淨觀藥；瞋恚重的，治以慈悲觀藥；愚癡重的，治以緣起觀藥。如善財童子所參訪的普眼長者，應機說法的治理人類的心病，就是照著這樣去辦理的，而佛在大小乘經中，亦是這樣開示衆生的。所以具有貪等重病的凡夫，應迅速的服用這種法藥，以根除心理的大病，而恢復精神的健康。現在依此略爲分別如下：

先說自私的貪欲病以不淨觀治：人類生存在這世間，貪欲所貪求的對象，本是多

方面的，只要認爲是屬自己所愛好的，諸如飲食、女色、名位、財產、權力等，無一不是我人所要貪求的，但最能引起疾病及最能促短壽命的，則無過於色欲。我想先說一般的貪欲，然後再說色欲的過患。要求生命生存，不能沒有生活，否則無法生存，所以人人都要追求生活，這自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於是否無限制的追求。「佛陀出現在這人間，對於人類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從來沒有忽視。換句話說，適當的要求物質生活的滿足，佛法並不認爲是罪惡的」。但世間的人們，鮮有得少爲足的，總是貪得無厭的，這才成爲嚴重的問題，所以自私的貪欲心，決不可讓它不斷的增長。

如讓貪欲心不斷的增長，不唯不能滿足我人的苦惱，這話怎講？當你對於財物熱烈追求時，如能順利的得到，自還沒有什麼，設若遭到阻礙或破壞，不能如所求的得到，或少有所得不能滿足，那在你內心中所燃燒起來的失望之苦，的確不是語文所能形容得出的。經說：「趣求諸欲人，常起於希望，所欲若不遂，惱壞如箭中」。論說：「若其多欲者，諸根恆散亂，貪求無厭足，希望增苦惱」。自私的貪欲過患，從這兩首頌中，可謂完全透露出來。因內心的貪得無厭，對所

求的愛著不捨，不論得與不得，都會生起憂苦愁感懊惱，即此憂苦愁感懊惱，能夠令你憔悴生病，甚至使你迅速死亡。所以內在的貪欲病，是使身體不健康及短命的因素之一！

做人沒有不欲長壽康寧的，更不會希望自己疾病短命的，但因種種妄想貪求，特別是因好色貪淫的關係，其心常常專注在色欲方面，結果，一切的一切，剛與自己所希望者相反，即自己本來所不欲得的反而得到，自己一心所欲得到的反而得不到，是以放眼看這現實世間，一般好色貪淫之徒，大都是身體多病，容易顯衰老之相，不能康樂長壽。根據這一淺顯的道理來看，可知人生在世，壽命的長短，身體的强弱，與能不能寡欲，有莫大的關係。要知父母所生的這個身體，畢竟是血肉之軀，不是鋼鐵鑄成的，對於色欲方面，如果不能節制，讓其過於消耗，未有不傷身失命的！所以不論學佛不學佛，爲了自己的康寧長壽，應當多多的注意！

色欲，不僅是傷身失命的罪魁，亦是流轉生死的根本。所以經說：「淫欲爲生死本」；又說：「生死疲勞，從貪欲起」。蓮池大師說：「明明安毒藥於惡食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於美食中，是慾之慘也」。色欲的爲害重大，於此可知。佛陀深

知於此，特以種種苦切之言，呵斥色欲的過患，警覺世人的當心！設或美色當前不能自制，佛則示不淨觀以對治之，即觀當前的國色芳容，或如花美貌之身，不是濃血交流，臭不可近，就是徧體生蟲，無一可愛，不是骨節縱橫，甚可怖畏，就是皮肉鑽盡，無一是處，有什麼值得愛戀？果能久作是觀，自然能治貪欲之病。九想觀偈說：「人想死亡日，欲火頓清涼……究竟百年後，同入燼燬場。菩薩九想觀，苦海大津梁」！

再說殘暴的瞋恚病以慈悲觀治：瞋恚就是一般說的發脾氣，亦即一般說的動肝火。在這世間做人，沒動過肝火，發過脾氣的，可說沒有，人們所以大發雷霆，病在性情暴燥，煩惱太過熾盛，不能理解事實，不能控制自己，因稍接觸到一些不如意事，立刻就像火山爆發那樣的生氣，雷霆般的大脾氣，致使自他都受到不必要的損害，所以瞋恚實是最不好的大病。不錯，「世間不如意事常八九」，要想每件事情，都合自己的心意，絕對不可能的。因而不論什麼事情現前，我們都得多方面去設想，切切不可有理無理的動輒就發脾氣。發脾氣，動瞋恚，說老實話，不特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使得問題更爲複雜難理，試問大發脾氣有什麼用？對所做的事有什麼幫助？

瞋恚，在佛法看來，過失是很重的，重於貪欲與愚癡的過患。如所修的無量福德善根，外在的大火不論怎樣猛烈，不能燒它的一絲一毫，可是內在的瞋恚之火，只要一剎那的燃燒起來，立將你的所有福德善根，全部毀滅無餘！爲什麼？「就現實世間說，瞋恚這東西：小則可以破壞彼此之間的友誼，如向來是很要好的朋友，但因偶而動了一念瞋怒，過去所有友誼一筆鈎消，從此成爲路人不如；大則引發世界的戰爭，破壞世界的和平，過去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那次不是由於爲首者的一念瞋心而起？所以瞋恚，不論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世界，都是不利的」！特別是對自己最爲不利，因動不動的生瞋恚，不但使我們的容色難看，亦是使身體不健康的重要因素。

瞋恚是心理的大病，對治這一大病的，唯有慈悲的法藥，這是佛經常常說到的。首先我們要承認的，就是生存在這世間，苦多而樂少，而厭苦求樂，又是人之常情，所以人與人間的相處，不論關係的淺深，總應以減輕他人的痛苦，增進他人的快樂，爲做人的原則。果能如此，就合乎佛法的慈悲精神。古德說：「慈悲之道，救拔爲先；菩薩之懷，愍惻爲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受其苦，廣度衆主施以安樂，豈容微被觸惱

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慘顏厲色」？拔苦與樂的慈悲，處處是爲衆生設想的，所以能本慈悲的精神來處世待人，那就不會因人對我稍有觸惱，我就對他大發脾氣，或者想方設法的對他採取報復，是以慈悲爲對治瞋恚大病的最好一味阿伽陀藥！

具有慈悲心腸的人，不以他人的無理取鬧爲忤，主要「還是感到衆生的愚癡，體認衆生本身亦做不得主」。有了這一體認和痛感，對瞋恚特重的人，自然只有同情憐愍，那裏還會以瞋報瞋？佛在經中開示說：「此非有情過，此是煩惱咎；智者善觀已，不瞋諸有情」。衆生爲煩惱驅使，動不動的發脾氣，不唯是衆生的愚癡，亦是衆生的苦惱，以慈悲爲懷的人，想到衆生這樣的愚癡苦惱，立去拔除他的痛苦還來不及，那裏還可對他生瞋，使他苦上加苦？果能常以慈悲爲他人設想，天大的脾氣都發不出來！慈悲與瞋恚，是病藥一對。瞋恚是惡毒的重病，慈悲是佛所開的特效法藥，要治瞋恚的惡病，唯有慈悲的法藥，能常將心安住於大慈悲上，瞋恚的大病自然消殞！

再說固蔽的愚癡病以緣起觀治：愚癡，不是什麼都不知道，而是知識上有了病，亦卽認識的錯誤，了知得不正確，所以有時又稱邪見。以現在的話說，就是思想，邪見，就是不正確的思想。思想，是行爲的南針，人的一切行爲活動，都聽命於思想的

指揮，是以思想的正不正確，對行爲的或善或惡，有很大關係。說得明白點：思想正確所表現的行爲，一定合於道德的軌律，若由不正思想所引發的行爲，則必然是反道德的。因此，佛法對於思想的是否正確，特別加以最大的重視。佛住世時，對什麼都能採取寬容的態度，唯有對知見不正的人，毫不客氣的予以無情的批判，決不稍加寬恕的。因不健全的毒素思想，一旦傳播出去，對己以及對整個人群，都是有害而無益的。

佛陀對於邪見外道所以深惡痛絕，實因佛是理智的道德的宗教家，而爲人群建立善因善果，惡因惡果的正因果律，以引導人們作合理合法的行爲活動，所以對否定善惡因果，否定道德軌律，否定行爲價值的邪見之徒，自然就要展開不妥協的思想鬪爭，領導他們走上正知正見的光明坦途，思想對於人類，的確太重要了。如果有了不正確的思想，直接間接的，都會造成對人類的最大不利。如今世界的混亂和人類的痛苦，不都是由唯物的思想毒素所造成的嗎？所以做人不能有腐蝕麻醉令人墮落的錯誤思想，如果有這思想，而又不斷的傳播這思想，不僅會以瘋狂的姿態，雷霆萬鈞的暴力，摧毀倫理道德以及宗教信仰，而使世界陷於空前的動亂，亦使自己走上最後的毀滅

！

我們所處的這個人世間，本是一廣大的關係網，在這緣起的關係網中，人與人之間，應該和諧相處，應該相互協調，應該彼此合作，應該守望相助，才能造成和合安樂的世間，才能促使民主平等的社會，才能達到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才能實現無盡莊嚴的人間淨土。可是由於人類的愚昧無知，由於一味固執個己的思想偏見，由於不信有善惡因果的存在，因而在不知不覺間，做出很多傷天害理的事，以致形成人類的大混亂，社會的大破壞，世界的大瘋狂，終於搞出什麼勞資階級競相鬪爭的大慘劇！現在世界有許多地方豈不是還在繼續表演思想鬪爭嗎？現在不是有人喊出第三次大戰爲思想戰嗎？由於少數野心家散播其毒素思想以造反，致使人類生活在瀕於滅亡的邊緣！

諸位請想一想，像這樣一個腥風血雨的可怖世界，如切實的推究它的根源，還不是由於人的愚癡使然？佛陀深知人的病根所在，特別爲我人開示緣起的眞理，說明萬事萬物，沒有一樣不與全世界有關，亦即一切的一切，都存在於無限關係網上，沒有一法可以獨自存在的，可惜無知的人們，不能明白此一緣起眞理，這才造成到處都是

一副相爭相奪的局面！不知諸法有著密接不離的因緣關係倒也罷了，但還自以爲知道一切，本著非理性的無知，夢想改造世界一切，這才眞是人類不可救藥的大病！所以佛說：不知自己是愚癡，是眞正的大愚癡。治此病入膏肓的無知大癡，唯有洞觀諸法的緣起眞理，從緣起眞理射出眞智的光輝，就可照破癡暗的大病，而得身心的究竟康樂！

六　生理衞生與心理衞生

不論是身病或心病，如要加以治療時，延醫服藥，固極重要，而更重要的，還在於衛生。衛生是身心健康的大本，沒有說是不重衛生而得身心康樂的。分開來說：要得身體健康，就應注意生理衛生；要得精神健康，就應注意心理衛生。人類的生理衛生，早爲學者所重視，且有衛生學之說，因而人類亦多知衛生的重要，且從事實方面去看，凡稍注意衛生的人，身體就較爲健康，因衛生學，就是講求怎樣保護人類身體的健康，同時講求怎樣預防人類疾病的發生；反之，人如不重衛生，難免就要百病叢生，而影響身體的健康！可是心理衛生，世間一般學者，雖亦略有所及，但還不怎樣

圓滿，亦不及佛法說得究竟。

嚴格說來，心理衛生較生理衛生，尤爲重要，如現代衛生學中，就曾這樣說到：「樂觀的心情，是身體健康不可缺的條件」。因爲，做人果能做到無所憂患於心，壽命自然就會增加，色力自然就會充沛，身心自然就會無病，終於得到身心的輕安快樂，亦卽眞正促進了身心健康。「又如修定的人，得到定中的喜樂內觸，出定復身心輕安，雖飲食減少，睡眠減少，而身心還是一樣的健康」。當知佛法的修定，就是善調於心的，亦卽等於注意心理的衛生，雖則修定不以身體健康爲目的，但若眞正能把定功修好，對於身體的健康，確有很大的補益。不過，要使人類的身體健康，並不是件怎樣大的難事，要使人類的心理健康，却不是一件易事，所以有注意心理衛生的必要。

從身心衛生而促進身心健康，在我國的古哲先賢，亦曾略有論到。如說：「愼風寒、節欲食，是從吾身上却病法；寡嗜欲、戒煩惱，是從吾心上却病法」。心理上沒有病態，確是從「寡嗜欲，戒煩惱」的衛生所獲得的心理健康；生理上沒有疾病，確是從「愼風寒，節欲食」的衛生所獲得的身體健康。又如有說：「少思慮以養心氣，

寡色欲心養腎氣，常運動以養骨氣，戒瞋怒以養肝氣，薄滋味以養胃氣，省言語以養神氣，多讀書以養膽氣，順時令以養元氣」。這可說是很好的生理衛生與心理衛生之說，果能照這去做，定可獲得身心健康。但比較說來，對心理衛生說得最詳細而又最能促進身心健康的，不得不推佛法所說淨化身心爲最有效，因此，應從淨化身心做起。

所謂身心淨化，主要還是重在內心淨化，亦即一般說的精神修養，或是心理衛生。然則如何淨化內心？並無什麼特殊辦法，只要將內心中的煩惱塵垢，予以完全掃除，不使留點塵埃，恢復自心本來清淨，是即完成自心淨化。如前所說貪、瞋、癡的內心病態，就自心淨化或心理衛生說，並非全在心理疾病的診察與治療，而特重在心理疾病的預防及心理健康的增進，是以佛法的心理淨化，要在發起並强化無貪、無瞋、無癡的善心力量，到了這股力量足以壓制貪、瞋、癡煩惱的活動，到達無貪、無瞋、無癡淨善心品的完滿開展，究竟圓成，是即身心淨化的極致，亦即佛法所說的心理衛生的圓滿完成。如此，非唯獲得身心健康與長壽，亦且得到圓滿法身永恆慧命。

以無貪、無瞋、無癡的淨善，淨化貪、瞋、癡的感染，爲最究竟的心理衛生，這

自沒有疑義的。可是現在要問的，就是人們既知貪等爲沉重的大病，爲什麼不予預防與治療，反而讓其無限的蔓延？當知這又是由於實有自我的妄執在作祟。因爲世人執有自我，進而必然就要各爲自我求發展，爲了有利自我的發展，所以不惜無止境的向外貪取一切，當正向外馳取貪求時，如遇外在的阻力，不能順利的擴展，則又大動瞋恚不惜無行無情的流血鬪爭，造成最悲慘最黑暗最殘酷的人間地獄。可見貪、瞋、癡是爲自我而起的病態，雖屬病態心理，但却成爲自我指揮下具有猙獰面目的幫兇，亦是人類自我所放射出的含有高度毒素的思想微菌。

殊不知我人爲自我而表演的一切，根本是錯誤的，因在般若智光的透視下，所謂自我這東西，根本是不可得的，你爲它貪得無厭做什麼？你爲它大動肝火做什麼？是以佛法最終的中心所在，在以般若慧通達宇宙人生的緣起無我，不唯貪、瞋、癡的大病寂滅不起，就是所有心理病態，亦都自然不藥而癒，成爲自由自在的大解脫人，還有什麼身心疾病？更談什麼身心健康？佛陀從這病根的深處，治療我們的身心重病，我們果能善於服用如來所用的法藥，非特身心重病得以徹底痊癒，而且病癒以後，永遠不再復發。到達這個程度，不僅達到究竟無病的目

的，而且圓滿成就身心所發出的不思議的大用，所以佛被尊爲無上醫王。

七 結 說

今天我們有緣，得來略談佛法，不過我所講的，只是有關「身心疾病與身心健康」的問題，而且卑之無甚高論，自認講得極爲淺薄，不足以博諸位一粲，並請諸位多予惠正。不過從上所說，我們已可知道，身體多病患，思想不健康，不唯是痛苦的源泉，亦是罪惡的禍魁，因爲人在貪病交迫時，什麼不正常的心理，都可能會生起來的，是以有病必須要治，雖說世間的各種藥，可治人群的各種病，但只不過是臨時的救急品，並不能剷除眞正的病源，唯有佛法的法藥，才能根治一切的病源，而得究竟的無病。因此，謹願諸位信任無上醫王的佛陀，服用特效的法藥。最後，謹以我的至誠，恭祝諸位身心康樂！福壽無量！

爲醫護貧病以力行佛法的慈悲

生存在這世間做人，不論男女老少，不論貧富貴賤，要想眞正得到人生的樂趣，不在財富的多少，不在地位的高低，而在如何獲得身體的健康，唯有具備健康的身體，人生才眞有快樂可言，這已成爲世界學者公認的事實。

身體健康，爲什麼有著這樣的重要性？因有健康的身體，才能使精力充沛，有了充沛的精力，做事才興趣盎然，而獲得美滿成功。試看古今中外，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豪傑之士，有那個不是身體健康，精力充沛的？

反過來說，一個人如果身體虛弱，時常都在鬧病，病魔纏身不離，不是這裏感到不舒服，就是那裏感到不痛快，單是爲了服藥治病，已經覺得苦不堪言，那裏還有精力做自己所要做的事？又那裏還有什麼快樂可言？

沒有健康身體，什麼都不能做，要讀書，因爲沒有精神，沒有辦法讀下去，要做事，因爲沒有精神，總是提不起興趣，結果，不特愚昧無知的人，一事無成，就是具

有高度天賦的人，亦同樣的做不出轟轟烈烈大事。

所以在世爲人，對於個己的身體健康，應該特別的重視，然而嘗觀世間一般的人，在未患過大病，或未發生絕症，總是忽視自己的健康，這實在是一大錯誤！

不錯，身體健康，爲每一個人所應特別注意的，但既生而爲人，生存在這世間，由於氣候的冷熱，由於飲食的失調，由於其他各種不同的因素，不管今日怎樣特別提倡衛生，不管今日怎樣專門講究營養，病還是每個人免不了的。病了必然會感到苦，所以佛列病爲人生四苦之一。

眞的，一個人有了病，不論是小病大病，或者是內病外病，沒有不感到病苦的，這只要到醫院內去走一走，或聽到各個病人的呻吟，或看到各個病人的苦況，就可得到證明。病苦是世間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有人被病折磨得無法忍受時，甚至發出我寧願死的呼聲。

在身體健康的人，或以爲自己無病，亦不覺得病苦的可畏，殊不知病在每個人的肉體之內都是潛在著的，不過不自覺知而已。如世間的人，腰酸背痛者有之，頭痛脚腫者有之，糢糢糊糊，不知痛在何處的人亦有之。而這都是有病的象徵，只還沒有大

大的發作就是，不能說沒有病。

相傳我國過去有個青年，身體極爲强壯，從不知道病苦，所以常對人說：我的拳上站得人住，我的背上跑得馬過，什麼叫做病，根本不知道。可是過了青年期，生理機構組織，逐漸退化衰頹，於是百病叢生，各種病苦襲來，這才知道病的味兒，並不是很好受的！

病既遲早會要到我們身上來的，當病還沒有來時，我們得先設法保持身體的健康，以避免病痛的突然來襲。保持身體健康的要道，依於現在衛生及醫藥學者告訴我們，不外乎作適當的運動，適宜的休息，適量的營養，適當的空氣，眞能做到這幾點，雖不敢說完全無病，但總好些。

病既不能絕對避免，一旦病痛來時，請問又將怎辦？這唯有立即延醫診治服藥，沒有其他更好辦法。中國有句俗語說：「小病不醫，大病吃虧」。世間的各類醫藥發明，社會的各個病院創立，都是爲了服務病人的，減輕病人痛苦的，希望病人早復健康，以過其愉快的生活！

有病如無適當的醫藥治療，或沒有適當的人予以看護，這對病人來說，是極大的

不幸，所以佛法對這，是極爲重視的。特別是關於看護病人，尤爲不可忽視。學佛行儀說：「凡沙門居士，見疾病人，須時看護之」。因爲一個人在病中，沒有能力照料自己，當然需要別人的看護。

梵網經中更這樣的說：「若佛子，見一切病人，常應供養，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若父母師僧弟子病，諸根不具，百病苦惱者，皆供養令差。而菩薩以瞋恨心不看，乃至僧坊城邑曠野山林道路中，見病不救濟者，犯輕垢罪……」。

不但梵網經中這樣講，瑜伽菩薩戒本亦如是說：「若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遭重疾病，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往共事，是名有犯，有所違越」。而看護病人，最重要的，除了侍奉週到，給予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要以善言軟語安慰病人，免使病人感到病苦的逼迫。

根據佛教的律制所說，做一個看護病人的人，要具有五種德性才行：一、知道病人什麼可以食什麼不可以食，可以食的就給病人食，不可食的不可隨便拿給病人。二、對於病人不要生起厭惡的心理，不論病人是大小便或者吐唾，都要隨時隨刻的，歡

歡喜喜的爲之弄乾淨，不可覺得骯髒而不爲之洗換。三、照顧病人，完全是出於慈悲心、同情心，感到病人的病苦，不是爲了衣食，更不得計較待遇的多少。四、能調理湯藥，以便隨時隨刻的供給病人，不讓病人爲此感到更大的苦惱。五、在病人痛苦稍減或精神稍好時，能爲病人說法，使病人得到法樂。

如上所說看病的五種特德，就對病人而言，當然是都很重要的，但爲病人善說法要，尤爲重要中的重要。因爲一個人在病中，生理的肌肉方面，固然感到很痛，心理的精神方面，尤爲感到苦悶，這時如果有人爲之說法，使其了解一切都是由於業果關係，從心靈深處發出高度喜悅，不特內心的苦悶可以消除，就是身體上的病苦亦可因之減輕。相傳過去有個病人，時爲兩種疾病，而展轉床褥的，感到無限苦惱，後來由於有人以善言安慰，用宗教的言論開導，使之頓然感到病苦消除。佛教中的重視爲病人說法，原因也就在此，這也可以說是心理治療。

至於爲病人洗滌，同樣是重要的，因爲清潔衛生，對於疾病康復，關係是很大的。所以佛陀對此，不但開示弟子們要注意病人的清潔，而且自己以身作則的去實踐實行。如戒律中記載佛爲病比丘洗滌，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緣佛住世的當時，僧團之

中有個比丘病了，由於平時他不大照顧別人的病，所以到自己病時，也就沒有人去看顧他。一日，佛去巡視僧房，聽到病比丘在呻吟，特別去看視，看到僧人的衣衫穢汚不淨，佛陀很慈悲的，一聲不響的，將病比丘的髒衫換下來，去爲之洗得乾乾淨淨，而就因爲如此，該病比丘也就很快復元了，可見清潔病人的重要。

看護只是照顧病人，病重的才顯得特別需要，病輕的還看不出它的重要性，可是醫藥治療，那就有所不同，不論輕病重病，都得立刻就醫服藥，絕對不可有所拖延。而且看護病人，是遵醫生意旨，予以小心調護的，所以一個人眞正病時，診治最爲要緊。

講到延醫服藥，並不是簡單的，經濟力量强的人，這當然不是個嚴重的問題，經濟環境不大美滿的人，特別是貧病的人，就不免要成爲一大問題。因爲現實社會，無可否認的，有著貧富的懸殊存在。說來眞也奇怪，病魔總是選擇貧人來襲，是以世間有病的人，要以勞苦大衆爲最多數。這可能由於勞苦大衆：一以工作的負擔太重，二以營養的不夠充分，特別是關於營養，對於人的身體健康，實在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現代醫學上說：一個工作勤勞的人，每天所需要的營養量，約在三四千的卡羅利

，如果不到這個需要量，就會引起各種不同的疾病。

一個貧病交迫的人，展轉呻吟於床第之間，翻來覆去的想要延醫服藥，可是再一想到自己的經濟能力：求醫，求醫沒有金錢；服藥，服藥沒有鈔票，我們試爲瞑目一想，其苦痛之狀，豈是我們所想像得到的？所以在這現實世間，很多患病的人，本來不是死症，但因沒有金錢的醫治，白白的送掉一條寶貴的生命，不能不說人世間的一大損失，亦是現實社會的一大諷刺！爲此，現在世界各國的政府，感於貧病醫治的迫切需要，到處建設公立醫院或診療所，免費爲貧苦的勞動的病人，予以妥善的治療，使其得早日康復，這實在是各國政府的一大德政！

我國海外僑胞，在過去殖民地的時代，不論是在英國、法國或其他任何殖民國家的統治之下，都不能得到當地政府對貧病的照顧。但我海外各地僑胞，受祖國固有文化以及固有道德的自然熏陶，對於社會慈善事業的建設與施予，較之其他各國的僑民，敢說確是貢獻良多。

最近越南僑領李良臣先生，撥出巨款做李良臣的善行可風」社論中，有這麼一段話說：

「海外各地僑胞，對於社會慈善事業的建設與施予，彰彰在人耳目。如西堤各幫的公立醫院，無論一磚一石，均由僑胞華裔的捐贈而來，而經費長期的不敷，何嘗不是華僑華裔同胞的經常解囊，以資彌補。說遠一些，如港九的東華三院，規模之大，比之當地各國所設的，並無遜色，它的款項，也是由華人的商店、工廠和善長的負擔。又如星、馬各地，一般僑胞，對於當地的公益、慈善、救濟等社會福利事業，莫不出錢出力，悉力以赴，僅以醫院來說：星加坡一地，華僑公立施診者，有同濟醫院；粵僑公立者，有廣惠肇方便醫院；各僑公立者，有茶陽回春醫社。以僑胞捐獻之款，由政府經營者，有陳篤生醫院；華僑團體創立者，有世界紅十字分會的贈醫處；由華僑捐助維持者，有聖安得烈醫院；先後設立共建八所之多。馬來亞各州，由華僑捐資創設的醫院，爲數更多，弗勝枚舉。其餘各地的僑胞，足跡所至，必有華人醫院。那是華僑華裔的光榮表現，也是炎黃子孫傳統善行的一些例子」。

該社論中所敍述的各地僑胞所創立的醫院以嘉惠僑胞及其他人士，可謂是鐵的事實，是值得每個炎黃子孫驕傲的。同時無可懷疑的，就是不論那兒僑居地所創立的醫

院，我出家在家的佛教徒，亦經常的作了很大的貢獻。

現在新加坡佛教總會，感於社會的貧病日增，爲應求醫者的需要，乃本我佛慈悲之旨，創立新加坡佛教施診所於普陀寺內，以供社會大衆的求醫，這確是一個及時的義舉，是值得每個佛弟子出錢出力來共同維護，以使之逐漸擴展，而令更多的貧病者，獲得醫藥的療治。

誰都知道，佛教是救苦救難的宗教，而人類的最大苦難，無過於貧病交迫，無力就醫，所以現在正是我們發揮救苦救難偉大懷抱的時候，願我新加坡的全體佛教徒，群策群力的來做好這一社會慈濟事業，以讓社會大衆知道佛教確是在本慈悲心而實踐慈悲行，那就眞的功德無量了！

醫護病患者的殊勝功德

——佛曆二五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佛教施診所週年紀念會上講——

佛教施診所，於去年這時成立，現在已整一年。在這一年中，受診的病人，不在少數，因而病癒的，更是很多。可見這個施診所的成立，確是嘉惠於廣大的貧病人群的。

病是人生一件最痛苦的事情，亦可說苦中之苦無過病人，所以給予病患者的醫藥治療，自是一件最大功德的事，亦可說福中之福無過於對病人的看顧與診治。

佛法常說而爲一般人所熟知的，就是人生有生老病死的四大痛苦，可是在這四大痛苦中比較來看，不能不說病苦比其他的三苦來得尤爲重大。因爲，生離死別，固然是人生的痛事，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疾病纏綿，更使人生有說不出的苦惱。不惟如此，生苦與死苦，只是一剎那的時間就過去，老苦雖說時間長些，但若身體健康，亦不致於怎樣感到痛苦，唯有與病結不解緣，常受病苦之所襲擊，任你是個怎樣英雄好

漢，也是抵受不了的！

在我國三國時代，蜀漢方面，有位被人稱爲莽張飛的，相當孔武有力，可說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作起戰來非常英勇，總是奮不顧身的向前衝。有時豪邁的對人說：「我是什麼都不怕的」。可是當他這樣說時，諸葛孔明不慌不忙的在自己的手上寫個「病」字，然後伸到他的面前給他看，問他這個怕不怕？張飛看了，立刻對孔明說：「這我不敢說不怕，因爲病一來時，一切是都不自在的」。所以我國向有「英雄只怕病來磨」之說。

當一個人在健康時，不覺得健康的可貴，可是一受到病魔後，始知這滋味不好受。如現在有什麼很好的境界現前，因爲是不利於你的病體的，不論你怎樣的想要享受，總是不得讓你自由的享受。反之，如現在有不可意的境界現前，雖然是你所不願意受用的，但是爲了恢復你的健康，不願受用亦得强迫你受用，甚至說要開刀就得開刀，說要火炙就得火炙，不容你有選擇餘地的。特別是遇到頑病難以治療，生命可能會結束時，那你所感受的痛苦更大！

病了尤其令人感到最大不幸的，就是有些患了癰疽腫脹的病人，本來是可很快好

的，但因遇到沒有醫德的庸醫，看病的本領並不怎麼高明，向病家百般需索却有一套，以致拖延時間而終潰爛。到了這種境界，不是傾家蕩產的醫治，就是成爲終身的殘廢。特別是如藥師經所說：「設復遇醫授以非藥，實不應死而便橫死」，亦是世間常見的事實，這是多麼值得人們的哀愍！所以有很多病，本不致於有性命危險的，但因得不到適當的治療而喪身失命！

病魔的來襲，是不揀別任何人的，不論你是有地位或是沒有地位的，不論你是男是女或者是老是少，只要你稍微大意，病魔就會纏到你的身上，或使你的身肉消瘦，或使你的皮膚乾枯，人生悲痛何有過於此者？廣大遊戲經說：「如是病奪衆生榮，衰損諸根及色力，令盡財穀及大藏。病常輕蔑諸衆生，作諸損惱瞋諸愛，周徧炎熱如空日」。病是這樣的折磨於人，我們應當「或求藥於病後，或治病於未萌」，決不可等閒視之。

病苦是這樣的惱亂人的心神，令人這樣不得安樂，現在進而要問的，就是人爲什麼病？就一般說，或是由於飲食的不調，或是由於營養的不足，或是由於衛生的缺乏，或是由於工作的過勞，或是由於其他什麼原因，當然是各式各樣的。因爲我們這個

生命體，是由四大五蘊之所假合的，決不可能不生病的。經說：「一大不調，百一病起，四大不調，四百四病」。還有諸根殘廢不具足的。不論由於什麼病因而起的病，總是免不了種種苦惱的。

一般所說的病因，都是約現生講的，佛法雖不否認現生起病的種種原因，但佛法更深入的推究到過去，認爲有很多病，是由過去的殺業之所招感的，所以經中常說：一個人的多病或短命，皆由前生殺業餘報未決。因此，當一個人病時，絕對不能怨怪誰的。假定不承認是由過去的殺業所感，爲什麼有的人總是精强力壯的身體很健康？爲什麼有的人總是與藥石爲伍而終年在病中？可見現生調養不得法固然是一大原因，過去業力的影響亦有很大關係！

殺生爲短命及多病的動因，這在佛弟子大都是知道的，可是佛在經中，亦說有別的原因，能招致人生的多病，這就是在過去做人時，對於自已的父母師長，不孝順尊敬反而加以輕慢。如在佛的十大弟子中，多病多痛的，佛在經中告訴我們，無過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推究他的病因，釋尊亦曾明確的告訴大衆，是由舍利弗於多生多世中，輕慢父母師長而感得的。可見不論一種什麼病，不能專著眼於現在的各種原因，而

應想到過去做人時的所作所爲。

因此，我們現在做人，應知每個衆生都愛他的生命，並且希望生命繼續不斷的存下去，不當違背衆生要求生存的意志，任意的去傷害衆生的生命。同時更應知道的，就是對自己的父母以及師僧，不特不應輕慢，而且應該尊敬供養。萬一父母師僧有病時，應盡心盡力的看護照顧，務使他們在病中，不致感受很大的痛苦。能夠這樣，不特於現生中却病延年，就是來生再來做人時，亦會生氣蓬勃享受人生高度健康的幸福生活！

一個人在病時，百骸痛苦，四大交煎，生活上的起居動作，一切都不能自由自在，必要有人予以悉心的照料，生命才能繼續的活下去。當這時候，不論病者是否與我們有關係，或關係的親疏遠近，都當以無分別的平等心，悉皆以四事供養，特別是予以醫藥的治療，一直到他的疾病痊癒爲止。聲聞律說：「佛告諸比丘：若有欲供養我者，當供養病人」。我佛對於病者救濟的重視，到達了怎樣的程度，於此可以明確的看出！

不受長者請經中，說明佛陀親自去看病比丘的病況，並爲病比丘洗滌衣物晒乾放

好了以後，告諸比丘說：你們割愛辭親，離開父母兄弟，發心到我這兒來出家，在僧團中，唯有師僧同學間的關係，爲什麼對於各自的疾病不相看顧？佛對諸比丘種種呵斥後，現出自己的金色身給大家看，並告訴大家這是從看病的因緣得來的，不是無緣無故有這金色身的。佛尚慈悲的爲病比丘看病，我們是什麼人？見到同參道友之間有病，怎麼可以忍心棄而不顧？

佛爲什麼這樣特別體貼病人？因佛以衆生身爲身，以衆生病爲病，恆以大慈大悲的心善調衆生身心病惱。佛陀既是這樣的把衆生的病時刻放在心中，我們尊敬佛陀，理應見到一切病人，猶如見到佛陀一樣，盡自己的心力所能做得到的，救濟一切病患，應病湯藥，隨時供給病者的所需，或順病者的心意，給予妥善的照顧，務要使得他的病痊癒而後可。要知一個身癮病苦的人，日子是不好過的，眞有度日如年之感。有人從旁看顧，自然減輕痛苦。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人，特別是病人，生存的意志還是很强的，愛惜自己的生命甚於平時，深怕死後會墮落下去。在這時候，爲佛子者，本於自己的慈忍，除了說法給予安慰，還要好好的對他加以調養，使他的病能很快的痊癒。這不但醫護了他的病

，而且施與他的長命色力，那你所得的功德多大？律制說：「自今已後，應看病比丘，應作瞻病人……隨病藥食看守令差，不然則死，調治令差，卽爲施命，得大功德」。

不但同住的人有病，我們應好好的看顧，就是有時在路上行走，偶而看到路旁有病人，亦當去看看他，或給予一個適當的安排，如果只顧自己走路，忽視路旁病人的存在，那是有虧做人之道的。律典中五百問說：「如行路時，若見病人，不往瞻視，不作方便，付囑所在而捨去者，得罪」！所以，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在什麼地方，如果見到病人，就是不相識的，亦當予以善爲救濟，假定不救濟而就這樣的自己走去，依戒律說，是犯輕垢罪的。

對於病者的看護，大小乘的立場，亦是有所不同的：以大乘菩薩說，對任何一個病患的人，都應當去看視他，給予他的藥食，如果見病不救，那是有乖菩薩的大悲之體，失去菩薩的拔苦妙用！可是，以小乘聲聞說，對於病人的看顧與救護，只側重在師友之間，亦卽是僧團中的同住大衆，因爲大家有著同修共學的法侶關係，彼此有病，不互相照顧，還依賴何人？萬一乏人看侍，以致影響疾病的死亡，這是多麼大的過

失？所以佛再三教誡要看護病人。

看護病人，不過是出點力，一般還能做到，但要病人的病體復元，自還有賴於醫藥的治療。如果病者本身沒有錢，看病人同樣沒有財力，那又怎麼辦？律攝說：「若病人貧無藥值者，師主知識等應爲辦之，或施主邊求，或用僧伽物，或塔物，或旛蓋等莊嚴依價賣之，以供藥值，病瘥應償，若無力者不還無罪，大師之子是父母財故」。僧伽物及塔物等，本是不可隨便亂用的，但爲了醫治病人，施予病人的長命色力，用了是沒有什麼罪過的！

經律中一再强調看護病人的重要，是則做個看病的人，責任自然相當重大，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做看護工作的，所以現在醫院中的看護，要經過幾年的學習與訓練才行。關於這，根本律中有這樣的說明：「不應令無智人爲看病者，必有他緣須自外出，於不善解看病之人，當可教示，勿令看病非理損害，墮水火，食諸毒，持刀斧，墮巖塹，或昇高樹，食所忌食，皆應遮止」。原因病者的生命，握在看病者的手上，稍爲大意，會使病者死亡的。

看病比丘對於病者的需求，只要是不有違根本重戒，什麼是都可以供給的。律攝

說：「若看病比丘供給病者，除性罪已，餘皆應作」，就是這個意思。在我國唐朝時，有位智巖禪師，在石頭城，親身處在癘人房中，其間病人，不是患瘟疾，就是患惡瘡，如癘疫、疥癘等。智巖禪師與諸病人相處在一起，不特說法安慰他們，而且吸吮病人惡瘡的膿血，洗滌病人瘡上的汚穢，對於病人的照顧，眞可說是曲盡其懷。後在癘所去世，顏色不變，異香經旬。

唐朝時代，還有一位智寬禪師，其性是很慈和的，專門愛好惠施，對於病患之人，特別發心照顧。只要知道有人有病，不管是出家的或在俗的，不管是路途很遠的，有人照顧與醫治，就很歡喜，假定無人照顧與醫治，就興來自己的房中，親身料理病人的一切，決不假手於人。如果有患癰瘤重病的，膿不得出，病不得好，禪師不忍看到病人的痛苦，就用自己的口，將癰中的膿血吮出，使得很多的人，因此而得病癒，這是多麼難能可貴！

我國古德不顧本身安危，唯以病人救濟爲務的精神，實從佛教所得的啓示而來，因這在經律中，佛陀憐愍病者的悲心，確是在在處處流露著的，亦卽要佛子們，應當這樣做的。

小乘戒律中，曾經敍述過這麼一個事實：有位虔誠信佛的毘舍佉母，在一個結夏安居的期間，請很多的僧伽到自己的家中供養。可是其中有個面色憔悴的比丘，雖然應請去了，但他只坐不食。毘舍佉母看了，覺得很奇怪，於是很恭敬的，走到他的面前問道：「大德慈悲來舍應供，爲什麼不受用飲食」？面有病容的比丘回答說：「我患有嚴重的癆瘦病，不論吃什麼東西都不會好的，但是有人告訴我，能得生人的鮮肉爲藥，其病還是可以好的，但這沒有辦法得到，所以現在我也就不吃」。毘舍佉母聽了這話，爲使病比丘的病得痊癒，不聲不響的回到自己的房裏，割下自己身上的股肉，恭敬的去供養該比丘，比丘吃了，病也就眞的好了。就在病比丘病好時，毘舍佉母以慈敬心的因緣，身體亦恢復如故。

還有月上童女，是維摩詰長者的女兒，在月上女經中，說她是位了不起的大菩薩，曾經感化不少青年來信佛。中國學佛的人，都知維摩詰長者是位大權示現的菩薩，在維摩詰經中表現出他不可思議的功德。可是照月上女經說來，維摩詰長者的神通妙用，還輸月上童女一籌，可以想見月上女是久修大行的菩薩。有一次他到鄰居的家裏去，見到新產的婦人，身體異常的羸瘦，大概產後沒有進補，呻吟於床第中相當辛苦

，於是觸動了她的悲心，將自己的乳房割下來，救濟那個羸瘦的產婦，因而挽救了她們母子的生命，不致因產後失調而夭折！月上女對她的救濟，完全是出於一片慈心，沒有任何其他意念，夾雜於其間的，所以當她母子俱安，活潑潑的生存下去，月上女的乳房，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復如故。

最後，我再依本行經，就佛本身經過的事實一談。佛於過去生中爲王太子時，他的父王一次生了重病，國內所有的名醫看過，其病還是沒有一點起色。後來有個醫生看過說：「大王的病不是沒有痊癒的希望，問題就是要得從來不曾動過瞋心的人肉給大王食，大王的病才會好」。國王聽到醫生這樣說，爲了求得疾病的早日離身，就下令派人到處去求不瞋的人肉。可是我們知道，在這世間做人，沒有動過瞋心的，是很難找得到的，所以結果的確沒有尋得，太子見到這種情形，心裏想到：我自出生以來，從未動過瞋恚，現在父王病重如此，我不設法爲之治療，還想希望何人？於是就入宮內，割下自己脞肉，獻給親生父王，對父王這樣說：「非常幸運得很，我現在求得不瞋人肉，請父王立卽吃下去，當使父王的病體會好」。父王聽說得到不瞋人肉，不問這肉是從那兒來的，當卽很喜歡的把它吃了。誠如那個醫生所說，吃了不瞋人肉，

不到十天，病就完全好了。這完全是王子的一片孝心所感如此。正因王子有著這片孝心和慈悲之力，所以在父王病好的時候，王子割肉的地方，也就完全恢復如故，好像沒有動過刀的。

如上所說，不論是菩薩，不論是大德，都是犧牲自己以搶救病人，這種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學習！現在雖說醫藥進步，但人類的疾病，並未因而減少。我們只要到各個醫院去看一看，就可知道到處住滿了病人，得到證明。不得入醫院就醫的病人，我們難道忍心的看著他或她爲病所折磨，而不施以治療？本邦的四衆佛子，有鑒於此，乃本佛陀的悲願，群策群力的於去年成立施診所，以嘉惠病人。一年來的施診，其功德應歸於大家而不屬任何個人的！

我們今日要大家共同發心，來做這一有益病患者的功德，既不要諸位割下自身的肉，亦不要諸位出多大的氣力，只要諸位隨緣隨分的出幾個錢，好讓廣大的病患者，脫離病苦的纏綿，這是多麼有意義的善舉！我們不否認，在這一年中，本邦的佛教徒，已盡了很大力。但這是一長期的慈善事業，只要社會上有病人，我們這一爲病人服務的施診所，就得繼續不斷的維持下去，所以當本施診所舉行週年紀念的時候，不得

不望大家再接再勵的繼續發心！

諸位都知道，中國所奉行的是大乘佛教，而大乘菩薩的首要任務，是拔衆生的苦給衆生的樂。最痛苦的莫過於病，最快樂的莫過健康。所以能不擇親疏貴賤的以救濟人群的病患，是就眞正的實踐了大乘菩薩精神！如當一個人在病苦而鄰近死時，你竟忍心的捨而不顧，試問你的悲心何在？古德說：「有力則自爲救療，無力則轉託他人，邈然如不見聞，慈悲之心安在」？這正給無動於衷者一個當頭棒喝！

我深切的相信，不論何人，是都不願生病的，因爲沒有病，就可享受人生最高度的身心健康的生活，可是事實上，人不可能沒有病的，所以當我們發現身體上某一部份有了病癥時，就得立刻去求醫，不能讓它惡化下去！要知現實社會，有很多事要我們去做的，假定沒有健康的體格，不說你沒有本領，無法施展你的抱負，就是你具有滿腹經天緯地之才，亦不能拿出來貢獻社會人群！因此，我覺得吾人對這身體有特別注意的必要，亦卽要養成有病及時就醫治療的態度，以期過個身心康樂的生活！

佛教是關心病患者的宗教

——佛曆二五一五年十一月廿一日於佛教施診所二週年紀念會上講——

時光如太空船奔赴月球那樣的迅速，不知不覺的，佛教施診所已創辦了兩年。在這兩年中，由於主事者與醫護人員的衷誠合作，不特就診的人數，已超過四萬餘名，而且確實救活了不少難以治療的病人，使得佛教施診所，在廣大社會群中，樹立了良好聲譽！

講到施診給藥，顧名思議，是對病人而言，一個人有了病，自然顯示他的健康成了問題，而健康爲人生的最大本錢，這是不得不特別的注意！可是一般人們，當他體力强健時，並不怎樣切實去注意自己的健康，總以爲自己的身體是很好的，根本不知病痛爲何物！

但人的肉體，畢竟是血肉組成的，到了相當的年齡時，體力自然就漸衰頹，加以無常力在身中的侵損，各式各樣的病就會隨時發生，所以佛在經中一再告誡我們，說

無常演化的生命體，是不强健的，不可信賴的，必要時時警惕，不可受他欺騙，以免腐化敗壞時不可收拾。

有身就有病，因爲這生命肉體，是由四大組成的，四大周祀於全身，每日行百一步位，行得非常暢快時，身體就會很健康，如行到有障礙處，是卽有病的象徵。佛經說：「一大不調，百一病起；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實是印度固有病理學的說法，於五明中屬於醫方明。

爲什麼此身是衆病所集之處？因它是業緣所感的，原是痛苦的大本營，爲了減輕身體上的痛苦，所以特假藉衣食住的維護，縱然如此，亦不過是過度性質，在明達有智慧的眼中看來，不特認爲它是不可靠的，且把它當著冤家來看待，因它經常受病的折磨，到時並掉頭不顧而去。

話雖這麼講，但生存一天，不得不注意保持身體的健康，但所謂眞正的健康之道，不能只是依賴醫藥的調治，更重要的在於飲食的正當營養，我們每日的飲食如果缺乏某種營養素，身體便會感到不適，腰痠肚痛的種種疾病，也就跟著而來。此時只要把所缺乏的營養素補足，就可恢復你的身體健康，不一定要就醫服藥的。如得了一點

小病，就恐慌的尋求某種藥物，以爲吃了什麼特效藥，百病就會消除，不但辦不到，而且是絕大的錯誤！

我們這個生命體，最初的出現，固是雙親創造的，到了成長後，就得自己來創造。因此，食物的營養，固須自己去調和，宗教的信仰，亦要自己來培養，從宗教信仰的培養中，養成豁達的心胸，不發脾氣的習慣，服務人生的態度，覺得這個生命異常的豐富，身體就會健康無病。

適當的食物營養，是健全生理機構的；正當的宗教信仰，是健全心理活動的。唯有身心兩方面，都得到合理健全，才能造成一個人的眞正健康！即或有時身體上發生一點毛病，由於內在的信仰力之所支持，亦會很快痊癒的，所以我望每個人，不論有病無病，宗教信仰是不可缺的！

有虔誠宗教信仰的人，即使遇到一些難以治療的頑疾，只要集中你的信仰力，願意懺悔自己的罪業，亦會不藥而癒的。諸位不要以爲這很神奇，而在宗教界中是常有的事！現我舉出佛教的古德爲例，說明如下：

過去中國有位晏穎禪師，是浙江會稽人，經常以音聲作佛事，確實度化了不少人

。後來不知怎的，身上忽然生滿疥癬，不論怎樣的醫治，總是沒法治得好，他也就懶得去醫，唯有在觀音像前，晨夕精誠的懺悔，以求菩薩的冥被。一天，他剛拜完懺，見觀音像後有條蛇，緣壁向屋上爬去，他並沒有介意，可是過不一會，又有隻老鼠從屋上掉下來，唾液滿身的好像已死。穎師這時忽然想起蛇吞鼠的唾液可治頑癬，也就不顧一切的，從鼠身上括下唾液，敷在自己的疥癬上，到了唾液敷癬完畢，老鼠也就活了過來。一宿以後，疥癬痊癒，到這時候，始知鼠蛇的出現，是菩薩的感應。所以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的確不同常人！

不過話說回來，由業障而來的病，雖可從懺悔中獲得痊癒，但生理不調的病，還得有賴於醫藥的治療，而且佛教是最關心病人的宗教，特別是孤苦伶仃的病人，更爲佛教所關注，這不但有見於佛陀的親爲示範，就是我國高僧亦多有此高潔的德行，現舉一例子如下：

中國宋朝的時候，有位有名的高庵，在雲居山做住持，聽到那個出家人有病，立即移到延壽堂調養，不斷的在咨嗟嘆息，好像病在自己的身上一樣。除了旦夕對於病人問候和安慰，並且親自替病人煎茶煮藥，不論什麼東西，自己沒有嘗過，不給病人

服食。天氣稍微有點寒冷，就撫病人的脊背問道：你所穿的衣服夠不夠溫暖？需不需要加添一件衣服？到天氣稍微有點炎熱，看看病人的面色問道：你是不是覺得太熱？需不需要我來替你拍扇？如此無微不至的看顧病人，不說一般人做不到，就是被稱爲孝子的，恐亦沒有這樣的週到，證知佛子是怎樣的關心病人！

新加坡佛教總會，在宏船法師領導下，創辦佛教施診所，贈醫施藥給與一般貧病患者，可說完全體認佛陀的慈悲而這樣做的，亦是追蹤古德的慈悲精神而如此做的，這實值得每個人予以高度讚譽和敬佩！玆值施診所二週年紀念，承常凱法師要我講幾句話，略說如上，謝謝諸位！

爲佛教施診所的成就而歡呼

佛教施診所本所創立以來，忽忽已經六年，第一分所成立，迅又到達三年，時光眞可說是不肯饒人！在這六年來，特別是分所成立的三年來，我們所感到特別興奮的，就是在每次董事月會的報告中，每月就診的人數，總是直線的上升。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現在醫藥衛生，不管是怎樣的發達昌明，一般人們的疾病，不特不見減少，相反的還在相對的增加中，而另方面亦說明了本所的醫藥人員，是怎樣的悉心爲病人服務，所用的藥品又是怎樣的眞材實料，以致博得廣大社會人群的信任。

據說前來就診的病者，不特是附近的公衆人士，就是很遠的公衆人士，亦老早的趕來就醫。成立數年來的佛教施診所，能有這樣的美滿表現，不得不令人予以高度讚美。原因我想可能是這樣的：有些病人原是一些小病，只要肯得認眞的用藥，看了一兩次自然就會好，關於這點，我們施診所，可說眞的做到。因爲本所是本佛陀慈悲救濟的精神而創立的，不論什麼病者來求醫，總希望他早復健康，不願其病拖延時日，

所以對於用藥，確是很認眞的。正因用藥的認眞，病者康復也就特別快，而本所的良好聲譽，也就由病者傳出去，以致來就診者也就越來越多。

不過我們還得知道的，就是個怎樣能治一切病的高明醫師，如果病者不與醫師密切的合作，醫生要你什麼時候服藥而不服藥，要你什麼時候休息而不休息，要你什麼應該禁食而不禁食，結果你的病，不但不見好，反而更惡化，能說這是醫生的不是嗎？能說他是個庸醫嗎？頭腦如果是正常的，自然不會作這樣想，因爲這是病者自己的錯，並不是醫生的過咎，所以要使病況迅速好起來，病家的合作是不可少的。

本所聘請的醫師，都是第一流的，有多年臨床的經驗，對於病人也極爲體貼，因此我們希望病者，與醫師作最好的合作，以期疾病迅速的痊癒。

不特醫身體上的疾病是如此，就是醫精神上的疾病也如此。能治精神大病的最高明的醫師，在這世間當然無過於佛陀，所以佛被尊爲大醫王。佛告訴我們精神上有這樣的病，應當服用這樣的法藥，你就得老實的照這樣去行，才能療治你的精神病。假定佛陀這樣告訴你，而你還是這樣的不改，佛也對你無可奈何。經中說：「佛乃大醫王，能治諸苦病，但與藥不服，幸莫怨醫庸」！衆生大都有這樣的毛病，就是自己的

病，特別是生死大病，沒有辦法解決，不說自己沒有照著去行，反而說佛不靈，這豈不是顚倒之至，無怪我佛說爲可憐愍者！

身體上有病所要服用的藥，當然是一般的藥物，而心理有病所要服用的藥，則是如來所施法藥。以佛法說，衆生特別是衆生中的人，必然會有身心兩種病的，而且這兩種病，有著相反的關係，就是生理上的病會影響心理的變態，心理的變態亦會影響身體的健康。是以在這世間做人，對於身心的兩種病，都應予以特別的留意，始能獲得生理和心理的健康。但是一般人們，對於生理上的病，似乎非常的重視，對於心理上的病，往往的予以忽略，甚至不知心病的所以然，不能不說是一大錯誤！做醫生的爲人看病，應該喚起病人對於心理衛生的密切注意！

佛法雖說我們這個身體，是虛幻不眞實的，但既有了這身體，對它的健康，就得要留意，設或有了病，立刻要醫治，絕對不可讓它病下去，以危害身體的健康。如以爲佛法說幻質匪堅，病了就聽它自然發展，不要延醫服藥，那是不明佛法的誤解！不論什麼人，如遇上疾病，佛陀在經中告訴我們，第一要做的事，就是立卽請醫師，遵照醫師的指示，如法的服藥，適度的休養，以求恢復身體的健康！如其不然，個己的

生命固然會因此而犧牲，對於家庭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是以我望有病的人，爲了個己生命的生存，爲了家庭的減輕負擔，應當立卽延醫服藥！

佛被稱爲大醫王，不是醫治人們身體上的頑疾，雖然有時也爲人們醫治身上的小病，但最重要的還是在醫心病，而且這不是隨便的醫治，乃是予以徹底的治療，一旦將人們的心病治好，爲世間任何高明醫生所不能醫治的生死大病，也就獲得根絕！是以佛所重視的，在治衆生的心病。原因衆生的心病，不是今生才患的，而是無始來就潛伏著的，不論你的生命出現在那個角落，你的心病都會自然的發作，且這不是一個衆生如此，而是每個衆生都如此的，所以吾人心病相當的沉重，非對心理觀察入微的醫聖，不特無以對症下藥，亦是沒法治得好的。

佛爲衆生醫治心病，不是用世間的物藥，乃是用諸佛展轉相傳的法藥。如以世間的醫藥來說，這眞可以說是祖傳秘方，而且百分之百的靈效。經說：「用諸佛法藥，醫衆生病苦」，就是此意。佛陀出現到這世間，在一代生命活動中，所以爲衆生說種種法，實因爲了療治一切衆生的心病，如果衆生內心中，沒有根深蒂固的大病，佛陀何用到處奔波的說種種法？經中顯示這個意思說：「佛說一切法，能治一切心，若無

一切心，何須一切法」？是以佛教的醫療機構，應追蹤佛陀的精神，從生理的治療到心理的治療，使人們身心皆得健康，成爲自在解脫的無病人！

最後，我爲佛教施診所的成就而歡呼！

爲佛教施診所的成就而歡呼

慶悼雜說集

疾病治療與健康保持

——於佛教施診所成立七週年慶祝會上講——

主席！各位董事！諸位嘉賓！各位醫師！全體工作人員！本所創立以來，總所已七週年，分所亦四週年。在這期間，由於主席宏老法師的德望感召，由於秘書常凱法師的善爲督導，由於諸位醫師的悉心診治，由於工作人員的認眞服務，以致所務逐年發展，看病人士逐月增加，此足以證明本所爲社會病患者的服務，不特博得廣大社會人群，特別是獲得病患者的信賴，同時亦足以證明本所的成立，確是全心全意的在爲病患者設想的，旨在使每個到所就診的病患者，皆得立卽脫離疾病的痛苦，以過人生所應過的正常生活，以做人們所應做的正常工作。

本所爲加强對病患者的關心，使每個董事皆能實際爲病患者服務，特從今年起，由全體董事，輪流到所巡視，以期隨時解決病患者的難題。我很榮幸的得以參加這個行列，多次到所與諸病患者接觸，看到病患者拿到藥後，臉上掛著滿面的笑容，使我

在心靈的深處，亦感到有種說不出的歡喜，深深覺得人能有餘力爲衆服務，不特是種無限的殊榮，而且認爲是做人應有的天職，所謂：『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確是一句至理名言！

吾人出現到這世間來，沒有說沒有病患的，病患可說是人身之常，所以我佛在經中常說：『有身則有病』；『有身則有苦』。是以佛陀的化導世間，特別關心人群的疾苦，拯救爲病所苦的病人，可說是佛悲心的動力之一。要知所謂解救病人的病苦，消除其病菌，恢復其健康，固爲目標之一，但眞正的最高目的，還是在於本慈悲精神以救人。佛法治療人類的疾病，所以出發於大慈悲心，那是因爲佛法對諸病患者，不是當作一般普通人的看待，而看作是自己父母兄弟姊妹的，覺得他們的病苦，就是自己的病苦，如患者病苦一日不除，就是自己一日不安。

正因佛教對於病人劇苦治療，是從這個深邃悲心出發的，所以對於病患者的看護療治，認爲就是實踐菩薩所應行的大行。我在梵網經講記中說：『大悲爲菩薩的自體，拔苦爲菩薩的妙用。如此，如果見到有疾病的人，理當予以瞻視救濟，假定不是如此，那還成爲什麼菩薩？而且病者的疾病，由你的瞻視救濟，得以健康的恢復，無異

是你救了他的一命，這是多麼大的功德恩惠？所以瞻視病苦，實爲菩薩的重要課題，絕對不可稍微忽略的』。是以做菩薩的，只要知道有人患病，就當本於大慈悲心，在儘可能的範圍內，醫護他們的疾病，減輕他們的病苦。

誰都知道，當一個人受到疾病襲擊的時候，是非常痛苦的，身體健康的吾人，對之應有高度的同情，從各方面設法看護調治他，使他早日得以恢復健康，爲佛子所應有的精神！不但對有關係的人如此，就是毫無關係的亦當如此，假定對之捨而不顧，那是有違菩薩精神，所以梵網經說：『乃至僧坊、城邑、曠野、山林、道路中見病不救濟者，犯輕垢罪』。『總說一句，不論內外，凡是看到有病人的地方，都應當到那地方去，或是自己供給病人的一切，或託他人照應病人的一切，這樣，才像是個具有慈悲心的佛子，如果無慈愍心見而捨去，是卽有違慈悲的心行，所以罪結輕垢』。從這說來，更可看出佛法對於病人的照顧，完全出發於慈悲心，假定沒有慈悲心的驅使，不說不會周到的去照顧病人，就是同情心也不會生起的。

佛教雖以救度一切衆生爲最高的旨趣，但要以救濟苦難的人類爲本，而在人類的苦難救濟中，特又以病患爲主要的救濟對象。由於佛教的精神在此，所以佛教傳入了

中國，歷代以來的高僧大德，莫不經常以濟世爲懷，對於貧苦無告的病患人群，不時提供有效的醫藥服務，積極從事各種社會慈善事業，解決廣大人群的各項困難，促進人民身體的保建運動，這是國史及佛教史所告訴我們的。

如中國唐朝在各寺院所設置的悲田養病坊，雖說是屬半官半民的療養所，但既稱爲悲田，並以貧病患者爲主，自與佛教不無相當關係，亦可說是佛教所經營的社會福利事業的一種，而且從歷史上看，悲田養病坊的施設，在最初創立的時候，雖還得到政府的補助，但到後來的時候，完全成爲佛教寺院附屬的事業，照顧病患者的工作，固然落在悲心深重的出家僧尼的身上，就是醫療病患者的一切費用，亦由出家僧尼向十方善信募化得來。如唐時有位洪昉禪師，建立龍光寺病坊，收容數百名患有重病的人，供給病者的醫藥費以及維持他們的生命，全賴他行乞而來。

唐時佛教寺院所設立的悲田養病坊，不但收容病患者予以療治及施藥等，就是沒有病患的老弱孤獨無依的人，亦同樣的收留。如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那等於現在所說的免費施診所、養老院、孤兒院，所以不唯收容病人予以療養，簡直可說是以救濟貧困爲最高目的。因此，唐時佛教寺院所設置的悲田養病坊，可說是佛教的社會福利事

業的設施，眞正發揮了佛教慈悲救濟的精神！現我新加坡佛教徒，成立佛教施診所，且將興建佛教施診所大厦，以推廣對社會病患者的服務，無非是本佛陀慈悲精神以及古德的芳軌，聊盡我們佛子所應盡的一點天職而已。

人生在世，不但有病苦，而且有罪苦，但推研這苦的由來，佛教認爲是由無明煩惱及造諸罪業所致，所以佛教對於人類苦難的救濟，首要是使人們不要去犯不應犯的罪行，讓他們在這世間成爲一個正當的人生。所以佛教對於病患者的服務，不僅在於疾病治療的方法，而尤重在使之不與疾病發生關係，不僅在於撲滅已侵入身體的病菌，而尤重在使這身體不受病菌的侵入，不僅在於退治外來的病魔，而尤重在堅强自己內在的信念，以防外界病魔侵入健康的身體。當知佛教這個醫治的方法，等於現在所說預防甚於治療，亦卽以重視衛生爲前提。

因此，如何保持生理上的肉體健康，該是每個人所應特別注意的。以佛法說，要想做個名副其實的健康人，每日定時的運動，固是不可忽視的，但更重要的還是在於如何止惡行善，以求精神上的安定，肉體上的平衡，既沒有什麽不安與愧疚，亦沒有什麽憂愁與苦惱，如此自然就可成爲完美的健康身體。不但自己不受病苦的襲擊，國

家亦有了剛強勇猛的人民，共同的捨己爲人，以謀廣大人羣的幸福，以造成和樂融洽的社會！疾病的治療，健康的保持，是我們所樂意推動的事業，尙請社會善長仁翁，予以極有力的支持。最後，謹祝諸位身心康樂，無病無惱！

敬悼一代大師

中國的佛教，一天天的衰頹下去；當代的大德，一個個的相繼西逝：不知這是末法到了呢？還是衆生的不幸？尤其最近我偉大領袖太虛大師的示寂，更是佛教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他身負整理中國舊的佛教，建設時代新的佛教，推進世界佛教的重任，在目前中國佛教的現象下，怎能少却他？然而他老竟賫志以去了！

大師示寂，爲弟子者，自免不了悲戚悽愴，但空自哀慟，無補於實際，如何繼承大師的遺志，推動大師的遺業，這才是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一個課題。其他若大師的芳軌盛德，亮節高風，無際慈懷，無窮悲願……尤需我們爲之闡述發揚，以使景仰的人們，更進一步的認識大師之所以爲大師！現我且從他的教理思想方面，一談他對佛教的偉大貢獻。

現代流行的佛教，是創始於印度釋迦牟尼佛，當佛在世時，他簡明切實的教旨，示人以中道之行，使得每個聞法者，都能遵行他老所指示的去做。人事方面既沒有紛

爭，正法更是一味和合。所以大師說：『佛爲法本，法皆一味』。這和合一味的佛世佛教，由於在廣大悠久的時空中，不斷的流行、發展、演變，不消說，他已變了質了。在發展變質的過程中，各時各地的學者，又常把他分化而綜合，綜合而分化，益使佛法錯綜複雜！所以大師說：『復經幾百年流行，分爲各種部派，至百六百年間，相互爭鬪，不能見佛法的眞實性』了。修學佛法者，若欲探索根本的佛教，推求原始的佛教，認識現實的佛教，不能不從各個時代各個方域的佛教，去比較抉擇融會貫通，以適應原子時代的世界人類思潮！這在我國近代弘法的大德中，唯我大師有這樣的智慧，有這樣的能力，荷起這樣一個樹立法幢的使命！大師對於當今流行的佛法，曾以科學的方法，哲學的思想，作有條理有組織有系統的說明。現在予以幾點概略的敍述：

一、八宗的平等：這是站在中國本位佛教，給中國整個佛法一個評判。對佛法稍有常識者都知道，中國佛有大乘八宗，八宗的教理怎樣，我們不去談他，八宗的高下勝劣，這是需要說明的。在向來成見很深的各宗學者之腦海中，總以爲自己所宗的，是最圓滿最徹底最究竟；自己所依的經論，是最高最上最了義。但在我大師的深智洞

見下，却認爲八宗沒有什麼高下勝劣，而是平等平等的。原來一切佛法所要說明的，不外境行果三者：境是我佛悟道以後所說的證法，佛所證法，或說爲諸法實相，或說爲一眞法界，或說爲緣起性空，或說爲緣起及緣起之滅，所說雖有種種不同，但是佛陀的悟境則一。這樣，諸宗所要說明的境，還有什麼差別可言？果是我佛證悟所得的極位，也是學佛者所要追求的最高目的。這個果位，佛與諸佛，平等平等，大乘佛法的修學者，到了這個階段，也是一樣。試問還有什麼此優彼劣？行是從觀境到佛果的中間一段行程，我佛雖有多種的指示，諸宗雖有不同的施設，但不能據此劃分誰的高低，只可說各有他的殊勝方便。所以大師說：『我認爲諸宗的根本原理，及究竟的極果，都是平等平等無有高下的，祇是行上所施設的不同罷了。八宗既是平等，當不能說此優彼劣，彼高此下』！這種涵蓋一切博大圓融的思想，捨我大師，一般傳統的落於宗派的佛學者，誰能有這樣崇高的正論！

二、三期與三系：佛教在印度，凡流行千六百年而斬。從他的流行演變看，從他的法藏結集看，從他的思想遞進看，從他的修行宗要看，都可分作三大階段：我們知道，佛滅後的印度，是小乘盛行的時期，這從部派佛教的分流，學派思想的龐雜，僧

事制度的謹嚴，住持佛教的人物，可以概見。雖然小乘佛教，遍於五印，隆盛無比，但律重根本道通兼濟的大乘思想，也還自由的流布人間，不過隱而不彰罷了！原因，是受了五百結集的影響：五百結集，是苦行頭陀的迦葉集團所領導的，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因爲當時沒有更好的代替他，所以他就一直支配了初四五百年的印度佛教思想，成爲這一時期的佛法主流，而使大乘佛法不能公開的流布人間！大師把這期的佛法，判爲小行大隱時期，是根據當時實情說的。這期佛法，流行在現在的南方，以錫蘭爲中心，分布到暹、緬、越等各地，由於這一佛化區域，無論行爲上、思想上，都還保持著原始佛教的古風，所以大師就綜合這一區域的佛法，命名爲巴利文系佛教。到佛滅五六百年間，因學派思想的相激相蕩所賜，使大乘佛教漸漸抬頭，入世傾向日趨活躍，而劃時代的龍樹大師，起而破斥部派佛教的爭執，抉擇各宗理論的得失，以般若火炬焚燬他們的葛藤絡索，高樹起大乘性空的旗幟，乃奠定了大乘佛法的公開流行。隨後又有無著唯識學興起，發揮妙有的眞理，遂使大乘佛法之花遍放印度，而形成一時之隆盛！『但這期間，並非沒有小乘教法，不過由於大乘空有的教義過於弘盛光大，使那有權威盛行於初期的小乘教義，漸陷附庸地位，所以名爲大小並行時

期，或大主小從時期』。（引判攝一切佛法）這期佛法，流行在現在的中國，旁及於高麗、日本等各地。因我國的大小三藏也很具備，所以大師就綜合這一區域的佛法，名爲華文系佛教。千年以後的印度佛教，大乘空有的兩大集團思想，又在開始傾軋，互相破斥。但因大乘的空前極盛，佛法已深入了民間。這時大師說有龍智出來弘揚密咒，綜合一切秘密爲發揮之點。密咒是印度婆羅門教的固有思想，佛徒把他容納到佛法中來，於是密宗就盛行起來，而一切大乘小乘却依附在密咒中去流行，雖說大小乘沒有完全絕跡，但已不能作時代主流，發生不起領導思想作用了。這期佛法，大師判爲密主顯從時期。以現在的流行地說，在我國的邊疆一帶，以西藏爲中心，旁及於蒙古、甘肅、西康等地。因西藏等處的佛徒，行以密乘爲主，與印度後期佛法符合，所以大師就綜合這一區域的佛法，名爲藏文系佛教。

如上所說，我們知道：佛教在時間上的不斷延續，不僅在印度流行了千六百年，而且在其他各地，至今還傳持不絕；在空間上的流行發展，不特已普遍了整個亞洲，而且也漸漸的深入了歐美各國；但因傳持人的各有自己的中心見解，各有不同的新的時代適應，對佛法自不免各有所取捨輕重。所以今日的研究佛學者，不能以一時一地

或某一派系的佛法，作爲整個時空的佛法看。我大師爲了要使現代人們，認識現代佛法的全貌，特運用他那深邃而廣大的智慧，綜合每一時期，每一方域的佛法，予以總的批判，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個時教的融貫！其他，如「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特法」的三級；「法性空慧」、「法相唯識」、「法界圓覺」的三宗；以及「依聲聞行果趣發起大乘心的正法時期」、「依大乘行果趣獲得大佛果的像法時期」、「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的三依三趣的思想，又無不有他獨特之處，發前人所未發，言前人所未言。這些理論體系，散見在大師的著述中，而總集其成於「佛法判攝」，這裏我不加以多說了。總之，大師的教理思想，足可爍古耀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大師雖給全般佛法作綜合的融貫的整理與判攝，但從時代的所需，思想的所趨，根機的所宜，特重「人生佛教」的提倡。人生佛教，就是要學佛者，先從爲人做起，完成現實人生的改善，發達未來人生的向上，終於依著圓滿的人生，踏上菩薩的大道，「今菩薩行」，就是配合人生佛教的一條正道。佛的成佛，就是透視了人生的無限缺陷，要求生命的向上，人生的進步，以達到正覺的，所以佛說：「我亦是人類」。

由人而證覺的佛陀，從他的大智觀照中，認爲世間道德的提高，生命理性的發展，唯有人生才能辦到，也唯有從人生出發，才能體悟諸法的眞理，得到切實的解脫。所以釋尊成道後，出其所悟正法以化導有情，雖然志在普渡一切衆生，但實際是以人類爲本。可見人生佛教在佛法中，是如何的重要！得到人生而又得到研究佛法的人們，如果不理解人生佛教，不依人生行「今菩薩行」進趣無上的佛果，那簡直是辜負人生了！

偉大的大師，現在因了化緣已畢，暫時的離開了這人世，可是他所樹立的正法幢，還傳布在人間。我們應遵照他老的指示，使他偉大的法幢傳持不絕，使他那偉大的精神永恆留存；這才不負大師一生教育之恩，也才不負大師一生爲教爲人的勤勞。最後，我們更得一致祈禱大師早日乘願再來！

民國卅六年四月寫於杭州武林佛學院

慶悼雜說集

大師示疾、入滅、封龕記

三月十四日晚，接得上海友人來信，說大師中風腦溢血的舊疾復發，來勢兇猛，頓時入於昏迷狀態！驚悉之餘，不勝震恐！當時會覺長老、印順法師等議決派我去滬；一方參加十六日的震華福善二法師的追悼會；一方探視大師病況並留住玉佛寺侍奉湯藥，所以十五日的一早，我就乘滬杭路的特快車赴滬了。一路上，我爲大師的病體煩惱。想到大師的一身，關係整個的佛教，值此法弱魔强的今日，無論怎樣，我偉大的佛教領袖，是不能發生意外的！所以我在車廂中，一心虔念本師釋迦牟尼佛，祈禱大師住世。下午九點鐘，到達玉佛寺，走進庫房，寂明法師帶著悲傷的情緒對我說：「你怎麼現在纔到？大師的病你知道嗎？相當的沉重啊」！聽了這話，我呆住了，心亂了，身也顫了，不知怎樣是好，放下東西，就向大師的住處跑，以期一探病況的眞相！由於醫囑，病體須絕對靜養，當晚沒有得入內室探視。但看看外面的大師出家在家弟子，個個臉上充滿了悲哀的表情，就知道事情不妙了——大師的病一定相當沉重

！所幸來滬弟子，已爲組織醫護委員會主其事。我想：以大師平常的悲願及滬上醫藥的方便，這次示疾，不久就會好的，因此，我的一顆緊張的心弦，慢慢的鬆弛下來了！

十六日，我開始參加侍奉大師，並不時入內探視，病況雖未脫險，但亦未見惡化。旋請得滬上名醫黃鍾先生診治，認爲尚未絕望，如果沒有特殊變化，會慢慢兒脫險的，因此使我們每個人都鬆了一口氣。下午二時，爲震福二法師舉行追悼會，參加者甚衆，當塵空法師讀祭文時，我在默默沉思：一方想到一個英俊有爲年方三二的法將殞折；一方想到一個德智兼備佛門領袖的爲病所纏，熱淚不禁潸潸而下！由於大師的病，二位追悼會，在悲痛肅穆中結束。這天，病中的大師，沒有什麼轉變，下午黃先生來，亦說病況良好，並說過了今夜沒有意外，就沒有問題了。那知到了夜晚九點鐘，發生變化了，病勢加重了，使我們都爲這個變化而擔心，而難過！

到十七早晨，病狀愈加惡化：呼吸急促了，熱度增高了，脈膊加速了，血壓降低了，這都是不好的現象！在旁侍奉的諸弟子，預感到大師決意暫時捨棄這五濁惡世上生兜率或轉世再來，更感無限沉痛！時有人說：醫藥的治療，固然重要，佛法的助念

，也不容忽視，大師報盡，我們弟子留不住，也沒有辦法，不如念彌勒聖號助其正念，或得菩薩加被，使我大師住世。於是輪流在其耳旁虔念彌勒洪名！八時黃先生來，診視結果，認爲不特本病未見好轉，而心臟也已衰弱到極點了。別無他法可施，只好注射强心針。但因大師報盡，無法挽回，綿延至下午一時十五分示寂了！

一代大師，辭別人世，在座的同門弟子，那種如喪考妣的悲傷情景，沒有在座的，誰也難以想像！記得我佛釋迦入滅時，諸大弟子的悲痛哀哭之狀，我們從遺教中讀了，雖也有不可遏制的悲傷之感，但總覺得這是文字上的記載，沒有親身經歷的親切。這次，虛公大師示寂，我親隨侍著，看到他老人家從這濁惡的世間，慢慢的離去，悲傷的熱淚，止不住的向外直流，恨不得隨大師而去，才能滿足悲痛之情！其他的出家在家弟子，也沒有不是痛不欲生的！

大師示寂後，在滬的弟子，立卽組織治喪處，分電各方大師弟子；當晚中央廣播電臺，並播出大師示寂的消息，各報的記者，陸續來爲一代大師探訪身世，所以十八日的早上，滬上各大報紙，均以大字標題登出佛教領袖示寂的消息，各方讀了這消息，不論有關無關的僧俗，莫不痛惜一代大師的遷化！來寺瞻仰遺容的說：「大師示寂

，不特爲佛教一大損失，而且是國家及文化界的一大損失」！眞的，在佛教危急存亡的今天，在國家混亂多難的此日，在文化凋敝分岐的現時，這樣一個熱忱爲國爲教爲文化的一代大師去世，豈不是最無比的損失？唉！偉大的大師！你爲什麼去得這樣快呢？自今以後，散沙般的佛教，有誰來領導而使之振興？混亂的文化思想，又有什麼智者來糾正而使之納入正軌？大師！我們的佛教、文化，在在需要你老人家領導，現在你去了，我們怎麼辦？我不敢而又不忍想像了，你幾時乘願再來呢？

大師在世時，每天的密行，不曾長期親近過的，是不曉得的。不特透視宇宙人生眞理的智慧，完全無缺，就是做人的德行，也是圓滿完整的，眞可說是德智兼備，解行具全的一代完人！他平時開示於人的，都先叫人做一個好人，然後再學菩薩，假使人還沒有做好，就侈談做菩薩，那簡直是自欺欺人！所以他老人家的平常行動，都從做人的立場，脚踏實地的去行，不像一般掛名修行的大德，以苦行奇事去惑衆！正因爲他的務實，所以到示寂時，能安詳自在的撒手而去，沒有一點兒苦痛表情。不特如此，到十八日早，他老的頭頂上，還有相當的暖氣保持著，若從佛教的教理及大師平時的悲願講，可以證明我偉大的大師，不是上生兜率內院，就是乘願轉世再來人間！

十八這天，京、滬、鎮、杭各地的出家弟子，先後來到玉佛寺，他們見了大師的遺體，悲號痛哭者有之，長吁短歎者有之，若有所失者有之，由此可見沐我大師慈和懇摯之化者，無不有「世間眼滅，大燈炬滅；法橋已斷，法海已枯」之嘆！唉！大師！你老安然的去了，我們怎麼辦？我不敢而又不忍想像了，你幾時乘願再來呢？

晚上舉行入龕禮，沐浴、更衣，我都在旁，當換衣時，每人很誠懇的說：「大師！我們來替您老穿衣了，您慈悲慈悲吧」！不一會，穿好衣服，隨即入龕，當遺體剛剛坐進龕內時，全體弟子，又是淚落如雨，悲不自勝！但大師端坐在龕中，兩目雙閉，鼻架眼鏡，威儀堂堂，容顏巍巍，直似一位活生生的老僧入定，絲毫不像一個已無氣息的示寂大師！所以四衆弟子一致主張留待明日給善男信女們作最後的瞻仰！

大師是菩薩再來，去後亦必然轉世，所以示寂後的一切，均依佛教禮儀舉行，不隨俗，不迷信，不浮華，不舖張，所有儀式，簡單隆重。所以十九日下午二時舉行封龕禮，玉佛寺門前，平靜得與平常沒有兩樣；雖樂志堂前後，紮滿了黃色綵坊，但祇顯得示寂道場的莊嚴罷了。封龕時間還沒有到，滬上的大師弟子以及仰慕大師的善男

信女，已漸漸的湧進了玉佛寺，他們爭先恐後的瞻仰慈容頂禮遺體的那種眞誠，不禁使人想到一代大師的感人，是如何之深了！

時近二點鐘，玉佛寺的西邊幾個大廳，擠滿了四衆弟子，而各報記者亦開始爭攝各種不同的鏡頭，情形雖相當熱烈，但仍保持示寂場中的悲哀肅穆的情緒！爲大師封龕說法的，是善因老法師，善公與大師有幾十年的友誼，這次來滬有事，不意竟爲大師封龕，亦可謂因緣巧會了。法師說法時，特別提高自己的聲浪，以壓抑自己的傷感，終仍不免落下了傷心之淚，其悲痛之情如何，可想而知了！參加封龕的四衆弟子，聽到說封，萬頭鑽動，莫不以得最後一見大師遺容爲快！同時也無不悲號垂淚，慘痛欲絕，封龕畢，偉大的大師，再也不得與我們見面了，世間悲慘之事，何有過於此者？唉！大師！你安然的去了，我們怎麼辦呢？慈愛的大師，你幾時乘願再來呢？

事後，採訪新聞，爭攝鏡頭的各報記者說：「宗教，在我們心目中，向來認爲對社會群衆，不會發生什麼大的作用的，可是這次親見太虛大師封龕這幕壯烈悲傷的鏡頭，不禁使我們感到宗教力量的偉大了」！這是記者先生目覩實情的誠言實語。不過，這次的表現，一方固是宗教力量感人之深，另方實也是我大師德化所致。現在，慧

眼獨具思想傑出的新佛教領袖去了，他那慈悲平等的胸懷，密修高行的碩德，任勞任怨的精神，爲法爲人的心願，留在我們腦海中的，在在使我們對他生起非常人的想像。非常人必有非常事，所以他老的遺志，他底於成，使得轉世再來的大師，看到新中國的新佛教出現，方不負一生爲教的大師，也才不愧我們做了他的弟子！

大師示疾、入滅、封龕記

太虛大師對中國佛教文化貢獻及其願望

太虛大師出現於現代中國，雖只不過短短的八十年，但他爲發揚中華佛教文化，宣傳佛教覺世之音而手創的海潮音刊，却已有了五十年的歷史，是則大師於三十歲時，卽爲悲願所動而以發揚中華佛教文化爲己任了，這從太虛大師全書中，固可明白的看出，從五十年的海潮音中，亦可明白的看出。是以大師對我中華佛教文化所作出的偉大貢獻，堪稱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人，因而化爲佛教輝煌無比的功勳，將永耀史冊，永遠爲後人之所景仰！

去年爲大師八秩誕辰，今年爲海刊五十週年，欣此雙慶，實有值得紀念的意義，海刊主編樂老法師，爲此特出「中華佛教文化專號」：一以紀念不世出的一代高僧，一以紀念維繫佛法慧命的海潮音。海潮音本以發揚中國佛教文化爲唯一使命，當斯自由中國正在積極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聲中，我們來談中華佛教文化的復興，覺得這是極饒意味的一項大運動。因爲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甚

至可說已成中國文化血肉的一份，所以在我中華文化復興的運動之下，佛教文化必然要隨中華文化的復興而復興，才有光輝的前途。

講到中華文化的復興，特別是佛教文化的發揚，其目的不僅在於培養人們道德，促進社會安定，最主要的還是爲了力挽狂瀾，奠定復國建國的力量，打穩中興佛教的基礎，進而收到推陳出新的效果，使中華文化與佛教文化，在舊有的基礎上，創造更爲富厚的新文化，以利益國族與世界人群！

人類文化，不論屬於那一類型，絕對不是只屬點綴門面的裝飾品，而是與實際的人生發生密切的關係，且與現實生活結而爲一，在人類思想和行爲上產生支配的作用，才能算是眞實的文化。如把文化視爲珍寶而置之高閣，以欣賞的眼光來品評讚歎，那它卽使怎樣偉大、壯觀，亦不過供人觀覽把玩而已，根本不能發揮文化的眞正功用！

文化雖是人類改善現實人生的成績，是點點滴滴積聚起來的結晶，但這成績要在活的動境之下，才能表現其價值與意義；也就是說，這種累積起來的結晶，仍要不斷地向前發展，且要在新上加新，精益求精的進步下，始可保持其光彩，鞏固其地位。

同時，我們更應注意到文化的兼容並蓄性，因爲文化這東西，固有賴於不斷的創造，更要不斷地吸收他人的成果，既要在長久的時間裏受錘鍊，還得在廣大的空間中求其新陳代謝。

佛教沒有傳入我國以前，我國的本位文化，所謂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在基本思想上，在生活方式上，確已有了不少的成就。如爲調合群己的關係，認識了道德的價值，揭示了倫常的重要性，建立了人與人間的種種規範或德目，對理想的社會也有極其美滿的構想，精神上的文化與物質上的文明，也都有了某種程度的發展，這是誰都無可否認的。

雖則如此，但直到佛教傳入以後，中華本位文化吸收到新的血液，才得以廣泛的擴張，向前作長程的躍進。這是歷史的事實，同樣誰也無法加以否認的。

佛教是眞理的宗教，對於眞理的闡說，固然影響我國文化很深，佛教亦是德行的宗教，對於德行生活的提倡，使我國固有文化中的倫理道德思想，得到有力的支柱，亦同樣發生深遠的影響。加上佛弟子，本著宗教的熱忱，予以不斷的宏傳，深入民心，爲衆接受，產生了實際的效果。還有，佛教慈悲利他的大乘精神，使孔孟思想中的

推己及人、捨生取義的完美人格的造型，有了良好推動的助力，調合著宣揚，才得以扶導世人崇尚德行，背惡向善。再如，佛教四姓平等，衆生皆具佛性的平等說，使儒家民爲邦本，仁民愛物的思想，得以建立普遍流傳的契機。其他如在佛教各種儀規的影響下，才使中華典章制度得以孕育；更由於佛教的傳入或弘揚，中華純文學始脫離文筆詞章而獨立，朝向多彩多姿的新境界進展，無論是音韻的發明，辭彙的繁衍，繪畫雕刻的入於化境，音樂的推廣與淨化，詩詞新體制的形成與夫意境的廣大，小說戲曲的出現和流傳，建築風格的創立……在都受到佛教的推動或促成。甚至舟車用器，農耕商賈，工藝匠事，衣冠飾物，也都有賴於佛教的滋潤和策進，才演進成爲如此博厚華美的壯觀。如有人說：「印度文化輸入於吾國，而使吾國社會思想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皆生種種之變化」。

不唯如此，他若民間良風美俗的蔚成，敦厚誠敬風氣的建立，沒有不以佛教爲主力或受佛教影響的。而且，佛教博大湛精，一方面促使我國本位文化蓬勃地生根滋長，另方面又單獨全面深入，直接指印人心，在廣大的民間，成爲化導羣倫，指示迷津的主流。這末一來，社會安寧賴以維繫，人倫關係賴以融和，所以自佛教傳入我國，

早已是中華文化的眞正領導者，是中華文化最堅實的骨幹，是長照中華文化的智慧明燈。不論你是怎樣一個中華本位文化的維護者，要想抹煞這一事實，那是絕對沒有辦法做得到的。

我們佛教徒素以弘法利生爲己任，現在眼看我國當局正全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內心自有說不出的愉快，因爲我們明確的知道：中華文化果能振興起來，佛教亦會隨著振興起來；反過來亦可作這樣的肯定說：欲使中華文化復興，正本清源，必須先復興佛教文化，不然，那是很難望見效的。

可是我們還得鄭重說明：所謂復興佛教文化的這一重任，不是落在一般社會人士的肩上，而是我們佛教徒，特別是出家的僧衆，應該荷起這個擔子，不容有絲毫的推諉，更不容許放棄這個責任！

過去佛法東傳，雖是仗其本身博大高超以及具有迅速成長的優厚條件，但許許多多的東來高僧西去大德，爲弘法利生所付出的心血，前仆後繼的刻苦奮鬪，才滙聚成洋洋大觀的佛教文化。

時至今日，由於衆生的共同業力，佛日潛輝，正法式微，人心沉淪，物慾橫流，

邪說充斥，毒素思想氾濫，偏執之見皆是，不唯民族陷入空前的浩劫中，佛教亦達於毀滅的邊緣。身居自由中國的我們，有責任負起主持正法，且應效法往日高僧大德爲法爲人的精神，努力做好復興中華佛教文化這項工作，以配合中華文化的復興！

談到復興佛教文化這一論題，眞可說是千頭萬緒，大有無從下筆之感。因爲文化這一名詞的內容太廣，它包羅了萬象，舉凡一切足以增進生活，促動進步的成就，都可說是文化。諸如物質上的充實，精神上的美化，只要是具有建設性的，全是文化的一部分，很難作詳細的推論。現在只好綜括地提出幾點意見如下：

復興中華佛教文化，我認爲首應從建立强烈的信心和無盡的願力著手。信心與願力，是佛教所重視的，亦是推動一個精進不懈的原動力。我們從現實世間去看，凡有信心與願力的人，就能剛毅沉穩，努力邁進，忍得住不同的打擊，受得了各種的犧牲，吃到了辛苦而不退縮，遇到了危難而不躲避。如古代大德爲法忘軀，爲道殉身的大無畏的精神，便是信心與願力的具體表現。我們再從佛教史上試看一下：中華佛教文化的培育與成長，何嘗不是歷代高僧大德在信心與願力之下，冒萬險，克萬難，而點點滴滴創立與累積起來的！

梵僧東來傳法，固然是受信心與願力所驅使，華僧西行求法，同樣是爲信心與願力所策動。這些傳播正法種子的大德高僧，如果缺少了信心與願力，不特不可能有精誠苦鬪的意志，而卓越超勝的貢獻就更談不到了！

歷代對佛教具有偉大功勳的高僧，因爲有了誠敬的信心和宏誓的願力，才能捨親割愛的，不辭千辛萬苦的去探求眞理，才能不計成敗，不顧利害得失的去進行教化。他們曾經面臨不堪想像的種種艱難困苦，曾經不斷地遭遇種種迫害摧殘，歷史上三武一宗的沙門被大屠殺固不必說，即以平常時期而言，也要經常受到毒惡的打擊！假如他們不具有爲法的信心和度生的願力，恐怕早已轉變了方向。佛教文化，就是在這樣堅忍不拔的信心願力中，殫精竭智地創建而成。佛法在民間廣爲流傳，民衆得以接觸正法，人人畏果報，個個思淨土，這豈是偶然！

佛經的求取或翻譯，是異常艱鉅的工作，但在信心與願力的支持下，不但圓滿的完成，並且完成得如此盡善盡美，爲佛教文化奠定了不可移動的基石。佛教一切其他的文化成果，也都隨之而產生。

比較抽象而難以理解的暫且不談，僅以佛教的寺院來說，巍峨莊嚴的上刹分佈各

處，雕龍畫鳳，栩栩生姿，眞可說是匠心別具，巧奪天工，令人仰望而讚歎！其他如燉煌、雲崗等石窟，更是早已成爲人類文化的精華，卽使非佛教徒也要視爲國寶，這怎能說不是信心與願力的結晶？再如唐朝的「變文」、宋朝的「平話」，正亦是佛教徒爲熱心傳教，所運用的善巧方便。他們花費心血，將深奧的經典，演衍成通俗的讀物，冀望藉此接引初機。最初的用意雖說在此，但它却在中國文學史上，成爲劃時代的大貢獻，且是中華文化史上極爲光輝燦爛的一頁，這又怎能不歸功於信心與願力之所使然？

所以我深深的覺得，現在來談復興佛教文化，除了信心與願力，是不能做復興佛教文化工作的。因爲沒有誠摯的信心，動機不純，必然就有所偏差，而脫離佛法的正軌；沒有宏誓的願力，難見眞實的感情，必然就沒有繼勁，而不可能有所成就。

其次，我以爲欲復興中華佛教文化，千萬不可固步自封，應該放大我們的眼光，在國際上多作交流的工作，多吸收他人的新文化。除了根本的正法，應嚴格的保持外，其他像在教育上的設施，制度上的結構，宣傳上的技巧，經濟上的運用等等文化，都要多取他人之長，以補自己所短，然後始能使佛教文化更充實而豐富起來！

上面曾經說過，文化必須在互相交流中錘鍊，要在各方面都能經得起考驗，還要在動境下求新求精，才能見佛教文化的光輝！過去，佛教能對中華文化發生絕對性的影響，就是由於印度許多文化傳進來，爲中華本位文化注上新血液的後果。好像梵語的傳入，曾使佛教徒發明了反切注音，創立了字母，發掘了四聲，音韻學從此成中國文學上的靈魂。唐詩宋詞的藻彙，以及今日國語流傳，可說都是受其恩賜。玄奘、法顯等大師的西行，使國人大開眼界，從而人民始明白天下之大，風俗之殊。

以上僅是簡單的例子而已，其他像仗著文化交流而充實文化的事實，那眞是太多太多。實在說來，一個坐井觀天者，不論在那一方面，都是難以得到進展的。更應了知，自尊心並不足以帶來眞正的尊榮，優越感亦不足以帶來眞正的優越，自尊心與優越感反而是前進的最大阻力，何況吸收他人之長，並非傷害自尊心和優越感呢！太虛大師深深的體認了這點，所以他老住世的時候，不論是自己的弘化，不論是僧才的培植，都對這點予以異常的重視！亦正因爲如此，所以大師的胸懷是開濶的，心量是廣大的，思想是自由的，氣魄是雄偉的！

佛教早已有了高度的文化，且爲世界學者公認的事實，但我們却不可以此自滿自

傲，須知近代思想文化進步之速，確有令人驚異的地方，我們不能不急起直追，否則，他人日日在進步，而我們仍屹立在那兒不動，那就難免要爲進步的人類文化思潮之所淘汰！

舉一事實來說：佛教的寺院，在往日建築裏，是最壯麗堂皇美觀莊嚴的，任何建築都不能比擬，任何人都會生出讚歎心。所以過去有很多原不信佛的人，一走進崇高偉大的寺院，不期然的對佛教生起敬意，可以得到證明。但是時到今日，一般都市高樓大厦平地起，越來越壯觀，越來越崇高，而我們寺廟呢？不僅不能隨著進步，反而保持不了往日的規模。各地新建的寺廟，不夠氣派固不說，甚至一層樓的一座房，亦成爲一間佛堂。緬懷過去的那些開山祖師，寧不使我們現在僧侶，慚愧到無地自容？我們還能固步自封的不急起直追？

再以人類思想交流所賴的語言來說，從前我們佛教高僧精通外語的多得不可勝數。譯經論難，參學訪道，都以語言爲工具。正因精通其他的語文，所以能開拓佛教文化的領域，使佛教文化逐漸擴展開去，而爲大多數的人民信奉接受。反觀今日我國教內精通外國語文的有幾人？精通幾國語文的又有幾人？說來同樣使我們感到無限慚愧

。今日世界已成天下一家的世界，佛教亦同樣的步入世界佛教的領域。近二十年來，有著各種世界佛教會議的舉行，我國由於沒有通曉外國語文的僧才，在歷次世界佛教會議中，不特不能起影響作用，甚至說話的機會都沒有，深切思之，寧不愧然？是以欲談復興中華佛教文化，外語僧才的培植，是目前當務之急！

慧眼獨具的太虛大師，早在五十年前，對這已有深切體認，所以他老主辦的僧教育，有中英文系的，有華日文系的，有漢藏文系的，有巴利語系的，以培植各種不同的語文人才，而且有相當的成就，但因時代的轉變，已爲時代洪流之所吞沒。現在我們要問：今日像大師具有慧眼而以培植世界佛教語文僧才的大德何在？緬懷已寂的大師，瞻念未來的佛教，目覩現前僧才的凋零，審視佛教文化的不振，不禁使人泫然欲淚！

再其次，我以爲欲復興中華佛教文化，負有發揚佛教文化重任的僧伽，應從深入經藏通達佛法著手。經藏，是無邊的智慧之海，是無盡的佛法寶藏，是至高無上的思想標準，唯有透過經藏的學習與探討，才能發現佛教文化的要義，才能把握佛教文化的眞諦，不然的話，不但不能復興及發揚佛教文化，要想保存都不可能！

可是我們經常看到有些僧衆，具有弘揚正法的願心，也能爲佛教做一些事情，並且有相當的能力，是眞正的可造之材。所可惜的是這些人，沒有深入經藏，未能精通佛法，以可造就之材而未予以深造，不能不說是佛教的一大損失！佛教對於這些有心正法弘揚的人，既不能放棄他們，就應設法予以培植，使之成爲復興中華佛教文化的生力軍！我們應知：未透闢認識佛法的人，來做佛教文化宣傳的工作，這絕對不是個好現象。當然，從較好的方面說，這不過是自己錯解佛法，盲人瞎馬，迷途難返；從較差的方面說，他們可能沒有因解生信，既不是由解所生的信心，當然是經不起考驗的，自然也不會生起純正的願力。許多離開佛法崗位而去的，大都因此而來。是以如何鼓勵負有弘揚佛教文化的僧衆，切實的深入經藏與認眞的精進苦修，在復興中華佛教文化聲中，是不可忽略的大事！唯有我們出家僧衆，從經藏深入中充實了自我，佛教的文化才有夠條件的領導者與推動者。

大師八十誕辰，海刊五十週年，爲大師手創的海刊，特出中華佛教文化專號，以提醒全國佛教徒對慈悲、平等、無我的佛教文化重視，並且藉此純潔無疵的佛教文化的宣揚，來蕩滌近代滲透到中華文化裏的毒素，的確是極有意義的大事！大師一生就

是爲此付出他的心血和精力，我們今日欲想紀念大師，欲報大師深恩，亦唯有在這方面多來著力。我們果能在復興中華文化聲中，運用純潔的佛教文化，來做文化的消毒工作，不僅是中華文化之幸，亦是佛教文化之幸！

慶悼雜說集

以大師革命精神實踐大師革命理論

現實世間，不論從事從理方面去看，不特有常的一面，亦且有變的一面。自其常面觀之，眞可說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佛法所謂「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普徧而恆常的理則，就是指此普徧常恆的理則性，不唯我輩凡人不可改變，就是諸佛出世亦不容違背。可是，自其變面觀之，就不能看成一成不變，而應把握無常演變的法則，適應時代的要求，隨順環境的轉變，使之日日新，又日新，理才成爲眞理，事始成爲實事。佛法，固有其理的一面，亦有其事的一面，且理事交融，事理無礙的。爲佛弟子，如執理廢事或執事廢理，都不能算是圓見佛法眞義！近代佛教大德，眞能卽事而理，卽理而事，理事雙融，不爲事纏理縛的，自當推我太虛大師，如尊虛大師爲一理事無礙的大師，我認爲絕不爲過！大師的說理深邃，行事廣大，在全部遺教中，到處呈現著，一讀遺教，就可知道。不過，大師的深理廣行，是多方面的，如欲予以敍說，眞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現我想從大師所唱「教

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的三大革命方面一談，以示大師所表現的偉大精神！

革命一詞，原極輝煌莊嚴，因人類是有思想的動物，有思想就必然要求上進，要求上進就必須去除妨礙上進的阻力，當知除去阻力就是革命，所以革命是進步的象徵。但革命尚未蔚成風氣時，一般沒有時代認識的人，不僅不會倡導革命，贊成革命，而且定是反革命的。我大師是有思想的時代人物，受當時革命思潮的影響，於二十三歲時（宣統三年），就與革命黨人往還贊助國民革命，到二十五歲時（民國二年），就又在佛教中鼓吹佛教革命運動，當我大師發生革命呼聲的時候，那些缺乏智慧，沒有眼光的人，對於佛教革命一詞，不是指爲妄人邪說，就譏評爲肆無忌憚，其實大師的三種革命，非如妄人的邪說，而是從深智大悲相互交織下所迸出的，不特爲時代所需要，且契合於佛陀精神！印順法師著太虛大師年譜中說：「大師之三種革命，乃思想、制度、經濟並重，實能握佛教革新之全般論題，此是何等智慧」！事實的確如此，無論什麼團體，如在這三方面，做到恰到好處，就能成爲和合、安樂、清淨的集團，也就能發揮出無比的力量，所以佛陀最初組織僧團，就以這三者爲僧團和合的基礎

。要知思想（教理）革命，就是（見和），制度（教制）革命，就是（戒和），經濟（教產）革命，就是（利和）：三者無一不是本於佛法而來。因此，大師的三種革命，與其說是創新，毋寧說是復古，就是回復到佛陀最初建僧的精神上去，以期健全佛教發揮力量！不意自命爲佛忠實弟子的僧俗，不知佛法精神所在，加以厭聞革命之名，聽說佛教亦要革命，自會大驚小怪起來，發出一片反對聲！可是時到今日，由於革命口號的響亮，連從「沒有標榜佛教革命」的印光大師，竟也有人說他是「佛教革命的實踐成功者」了，可見革命的可貴！不過據我們所知，革命的實踐是從革命的理論來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何來革命的實踐？如國父的國民革命，由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而來，大聖釋迦的種族革命，由四姓平等的革命理論而來，是一大明證。明白了革命可貴，進而略敍大師的三大革命。

教理革命　教理革命，如前所說，就是思想革命，亦卽六和中的「見和」。近有人說：「思想革命爲眞正有效的革命」；佛陀重視見和的理由，也就在此。佛弟子的學習佛陀所遺留下來的教理，應以佛陀的思想爲思想，可謂天經地義，毫無疑義，還有什麼革命可言？當知大師所說教理革命，不是革釋尊所說教法的命，而是革不正確

認識教法而妄談或偏執教法者的命。這點，我們首先要了解，不然，就將對大師發生不必要的誤會。

我們得承認：本釋尊獨特深見而樹立的佛法，雖說都是從無上大覺海中所流出的，但後代傳持者，爲了適應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機宜，在思想上發生分化固爲不可爭的事實，而分化了的各種思想，是否都能深契佛陀本懷，那就成爲一大問題了。如印度小乘二十部派的思想，大乘空有二宗的思想，中國大小乘各宗各派的思想，雖說「都是以古德在佛法中參研之心得爲根據，適應時機之教化上而建立的」，但因各家思想重點所在有別，久了自然就走上揚自抑他或是自非他的不健康的思想路線上去，使得後來的學者，在紛歧複雜的思想流中，觸不到佛法的核心要義，見不著佛法的本來面目，不是在佛法的外圍打轉，就是捲入宗派思想漩渦，很難獲得佛法的勝義了義！

舉最明顯的例說：極恢閎博洽之能事的天臺五時八教的分判，說法華爲純圓獨妙，華嚴爲兼別而非純圓；綜古傳今說貫北有南空的賢首，敍述一代時教的淺深，說法華爲終教而非圓教，可以稱爲圓頓大教的，唯有廬舍那佛所說的華嚴。雙方爲爭自家

宗義的勝妙，總以爲自己深得佛的本意，總喜歡把自己抬得高高的，似覺全體佛法都在我這裏，要學佛法就得到我這裏來，在別個地方是不能得到如來正法的。這種自是非他的現象，從宗派思想產生以來，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如最近還有人這樣告訴我：有些專於一宗的學佛者說，聽經要聽自己所宗的經，跑廟要跑自己念佛的廟，不是自己所宗的經不要聽，不是念佛的廟不要跑。心胸狹隘到如此，思想封閉得如彼，將一個發心廣大的學佛者，被宗派知見的繩子捆得如是之緊，試問佛法還有什麼開展？學佛法者又有什麼生氣？況且，同是佛說的一部經，爲什麼屬於自宗學者來講就值得聽的？別宗學者講的就值不得聽？如說我宗講的合於經意，餘者不然，那末，各宗學者站在各宗的立場都作這樣想，請問還有什麼人能夠講經？所以我常對人說：現有很多學佛同道，動輒罵人邪知邪見，對方如果是有修養的，根本不答辯，問題很簡單，如對方也以邪知邪見來回敬你，此一是邪見，彼一是邪見，在學佛者看來，你們學佛者，到底還有正知正見沒有？豈不是一個笑話！

我太虛大師，有鑒宗派知見有礙佛法的推進，乃從宗派知見窠臼中跳出來，站在純佛法的立場來看全體佛法，因而大師對於教理的解釋或教法的弘揚，都是本於佛法

本意，「隨機施設而不專承一宗或一派自礙」，亦「不欲專承一宗之徒裔」。正因大師思想不爲舊來宗派之所拘束，所以能將釋尊流傳到現代的佛法作圓滿的判攝。如像大乘八宗所諍論的誰圓誰偏，誰頓誰漸，誰實誰權，誰妙誰粗，在大師的佛法思想系裏一掃而空，認爲佛爲法本，法皆一味，根本沒有權實頓漸偏圓精粗的差別，因而大師高高的樹起「八宗平等」的旗幟，以爲八宗，「皆實非權，皆圓非偏，皆妙非粗，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乘故」。這種融貫各宗各派的偉大思想，豈是一般固執一宗一派的門徒所能企及？不過我們還得知道：大師雖承認各宗派所弘傳的都是佛法，但對各派學者所固執的宗派知見，仍是不留情的予以抨擊。因此，宗派知見特深的學者，對於「八宗平等」說，雖極表讚善，但對觸及他的本宗宗義，却又表異議。無怪有些不明大師佛法意趣所在的，一聽大師喊出「教理革命」的一語，就以爲是提婆新來的佛法破壞者！但是到了今天，不僅誰都覺到大師思想體系的博大精深，並兼顧到全體佛法的每一面，而且確認大師晚年在「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的一文中，所提出的「教之佛本及三期三系」，「理之實際及三級三宗」，「行之當機及三依三趣」的三點對佛法整個思想的看法，尤爲最正確最圓滿的佛法體系，值得每個佛法的修學者

，「以這作爲對整個佛法的基本見解」。不爲宗派成見所拘的學者，如能遵循這一「基本見解」來談佛法，一切門戶之見自可廓清，各種宗派藩籬必能撤除！

教制革命　我們知道，在這世界上，國家有國家的制度，社團有社團的制度，宗教當也有宗教的制度，佛教爲宗教之一，自不能無其制度。所謂制度，就是爲團體中各個分子所遵循的法規，不論什麼團體，只要此一制度，爲大家所制訂了，就得共同的遵守，誰違犯了，就得接受制裁。可以說，欲知一個團體的健全不健全，就看他所立的制度完善不完善，因而制度在求團體的發展及鞏固上，實有他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佛陀開始組織僧團，卽著手僧制的釐訂，亦卽體認到法制爲僧團慧命所繫。要知樹起一個中心標的，由一個人或少數人去結合或領導散漫的各自爲政的多數人，將其掌握應用，使其發生集團的力量，達成共同的任務，如沒有良好的制度怎麼行？從社會各團體看：越是制度好的，團體越是有力，一個團體的解體，大都是由制度的渙散而來。佛教的僧團既是由僧制所維繫的，我們如要僧團在這世間，發揮弘揚法化的力量，產生陶鑄僧格的功效，就不能不注意教制的合理性。

如來住世所制訂的僧制，是基於所在的環境及時代的要求所成，雖說原則性的總

綱領，後代佛弟子不可爲之更易，但因制度這東西，含有他的時代性，是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一成不變。僧制的變遷，不僅從傳到中國來的佛教可以看出，就在印度本土亦可發現數度的變更，這是歷史事實，誰也不能否認。大師的青年時代，正是我國社會、思想、文化各方面發生空前巨變的時代，於是大師乃發出了「教制革命」的呼聲，希望教制能夠配合時代，隨時代的進步以發揮佛法的時代性。現代中國僧制，須要重行整理，不唯慧光如炬的虛大師有此認識，即「專志淨土之印老，亦考慮僧制之重建，謂『佛制固不可不遵，而因時制宜之道，亦不可不亟研求，以預防世變時遷』」。這眞可以說是智者所見皆同了！唯當知道的，就是虛大師所唱的佛教革命，完全是本於佛法的，如越出了佛法範圍，那就不叫革命，而是破壞佛教了。所以大師明白的告我們說：「中國佛教的革命，決不能拋棄有二千多年歷史爲背景的僧寺，若拋棄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社會化的佛教革命，則如拋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危險」！世界革命的危險到了今天越發明顯，如不予以有效遏止，世界終將被這班魔王搞得毀滅而後已！佛教的危機，本亦早已畢露，但過去的危機，由外來摧殘者多，而現在的危機，却多發自內部的，內部的出家衆，未能

積極的推動佛教，隨時代以進展，固爲加深佛教危機的一大原因，而有些在家學佛者，表面雖亦信敬三寶，但實欲凌駕於出家之上，甚至教一般信衆，不要跑僧寺，不要僧伽爲佛教團體的領導人，拒絕大德高僧入內說法，如是長久下去，僧伽不能存在，佛教還不亡嗎？是以我所感到的佛教眞正危機在此。

抗戰時期，有一次，王恩洋居士來漢院敬禮大師，大師藉此因緣，開了一次座談會，會中所談的是「今後佛教能否存在」的問題。當時大德長者發表弘論的很多，有以爲佛教存在，是沒有問題的，不論現在與將來，因他確有顚撲不破的眞理在，但僧伽的現狀，如不改變，能否存在，倒是問題。王恩洋居士聽了此說，接著發表他的意見道：不談佛教存在便罷，如說佛教存在，就不能否定僧伽的存在性，僧爲三寶之一，有僧的存在，才可說有佛教的存在。這才是個正信居士所說正知正見的話！要知釋尊最初建僧，其終極目的，就是要將「住持正法」的任務，鄭重的付託出家衆，所以說：「和合僧的存在，卽是正法的存在」。僧既專志於正法弘揚的工作，護持正法的責任，自然就加諸在家衆的身上。由是可見如來對於四衆弟子的教命非常明顯：出家二衆所負的任務，是「住持正法」，在家二衆所負的任務，是「護持正法」。雖所負

擔的任務不同，但若眞能四衆合作，我相信，佛化世界固不成問題，佛教存在更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僧不負僧的責任，俗不負俗的責任，甚或顚倒過來，「護持正法」的來「住持正法」，「住持正法」的反「退居末位」！

因此，今日來談「教制革命」，不應唯著重於僧制的重建，而應著手整個教制的樹立，唯有如此，始能四衆協調，各站本位，爲淨化世間救濟人群而不斷的努力！

教產革命　只要是個人，不管什麼人，如要生存下去，就不能不生活，生活當就要有生活的來源。佛世時的僧團，原是無所有的集團，一以乞食爲事，似無教產可言，但據戒律所示，有信衆施僧物，佛也爲之相當規定，如「現前僧物」和「常住僧物」的類別。大師說：「常住僧物，是不動產等之永久性者，現前僧物，是用品等臨時性者。常住而不言十方者，可限於一區域，或一宗派。十方而不言常住者，可由僧團全體之決議而變更」。總之，佛教在印度，僧團中的施僧物，永久性的不動產也好，臨時性的日用品也好，都不是屬於任何個人的，而是屬於全體僧衆的。佛法傳到中國來，適應中國的宗法制度，創立小廟的剃度派，叢林的傳法派，形成變相的家庭，於是原爲僧衆公有的寺產，一變而爲一人或少數人的私產，到了佛教經濟權，握在少數

人的手裏，就發生專爲自家打算，而不肯爲佛教全體設想的現象了。所以過去大陸上的大小寺廟，雖擁有很大一筆寺產，但佛教所應辦的教育、文化、慈善、布教等事業，都無法進行，因而使人對佛教生起極大的誤會，以爲佛教對現實人群，沒有什麼裨益。智慧深邃的大師，發現到這點，乃知今日中國佛教的衰頹，病根就在寺產未作合理的支配，未能利用廣大的寺產，多作有益社會的事業，如欲佛教今後在社會上，發揮覺濟人群的效力，非對寺廟財產加以徹底整理，使之歸於全體佛教所有，做佛教所應做的事業不可，所謂「教產革命」，就是在這一體認上提出的主張。在人類佔有欲的積重難返下，不用說，大師的這一革命運動，是受到很大阻力的。可是自赤色魔鬼侵佔了大陸後，大陸上的寺廟產業及田地，固被沒收清光，就是出家的僧尼，也被殺戮淨盡。吾人今後隨著國軍反攻勝利，踏上大陸土地，要想收回寺廟產業，事實是絕對不可能了，因而大師所唱的「教產革命」，在他日大陸佛教重建時，已失去了對象。雖則如是，但佛教經濟制度，如何本著佛陀建僧的「利和」精神，重行制訂，乃是值得每個自由中國的佛教徒，所當嚴密考慮的一大問題。老實說：佛教經濟制度，不能合理建立，要想佛教在重重關係的廣大社會間發生活力，我認爲是很難做到的。現

代的人類，對於任何思想、學說、宗教的要求，不唯重視你的理論如何圓滿，要在看你事實表現如何，換句話說，看你對於現實人生有沒有貢獻。大師之所以力主「教產革命」，其旨就在將佛教有用的金錢，拿來做佛教各種社會事業，使社會的廣大人群，知道佛法並不是專重後世的，卽對現實人生也有莫大的利益！

大師示寂十年了，大師號召的佛教三大革命，仍爲我們今日所需，但必須知道的，就是大師所倡導的佛教革命，在建設而非在破壞，所以大師曾說：「中國的佛教革命，是爲建設而革命的，非爲破壞而革命的」。如有不知大師用心所在，以爲革命就是摧毀一切，那就全失大師致力於佛教革命的本意了！革命最要的是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在排除萬難，貫徹到底。大師畢生爲佛教革命運動而努力，從不知道失敗，只要是對佛教有益的事，總是勇猛精進的一往直前，眞可說是一位最具戰鬪精神的革命大師！我們今日紀念革命大師的十週年，不但要深入大師的革命理論，更要具有大師的革命精神；而以大師的革命精神，實踐大師的革命理論。

發揚中國及佛教文化以紀念太虛大師

一 前 言

太虛大師是位悲深願宏的一代高僧，生前對國家對世界對人類對佛教，都有無比的貢獻，所以當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從上海傳出大師不幸示寂的消息，不特震動了整個中國的佛教界，且亦震動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界。原因大師離開這人間世時，還沒有過六十大壽，假如能再活二十年，那對國家民族、世界人類、佛教發揚，必然會有更大而更輝煌的貢獻！正因如此，所以大師示寂時的一股動人心弦的悲傷情景，迄今仍盤旋在吾人的腦際未去，想不到今年已是大師示寂二十週年！看到大師手創的海刊，發出「太虛大師上生二十週年紀念徵文啓事」，不禁使我深覺今日佛教失去像大師這樣高僧的領導，不能不說是佛教最大的不幸！

大師對人類世界及國家佛教的貢獻，在七百餘萬言的大師全書中，可說到處都在

流露著的。今後中國佛教徒以及一般世人，要想認識大師之所以爲大師的精神所在，不妨從大師全書的字裏行間去求。記得印順導師曾經這樣說過：當我編完大師全書，有人問我在大師全書中，對大師得到什麼新的認識？當時我的回答：貫串整個大師全書精神的是悲心兩字。大師不論做什麼，都從悲心出發的。這眞可說正確認識大師之所以爲大師了。大師的生命內在，既然充滿了悲心，自然就心心念念的，在於如何弘揚佛陀的正法，以救人類世界了。

大師是近代中國不世出的一位高僧，其所有的博大精深廣濶圓融的思想，雖說得力於全部佛法，但亦受時代思潮及中國文化的影響。所以大師的佛法思想，不是從因襲相承來的，而是融貫各種思想學說，以成爲自己思想體系的。因此，大師的偉大思想，不是我所能窺見萬一，更不是我所能略述一二的。

現在中國當前所遭受到的最大災難，無過我國具有幾千年歷史傳統的優良而光輝的文化，[redacted]。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三　大師對文化一詞的釋義

在這人類世界，各地有他不同的文化，這是誰都知道的。但若追究不同文化的根源，自然而然的被人發現到：是由自然環境差別而來。由於自然環境的差別，於是影響人們不同生活的方式，而影響到各地文化精神的不同。所以人類文化是表現生活的，是人類生活的具體表現。有人曾這樣說：「人類日常生活上的聯繫和共同生活的條件，這一切錯綜和複雜的關係，我們總稱之爲文化」。有人又這樣說：「所謂一家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總括起來，不外三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二、社會生活方面……三、物質生活方面，大致不出此三方面，所謂文化亦可從此三方面來觀察」。

大師在「佛學在今後人世之意義」一文中，對文化一詞所下的定義說：「文化這東西，可說是人類生活的特徵。因爲，自然界的動物——人也是自然界動物之一——，都忙著牠自身的生活。我們和其他的動物，明顯的區別，就是人類是有文化生活的動物，其他的動物是但有生活沒有文化的。所以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特徵，同時也可以說是人之所以爲人的定義」。在「提供談文化建設者幾條佛學」一文中，大師對文化的定義，又作這樣的詮說：「對於文化，中外的人不知下了多少定義，有與文明對舉的，有謂包舉文明在中的……文明乃是文化活動的成績，所以文化乃是人群求生存，求妥善，求進步所起活動工作的總和」。本此可以看出：人類文化與人類生活，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有人類的生活才有人類的文化。所以他在「佛學與文化」一文中又說：「文化，可以說是人類之產品，人類將自然萬有，依人類需要而改造以適合人生，及其所得成果等，均謂之文化。由此廣義文化言，世界人類文化，均由人類改變自然而來」。

人類所以在不斷的要求改變自然，因爲人類在這世間所過的生活，除對自然界求得物質的生活，還要在社會界求得更高的文化生活。多姿多采的文化生活，固有勝於

樸素的物質生活，且能進一步的改善人類的生活不斷的提高和增進。所以大師說：「文化的使命，是負有改善人類自然生活的企圖。原始的人類和高等的動物，同生活於自然界裏，沒有十分特殊的地方。但我們人類對於自然界，近之於本身，遠之於外物，在在努力改善，漸漸擺脫了初民的與其他動物相似的生活，成功了一種人類的生活。所負的使命，是將樸素的人類，變成爲文明的人類，野蠻的生活改善爲文明的生活——這就是文化，這就是文化所負的使命」。

從大師對文化一詞的釋義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知道：文化，一方面是人類生活的特徵，另方面是改善生活的動力。而大師的這一提示，實在是極有意義的。因從人類生活史上去看，人類要求生命的生存，固無日不在求生活的富裕、安全與進步。就在這樣不斷的求生活中，於是就有各種不同文化的產生。如經濟文化的出現，是人類爲求生活的富裕而有的；政治文化的背景，是人類爲求生活的安全而有的；宗教以及哲學等的文化問世，是人類爲求生活的進步而成立的。所以大師說：「文化，無論屬於宗教、哲學、科學等任何方面，他本身的使命，是改善人類生活向前進步的。但採取方法和手段，是可有各不相同方面的，所以結果也成爲各式各樣

的文化」。人類文化對人類生活的改善，有著這樣的重要性，任何一個民族，要求繼續生活下去，要求生活進步和改善，就不得不繼承過去優良的文化以開展未來的新文化，使自己民族以及人類所過的生活，更一日一日的進入佳境！如有什麼邪惡之徒，要來摧殘自己本有的文化，那他就是民族罪人，我們都得爲保衛崇高的中國文化與之作殊死戰！

四　大師對中國文化的看法

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不特有其最極崇高的地位，而且有其最極光輝燦爛的一面。且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是以人爲本位的。尊重個人的人格，所以特別重視人禽的辨別。並進而以此精神，應用於文化抉擇，合乎這一精神，就爲中國文化之所融攝，違反這一精神，就爲中國文化之所揚棄。所以說中國文化，首得肯定中國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爲本位而有的文化，不特尊重每個人的人格，且徹底主張人類是平等的。唯有從人爲的不平等中，促進全人類都得到平等的地位，是爲中國文化的特質。

如人群社會是由個別的人所組合成的，證知有人才有社會的組合，如沒有人那裏

還有社會？如此，社會所有一切文物制度，都是爲人而服務的，是要使人生活得更好、更美滿的。所以中國一切文化，皆由人的人格精神而有，終於以完成一個人的人格爲目的。原因人類之所以成爲人類，不僅是有理智的，而且是有理性的，如果沒有理性，就不足說明人性的特質。「人類生命的意義，一代比一代充實，人類生活的方式，一代比一代進步，就是因爲這個理智線的延展。人類文化之日趨進步，就是由於這個理智線延展的原因」。如無理智，人類文化不會延續到今天。

以人爲本位而完成一人格的中國文化特質，太師在「佛學與文化」一文中，亦曾有所提示。首先大師將世界人類文化分爲三大類：一類是「爲人對萬物的文化」，而以近代西洋文化爲代表；一類是「爲人對人類的文化」，而以中國固有文化爲代表；一類是「爲人對各自的文化」，而以印度文化爲代表。以「爲人對人類的文化」說：「人對人類之感情、思想、動作，有不能與對萬物相同者。人雖屬萬物之一，人對人雖亦有可以有對與萬物相同處，然不可盡同。以其對人類者亦爲人類。而人類乃萬物之靈……且人類生性乃社會互助所成。人最初卽有家族生活，如夫婦、父母、子女、兄弟之簡單集團。在此種共同生活中：有感情，有思想知識，而有人對人類

之文化」。所以，以人爲本位的中國文化，以促進人與人間的關係和諧爲文化的唯一特質。接著，大師又說：「尤其自周、孔以後，成爲中國最主要之文化者，卽於此人對人類之文化，察之深，體之切，自倫理道德而至政教禮法，故中國文化之特色，可爲人對人文化之代表」。因而中國文化，不僅成爲亞洲的燈塔，亦爲照耀世界的光輝！儘管西洋有它的社會科學，但到今天還未完成人對人類最出色的文化，所以一談及這種文化，必須求之於中國文化。

不過我們所應特別注意的，就是講到中國文化，不可如讀儒書的讀書人，唯認儒家爲中國文化的正宗，甚至「斥黃老爲異端，摒佛教以外來」。其實，高明敦厚篤實的偉大中國文化，除了周孔的儒家文化，還有黃老的道家文化，民間信奉的佛家文化。所以大師告訴我們說：「故由時代言之：四千年來有道家的文化，二千五百年來有儒教的文化，一千八百年來有佛家的文化，皆中國固有的文化也……非道教莫溯中國文化之源，非儒家莫握中國文化之體，非佛教莫廣中國文化之用」。所以要想認識中國偉大文化的多彩多姿，必須從這三大文化方面去觀察。

由於中國文化的內涵，具有儒釋道三方面的文化內容，所以探究中國文化的學者

，對這三方面的文化，都應同等的重視，不應偏於那一方面，然後才可發現中國文化的偉大。中國文化本爲這三方面文化溶合爲一而成的，彼此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肉關係。後來由於人爲的因素，乃各自張自家文化的特勝。大師對此亦有所表示說：「趙宋以後，中國整個之民族，皆爲道、儒、佛三要素之所滲透；於此三教混合的庸衆心理上，由少數特殊份子，各張其或儒、或佛、或道的門戶」。可是在今日來論中國文化，必須揚棄門戶之見，以把握整個中國文化的生命。

五　大師談中國文化的重建

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領域中，固有其最優秀的一面，亦有其高度的精神價值。但無可否認的，就是中國文化，還有它的缺陷一面，所以有人說：「故中國文化精神，雖如天之高明，如地之篤厚，如地面之廣大悠遠。然數千年文化之發展，遠望而天如日與地連，如向一平面沉墜」。假定中國文化沒有它的缺陷，怎麼會有這種現象出現？這向平面沉墜的現象，最初似還不怎麼明顯，但到清朝的咸豐同治年間，由於西方文化的不斷輸入，大家清楚的看到這個現象，乃有所謂文化革新的運動展開！

大凡一個運動的展開，贊成的固有，反對的亦有。所以近代文化運動的開始，有的仍要保守固有的本位文化，有的主張全盤接受西方文化，有的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有的主張東西文化調和融通，另開一種局面作爲世界的新文化。可見中國文化的革新或重建，在近代早已成爲中國一重要課題。中國文化所以需要重建或革新，不僅發現中國文化的缺陷，亦因近代中國在各方面，都已有了實質的改變。於是代表中國人民生活的文化，不得不變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否則的話，中國文化怎麼能夠適應人民生活的所需？所以中國文化必須重建。

但所謂中國文化的重建或革新，不是局限某一家的文化，而是指整個中國文化說的。整個中國文化，前面曾經說過，是儒釋道三家溶合的文化。所以檢討過去的中國文化，創建未來的中國文化，不得不從這三方面著手。大師說：「建佛法以建信基」；「用老莊以解世紛」；「宗孔孟以全人德」；「歸佛法以暢生性」。是就從三教溶合的文化，以重建中國的新文化。不過在這當中，還要揚棄中國古文化的渣滓，接受歐美新文化的精華，以創成新中國的文化。才能使中國本位文化，於國際文化舞臺上立於不敗之地，而且有力量來領導世界文化！

重建中國文化以創造世界新文化，當然以循三民主義的原則去推動最爲理想。所以大師在「中國今後之文化」一文中說：「而重建今後之中國文化，自然莫過於從三民主義而出發。三民主義以建民國進大同爲旨趣，規模原甚閎遠；繼承國族原有文化，吸收世界近代文明，復經新意匠之權衡選擇，足以有立」。又說：「今之三民主義新中國文化，其中仍含有固有文化，而又迎頭追上之近代西洋文化」。唐君毅先生亦說：「平心而論，三民主義之思想，原爲力求包括西近代方政治思想之潮流，亦力求適合於中國文化之精神者」。

大師之所以要我們「循三民主義原則，擬成現代中國文化」，實因三民主義的思想理論是博大精深的，是集合古今中外文化學說的精粹以成。所以三民主義的思想理論，應爲重建現代中國新文化的基本原則。總理曾說：中國民族應爲世界大同而努力，而欲達此目的，必先恢復中國古來仁民愛物的道德文化。亦即今後三民主義新文化運動的要諦！假定今日國人不這樣的去重建新中國文化，而仍牽陷於宋儒狹隘的文化小圈圈中去，「致民國重演明中葉後之悲劇，則不能不爲三民主義呼冤，更不能不爲中華民國嘆不幸」！這確是每個談文化建設者，所應特別留意的。

不過在這新文化的重建中，不可忽略有力的佛教文化因素，特別是不可忽略爲人群爲衆生服務的大乘佛教文化因素。大師說：「中國於佛教文化，有可因藉之便利，有待發揚之需要，有能化合聯合佛教民族復興之關係，有可融攝創造世界新文化之希望，這是今日作建設中國文化運動的人所特須注意的。化合中外文化以創造新中國文化及新世界文化，在中國當以三民主義爲之樞，而大乘佛法爲聯繫……故大乘佛法實於建設中國現代文化有非常的重要性。」我國有些士大夫，不知佛法的特質所在，而妄排斥佛教文化於中國文化之外，實在是極大的錯誤！

當知中國文化固然是爲人爲民的，而佛教文化亦是爲人爲衆生的。何況佛教對中國文化有深切的影響。在中國文化血液中，在在都有佛教思想的潛在？所以談中國新文化的建設，絕對不可缺少佛教有力的一因素。大師在「提供談文化建設者幾條佛學」一文中結論說：「佛法從表揚其特質方面，以非一般的科學、哲學、宗教的定義所能範疇，故可云非科學、非哲學、非宗教的；但不得云非文化的。而且從貫通方面說，則可云佛法爲融貫科學、哲學的宗教，所以在科學、哲學發達進步到現代的人群，佛法實爲唯一的宗教，亦爲綜合的圓滿的最高文化。平常的人誤解佛法爲悲觀的，厭世

的。殊不知佛法的否定自然，否定人間現狀，但爲督促人生向上進步，而改造自然界，創造新宇宙的一種革命的策略。所以在革命救國救世的三民主義中國文化建設中，佛法可爲其最偉大的精神動力」！大師在「中國今後之文化」一文中結論也說：「以三民主義融合中華民國版圖內各宗族文化爲大中華民族文化，不失其特長，益充其精采。則原有之儒、佛、回文化與新來之耶、科、哲文化，皆應大量容攝，俾起自然擇化之功用。乃足爲開建民國之文化，且可演進爲大同之文化」。這是重建中國文化的文化人的唯一使命和天職！

六 結 說

文化是表現生活的，而人類的生活，是日新月異的。表現生活的文化，自亦應向新的方面轉變。所以對新的，有活力的，多采多姿的文化，必須加以抉擇的吸收，以充實和發揚本位的文化。如有人說：「在中國文化背景上，來發展科學，使科學人文化，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合而爲一，使科學方法與工程技術，統治於人本哲學之下，而不僅爲一種工具與武器而已。如此，科學方不致爲人類之禍，而爲人類之福」。這

確是今日復興或重建中國文化所應走的正確路線。

中國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在先秦以前的百家爭鳴的時代，還有漢唐盛世的時代，都曾放出燦爛之花，結成美滿果實。「而且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不論在盛時（如唐），或衰時（如魏晉南北朝），對於外族異文化，不論精神方面（如宗教信仰），或物質方面（如美術二藝等），中國人的心胸是一樣開放而熱忱的……中國人雖對自己傳統文化，十分自信與愛護，但對外來文化，又同時寬大肯接納」。因此，中國文化日趨豐富起來。

豐富而圓滿的中國文化，如對近代世界的優良文化，再加以不斷吸收和融合，會使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放出更燦爛的光輝！但可惜的，就是近代中國不斷的在變亂中，未能好好融合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來充實來營養自己本位的文化。到了一班[redacted]，不但沒有善於運用我國文化潛在的力量，使之發揚光大，[redacted]新出版物。至去年，[redacted]將中

國文化從根拔起，這才眞正是中國文化空前未有的大災殃！

不過我們不要以此自餒，而應對中國固有文化，更堅定自己的信心，深信中國的固有文化，是有其潛在力量的。亦卽是戰鬪力很强的，不是任何暴惡集團所能摧毀得了的。有人說：「[redacted]，餓不死的，還是保有中國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沒有中國的文化在那裏堅强作戰，[redacted]；就因有中國文化在那裏作戰，在[redacted]」！大師認爲中國有「爲民的文化」，有「爲衆生的佛教」，是中國的寶藏。今日談復興或重建中國文化，我們應將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同樣的發揚起來，使他的光輝更加燦爛，使他的內容更加豐富！以此來紀念偉大的大師，才眞正的與大師精神同在！

太虛大師對佛教青年的教示與期許

——爲紀念大師二十週年寫——

近代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離開我們匆匆已二十週年。在這不長不短的二十年間，無論世界、國家、佛教乃至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已有了空前未有的變化，從這種種變化中，不得不使我們懷念這位具有廣大慈悲與圓滿智慧的大師。現在除了大師手創的海刊，發出紀念徵文的啓事，以期對大師有所敬仰外，在海外出版的「慈航」季刊，亦擬出一特輯藉表哀思。發行人自立法師來信，要我「寫些大師對青年的遺教，以適合本刊的旨趣」。不論就那方面說，我不得不寫幾句：一以示我對大師的高度崇敬；一以示我對自立法師美意的接受。

普通講到青年，就是指的一般青年而言。可是佛教說到青年，是有出家的僧青年和在家學佛青年的兩類。不用說，大師對這兩類青年，都有極重要的指示與開導。關於大師對出家僧青年的訓示，現在暫且不談，僅就大師對於在家學佛青年所留下的遺

言，略爲採擇一點出來，以貢獻一般有志學佛的在家青年。

在人類進入太空時代的今日，儘管人類思想有了飛躍的進步，但擺在時代前面的，任何人無庸否認的，是暴力的橫行與正義的不彰，以致人類陷入重重苦難中無以自拔！佛教是領導時代的宗教，亦是轉化時代的宗教，現在的時代既然如此，證知佛教實是今日所必需的，所以做個佛教青年，首應站在時代前面，以佛法來領導時代！

關於這點，大師有極好的教示：「青年應站在時代之前……故青年不可退在現代之後，或處在現代之中，而當站在現在的時代前面去，因青年是時代前進的領導者」。所以做個時代青年，除了對時代應有正確的認識，更要不爲時代的暴力之所屈服，尤其不要籠罩在烏煙瘴氣的時代環境中，應要從瞬息萬變的時代裏，看清從現代到未來的趨向重點究竟何在，然後向著所應走的正當方向走去，決不在時代的逆流中停頓下來。大師告訴我們：「現在到將來的趨向樞紐，在於佛法；諸君爲佛教的青年，那末，就要大家充分受佛的教化，以慈悲充足，智慧圓滿的精神來轉移時代，勿爲現時之環境所困」！做個時代的佛教青年，如爲現實的環境所困，試問怎能以佛法轉移時代？

大師爲什麼要佛教青年站在時代的前面？大師這樣期許說：「佛化的青年，就是全世界人類進步之總指揮及先導者」。當前的時代固然沉悶得令人可怕，但時代的巨輪不斷向前推進，該是歷史演進的必然法則。是以，如何打破沉悶的時代？如何創建生動的時代？該是時代青年，特別是現時代的佛教青年，所應負起的時代任務！

大師告訴我們：「青年是破曉之陽光，昏夜之警鐘，將來之救世主」。所以做個時代的佛教青年，絕對不能有消沉或頹廢現象，而應奮起大雄無畏的精神，本無限奔放的熱情，去推動時代的輪齒前進。大師指示佛化青年說：「這個要死不活的世界，非有悲智充足之佛化青年爲引導，不會有生機的」，因而佛教青年應站在時代前面！

佛化青年既要站在時代前面，那你就要正視現實和了解現實，與現實發生極密切的關係，絕對不能與現實人群脫節，這又成爲今日佛教青年最重要的一大課題。佛教在過去所以未深入社會，未能得到廣大人群的信奉，病在一般佛教徒，不論是年輕的或年老的，認爲學佛是圖清閑的，亦卽所謂爲享清福而學佛的，這實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佛教是現實人間的宗教，所有有關現實人間的文化、教育、慈善等的有益人群社會的事業，我們佛弟子都應積極的去做，決不可如舊來的佛教徒，對這些表示不聞不

問，所以大師指示我們說：「現在的青年佛教徒，應該反是」。大師很希望每個佛教青年，應多接觸現實社會，做有益社會的事業，而大師本人亦是這方面的實踐實行者。

怎樣才能不與現實社會脫節？大師又指示佛化青年說：「我們要充滿佛化的慈悲、智慧，加入群衆社會活動，加入人類實際生活，此種活動，卽是佛法不離世間之義。要使世間中皆充滿了佛之慈悲、智慧，亦卽變世法爲佛法」。特別是現在這個時代，人世間到處充滿了殺機，無處不是引導人類走上毀滅的死亡路線，人類的自由權利既不能得到保障，人類之所以爲人的尊嚴更無法保持，是以唯有充滿佛化的慈悲及智慧，來指示人類的互相友愛，而不再是互相仇恨和鬪爭，然後人類善的力量才能發揮和發展，以促進人類共同的幸福，以實現和樂的世間，而這唯有作爲人類進步的總指揮及先導者的佛化青年爲原動力，才能做到。

熱血沸騰的純潔青年，特別是具有悲智的佛化青年，如欲本佛法的精神，而不離世間的現實，深入社會去做佛化的事業，必須以普利人類爲唯一目標，不可局限於個

人或某一部分人。大師指示我們說：「學佛人凡所作爲，以圓滿的智慧，充足的慈悲，觀全世界人如一，必爲之興利除弊，使全人類皆得安樂，如此奮勇精進行去，方是佛教的青年」。佛法是全人類的佛法，任何一個有益於人的行動，都應著眼於全人類，使人類每個人都得到佛法的受用。但這樣去做時，不特要有大無畏的精神，更要有勇往直前的毅力，只要認爲是對人類有益的，決不避難偷安畏縮不前，一定要領導人群，走上光明的坦途，拯救人的世界，免受暴力的蹂躪和折磨！

佛教青年的理想，既是這樣的崇高，則佛化青年的本身，就不能不具備相當條件，而最要者，無過於知識與道德。近代有人說：『知識就是力量』。不管什麼人，如有廣博的知識，就可成爲有用之才，尤其是在現代，如沒有時代知識，就不能成爲現代人。佛化青年要領導時代，更不能沒有充分的知識。其次是道德，道德爲做人所不可或缺的，人如不本著道德去行，那就不成其爲人。做個領導時代的佛化青年，道德的修養更是不可或缺的。如何養成高尚的道德，如何求取廣博的知識，大師在「佛化青年之模範」一文中，要我們取法文殊童子與善財童子，前者是智慧廣大，後者是道德最尚。從華嚴經中對這兩位童子介紹來看，文殊與善財，實在是可作爲青年模範的

。

自然，文殊童子，不僅有他的廣大智慧，同時亦有他的無盡智慧。不論在那方面，二位童子，都可作爲我們佛化青年取法的榜樣。大師在這文中結論說：「諸君若能取法二童子，則將來不難擔荷傳播道德文明於西方矣」。在大師的那個時代，東方還有道德在維繫著人類社會，而西方人類社會的道德則早已破產。到了今天，不特西方道德淪亡，東方道德亦已墮落，所以作爲時代的佛化青年，不唯要擔荷傳播道德文明於西方的任務，更要擔荷傳播道德文明於全人類的使命，令世界人類都沐浴在道德根源的慈悲德化中，以建立自由平等的人間淨土。這是大師所望於佛化青年的，願佛化青年的朋友們，本大師的教示去行！

敬悼舫公法師

「報告你們一個不幸而驚人的消息，法舫法師在錫蘭去世了」！某某法師讀完靜濤長者給他的信，帶着悲哀而顫抖的聲音，對大家這樣說。

「眞的？這消息從什麼地方來的？可靠嗎」？我們不約而同的以驚疑的口吻急迫的問他，覺得這消息來得太突乎其然了！

「信在這兒，你們看吧」！竺師這時已被傳來的噩耗墮入苦痛的深淵中了！

當大家爭看來信時，我在一旁曾靜靜的這樣想：「生命雖是無常迅速且在呼吸之間的，但以舫公那樣結實的身體，充沛的精力，事前沒有得到他一點生病的消息，怎麼一下就傳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噩耗呢」？想著！想著！想著！我的兩眼不覺被熱淚潤濕了，止不住的淌下了傷心之淚！

我的淚，不僅是爲師生的情誼而流，實亦爲當前的佛教而流！記得虛大師示寂後，有心於佛教者，談到佛教前途時，每以什麼人能繼承大師遺志，以領導中國佛教，

開拓世界佛教爲問，凡知舫公之德學者，大都以舫公爲答。確實的，大師門下的傑出人材，雖說很多，但能學得大師多方面，並能向國際佛教方面發展的，唯舫公一人而已！而今『象王既去象子隨行』，看佛教中群魔亂舞，獅蟲遍體，怎不令人爲教痛哭呢！

關於舫公的德學以及爲法爲人的功績，我想會有老前輩爲其表揚，也不是我所能道其萬一。所以現在且來談談我認識及親近師座的一點因緣，藉表悼念之忱！

舫公是最熱心於僧教育與愛護僧青年的一位大德。只要國內有什麼地方辦僧教育，他都在他主編的海刊上，予以竭力的讚揚，但聽說有什麼人摧殘了僧教育，他也會毫不留情的予以口誅筆伐，使獅蟲們知所警惕！記得我在某院讀書時，由於發生院難，同學們以同學會的名義，特先代電到武院請求聲援，立卽得到他的響應，支持我們護院運動。從這時起，我開始知道佛教中有這麼一位爲僧教育而奮鬪的鬪士，不期然的對他生起無限的敬意，時時想著怎樣方有機會去親近這位同情僧青年的導師。

民廿六年，抗戰軍興，淞滬戰起，我與二三學友隨慈航法師避亂來香江，路經武昌，爲要瞻禮我崇拜已久的僧青年的導師，特一心一意的到武院去走了一趟，可惜緣

慳一面，他老不在院中，使我頹然的重行踏上東來的征塵！

後在海刊上讀到他的「漢院一年來的教務報告」，知他又到大後方主持漢院的教務，負起訓導僧青年的重任了！漢院是大師世苑組織中，屬於漢藏文系，以學習漢藏佛法，溝通漢藏文化爲主旨。雖在抗戰前已有漢院的創設，但辦得有聲有色而馳譽於國內，則在抗戰發生舫公主持後。詳讀他「漢院一年來的教務報告」，不特知道大師長期坐鎮院中指導一切，而教授的陣容也是佛教界第一流的法師，爲有志於學的僧青年所心服。當時的漢院，眞可算是抗戰期內佛教中唯一無二的最高學府。因此，又勾起了我去親近舫公的素志。雖然那時香港與重慶的交通，是那樣的艱難險阻，但阻止不了我去求法的心願。在靜濤長者及達居、妙欽二學友的協助下，我終於鼓起了勇氣，離開大家認爲世外桃源的香港，奔回祖國抗戰大後方的戰時首都——重慶，到漢院去讀書了。抵達目的地，見到自然環境的幽美，學院規模的宏偉，法師們的教學精神，同學們的孜孜爲學，把我跋涉千山萬水所受的諸般辛苦，都一掃而空了！

到院第一次拜見舫公，首先呈上大師給他的信。他，一面閱大師信，一面向我問話。我說明了來院求學的意願，他接著就說：「你發心求學是很好的，青年人應該讀

書。大師來信亦已准你入院，這可沒有問題，不過依照院章，過兩天還得考一次，看看你的程度怎樣」。他說話時的那種莊嚴慈容，和藹態度，使我如置身於春風化雨之中，欣欣然的沒有一點生疏之感，畏懼之情！他的攝受與愛護僧青年，於此給我一個確切的證明！

漢院是以研究佛學及學習藏文爲主的。我進院隨班上課後，對於佛學的聽受，雖感濃厚的興趣，但對藏文的學習，却生起厭惡的情緒。因此，我曾幾次向舫公要求，免我學習藏文一課。他不但不呵斥我，而且總是那樣慈愛的開示我說：「初學藏文，感到困難，這是不免的，學習久了，困難過了，自然就好了。你不要怕難，還是好好的用心去學。我告訴你：修學佛法，不能以學習中國佛法爲滿足。世間現存的佛法，以大師判攝，有三大文系，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我們都應當學，過去我在北京藏文學院讀書，就很歡喜讀藏文，後來還隨留藏學法團去西藏學法。但因違緣，中止康定，沒有學成。現對藏文系的佛法，雖有心鑽入探討，但因缺乏開啓的鎖鑰，不得其門而入，成爲我畢生的遺憾！今有這麼好的環境，給你學習，如不好好的學，等到將來你對漢文系的佛法有了認識，進而要求了解這系佛法而無法了解時，你就會懊悔，但

已來不及了」！聽了他這回面示，在一個短時期內，我對藏文的學習，是很賣了一點力的。可是到他出國後，我又放棄了藏文一課，終於沒有學成。現在想來，不特深悔自己沒有毅力始終學習下去，實也太違他老對我期待的一番慈意了！

舫公對於佛法的認識是多方面的，但特精於唯識、俱舍。我在漢院時，他爲我們同學親授俱舍一課。每當他來上課時，同學們即聚精會神的靜聽，他那啓發式的教授方法，口若懸河的無礙辯才，在在引起學僧的興趣，尤其對他每一事理的分析明白，每一論題的剖析精微，更能控制學僧學習的情緒。時，由於他講課時的字字明朗，句句清楚，從他口中吐露出來的一字一句對同學無不注入聽者的耳鼓，擊中聽者的心弦。所以聽他課的，沒有不獲實益的。可惜只講完了界品，他就奉大師命，出國宏傳大乘了。沒有聽完他的俱舍，在我修學的過程中，可說是個極大的損失！雖然如此，但因他的指引，使我至今還漫步在俱舍法園中，享受法樂，不能不說是受他所賜！

舫公主持漢院教務二三年，對院內應興應革的事宜，確費了不少心力。漢院得有今日的聲譽，雖說由於抗戰時的大師住院指導，名德法師的集中教學，但舫公的多方臂劃，辛勤領導，其功尤不可沒。可是他因辛勞過度，在大師海外訪問歸來的暑假期

中，他向大師懇辭了教務重任，到重慶附近一個幽靜地方去修養了！同學得到他離院的消息，如失慈母似的有說不出的難過。「法師這兩年來，實在太辛苦了，我們應該讓他休息一下，而且到開學時，相信他會回來替我們講課的」，有的同學這樣說。不料，在佛教人材不多的現勢下，像舫公那樣雄才幹練的人物，不得把他安然住著的。因而，他剛放下這邊的任務，那邊的重擔又須他擔起——大師命他出國去錫（蘭）宏傳中國大乘了！

舫公出國宏傳大乘佛法，是近代中國佛教的一件光榮大事。在他出國的前夕，同學們爲了慶賀他所負起的新的任務，並預祝他勝利完成這一使命，同時請他留下訓言，以作我們修學的指針，特開一個盛大的歡送會。茶會是在秋高氣爽的月夜下舉行的，當茶會正式開始時，忽從山下傳來了警報聲，敵機跟著也就從我們頭上掠空而過。當時舫公曾建議暫時散會，以免無謂的犧牲。但同學們感到這次盛會的難逢，以後不知什麼時候，再得親近法師，於是一致決議不散會，並同聲的說：「我們不怕！請給我們寶貴的開示」！他說：「你們不怕，我也是不怕的，不過因爲歡送我，而令你們在此擔驚受恐，使我感到有點過意不去就是了」！這時嗡嗡的敵機聲已去遠了，數十

同學又異口同音的說：「沒關係！沒關係！只要與法師多聚一會，就是被炸死，也是心甘情願的」！「不能這樣說，我們背上還負有重大的責任，中國佛教的復興，世界佛教的推動，在在需要我們，我們怎能沒代價的這樣犧牲？不錯，從世間方面說，人生聚散是無常的，而且散時容易聚時難。我在這幾天內就要出國了，但一想到與天眞活潑朝氣蓬勃的你們馬上別離，又不免使我有依依不捨之情！藉今晚上的機會，我們多談談也是好的」。於是從茶會四週，發出一片歡呼聲！當時那種和諧空氣的激盪，師生情誼的交流，感動得使人竟忘記了敵機在空中盤旋了！老實說一句，在我參加許多迎送的集會中，像那次那樣的場面熱烈，眞情畢現，是沒有見過的。由此可以想見舫公平時是怎樣的待人慈愛，感人深切；而學僧擁戴老師，老師愛護學僧，亦於此表露無遺了！

接著，舫公給我們訓示，其大意我記得是：

「這次奉大師命出國弘法，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我們知道：大師的弘願，不僅在於發揚中國本位的佛教，而實要推動世界佛教的。世界佛教的運動，在大師本人已開其端。我們應本大師爲法的精神，在大師正確的領導下，再向這方面去努力。所以，

我雖不懂外文，但不願違慈命。且願於這次出國，除負起我所當負的使命，同時還要埋頭學習英文，期於三五年後，能直接的用英語弘法，使中國的大乘佛法，流傳於世界的每一角落。你們在本院學習藏文，藏文佛法是現存世界佛法的一系，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系。你們應當用心的學，不要怕難。我的年紀這麼大了，還要學英文，你們年紀這麼輕，怎可不學一種外文？我不但希望你們現在個個學習藏文，還望你們將來個個學習英文、日文，甚至俄文、法文、德文等。多會一國文字，多得一種工具，多有一分能力。我相信你們個個都有一顆熱烈爲佛教的心願，但僅有心願是不行的，必須要依之實際去行才可。說到實際去行，問題就不簡單了。如何著手去行？怎樣方做得好？這就關涉到我們的知識程度了，知識程度高的，不特能做大事，而且還做得很好，否則就不行。所以我們必須多多學習，如菩薩般的廣學一切。本院的（法）尊院長，印（順）法師等，都是國內不可多得的德學兼優的法師，值得你們長期親近。在我即將離別的前夕，我也沒有什麼好的意見貢獻你們，我唯一的就是希望你們在本院中學好藏文，勤求佛法！三五年或十年八年後，我回國的時候，我們再在一塊兒爲佛法爲衆生服務吧」！

時間過得眞快！閉目靜思那晚熱烈的情景，舫公一副慈愛的笑容，同學一派天眞的歡躍，似還一幕一幕的活現在眼前，不覺忽忽已十餘年了！在這十餘年中，他在國外席不暇暖的爲法奔走，不特勝利的完成了他傳法的使命，且也實踐了他那晚所說「學習英文」的諾言。不，他不但學通了英文，還學好了梵文、巴利文。可是在國內的同學們，特別是懶惰懈怠愚癡頑鈍的我，不說外文沒有學成一種，本分上所應學的佛法也未能深入。說來不僅自慚無地，實也愧對他給我們所留下的寶貴訓示！

舫公出國後，我與他很少通信，但他的弘法動態，却時從隨他出國的二位學友來信中得悉。有一時期，我從佛法的學習中，知道佛法在長期的演變下，有不少神神鬼鬼的相似法，雜糅在正法中。爲此，曾特去函舫公，表示我對相似法及其傳播者的深惡痛絕！他回信說：「對的！佛法中確有不少相似法的存在。我來印後，從各方面考察，可以證實你來信所說的不虛，探求佛法的眞理者，應當辨別什麼是佛法，什麼是非佛法？你能在這方面多下一點工夫，把佛法的眞相發掘出來，呈現在人們之前，使人認識眞佛法是什麼，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那些以神以鬼以賣弄佛法者，讓他們去賣弄吧！正法之光放射時，他們會現原形的」。不料時隔數年，以神秘欲樂爲佛法

的獅蟲們，不特沒有減少，且益猖狂起來，而今連自命爲前進的上海佛教徒們，也在那兒全心全意的大力推動神神鬼鬼的佛法了！這樣發展下去，勢必正法不彰，弄到佛法滅亡而後已！有心樹正法幢的佛陀嫡骨兒孫，正期望舫公放出正法之光，爍破他們的迷蒙，豈知無常大鬼竟先把他攫去，何佛法之不幸如此！舫公內院有知，當又怎樣爲中國佛法悲呢？唯願不捨本誓，早向彌勒大士及我大師請示，再來人間，掃蕩中國佛教舞臺上亂舞著的群魔妖邪！

三十六年春天，大師示寂滬濱。在中國佛教需人領導，大師事業需人主持的要求下，各方函電交馳的請師速歸，師逼於現實的態勢，乃於三十七年夏，返抵國門。在上海卓錫玉佛寺，那時我正講學該寺，聽說一別將及十年的親教師，從海外弘法載譽歸來，卽刻就載欣載奔的去爲他禮座。他一見我，就很慈愛的笑容滿面的說：「演培！演培！你好！你這幾年來進步了」！我聽了「進步」的兩個字，不覺臉上一陣暈紅，內心愧疚的不知再對他說什麼是好！進步了，進步個什麼？德嗎？學嗎？一無是處！當其時，我唯有默默的在良心深處向他懺悔！

後來，他去武昌，主持武院，曾來函命我去服務。我因感到自己各方面的都太不

夠，還須親近印順法師幾年，再向法海中深入，所以沒有遵命而行。三十八年春天，他接任湖南首剎溈山密印寺住持，創設世苑禪觀教理院。又給我和續明法師一信，說溈山、武院都需要人辦理，我很希望你們來幫我一點忙，也就是替佛教做點事業。去溈山，來武院，聽你們決定。對我們的說話是這麼婉轉，對佛教的事業是那樣熱心，叫我們怎麼說呢！去嗎？恐幫不了什麼忙，不去嗎？又覺師命的難違！終於我因那時體弱多病，不時在咯血中，爲了修養身體，爲了充實自己，再次的方師慈命！同時，我們認爲在師領導下爲佛教服務的日子還多，又何必急急於此時呢？那知世事變幻無常，國家發生了空前的突變，他老也捨我們上生內院了！想到今後再也得不到他的領導，不特對不起他過去的兩次召命，且要爲未來佛教而痛哭流涕呢！

[redacted]，我們先後到了香港。師應港中緇素之請，先後曾五開講筵。兩番演唯識三十頌，一次講大乘起信論。頌由儀模、黃本眞記錄整理完成，於三十九年春出版，很爲愛好唯識者所喜讀。論由隆根法師記錄整理完成，於法師出國時帶去，不知原稿現存何處。他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卽三十頌講錄）出版時，我們正在做大師全書的校對工作。雖他派有專人校對該書，但同時又囑我們看最後一次稿。

是書，由於記錄者的疏忽，我在校閱三稿時，發現有幾處不妥。雖曾待他來作最後的審定，但他因了法務繁忙，却把全權交給了我，叫我酌量辦理。這種信用人的態度，使我受到萬分的感動！我的業障深重，沒有看完全稿，瘧疾發起來了，不能再繼續看下去。書出，校對工作，沒有做得理想，使我深深的覺到內疚，也是我最對不起法師的一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不知要怎樣報答他，才能彌補我這過失！

師在香港遍施法雨後，應錫蘭大學之聘，前往講學。行前沒有通知各方，所以登輪的那天早上，只有我與續明法師及靜濤居士送他，在沿途中，他一再的對我們二人說：「你們要做好大師全書的出版工作，關於經濟，我到南洋會想點辦法。你們要多多親近印順法師，印師是今日中國佛教中權威的佛學者。你們有機會時，要學一種外文，外文對於治學，是有很大幫助的，你們……你們……」。總之，都是激發勉勵我們的話。送他上了船，住好了房間，我們乘原汽輪向港岸進發時，他老站在船頭上，不斷的向我們揮手，表示惜別之情。初以爲與師暫時離別，那知一別竟成永訣！想起那時的情景，我的熱淚又不斷的在流了！噫！獅蟲這麼多，爲什麼偏偏不死？獅兒這麼少，爲什麼紛紛離世？豈眞末法來臨，魔道當行了嗎？我……我……我眞想不通了

！我……我……我唯有擱筆伏案痛哭！其他還有什麼可說呢！

舫公的年齡，還不算怎麼大，身體，也還算很健壯，這麼早去世，實爲任何人意料所不及！他的這次遽然離開人世，誠如各方一致所說的：「不僅是中國佛教的一大損失，也是世界佛教的一大損失」！但是，死的已經死去了，死而不能復生，後死者的我們，對於已死者，只是嘆惜、哀傷、悲慟，是沒有用的，必須學習他的爲法爲人的大無畏的精神，積極的、實際的爲未來佛教的重建而準備，而努力，這才不愧我們痛失與悼念法師的一番微意！

世界佛教紀年二三二一・十月，寫於淨業林

萬方多難哭醒公

去歲十月三日，法舫法師示寂於錫蘭，在港的師友，得到這不幸的消息，曾以無限的悲痛之情，爲他忙開追悼會，忙出紀念刋。在我們各事剛剛忙出一點頭緒，就接到醒公一慈示，說海刋要爲舫法師出專號，望我們各各撰文以紀念一代大德。同時，醒公更這樣說：「舫法師的入滅，無論就私情說，就佛法說，不能不使我爲之痛哭」！那知我們的紀念文寄去，還沒有得到他的回示，就接到在臺的幾方面的師友來信報告：「醒公在爲學僧上課時，忽患腦溢血，臥病不起」！我們幾個同住而與醒公有關的師友，讀完了來信，個個面部不約而同的呈現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苦痛表情，並且一致的說：「在今天這個佛教的情況下，像大醒法師這樣有德學有思想的大德，是再也不能缺少的了」！其後，我們雖不斷的來信，探問他的病情，但始終沒有得到一次佳音。

到了今年春天，一方面我想來臺學習一點日文，一方面佛教講習會，自醒公臥病

後，沒有專人負責；子寬居士，乃爲我申請入境證，我就來到了臺灣。一踏上寶島，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去看看懸念已久的醒公法師。那時，他養病臺北鐵路醫院。我問他認不認識我，他只說：「怎麼不認識」的五個字，再問他我叫什麼名字，他就回答不出來了。我見法師這種病苦的實情，除了心裏難過，落下幾滴眼淚，別的還有什麼可說呢？後因在醫院照應不便，乃遷回善導寺靜養，時我住在該寺，得以晨昏看看法師。

自來靈隱寺代替醒公主持講習會教務，除非因事去臺北，就很少有機會見到法師，雖然如此，但法師的病情，隨時都得到報告的。想不到本月十三日上午接到十一日了空長者的來信，謂「大醒法師病已轉壞，不能飲食，只胸頂有煖氣，昏沉不認識人，已爲他準備後事」。讀畢此信，使我苦痛得轉來轉去，不知怎樣是好？到了晚上，無上法師去臺北開會回來，知道法師已捨棄我們而去了！唉！一代名德，這樣的遠離人間，關心佛教前途者，能不痛心疾首嗎？

提到大醒法師，國內的佛教徒，大概沒有不知道的，離今約二十年前吧，法師以他一枝犀利的筆，寫了不少有活力的文字，鼓吹佛教革新，痛斥僧徒腐化，曾使很多

長老大德，爲之頭痛，也曾使得很多有爲的僧青年，爲之崇拜，那時一般有志讀書的僧青年，只要聽說醒公在什麼地方辦學，總是想盡方法，不辭跋涉千山萬水的去親近他，在隱隱中，形成醒公爲僧青年的領袖！事實確是這樣的。民國二十年左右，中國佛教界的空氣，沈悶得如一池死水，一般頑固的佛教徒，既認不清時代潮流，也不明白佛教教理，終日只是在過著昏天黑地的生活，雖我大師爲法奔走，提倡佛教革新，但頑固者頑固如舊。醒公激於爲法的一顆熾熱的心，乃開始創辦現代僧伽，以文字般若的烈火，向一班保守的頑固的僧徒，進行激烈無情的總攻，期以猛烈的火網，驚醒在酣睡而迷夢中的同袍，一齊起來向著新的佛教大道邁進！無奈佛教徒的心死了，任你怎樣的好說歹說，他們總是我行我素的若無其事，這叫有心人，又有什麼辦法呢？法師在不得已之下，乃改變作風，自己去住持一寺廟，希以自己新的作風，來影響一般寺廟的風氣，所以他所住持的覺津寺，確與一般寺廟不同的。我親近醒公，就在法師住持覺津寺時。

我記得很清楚，民二十五年的冬天，達居同學及我，由閩院轉學到覺津寺，雖我們去得很突然，但法師畢竟很慈悲的把我們錄取了。我在那裡只讀了三個月的書，由

於特殊的因緣，離開了覺津寺，可是法師給我的恩惠，却永遠忘記不了的。最大而又最深刻的一點，法師對於同學非常的愛護。平時，法師與學僧生活在一起，一點架子都沒有，而且飲食起居照應得非常週到。平時，法師與同學見了，都樂意的去親近，所以師生間的關係，處得眞是如一家人。做個寺廟的住持，最怕的是經濟不公開，如果經濟公開的話，全國寺廟財產集中起來，要爲佛教做好多事，可惜一般的出家佛徒，自私心太重，誰抓到一個寺廟，那就成爲他私有的，要他發心替佛教做點事，那眞難如上青天。像覺津寺那樣的寺廟，全國不知有多少，在別個住持的手中，不說沒有餘款做佛教事業，有時還要鬧債務。但是醒公住持了覺津寺，不但還清了舊債，而且還辦一個佛學院，成就三四十個僧青年，另外又辦一個覺津雜誌，做著佛教文化事業。至於寺內全體僧衆所過的生活，眞是太好了，可說在我所走過的十幾省的大小寺廟中，還沒有碰到過那樣的生活，由此亦可看出法師供養大衆的是怎樣了。勝利後，法師奉大師命，住持奉化雪竇寺，我雖沒有去親近他，但據仁俊法師告訴我：「大醒法師有個特別長處，爲一般大德法師所不及的。法師住持雪竇寺，十方的雲水僧衆，到雪竇寺去，不論是掛單抑或是參訪的，不論是認識抑或

是不認識的，在你臨走的時候，只要是大法師知道，都要問你到那兒；你到寧波的，他就給你到寧波的路費，你到上海、南京的路費，決不讓你空手離寺的」。請諸位閉目的想一想：今日的出家衆中，有幾個能這樣的？同一個寺廟，在不同人的住持下，就有這樣大的差別，假使全國各大寺廟，都像醒公這樣的人來住持，中國佛教還愁沒有辦法復興嗎？無奈這樣的人太少了，而自私的人太多了，所以佛教弄得這樣糟！

抗戰勝利後，我和妙欽法師到了上海，在靜安寺拜謁了醒公。他老很關心的問我們道：「抗戰八年來，你們在重慶，學問是都有了進步，現在勝利回來，打算怎麼樣呢」？「我們沒有什麼大的打算，只想找個清淨安定的環境，再親近印順法師修學幾年，來充實自己」！我們這樣回答著。「那好極了！我可成就你們，你們一齊到雪竇寺去住」！法師又很慈悲的這樣對我們說。後來，我因奉師命，到杭州去主持武林佛學院教務，妙欽法師回故鄉去探視師友，印公經過武昌又爲武院留住講學，結果沒有一個到達雪竇寺，很使他老失望。三十六年春，法師爲雪竇寺的寺務，到杭州去一次，我和妙欽兄，都在武林教學，他老特來看我們並爲學僧開示。午後，我們陪他去遊

靈隱，到達飛來峯前，他老忽然停住脚步說：「抗戰八年來，把我過去與諸師友的合照，都丟完了，今天難得有這麼一個機會，合照一個來做紀念」！法師回到雪竇寺，特又來一信說：「相照得很好，我已在後面題了字，你們也在後面說幾句話，作爲永久紀念吧」！他老這樣慈悲的愛護著學人，令做學人的怎樣不崇敬他呢？所以凡是親近過他的僧青年，沒有不尊重他的，一個人的受人尊重，不是偶然的啊！

三十六年秋，我因講學辛勞過度，咯血舊疾復發，由杭州轉往無錫靜養，本想好好修養半年的，那知又被超一法師，請去任漢藏佛學院的佛學講師。寒假，我辭去教席到上海，在玉佛寺見到醒公，他一見我就說：「你的病修養好了沒有？看你這樣瘦，勢須多多靜養，你別要糟蹋了你的身體，有强健的身體，才能替佛教做大事，現在印法師及續明法師，都在雪竇寺，我看你還是到雪竇寺去住好，不要再到什麼地方任教」！這本是我所最樂意的，但並沒有肯定的答應去。可是未過一星期，接到印法師的雪山來信，問我什麼時候到雪山，並說這裡的房間，已給你準備好了。我接到這信，一時弄得莫名其妙，醒公還在上海，雪山的人怎麼知道我要去呢？後來續明法師告訴我：「醒公寫信給當家，叫當家給你準備的」。在這種情形下，我本當到雪竇去的

，但因葦舫法師接任上海佛學院院長，再三的要我擔任佛學一課，結果又沒有去得成。從此，我再不好意思見他的面。因爲他對我這樣的慈悲，而我却一再的違他的慈命，還有什麼面目再見他呢？

到了三十八年春，他提著海刊的慧燈到了臺灣，我則去廈門南普陀寺，親近印順法師，並爲大覺講社同學授課，那時我講的是印公和妙兄合著的中國佛教史略，法師知道了，特來信說：「知講佛史，於中能多讀高僧傳等，對於古德爲法爲教之忠誠，當加自策」！雖則一兩句話，而爲教的熱忱，躍然紙上，使人不得不爲法精進。後來他來信要我們到臺灣，關於入境手續，他決定爲我們想辦法，但因時局的急迫，我們就先到香港了。

去年的夏天，我動念想來臺灣學習一點日文，作爲將來的弘法工具，請在臺的師友，爲我辦入境證，不知怎麼的，有人把這消息，傳到法師的耳中，立卽就來信，要我不要妄動。當時我很有點不了解，法師爲什麼不贊成我來臺灣呢？原來那時出家人的處境，是很困難的，法師爲了愛護我，所以一再的寫信，勸我不要來。有封信，是這樣寫著的：「你千萬不可他動，望信愚言，熟慮，熟慮！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舉足下足，輕重得失，關係至大」。這封信一共寫了五百多字，直到現在我還保存它。受這慈悲而熱情的信之所感動，曾立即的下大決心，飛函通知在臺的師友，停止爲我辦入境證。但是，法師病了之後，我爲償我學習日文的宿願，我爲暫時替代法師維持講習會，終於我又來到臺灣。雖說有違師命，然能在臺得以再見法師，並繼承法師事業，法師內院有知，想不會責怪吧！

一個人，特別是個發菩薩心的人，是很難得到每個人滿意的，菩薩之所以難做，也就在此，因爲菩薩是以直心爲道場的，是的就說是，非的就說非，不諂媚於人的。法師是個口快心直的菩薩，見到同道的不如法，往往不客氣的予以指責，所以使得很多的出家衆，對他不諒解。我們如果站在爲教的立場看，法師畢生爲法爲人，其精神實在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不但值得我們敬重，而且值得我們效法。所以我在痛悼之餘，尚祈法師早日乘願再來！

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寫於青草湖

大醒法師病卒紀實

示疾：爲了未來中國佛教的前途，爲了當前臺灣佛教的發展，僧教育的創設，實是刻不容緩的大事。大醒法師，受靈隱寺無上法師之請，成立臺灣佛教講習會於新竹靈隱寺，於四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開學典禮。學僧二十餘人，按時上課，一切秩然有序。由於法師的血壓本來很高，加上籌辦講習會的種種辛勞，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時，在講堂授課時，忽患腦溢血，當卽入於昏迷狀態，由學僧扶持到臥室。

醫療經過：病倒後，因爲在深山中，直到十六日早晨才由新竹請得魏清霖、李克承二醫師來診治；時血壓高達二百度。十八日，由賈懷謙居士，從臺北請來賴雅徵醫師；午後又請雙溪賴清源醫師來診治。時血壓高達二百零四度，始終時迷時醒，不能好轉。於新竹一月中，先後來探病的，有李子寬、陳慧復、謝建、賈懷謙、斌宗、妙果、宋修振等。後因感到山中醫治不便，乃於四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由靈隱寺遷至臺北鐵路醫院就醫。住院未滿兩月，因病況難有起色，只能遷回臺北善導寺療養。在

善導寺，前後共八個月，曾請孫醫師爲針灸及吃藥。然中醫西醫，都不曾見效。

入滅：由於法師的因緣已盡，中西醫藥悉罔效，終於十二月十三日晨一時，在四衆念佛聲中入滅。入滅前二日，卽由印海、性如、賈懷謙、林慈莊、李慈蓮、翁慈治等，爲法師助念。臨終時，在牀前助念的，又有李子寬、陳慧復等。

荼毘：十四日上午九時，恭送法師遺體至極樂殯儀舘。下午三時，舉行入龕禮，由太滄和尙封龕。次送往火葬場，舉行荼毘禮。是日天氣放晴，參加喪禮者，計有太滄、南亭、悟明等法師，吳經明、李子寬、孫清揚、王道溥等諸居士，共三百餘人，備極哀榮！

追悼：法師畢身爲佛教文化及僧教育而努力，自由中國的佛徒，爲表示對法師的崇敬與哀思，特於二十一日上午，於善導寺開追念會，到四衆弟子三百餘人。香港方面於四十二年一月二日（彌陀誕），在鹿野苑開追悼會，到四衆同人甚多。日本方面，由老友藤井草萱等，聯絡發起追悼。香港無盡燈，決爲出紀念專號。

建塔：法師靈骨，香港及臺灣佛弟子，決爲建塔於新竹靈隱寺，以誌永念。

迎接乘願再來的醒公菩薩

——醒公示寂十週年紀念——

一 緒 說

醒公示寂十週年了！十年，不算是個很短的時間，但我回想醒公入寂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一般，衷心不免感到無限的哀痛和悲傷！

醒公是位心直口快的大德，對於教門一些不合佛法的事，總是直心直腸的把它公開的暴露出來，所以生前很有點兒不能見諒於人！

其實，直心是道場，有什麼不好？老實說，今日佛教界，就是少了這麼一位敢言直說的大德，致使一般肆無忌憚的暢所欲爲，再也沒有什麼顧慮了。

一個眞心爲佛教的大德，一切本於佛法而行，所以離開佛法較遠的，自然不會對他滿意，不但現在的僧伽如此，就是過去的僧人亦然。

可是我們認爲：醒公在近代大德中，特別是在虛大師的門下，可以說得上是個不可多得的法將，對新佛教的推動，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

記得我剛開始出來求法的時候，是在一個較爲保守的學團中，不但一般報紙雜誌不可看，就是虛大師創辦的海潮音亦不准看，以致對於當時佛教的動態異常陌生！後來不知由於一種什麼因緣，我在那個保守的學團中，居然看到了海潮音，而且讀了醒公文字，不自覺的使我深爲感動，由此亦可想見醒公文章感人之深！

讀醒公的文章，如見其人一樣，那種躍然紙上不可抗拒的一股爲法爲人的眞情，在在扣動僧青年的心弦，鼓起僧青年爲教的熱忱，大有使人不得不跟著他走之勢！

新佛教運動的倡始者，不用說，是我太虛大師，所以被尊爲新佛教運動的領袖，但對新佛教運動鼓吹不遺餘力者，我們不得不推尊醒公上人。

我這樣說，不是沒有根據的，只要一讀民國二十年前後的海刊及現代僧伽、現代佛教等刊物，就可知道那一時期的醒公上人，是怎樣的爲新佛教而奮鬪了！

像這樣一位熱情奔放的新佛教運動的法將，他的思想言論，當然值得我們重視，所以我們早有編輯醒公全集的心願，仰仗醒公的加持，現在全集已開始付印了。

今年是醒公示寂十週年，想到沒有什麼好的紀念這位大德，特藉海刊出一特輯，以示我們對於醒公的崇敬和不忘！而且唯有如此，較有紀念意義。

中國佛教，無庸諱言，是有種種病態的，這從醒公的文字中，可以明顯的看出，但醒公爲我們指出的，中國佛教各種病態，到今天似乎沒有什麼改善！

看看佛教的病態，想想醒公的爲人，使我不禁悲從中來，因爲今日佛教的病情這樣沉重，竟沒有一個像醒公那樣的大德，出而爲垂危的佛教大聲急呼以圖挽救！

醒公是近代中國新佛教運動的傑出大德，我們對他應該有個正確的認識，現在就我從其思想言論中所了解的，略爲敍述幾點如下：

二　醒公對大師的崇敬

任何一個新的運動，必有它的一個中心，環繞這個中心而行，然後其運動始成功。新佛教運動的中心，無疑議的，是我不世出的虛大師。

大師，是個神聖的尊稱，不是任何人可以稱的，有人寫信給醒公，稱法舫法師爲大師，醒公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在太虛大師的弟子學團中，對『大師』這一尊稱

，只得用之於恭敬我們的大師」。從這幾句話中，可以想像醒公對於大師的尊敬，是到達了怎樣的程度！事實確也如此，在近代中國佛教大德中，可以稱爲大師而無愧的，捨我虛公老人其誰？因爲如此，所以大師門下，沒有不尊大師爲大師的。

大師住世，化緣隆盛，極爲希有，凡沐大師慈和懇至之化者，沒有不投入三寶座下，做個忠實的三寶弟子，特別是知識階級的信佛，大都是受我大師的感化。因此，大師所做弘法利生工作，的確是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而爲同時大德之所不及。醒公對這有所推崇說：「我們虛大師的弘法利生化緣，並不是誇大，可以稱得起並世無兩」。當然，佛教的教化，是不簡機宜的，任何一個衆生，都應將其攝受，但就歸信者對佛教的影響說，無疑以知識分子的力量大。我虛大師對於攝化知識人士，似乎有其特別方便，所以環繞大師座右的在家衆，大都是知識群。從這一點來看大師的教化，醒公所謂「並世無兩」，眞的「並不是誇大」，不但不是誇大，且是實情。

大師的遺教，都七百萬言，自從出版以來，已被各方公認爲佛教寶典，不但爲國內佛教學者所重視，且爲國際佛教學者所重視，紛紛請供珍藏研究。對於大師全書，雖有很多佳評，但我以爲醒公在「太虛大師全書編竣感言」中所說的一段話，最有份

量，亦最能道出他對大師高度的崇敬。如說：「我們相信七百萬言的大師全書，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宗教巨著，它不但對於今後中國佛教有不可埋沒的偉大貢獻，而且對於整個世界文化將發生不可思議的感化力量，毫無疑議！我們更深信如果中國佛教還有整興的希望以及僧徒還有挽救的前途，則全國佛門緇素，對永明禪師一百卷的宗鏡錄可以不讀，對四教儀五教儀一類所謂學教的傳統書籍可以不讀，而對太虛大師全書却爲必讀之寶典，我可斷言」！這是醒公從其直心中所流露出來的眞語實語，決不是過分之詞！不信，諸位請試閉目想想：現在從大師全書的研究而得法益的，眞是不知凡幾！不說別的，單以我所知道的越南佛教徒，就請了上百部的大師全書去加以研究，可以想見大師全書對於今日愛好佛法者的影響和貢獻了！

本來，在大師一生中，對佛教對國家乃至對全世界人類，都有其極偉大的貢獻，因而也就無怪醒公全心全意的終身頂戴大師，以大師的志行爲志行了。如其在另一文中說：「我們現在做了我們大師信徒的同胞，我們就要以大師的志行爲我們的志行，我們對於此志此行，我們只有躬踐，只有力行……，中國佛教要問有沒有整理振興的

一天，只要問我們同志能不能躬踐力行我們大師的兩大志行」。又有一次，醒公在總理紀念週上，對閩院學僧訓話說：「正是望我們於紀念總理給與我們同胞的恩惠時，同要紀念我們大師給與我們佛法的功德；尤其望各位同志：一面遵總理遺囑，努力國民革命，一面發起大菩薩心，根據我們大師的志行，奉持踐行，以期整理僧伽制度，早日實現」！

從上引文，可以想見醒公對大師的崇敬，已經到達了忘我的地步，只知有大師，不知有自己，只知獻身大師爲佛教服教，不知有爲個人利益的打算！這種崇敬佛教領袖和崇敬唯一大師的精神，在今日佛教界中，我們到那裏去尋？今日所見到的多唯利是圖的俗漢，是唯我獨尊的狂徒，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崇重賢善的無慚無愧者！

三　醒公對同門的尊重

中國古書上有說：「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這是因果的定律，誰也否定不了的。醒公深深的了解這點，所以對於同門中德學優勝者，總是予以高度的尊重，總是認爲他們比自己好，總是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人，正因爲

如此，也就贏得了同門對醒公的敬愛，對於佛教事業，對於大師事業，大家都推尊醒公辦理。所以大師門中，只有彼此互相尊重，沒有彼此互相傾軋，這眞是佛門的大好現象，較之一般叢林裏所謂法師徒法兄弟的你推翻我我打倒你的那種鬪爭，正好形成一個尖銳的對比！佛門的興不興，就看僧伽們實踐六和敬的程度如何以爲斷！

關於醒公對同門的尊重，現我舉其自己所說的話以爲證明。在「從讓賢說起」的一封通訊中說：「到了我們大師，又是一代大師。雪山有如此輝煌的歷史，因而使我感覺在今日的佛門賢達中，非有如芝峯、枯木、印順、法舫這樣大作家，實不足負起中興佛教文化宗風的這個道場」！由於這一感覺，所以他對雪竇住持這一重任，認爲「唯有眞實學問的大德僧，他們才堪任佛法的住持」。因而先後曾誠懇的請芝峯、印順、枯木諸公繼任。醒公做一寺的主持，在其意念中，只覺責任重大，在其悲願中，只想把道場做成像個道場，使其成爲佛教文化教育的中心，從來沒有把十方常住，看爲一己之所私有，而於其間把持操縱，所以一有讓賢的機會，就讓德學兼備的來住持！

住持佛法，弘揚佛法，不是不懂佛法爲何的僧伽所能做得到的，一定要有深通佛

法的大德，才談得上佛法的住持和弘揚，因而培植僧青年就成爲佛教的一個重要課題。然則怎樣的大德始能教導僧青年呢？醒公說：「這個要請求國內幾位深通佛法的法師發心了，如枯木、芝峯、法尊、法舫、印順這幾位法師，每人若能領導十個八個學僧，埋頭苦幹，使其於教義學術上都各有成就，大家都有了一套成熟的佛法，準備做住持佛法的中堅人物，這樣中國佛教庶可以有復興的希望」！造就僧材與敲敲唱唱不同，沒有眞實的德學，是造就不出像樣的僧材的。醒公所推舉的幾位大德，不特深通佛法，且有高度德行，足以擔當造就僧材的重任，而醒公對於他們的尊重，於此也就可知。

再說，在抗戰前，醒公要我去親近芝峯法師，到勝利後，醒公則要我長期親近印順法師。芝峯與印順二公，對佛法的湛深造詣，據我所知道的，當今僧衆當中，很少可以與之抗衡的。由於因緣，我不但沒有親近到芝峯法師，就連芝峯法師面都沒有見過，不能不說是我的福薄；至於親近印公，可說我是百分之百的遵著醒公的指示，在長期的親近著，不過由於我的慧淺，迄今只學到他老佛法的一滴，比之同時親近印公的妙欽、續明、仁俊三法師的所得，使我不免慚愧到無地自容了。不過醒公要我親近

這兩位大德，確是一點不錯的，亦是醒公對這兩位大德的尊重，不像一般法師要人遠離善知識去做他的工具！誰是大德，誰非大德，從這點上，也就可以明顯的看出！

四　醒公對僧制的重視

中國佛教的不興，由於沒有良好的僧伽制度，可說已爲盡人皆知的事實。新佛教運動領袖太虛大師，以其敏銳的高度智慧，深深的體認到這點，乃以「整理僧伽制度」爲其終身的職志。醒公是追隨大師推動新佛教的健將，對於僧制的整理，當然異常的重視。

僧伽制度是行於僧團中的，要想知道中國僧制廢弛到什麼程度，首先得看中國叢林是怎樣的狀況。依佛陀的律制說，依古德的清規說，僧團不是家族，僧物不是私物，彼此是平等的，一切是公開的，這是僧團的基本精神，本於這個精神去行，僧制必然是健全的，違反這個精神而行，僧制勢必蕩然無存！

醒公對這有所表示說：「叢林既非家族，寺產亦非私產」，這完全是合律制的說法。但接著說：「而事實上也不知道從何年何時起，其叢林已等於家族，寺產皆視爲

私產」，這就與佛法相差十萬八千里了。僧團制度變到這種程度，佛教怎麼能夠不衰？醒公很沉痛的說：「佛教衰敗完全是一般叢林寺院的住持（監院）自私自利的結果」。諸位以爲這個說得過火嗎？請睜開眼來看看今日佛教寺院是不是這樣的？「大多數叢林均爲住持（或監院）者個人獨權所攬」，根本沒有把叢林視爲僧團。又說：「今日所見到的一般叢林現象，是離佛法太遠，隨順世俗太近。故如今每見叢林的貪污腐敗，私欲熾盛」。過去大陸如是，今日寶島亦然，有心人怎不爲佛教前途悲？

任何一個制度，都是由人樹立，是否依制度行，問題完全在人。以僧制說，佛陀手訂的僧制綱領，是最民主最自由最平等的，行之於僧團，僧團就健全，行之於社團，社團就完善，而且唯有如此，僧團才能眞正負起住持正法的任務。近代中國的叢林寺院，有幾個能住持如來正法的？說到這裏，我們再看醒公是怎樣說的：「再談現在一般叢林住持（及監院）者的心理，不是當作官式的以「方丈」（及監院）自負，就是變成商業化的以「老闆」自居。職是之故，前者不免習染貪污，後者大都著重在「生意眼」，這才眞叫做另具隻眼，別有用心，永遠永遠不把佛教放在他們的眼界中與心願上了」。這豈非又是現階段寺院負責人的寫照嗎？

中國叢林腐敗到這種地步，出家僧衆自私到這種程度，僧制還不應該加以改革嗎？老祖成規還可墨守下去嗎？所以大師一旦發出整理僧伽制度的呼聲，全國有朝氣有熱血有正義有悲願的僧青年，莫不報以熱烈的響應，一心一意的追隨大師整理僧制，特別是我醒公，對這更爲起勁，或提出具體的意見，或抨擊現存的寺院，不是說寺院成爲經懺商店，就是說寺院成爲閑僧收容所，至對一般寺院住持，更是痛斥不遺餘力。如說：「我覺悟現在名稱爲住持的僧徒，都是些寺廟的住持，不是佛法的住持……唯有眞實學問的大德僧，他們才堪任佛法的住持」。又說：「考察中國的叢林住持積弊，向來都以住持叢林爲發財捷徑，你說佛教不衰，尙有何待？

這樣說來，整理僧制，當然是刻不容緩的事，但已作爲發財捷徑的住持監院們，怎肯放棄他們既得的利益？於是他們搬出老祖成規來對抗，說什麼這是老祖家風，若要整理叢林僧制，就是推翻老祖成規，那還得了？然而我們醒公問道：「老祖成規第幾條教我們依止十方三寶常住吃飯不做事的？老祖成規第幾條教我們把十方叢產任隨個人私自取用的？老祖成規第幾條教我們吃食鴉片，破根本大戒，染一切惡習的」？

說來眞也奇怪，一般出家僧衆，沒有得到住持監院地位的，想方設法的出賣人格的去謀取，一旦謀取到手了，就又死不肯放棄，如有妨礙到他的利益，他就抬出老祖成規來，如果眞的同他談起老祖成規來，他就又說古規不適合時代。總說一句，就是把持操縱。

一般寺院的住持和監院，大都有兩副不同的臉譜，一副是對內的，一副是對外的。對內的一副臉譜，就是看不起寺內的僧衆，亦不需要僧伽大衆，假定需要的話，醒公上人說「現在住持（監院）的需要大衆，除了要大衆替他做佛事賺錢以外，其餘什麼都談不到大衆的分兒」。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自以爲是首刹的負責人，不就是這麼一副猙獰的面目嗎？對外的一副臉譜，就是儘量的巴結權貴，托托一些不知什麼是佛法者的大脚，甚而設齋送禮孝敬他們，以之作爲自己後盾，來爲自己撐腰。如雪堂禪師說：「諂奉勢位，苟婿權豪，賤賣佛法，欺罔聾俗」。這也不就是我們現於各地所見到的事實嗎？佛教日見衰落，無法救濟，病根完全在此，所以醒公特重僧制的整理！

五　醒公對僧材的愛護

佛教既已衰落到無法救濟的地步，對佛教懷有悲願的大德，當然要起而謀求復興，復興佛教之道，雖是多方面的，而最根本的，則無過於僧材的培植，因爲要有僧材，彼此志同道合，才能走上復興的道路，不是搖尾乞憐，庸俗無恥之徒，所能擔負這一劃時代的任務的，因而醒公對於僧材，特別表示異常愛護，已有的僧材，不願隨意的糟蹋，未成的僧材，儘量設法去造就，過去在大陸上，醒公之所以爲全國僧青年所愛戴，就因他特別關心和愛護僧青年，凡是可以造就的僧青年，只要醒公力之所及，都要設法完成他的學法志願，這豈是一般法師所能做得到的嗎？醒公一時成爲僧青年崇拜的對象，不是偶然的。

對於僧材培植的問題，在醒公一生所寫的文章中，在在都吐露出這麼一顆心願。如說：「我們明知道國內佛教已陷入病症太重而無法醫治的程度，可是我們有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更要加倍注意努力，就是培植下一代」；又說：「在今日的佛門中，實在沒有比培植佛教下一代的僧材再爲急切之務了」；更說：「其尤要者，實以速辦教育造就僧材爲急務之急務，……開辦一大規模之佛教大學，佛教中學，造就僧伽，這總是根本挽救佛教的妙法哩」！我們讀了這幾段文字，深深爲醒公培植僧材的心聲之

所激動不已！現在佛教僧材，更是寥落可憐，然除一二大德，還在爲僧教育苦撐外，像醒公那樣培植下一代的呼聲，我們眞是久已不聞此調了，怎不令人不懷念醒公呢？

大約在我大師示寂後不久，有兩位僧青年寫信給醒公上人，說因大師示寂後，爲佛教焦慮到要自殺，醒公於感無上安慰之餘，在「給青年善知識第一信」中末尾說：「中國佛教復興的責任，全部的負擔是在僧青年的肩上，我們要堅定志向，埋頭修學……因爲我們爲了忠於佛教，我們要自己研究，我們要自己努力！對佛學若無研究，則不能具足一切知識，運用無上智慧；對佛教若不努力，則不能成就事業，救度無量衆生！請讀我們虛大師一生輝煌的歷史，不正是告訴我們要自己研究，自己努力嗎」？大師示寂，佛教頓失領導中心，僧青年感到徬徨無措，醒公以此安慰僧青年，鼓勵僧青年，使諸僧青年振作起來，爲佛教爲自己而努力而學習，這又是多麼一大功德？

僧青年得以在學團中修學，當然是最理想的，但無可否認的，今日佛教界內，沒有那麼多的學團，供給僧青年們修學，所以醒公在「給青年善知識第五信中」，指示徘徊在歧途上的僧青年說：「我希望對佛教已具有相當信仰的僧青年，大家要能爲自

己有個打算。我在『橫在僧青年面前的只有兩條路』題中，談到一條是讀書的路，一條是做事的路……讀書的路有兩方面：一是學習，一是自修……要是求合理的話，當然以先從學習入手爲善，因爲先行學習，可以得到師資的指導開示，在智慧方面容易得到啓發，在技術方面也易得到善巧，在成績方面可以收穫事半功倍的效能，如至事非獲已時，再用自修工夫。可是古今成名的大德們，大都也皆從自修而得的」！

六 結 語

醒公示寂十週年了！想起他的推動新佛教運動的大無畏的精神，使我們後輩的人，不得不對之興無限的嚮往！海刊爲大師精神寄託之所在，固然沒有問題，但若不是醒公把它帶來臺灣，這盞慧燈是否不滅，實在是個很大問題，所以今日我們以海刊來紀念醒公，實是千該萬該的。醒公在大師示寂三週年時說：「我們爲了表現大師的精神不死，將永久保持本刊的慧命」。同時又說：「在我的願心與義務上，我也願意爲了本刊盡我最後一口氣」。所以我們今來紀念醒公，形式上的紀念固可表示我們對他老的不忘，而尤重要者，是要本著醒公的精神，永久保持海刊的慧命，爲海刊盡最後

一口氣，才是眞正的紀念。

其次我要說的，就是醒公的遺集，除感無限歉然，實亦愧對醒公。前面說過，在三年前就著手編輯，由於很多文稿無法搜集，直到醒公十週年，還不能和讀者見面。我雖負了編輯主任委員的名義，而實是幻生法師一人董其事，這我們應該向他表示謝意的。至於校對付印等事，則由醒公在家弟子賈懷謙居士全權負責。不過我們還感到最大遺憾的，就是名爲大醒法師全集，而實未能將醒公所有的作品收齊，如地藏經淺說，我們向海內外各地教友徵求，都無法得到這一本書。此外，還有醒公的詩聯以及通訊等，同樣的沒有能夠收入全集中。這，唯有等待大陸光復，我們回到大陸後，再爲設法徵求補充了！

醒公的文字，在某個時期，以時評爲多，卽教內外發生了什麼有關佛教的事情，所以我們讀了醒公的文章，對於民國以來的佛教史實，不難得到一個輪廓的認識。因此，我們對於醒公的遺集，不要僅僅把它當作文章來讀，更要把它當作一面歷史的鏡子來看。看後，以那時的佛教狀況和現在的佛教情形對比一下，看看還有那些不合理的現象，仍然潛在佛教內部腐敗著佛教，好

讓我們知所警惕和改進。

醒公！你棄我們而去已十年了，如你乘願再來的話，那你已是十歲的兒童。我們深信你和虛公大師都會乘願再來的，而且深信你仍在大師的領導下，來爲垂危的中國佛教謀求復興，建立適合新時代的人間佛教！

幾十年的功行不能毀於一旦

——敬悼慈公老人——

去年農曆十二月中旬，我特到內院去拜見慈老，老人一見我就說：「你怎麼這麼久不來？是不是忘掉了我」？「對於老人，我時刻都不敢忘的，只是課務繁忙，抽不出時間來，你看，那邊剛剛放假，我就到這兒來，可見我多麼想念老師」！我誠懇的這樣說。「好的，你來了，我很歡喜！你常說要來這兒講點東西，現在那邊放假了，你應實踐你的諾言，隨便你，喜歡講什麼就講什麼」，老人又這樣對我說。「不能！在老人的面前，我只有請開示，決不敢講什麼，現正有一問題，請求老人指示」。慈公聽我這樣講，就很愛護很體貼的說：「你不肯講，我也不能太勉強你，實在說，在講習會講了半年，也夠你辛苦的，理應讓你休息休息，你說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談談」！我得到老人的慈允，當即提出這樣的問題：「佛教是講因果的，佛教徒是信因果的，如有佛子爲了達到自私的目的，不惜運用極卑劣，極

毒辣的手段陷害賢良，像在這樣學佛人的腦海中，是不是還存有因果觀念？而且由於學佛者的言行不一致，使人懷疑到佛法理論的正確性，佛弟子這樣自毀長城的做法，會不會有礙佛教的發展？老人是最關心佛教的，不知對這問題作何看法」！「你這問題，問得很要緊，全部佛法，只是因果二字，離了因果，還有什麼佛法？除了眞的衣佛衣飯佛飯存心破壞佛法的波旬，我相信每個純正的佛子，都不敢公開的否定因果，假定信因果而又做出違背因果的事，這種學佛者，不是愚癡極頂的人，就是佛法的大罪人。如眞是愚癡，不善分別因果，我們只有憐愍他，慢慢開導他，使他步入因果的正軌；如知而故犯的罪人，爲了維護佛法，稍具正義感的，先當起來撲滅這類佛法的罪人，因他這種不合因果律的行爲，會使許多人對於因果生起懷疑，不特能阻礙初發心者欲入佛門而不敢入，而且能使久發心者退失信心。最近就有幾位居士到我這裏來，談到佛門中也有嫉賢妒能的現象，深深的感到灰心，大有悔不當初之感。其實這也大可不必，當時我曾開示他們說：『你們既正信因果，因果是絲毫不爽的，難道胡作亂爲的，存心害人的，不會受到因果制裁嗎？假定這點信不過，那對佛法的因果，就信得不眞切。所以做人，特別是做個學佛的人，因果二字必須時時放在心頭，不可須

臾離的，一離了就要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慈老一口氣把話說到這兒，忽然停下來，飲一口茶，向我發問道：「你覺得我說的怎樣？對不對」？「確實是這樣的，老人的話一點不錯」！因爲他老講得很中肯，所以我就老實的這樣回答。

「現代世界這樣的混亂，人心這樣的險惡，本來須要佛法挽救人心，促進世界和平的，可是看看現在佛教徒的用心，大有不如世人之慨，世界怎得不亂？人心怎得不壞？我常常這樣的自覺和反省：出家是爲什麼的？出家如還與俗人的一樣勾心鬪角，要種種的手腕，不如不出家，時進末法，佛法就衰敗在這些玩魔術的魔子魔孫手裏！我慈航一生別無什麼特長，就是什麼直來直往，不要花槍，對的就是對的，不對就是不對，要我用心機去謀算人，陷害人，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過去我在南洋，有人聯絡我，共同打倒一個有名的法師，最初因不知他們的用意，我已答應他們，由我開第一炮，但是等我明白他眞正居心時，立刻就縮回我的炮手，不特不再對那位法師轟，而且還非常的尊重保護他。佛教的人材，很不容易培植的。毀滅一位有名的法師，這是多麼的罪過！除了想滅亡佛教的地獄種子，只要有一念爲佛教的，對於有德有學的僧寶，尊重愛護都來不及，那裏還忍心去破壞他！明年我整六十歲了，幾十年來的爲

法爲人，在佛教中總算有了我的名位，當然不須再去求名，至於利，大家都知道的，向來是左手進右手出，一文不留。所以我現在最要緊的，就是保持我幾十年來的功行不失。『幾十年的功行，不能毀於一旦』，這是我近來常常自勉的兩句警語。你替我想想看，假定我現在做件錯事，或存心要同什麼人爲難，豈不是前功盡棄？老實說，幾十年的功行，如果毀於一旦，在做人方面講，這是最不值得的！過去你同我在香港的時候，我就知道你的用心純厚，這是最善良的美德，我希望你永遠的保持下去，我生平什麼都不怕，就是怕小人用心……」。

上面是慈老去年開示我的法要，想不到時隔五月，老人的音容，還浮現在我的腦際，不知是看不慣末法鬪爭堅固的怪象，還是感於魔子魔孫的太過猖狂，老人竟捨我們而去了！想到老人給我做人的寶貴開示，我不禁熱淚奪眶而出！老人的慈悲喜捨，高風亮節，相信有很多大德長者，會爲之表揚，我只將老人給我的開示公諸於世，以表我的哀悼之忱。同時，我們從老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那光明磊落的態度，實爲許多人之所不及的！在今天的自由中國，出家在家的佛徒，崇敬慈老的很多，但僅僅口頭上說崇敬，這是不夠的，必須要效法慈老爲法爲人的精神，尤其要學習慈老做人

不苟的態度，那才眞正算得是慈老的崇敬者。

最後，我祝老人早日乘願再來，以化度濁世的有情！

幾十年的功行不能毀於一旦

我親近慈老的一段因緣

五月六日接到慈老五日給我的明信片，感到非常的滿意，並望我多寫一點策發僧青年的文字，以期僧青年團結起來，眞正爲佛教做番大事。誰都知道，慈老不但熱心於佛教，而尤愛護僧青年，所以他很希望藉這佛教青年，作爲團結僧青年的核心，而替佛教帶來一股活力！我讀了這明信片，深感此老爲法情殷，老當益壯的精神，實在太難得！同時我曾這樣想：自由中國的佛教，如在此老大公無私的領導下，將來或者還可有一線希望，否則的話，佛教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那裏知道到七日的早上八時餘，我正在準備上課，印海法師騎脚踏車來，我以爲他是如常來聽課的，可是他一踏進講堂門，就向我說：「不好！慈老去了」！「什麼？你再說說看，你從那兒得來這消息？剛才常覺、唯慈二法師來，都沒有提到，怎麼一下子會有這樣不幸的消息傳來」？我急切的問他。「就在他們離精舍來此不及十分鐘，導師接到汐止一封電報，拆開一看，裏面說慈老示寂，這還會假嗎？導師馬上就去

，問你去不去」？「當然去」！於是我就停課，並且立卽通知無上法師，囑全體學僧念經二日，以表哀悼之忱！

談到慈老，他的特長太多了，相信與慈老有一面之緣的，都要寫文章表揚他的功德，所以我現在只想談一談我與慈老的一段因緣。

是抗戰軍興的一年，春間我在高郵，受僧侶救護隊訓練三日，結業後，正是五月的天氣，我由達居學友的介紹，到無錫鼇頭渚從慈老聽楞嚴經。不消說，我是專意去聽法的，可是他老的作風，凡是親近他的，不管男的女的，一面從他聽法，一面又講法給人聽。記得當時芝譯的唯識三十頌講話剛剛出版，他老買了二三十本，分給聽經的每人一本，並且要我替大家講這個。我說我從沒有學過唯識，聽還聽不懂，怎麼能講？他說沒有關係，學習講講，我也在聽，講得對就一直講下去，講不對我隨時告訴你，多講自然就進步了。在他老的鼓勵策勉下，糊裏糊塗的居然把這本書講了。現在回想起來，不禁啞然失笑。自己完全不懂的東西，竟敢大膽的講了一遍，眞是莫名奇妙！要是現在，不說不懂，就是了解不夠的，無論怎樣，我也不肯講。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眞是一點不錯。我現在時刻感到自己的不夠，空虛，悔恨過去讀的書

太少。

無錫經期圓滿，蘆溝橋事變已起，淞滬戰爭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慈老仍受請到常州去講楞嚴經，他老講大座，我則講偏座，大家法樂融融，沒有想到敵人一直在瘋狂進攻，等我軍轉進，我們才開始向後方逃避。想到這次逃難，眞可顯出慈老的偉大！當時隨著他的，一共有七八人，誰都沒錢，完全靠他一人。從常州出發，到目的地的香港，他把我們大家，照應得好好的。途經武昌，並帶我們到武院去參觀一次，武院的法師們願隨我們走的，又有幾位，陣容雖更壯大了，而慈老的負擔也就加重了，可是他不想這些，只要對人有益，自己力之所及，總是儘量協助人的。到了香港，一時找不到掛單的地方，他領我們到上水彌陀精舍暫住。那時，優曇法師在這裏，見我們逃難來，非常熱忱的招待。住的問題雖暫解決，吃的問題跟著而來，彌陀精舍是私人修行的地方，房屋雖不少，生活則很苦。起初，我們還有幾個錢，每人津貼三元的伙食費，但這不是長久之計。好在同行的達居同學，是在上海青山出家的，他到青山走了一趟，有人請慈老講楞嚴經，於是我們就浩浩蕩蕩的轉移陣地到了青山。

在青山，法筵弘開，法緣甚盛，每日聽衆總在七八十人。生活既獲得安定，慈老

的老作風，又拿了出來，叫達居替大家講國文，要我講八識規矩頌，有時並命我代講大座。於是大家就又安心的精進爲法。我常這樣說：慈老到什麼地方講經，不如一般法師只是講經，簡直是小型的僧教育機構，每日除了大座兩小時，其他至少還要講四五小時的課，別人能講就讓別人講，自己則在座旁聽，沒有別人講就自己講，一天到晚不休不息。可是他毫不感到疲倦，眞正做到誨人不倦的工夫，這種精神是一般法師所不及的。楞嚴經講完，他老把我們幾個男衆安頓好，自己帶了幾個其他的聽衆，又到別處去隨緣度化了！

到二十八年秋，我因去漢院讀書，乃告別慈老，到四十一年春，我來臺灣讀書，才得拜謁慈顏。一別十二年，他老的法躬，還是那樣健壯；他老的悲心，還是那樣深廣；他老的爲法，還是那樣精進，使我深深的受到感動！這次我來臺灣，原是欲住內院的，但以其他因緣，未能再得親近。兩年多來，每見我一次，都希望我到內院講一次俱舍，然因現有的任務丟不掉，始終沒有滿他老的願，這是我時常感到對不起他的地方！然我稍感心慰的，就在他老捨壽前的五六天，曾看到我在覺生發表的俱舍頌講記，可以稍補我過。

慈老！你去了，你無遺憾的去了！你說「如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現在還有許多人等你老來度，相信你決不會自己逃了，一定會如願再來的。

慶悼雜說集

不恪法、不恪財

——爲紀念慈航老人三週年作——

太虛大師示寂十週年的紀念文剛剛寫好，接到本年海潮音的二月號，趕忙打開一看，首先映入我的眼簾的，是徵集大醒法師遺著啓事，爲此我正墮入沉思，學友又送來了圓寂已三年的慈航法師發行特刊徵文啓。閉目一想過去，大師、醒公、慈老，都是我所曾親近過的一代名德，怎麼在短短十年中，竟會先後離我們而去呢？想到這裏，我的內心悲痛，眞找不出一個適當字眼可以來形容了！在我以爲：具諸勝德的太虛大師，直言快語的大醒法師，財法不恪的慈航老人，都是今日佛教所不可缺少的大德，如果他們仍還健在，相信佛教不致弄成像現在這樣無生氣，所以接二連三的接觸到三位大德示寂後的紀念，自然要使我感到無限悽楚了！現爲追思慈老的盛德，略述數語如下：

李子寬長者常常對我這樣說：「慈航法師的美德固然很多，但使我最敬佩的有二

：一是他的不恪法，二是他的不恪財」。這確是觸到慈老的根本精神所在，而且就這兩點，也就足夠表彰慈老的偉大了！

「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這是佛在經中開示我人的，事實確也如此。所以爲佛弟子如要眞正報答佛恩，唯有多多宣說正法，將佛遺留下來的教法，在在處處講給人聽，使人切實了解佛法，依佛法所指示的去行，以至最後走到解脫，因而經中也就很多以說法爲眞正報佛恩的讚語！當然，說法不是簡單的事，最主要的，自己先得了解，自己不了解，怎能對人說？但自己要了解到什麼程度方爲人說，那就很難講了。有人認爲我不行，我不能對人講，我還得多多充實，於是就在他這「多多充實」、「我還不行」的藉口下，逃避他應有的弘法責任！眞正不行，自應讓他多多學習，可是有些人，並不是不行，而實是不肯發心，如再說得不好聽些，那就是偷懶；至於說到充實，除自暴自棄的，自以爲滿足的，不再求上進的，那個不要充實？況且，佛法如大海，充實再充實，一直充實到最後一口氣不來，也不能說是已充實好了！所以眞正獻身佛教熱情爲法的佛陀兒孫，不問自己對於佛法的了解到了什麼程度，只要自覺我對這個已經明白了，那怕是一偈一句，遇到需說的因緣，就不妨說給人聽，因爲你

雖這麼簡單的說了一句半句，但在聽者說不定就因此而得法益，如是，那又何必恪惜這一句半句，寶貴這短暫時間？是的，法緣也很要緊，法緣未至，不必勉強的硬要爲人去說，但時機到了，似又不必太過恪惜，可以爲人說的，應該去替人說，唯有這樣，佛法才能普及，廣大人群，才能獲得法益。聽說有偕二居士視察全島佛教的某師，每到一處在接受熱烈歡迎之餘，等到請求爲衆開示時，總是臨陣脫逃溜之大吉，這未免太失去佛教徒的慈悲心了！

我慈公老人，確是一位與衆不同的大德，對於自己所了解的佛法，只要有人肯聽，總是不憚其煩的講給人聽，而且不論人數多少，不問時間久暫，不管什麼地方，眞可說是隨時隨地隨對什麼人都講，如果不是悲心深厚，何克致此？記得老人在閉關前，從南部弘化歸來，路經新竹，本來很想在靈隱寺休息幾天的，可是看到佛教講習會學僧的學習情緒，老人竟不能安心下來靜養，硬要我替他老抽出爲學僧訓話的時間，我爲顧及老人的法體，不想太多勞動他老，每天祇爲老人排定一小時的開示，然因老人悲心太重，僅僅這麼一小時，似嫌不夠，於是一遇課餘時間，老人就通知學僧搖鈴，不是來教學僧唱歌，就是來對學僧訓示。

時爲學僧講的，是八識要義。八識要義，爲唯識學上最深奧的道理，聽的人固然很難聽得懂，講的人也很不容易把他顯示清楚，但他老以多年來的教學經驗，對於每一論題，如剝笋似的，一層一層的，深入淺出的，予以詳細分析：一字一句的，清清楚楚的，送到聽者耳裏，使得每個人聚精會神，聽來津津有味，一小時的時間，好像一剎那似的就過去了，學僧一聽下課鈴響，就若有所失似的，恨不得老人再繼續的講下去。因此，老人在講習會，爲學僧訓示，雖短短的不過十天，但學僧所獲得的實益，可眞不少。老人慈悲加惠後學，數十年來類皆如是。無怪他老每到一處說法，聽衆總是擁擠得座無虛席！梁高僧傳鳩摩羅什傳中讚美羅什三藏忘己爲法的精神說：「篤性仁厚，泛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將這四句移到老人身上，豈不是也很恰當嗎？可是，現在老人去了，而且已經去了三年了，我們到那裏再去找這麼一個「誨人不倦」、「說法不厭」的高賢？說到這裏，除了擲筆三嘆，還有什麼話說？子寬長者特別敬佩老人不悋法的精神，也就在此。

今天的佛教，非多宣傳不可，不宣傳就不足以生存；其實宗教就是要宣傳的，因爲每一宗教的建立，必自覺到是對人類有益的，爲了利益廣大的人羣，就不能不把自

己所信奉的教義，多多向社會輸送，以喚起迷夢中的人羣之覺醒，不然，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悲心，也實對不起自己教主創教的動意。老實說：無論那個創教的教主，其本意絕不是讓你一人知道就算了，必定還希望你繼續不斷的展轉傳下去，爲佛弟子的我們，對所了解的教義，怎能不說示於人？我常說，現在是個宣傳時代，誰個會宣傳，誰就能生存發展，誰不善宣傳，誰就要沒落下去。我們希望佛教發展呢？還是希望佛教沒落呢？如希望自己所信的佛教發展，那就請你不要悋惜你的時間，你的精神，多多爲佛教宣傳而努力；如果諸位需要一個榜樣，那我就請大家向慈航老法師學習、看齊！

「金錢爲萬事之本，經濟爲事業之母」，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沒有錢什麼事都做不成，過去如是，現在尤然。雖說也可利用金錢去作惡，但如用得其當，總不能說金錢是萬惡。很多人說：現在人是現實的，沒有實際的利益給他，不論什麼宗教，都很難邀得人們信奉，佛教是理智的道德的宗教，固然不錯，但若不多做有益社會的事業，在今後的社會，恐怕很難有所開展。對的，佛教應該多做社會上的慈善、教育、文化等的諸事業，可是沒有錢，從何去著手？佛教的出家衆，向來是兩手空空的，如

要舉辦什麼佛化事業，不靠在家衆的出錢出力，試問怎樣辦理？現在有人要信衆不要跑寺廟，說和尚尼姑都是要錢的，事實僧尼不賴信衆布施，生活如何維持？怎能安心辦道？我以爲，今日的問題，不在僧尼要不要錢的問題，而在僧尼要錢作何用途的問題，如要來作爲辦道資糧，或廣作佛化事業，就不可厚非，如要來作爲自己的揮霍，或賭博、看戲等，是就又當別論。如現有人發起要在省政府所在地，建築一座堂皇的佛教圖書舘，我不相信這筆建築費，是少數發起人自己拿出來的，還不是在廣大的佛教信衆中募化來的？然而我們能說這個募化（要錢）不對嗎？能要信衆不出這個功德嗎？不但不可以，而且要勸信衆發心，共同完成這一大功德，如有故意暗示，使人不要發心，那就是地獄種子，當知那些不要信衆跑寺廟的，亦作如是觀。再如僧尼所建的寺廟，固是檀那的淨資，居士修造的蓮社，還不是向信衆化來？同是向十方施主要錢，同是做佛教事業，爲什麼僧尼就是不對的？因而我眞有點不大理解那要信衆不跑寺廟的人，究竟是在護持三寶？抑或是在破壞三寶？

我慈公老人，在這方面，也實表現了他的特殊風格，老人所以受到海內外絕大多數的信衆欽敬，主要亦卽在他對於金錢看得很淡。我們不論碰到一個什麼學佛同仁，

如果談到慈老，必然都要讚嘆慈老不要錢的美德。「慈老不要錢」，差不多已爲每個佛子所知。常聽人說：慈老的德學，不管那方面，我們都可慢慢的去學，而且可能學到他老那樣，唯有「慈老不要錢」的這點，實在不是我所能學得的。事實確是如此，慈老一個錢都不存，這從他圓寂後，未留下半文錢，可以得到最大證明。但是，慈老眞的不要錢嗎？我老實的告訴大家，慈老還是要錢的，不過慈老要來的錢，沒有把它儲藏起來，或隨便亂花掉就是了，錢到了慈老的手，不是隨喜做功德，就是請經書與人結緣。不信，請舉老人自己說的話爲證。一次，我去見他老，怎麼一下子談到金錢上去了。老人便大發議論道：「人家都說我慈航不要錢，其實我那裏不要錢呢？老實說，我要起錢來比什麼人都要多。哈哈！我的錢要來做什麼呢？左手進右手出啦，結果我還是兩手空空一文沒得」！老人說到這裡，忽然反問我道：「你覺得我說的對不對」？「對極了！老人所表現的確是如此」！接著又說：「我本可以不要錢的，但因一般學佛者的世俗情深，你要他對某件好的事情出些功德，他不肯，縱然因你的面子出一點，但心裏總是老大的不高興，可是有時供養師父，三百五百，一千八百，却歡歡喜喜的送來！在這樣的情形下，你祇有滿他們願，老老

實實的收下來，假借自己的手，替他們做功德，這有什麼不可？爲什麼硬要裝模作樣的故示清高？慈航的不要錢，是這樣的不要錢，不是如一般人所知的一個錢不要，叫做不要錢」！

慈老這樣坦白的說自己要錢，而實眞正是不要錢的。我們如也能像慈老那樣，這手接過來，那手放出去，隨時代做功德，隨時與人結緣，不說是施主送來的，就是開口向人要來的，也沒有什麼愧疚！假定時刻在打錢的主意，整天鑽在錢的眼裏，一毛不拔，愛錢如命，不說你要錢，會被人輕視，就是你高喊不要錢，也不會有人相信，因爲事實是最大鐵證，人人看得很清楚的！因此我認爲：在今日中國做個出家衆，要說一個錢都不要，事實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國人信佛的，還沒有養成如法對僧尼四事供養的風氣，與其空談不要錢，不如老老實實的，錢來了不固拒，錢不來不妄求，錢多就作佛教事業。這樣，既不失佛子的本份，也不負施主的淨施！慈老要錢而實不要錢的作風，確是值得每個出家佛弟子效法的！

時間過得眞快，一轉眼間，慈老的音容言笑，我們已三年不見不聞了，可是慈老的「不恪法、不恪財」的精神，並未從大多數人的腦海中抹去！玆值老人三週年紀念

，我想不出什麼好的來紀念老人，只好將老人最爲人崇敬的精神，再度昂揚出來，作爲我人借鏡！

不悋法、不悋財

慶悼雜說集

從慈航法師圓寂五年遺體不壞說起

五年前的夏曆四月初四，圓寂於秀峯山彌勒內院的慈航老法師，在所留下的遺囑上，曾有這麼一條：「遺體不用棺木，不用火化，用大缸跏趺盤坐於後山上，三年後開缸，如散壞，則照樣不動藏於土，如全身，則裝金入塔院」。遵照遺囑辦理，三年期到開缸，應是不成問題的。但爲愼重起見，老人生前的友好及其弟子，曾爲此開了多次會議，雖說大家對老人的深廣悲願，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但從一般世俗常情去推測，總不免要多加考慮，考慮一多，自不免發生不同的意見。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有贊成開缸的，有不贊成開缸的，然而不論站在那邊，彼此的出發點，都值得稱道的，不能給以誰是誰非的判斷。到了今年五週年的忌辰，永久紀念會舉行紀念儀式，到有二百餘人，爲對是否開缸，作一最後決定，乃採民主方式，以投票作表決，開票結果，贊成開缸的，佔絕大多數，於是定期於夏曆四月十二卽國曆五月十九日晨，用莊嚴而隆重的儀式，揭發蓋覆老人遺體五年的雙缸，發現老人的遺體，仍如老僧入定似

的，端坐在那兒絲毫未壞，使得每個在場開缸的人，對老人的悲願，更加深了信仰。爲使讀者了解當時開缸的實況，特將五月二十日，中央日報記載的一段消息，錄之於左：

昨天，慈航的弟子們，遵循他的遺囑，於清晨四時三十分，將埋藏在汐止秀峯山彌勒內院後山的慈航遺體，正式開缸。當弟子們將缸打開來看時，慈航的肉身並沒有毀壞。皮膚呈棕色，五官分明，兩手下垂，兩腿盤坐。只是經過五年的歲月，他身體內的水份都蒸發了，因此肉身顯得頗爲瘦削。更使人覺得驚奇的是：慈航圓寂入缸前，頭髮和鬍鬚，是剃光了的，如今都重新長出來了，他的眉毛，長得更長更濃。有人曾以手觸摸他的皮膚，依舊覺得柔軟如常人；其餘鼻孔，咀唇和牙齒，也都很完整。

我們看了上面這段報導，不僅知道老人的遺體完整無毀，而且更可想像得到，當這一感人的消息，傳播到廣大的社會界及佛教界時，所起的轟動何如，只要看一看消息傳出後的汐止道上，人潮如海水般的不斷的湧往秀峯山頭，爭先恐後的瞻仰老人不朽的慈容，就可知道。

慈公老人的色身不壞，可說是近代中國佛教的一件大事。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佛

教徒，對於寂後的高僧大德，向極重視兩事：一爲火化後所產生的五色舍利，一卽安葬後所保持的色身不壞。儘管有人說現在是個末法時代，但我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仍有不少留下極尊貴的舍利及極完整的肉身，作爲他們修證的實據。前者如太虛、印光、章嘉諸大師，後者如我今之慈航老人。因而我們不得不自深信，如來的正法，猶流行於中國。律說：「僧在卽法在」、「僧住卽法住」，正是此一意義的顯露。所人吾人對於今日佛教，不應生起末世之悲，而應生起慶幸之喜，且應更進一步的將中國佛教的特長，予以發揚光大，使如來的正法之光，永遠的照耀著人間，燈燈相續，法身常在！

講到肉身不壞而成爲肉身菩薩的，在我國佛教史上不是沒有先例，其最有名的，莫如禪宗六祖慧能大師的肉身像，九華示現的地藏菩薩的肉身像，但這都是出現在芬芳馨香的大陸領土上的，而在具有自由寶島之稱的臺灣，則從來未曾有過肉身菩薩的出現，假定說有，那就是今日轟動臺灣，不，轟動全世界的慈公老人的不壞身。因爲如此，所以我們覺得：慈老的色身不壞，就格外的顯得希有難得，就格外的值得我人重視。同時要知道的：慈老遺體的完整無損，不是後人的偶然發現，而是老人的預留

遺言，這又表示了慈老肉身的不壞，與一般肉身的不壞不同，而是老人自信德行成就的結果，不然，決不能開玩笑似的在遺囑上作這樣的遺囑。

色身不壞，在佛法中，究竟重不重視，這實是值得探究的一個問題。依佛法唯心的眞理說，佛法所重的，本在於心性，只要體證了心性，色身的壞不壞，原無關於弘旨，自不需要在心性外更說色身。況且從有爲生滅相方面講，所謂根身、器界，本沒有永遠不壞的，否則的話，佛所開示的無常定律，就不能成立。退一步說，卽使從佛法的實踐中，修得色身常存在世，但到色身所依的器界壞的時候，你所存在世間的色身，是不是不壞，還是個問題。因此，依佛法的正義說，一個人死後的色身壞不壞，並不是佛法所特別重視的問題，不過由於一般人的不知心性而多執著色身，所以佛法亦說吾人的色身，可由修養而得不生不滅，亦卽所謂色身不壞，這從教理方面可得明證。

吾人的色身，既可從佛法的修養而得不壞，則今慈老的色身不壞，當然是由老人的修證得來，決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木乃伊，更不是用化學的理論可以解釋得了的。據我們從經典中所得的啓示，華嚴說有十身，於中有力持身。當知力持身的力持，可

從多方面解說：或由禪定力所持而身及身分不壞，或由悲願力所持而身及身分不壞，或由功德力所持而身及身分不壞。如佛的侍脅大迦葉尊者，在佛入滅結集法藏後，持釋迦佛衣入鷄足山，於山石中入滅受想定，以待彌勒佛的出世，這就是由禪定力持身不壞的實例。再如大願地藏王菩薩，是願力增上的菩薩，不特發願要度盡地獄衆生，而且亦常示現在人間化度群迷，爲了不忍人類再墮地獄受諸苦惱，特以高度的悲願，留色身於九華山，使人見菩薩而提高警覺，不造三惡道的罪業，這就是由悲願力持身不壞的實例。此外，經中所說佛的那羅延身、金剛不壞身，都是指色身常存說的。崇高的佛陀，偉大的菩薩，聖潔的羅漢，開悟的祖師，及諸大禪師，既爲我們留下色身不壞的榜樣，只要我們能依佛所指示的切實去行，自亦可以獲得無動無壞的色身常存。佛教是最能兌現的宗教，不是亂開空頭支票的宗教，而且眞語實語者的佛陀，對於修持所不能得的，決不爲我人說，說了的，一定是確有其事，不容我人有所懷疑。是以慈公老人的色身不壞，我們應從佛陀的教證及史實的事證，深信不疑的確認這是功成果滿的表現，決不可如一般俗知俗見者流，視爲木乃伊那樣的東西。

爲了增益人們對於慈老色身不壞的信心，不得不來略爲談談慈老生前所有的功德。講到慈老的功德，不用說，那是很多的，不是現在這篇短文所能讚得窮盡的，而道安法師於五月二十八日，爲新聞界所說佛教高僧大德肉身不壞六大原因中的前四種功德，在慈老一身中全部具有。但慈老所有功德的最大功德，我以爲還是在於深廣的悲願。我們知道：近代中國佛教，不論從那個角度去看，都呈現著一種衰敗的象徵，稍爲有心於佛教的，莫不感到痛心疾首，因此，獻身佛教爲佛法努力的，固然不乏其人，但始終如一的，只知有佛教，不知有自己的，自以我太虛大師爲第一人，其次就不得不推尊慈公老人了。他們爲佛教的熱忱，眞可說是無微不至，只要是有益於佛教的，不論當前有多大困難，甚至赴湯蹈火在所不計，從不爲自己的安危打算的，設非悲願深廣何克致此？以慈老來說：表現在其他方面的悲願如何，現在姑且不談，只就普偏攝受避難來臺的僧青年，使他們不僅身安心安的不虞生活的匱乏，而且受到良好的教育，得到佛法的滋潤。印順導師在「我對慈航法師的哀思」一文中說：「慈老赤手空拳，膽敢負起攝受青年、培養青年的責任：這不是別的，只是從內心流出，爲教爲人的無限熱忱。在火熱的責任感之前，但知道應該如此，不會多考慮能否如此的」。

這一偉大而深廣的悲願，豈是一般佛教大德所及！當知老人今日所遺留的不壞色身，乃是老人一大悲願的流露，不是向人顯示自己的功德！吾人今日在爲老人色身不壞而忙碌而歡欣時，應多多的體念老人的悲願，本老人的深廣悲願，眞實而不虛假的去爲法爲人，精進而不懈怠的去實踐遺志，使能深深的契合於老人的精神！諸有崇信老人的出家在家的信徒，果能學習老人的悲願，確切發揮老人的精神，不唯老人的色身常在而不滅，卽老人的法身亦復常在而不滅！如此，老人何嘗離開我們一步，我們又何幸得與老人同在！

淚如泉湧哭續兄

續兄！你去了，你安然的在佛國到佛陀座前去了，你可知道今日佛教中，多少人爲你的突然離去而在傷心落淚！

續兄！你去了，你安然的在佛國到佛陀座前去了，你可知道今日佛教中，多少人爲你的突然離去而在失聲痛哭！

續兄！你去了，你安然的在佛國到佛陀座前去了，你可知道你這老弟，失去你這二十多年的畏友多麼感到痛楚！

續兄！你去了，你安然的在佛國到佛陀座前去了，你可知道你這老弟，失去你這二十多年的畏友多麼感到難過！

續兄！你去了，你安然的在佛國到佛陀座前去了，可是你知現在是個法弱魔强的時代，佛教多麼需要像你這樣的法將來支撐，你怎麼可以就這樣快的離去?!

續兄！你去了，你安然的在佛國到佛陀座前去了，可是你知現在是個鬪爭堅固的

時代，佛教多麼需要像你這樣的龍象來住持，你怎麼可以就這樣快的離去?!

續兄！你不是說五月中旬在新加坡和我見面嗎？你不是要我在星爲你辦理延期手續嗎？你不是要來和我再作一次懇切面談嗎？你不是要我爲你保存越南寄來的法物嗎？

續兄！我正準備集合此間的信徒，屆時到飛機場熱烈歡迎你的到來，你爲什麼竟靜悄悄的離開這個人世？你爲什麼不再來和我們見一次面？是不是我們對你誠意不夠？

續兄！當我再度展開你從曼谷和印度寄給我的信時，看那每個一筆不苟的字體，似還生動的躍然紙上，想不到你已寂然的入於涅槃，再也見不到你活潑潑的面貌，叫我怎不悲慟！

續兄！當優曇法師從印度發來你不幸去世的噩耗，初我無論如何不信這是眞實的報導，等到將電報上的吾兄英文法名，與訪問團名單上的英文法名一對照，不由我不信是事實了！

續兄！當這不幸噩耗，由我傳播出去，立刻引起星馬佛教同仁的震動，紛紛來電

問我消息是否可靠？我除了以哭聲代替我的答覆，還有什麼可說？又能說出什麼？

續兄！當我和隆兄確定你已眞的離開這人世，我們立刻就爲你在菩提蘭若設靈安位，當你靈位供在慈航老人遺像下時，一股慘雲愁霧以及默然悲哀的氣氛，籠罩了整個菩提蘭若！

續兄！當我們在爲你誦經念佛時，我木然的站在中央，面對著你的靈位，兩眼被淚水模糊了視線，竟看不到牌位上寫些什麼字，當時我的內心悲痛，在我有生以來從未感受過！

續兄！當我得到優師發來的噩耗，爲你設好了靈位，我就飛函通知臺港越菲的師友。可是信寫好了，我又不忍發出，因我仍在幻想這消息是不確實的。但事實畢竟是事實，乃不得不懷著無限沉痛的心情，叫人將信送出去！

續兄！四月二十八日的下午，我們女院學生以及一些信徒來爲你誦經念佛，在佛聲停止時，我向衆報告你生死年月，竟一字一淚的斷斷續續的，沒有辦法把我所要說的話說出，只好帶著無限悲愴和滿面淚光回到房間裏去！

續兄！五月一日是你首七的前一日，星洲在佛教總會宏老法師領導下，到有諸山

長老法師，到有各庵大德尼師，到有諸位居士等百五六十人，在菩提蘭若爲你念普佛。那法會的氣氛肅穆，那每人的心情沉痛，那各自的面部愁容，在一片誦念聲中，使得大殿上更加充滿悲傷的空氣！及至到你靈前回向，由於天氣的悶熱，加上人群的衆多，每個人的臉上，分不清是汗水還是淚水，而我更是嗆著滿眶眼淚，對著你的遺像竟茫然的不知是置身在靈堂中！

續兄！在未得你棄世消息前，我和隆兄早卽應允宗鑑法師，到怡保去參加慶祝衛塞節大會。可是一得你的不幸消息後，我們立刻決意不再去怡保，但鑑師來電堅決要我們去，並說續明法師去了，你們更應爲法努力。在這大帽壓力下，我就又不得不去。在怡每談到你，無不深爲悼惜！於三天說法的最後一晚上，特請二百餘聽衆，爲你念佛回向，大家的表情都異常的哀戚，全體的悲傷所凝成的一種寧靜而沉痛的氣氛，使人感受一種無法形容的情緒！

續兄！我從怡保回來星洲，接到各方師友來書，在每一封信的字裏行間，都對你表示了一片哀傷。由於哀傷你的早逝，連帶關心我的健康。所有師友及信衆來信，幾乎一致的說：續明法師去了，已使佛教受到無可補償的損失，演培法師不能跟著再去

！看罷這些充滿無限哀傷的來信，使我情不自禁的淚下如雨！說老實話，在這一剎那間，我所感到的是天旋地轉，我所覺得的是世界陸沉，除了這個感覺，根本不知這個世界還有我這渺小人物的存在！

續兄！自你離開這人世的短短十日中，印公導師已有兩次慈示給我。在五月二日的慈示中說：「續師在印去世，宛如晴天霹靂，不能自慰耳」。在十一日的慈示中說：「印於此心情難過，不僅為法惜人，終覺盛壯去世而衰老尚留，極不正常，而又莫可奈何」！我導師是一理智極高的智者，對於我兄的突然去世，尚且有這難以抑制的悲情流露，叫我又怎能不為我兄的去世而更感到悲傷？所以每想到此時老人的心境，輒感極大不安！

續兄！你知道的，仁俊法師於今年新正，已經發心禁足不再下山。但一接到你在印度西逝的消息，於不勝哀悼之餘，竟不顧禁足的誓約，立即下山到講堂探詢實情。而且自你善逝以後，據他來信告訴我，飲食減少了三分之一，有時竟減至一半。這可以想見仁兄對你的深情，亦可以看出仁兄對你的哀慟！所以在其來信說：「沉痛之情，沒世不能已矣」！你想想看：續兄！師友這樣的望你回去，而你竟忍心的拋棄

師友以去，怎不令師友感到悲傷？

續兄！你還記得嗎？我和印海法師到越，與你晤敍並同住短時，海外逢知己，內心的歡愉，實無法以筆墨來形容的！待我二人先後離越，以爲不久又可和你見面，想不到如海師來信所說：「信寫到這裏，熱淚已奪眶而出了」！不怕你老兄笑我爲迷情所繫，每當我讀到像這樣的來信，總是不自覺的陷入憂悲苦惱的深淵中無以自拔！因我想不通，如兄這樣的壯年，爲什麼在佛教正需要你的時候而竟撒手離去？續兄！越南超塵法師給我的回信說：「人生無常，生死定律，固人人有之，時時見之，但續公之死，更覺悲傷」！又說：「此種驚人噩耗，不禁令人肝腸寸斷，但不知該項噩耗，是否確實？更不知是何原因遭此奇禍」？你想想看，誰也不信你會眞的死去。雖說生命無常，有生必死的定律，佛陀早就啓示了我人，但如印公導師所示：盛壯去世，總覺極不正常。所以你的去世，的確太突然了，的確難以令人置信，的確無法不令人感到肝腸寸斷！

續兄！小徒淨華來信說：你於四月十日在印寫給她的信，沒有提到你的法體違和，現在還明白的看見你的信在桌上，爲什麼人已離開這個世間？她的這一問，很坦白

的告訴你，我沒有辦法爲之解答！寄語問蒼天，蒼天又不爲我語。只得再來問你，你爲什麼離開這個人世？老兄！老兄！請你告訴我，請你告訴我，讓我回答淨華！然不論我怎樣悲傷的呼喚，你總不若過去那樣爽快的答我，是沒有聽見呢？抑故意不理我？不免使我感到整個心靈破碎！

續兄！香港淨德居士來信說：「續法師突然示寂於印度，令我感到萬分的悲痛」！接著又說：「初我得到這不幸消息，還以爲我的耳朵聽錯，令我不能置信，而且不願相信，後來理智提醒我，令我又非信不可。敢說我自入佛門來，陸續示寂的僧師不在少數，但我從未難過得像對續法師突然撒手人間這般悲傷！這一方面固是他的德學令我敬仰，另一方面深深爲今日僧材凋零不能失去他而悲」！這可代表一般信衆的心聲，在我看來又怎能不感心傷？

續兄！香港澄眞法師來信說：「續公的體魄，本不宜於去印的，但他沒有來信和我談及，假如來信同我談的話，我會勸他不要去的。固然，人生總免不了要死的，不過，就今日佛教人才而言，在佛法中浸潤了數十年，一旦離開人世，不能不說是佛教的一大損失」！講到你去印度，不是事後我說，在越，淨華請醫生爲你和我看病時，

發現你的血壓比我高，我曾竭力勸你不要去印，而你爲了朝聖心切，沒有把病放在心中，結果你竟遊佛國而不歸了！

續兄！我們初接優師電報，總以爲你因心臟病猝發而逝，不過當時我們稍感懷疑的，就是從未聽說你有過心臟病。及至印度李錡生居士來信，始知你於朝拜尼連禪河，經過沙地感染暑氣而得病的。由此更可肯定，如你不去印度，或者得病以後，立即延醫診治，你的生命不會這麼快結束的。但你本著朝聖的願心，鼓起無畏的勇氣，自信可以克服一切，仍然繼續朝禮各地。結果，由於病重，藥石無效，將你寶貴的生命留在佛國，怎不令人無限悲慟？

續兄！導師弟子慧瑞來信說：「昨天接到續法師生西的消息，見到慧理與能淨師的嚎啕大哭，爲了安慰她們，特到慧日講堂，看看是否誤報？那知一進講堂，看到印海法師在擦眼淚，常覺法師又是眼睛紅紅的，在求師父寫信勸您回來。師父竟含著淚說……」我看到這兒，再也制不住我的悲情，倒到床上放聲大哭！接著再看下去：「師父嘆一口氣說：他不一定肯回來，但希望他善自保重」。眞的，我的視線接觸到這幾句，內心猶如絞痛一樣的難受！

續兄！我是一個具有情識活動的凡人，看到各方寄我這麼多懷有傷感的來信，任我是個怎樣堅强的人，任我怎樣做出最大忍耐，我的內心仍然不免感到絞痛一樣的難受！我的淚水仍然不自覺的一直向外流了出來！而且越是我勉力抑制悲情不讓他奔瀉，內在的感情越是波動得厲害，這眞是沒有辦法的事！後來我再仔細想想：我乃深切的明白，人與人間的感情，是極其自然的，絲毫勉强不得，我與老兄有二十多年的誠篤友誼，悲慟自是超過一般人的！

續兄！是日中午二時，懷著一顆無比沉痛的心情，去蘭若參加每週定期念佛的法會。平時只是照著念佛儀規去行，但自爲你在蘭若設了靈位，每週念佛都要去爲你回向的。在回向時，當我站在中間拈香，每一看到你那莊嚴的遺相，我的臉部就會明顯抽搐起來，我的情緒就會不斷波動起來，跟著就是熱淚盈眶，頭部暈眩不能支持！不僅我有著這樣的悲情衝動，就是每個來參加念佛的信衆，也都同樣具有鉛一般的沉重心情！

續兄！星洲佛教總會在宏船老法師領導之下，爲了表彰你對佛法宏揚的勞績，特於第九屆執監委員首次聯席會議中，由總務主任常凱法師臨時動議，以佛教總會名義

聯合各寺院佛教團體，訂期爲你舉行追思大會，當卽獲得全體一致通過，並推選籌備委員，負責一切籌備事宜。嗣開籌備委員會於常凱法師的伽陀精舍，諸位大德法師很認眞的商討此事，集議通過於閏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佛教總會大禮堂舉行追思大會，這可想見大家對你莫不同深震悼！

續兄！閏三月二十五日的這天，星洲佛教界爲了替你舉行追思，隆根法師爲佈置組的負責人，一早就去蘭若率領女院的學生，到佛總會的大禮堂去佈置。靈堂正中安置你的遺相，背後及左右壁上皆滿掛輓聯，上面懸「般若臺空」四個大字。佛總會的聯文是：「續欽慧燈，忽遇風狂雨驟，掩沒眞光，頓使覺路漫漫；明開智炬，乍看嶽峙淵澄，覃敷法化，詎知天心渺渺」！從這對聯語中，就知星洲佛教界，對我兄的德學推崇以及對我兄的西逝的慨歎！

續兄！最難得的，就是在星洲的追思會中，我慈悲的印公導師，從遠遠的寄來一幅使我讀來痛楚不安的輓聯，文說：「相從念餘年，記全書助纂，殫力校讐，更難襄贊育才，倚重眞同左右手；睽隔數千里，正大會宏開，專誠朝聖，忽報安詳示寂，死生能徹未來因」。導師老人對你的倚重以及內心的難以自安，從這聯語中可謂完全流

露出來！在你寂後，老人幾次給我的來信，都表達了因你遽去而感到無限哀傷！證知慈悲的老人，具有豐富的感情！

續兄！菩提學校的大禮堂，偌大的一間大禮堂，在追思的時間未到，就坐滿了來悼念的四衆，後來的只好立在四旁，甚至站在門外，待司儀陳芝蘭居士一聲追思續明法師大會開始的喊出，整個禮堂立刻肅靜下來，而空氣又變得極爲哀傷！在我的感覺上，在這一剎那間，不但這個禮堂是屬於你的，就是這個世界亦是屬於你的，而且世界也在爲你的離去而陷入一片憂鬱！我面對著這個哀戚動人的場面，情不自禁的流下了傷心之淚！

續兄！上面對你說了這麼多話，都是你寂後我所感所見所聞的實錄，如果要說的話，當然還有很多。但是想到我們二十多年的友誼，似乎還有其他很多話要說，不說總覺有點交代不過，所以不得不回過頭來談談已往。談到已往，又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加之自你去後，心情極爲苦悶：回顧過去，過去是這樣的空虛，瞻望未來，未來是這樣的渺茫，正視現實，現實又是這樣的殘酷，叫我怎樣落筆去寫？無已，只好從最近在越南的晤敍說起！

續兄！當我在港診治血壓高症，得你即將去越弘化的消息，我立即飛函小徒淨華，要她除了準備熱烈的歡迎外，並在各方面給與我兄的方便，諸如起居要侍奉週到，兩餐飲食要供養豐富，弘法工作要妥作安排。你到越後，承你寫信對我說：「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熱情，不以自己徒衆道場爲私人所有，佛教的前途就有希望了」。接到你這信，我深自慚愧。因我覺得這樣，是自己的本份，並沒有什麼可資稱道的，而你却這樣客氣，我除慚愧還有何說？

續兄！現在想來，我還覺得對不起你的，就是你到越後，本來我要到越，和你共度新歲，可是由於醫病，不得不留香港，讓你一人在越，淒清清的過年，實在說不過去。不過在這期間，我知世界僧伽會議，原訂要在新正召開，你因時間緊迫，辦手續來不及，曾函優師說明不去印、錫的理由。我得到這消息，感到非常歡喜，想不到該大會延期召開，你又動了去印、錫的念頭。雖說去成了，滿了你的願了，但生命却因此而結束了，能說這不是奇禍嗎？

續兄！你因會議延期留越，我因血壓稍降赴越，得以在越同住二十多天，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我們最後的共住！在這短短聚會的時間中，我們曾經無所不說，談到未

來佛教的發展，談到僧教育的如何改善，談到中國佛教的興革。你曾不只一次的對我說：看看人家的佛教，覺得我國佛教不如別人的地方太多，中國佛教如不急起直追，將來恐難活躍世界佛教舞臺。言猶在耳，想不到你竟去了，豈不令人痛惜？

續兄！在越時，你和超公導演了一幕鬧劇，就是你們逼我做妙法精舍住持。這絕不是我所願的，如果我要做這住持，早在五六年前，就已走馬上任，何至等到今天？可是你和超公，死說活說的，硬要我擔任這幕鬧劇的主角。在你們導演下，我有什麼辦法，只好聽你們擺佈！但我始終不解爲什麼要這樣做。最近讀你的日記，在二月十六日有這樣的記載：「早飯間，超兄、淨華和我，談妙法精舍住持進院事，初步決定擬請帖稿及我與超兄、隆根、自立、唯慈、印海、常覺、廣範、仁俊九人，合送『分燈化導』匾額一方。請超兄代辦」。接著又說：「下午五時許，淨華師約同寺中護法數人，去演公處啓請擔任住持，據淨華師私下與我談及，似亦有其不得已之原因」。我這人是這樣的，只要人家認爲我可以，而我又能做得到的，我一定盡力去做的。但我自知福德不夠，現在雖然這樣做了，深恐有負大家所託。當時我以爲你老兄會常來

弘法的，因而私裏稍安，今你一去不復返，將來要我如何交待？

續兄！印海法師於去歲至泰國及星馬各地弘法，定於三月二日來越遊化，適值我們都在越南，大家覺得在這漫天烽火，炮聲隆隆的越南首都聚會，實在是件令人欣喜而快樂的事。正因越南是在戰時，各項交通管制甚嚴，到飛機場接客，如不申請准證，誰也不得入機場的。爲此，我們在早幾天，就著淨華小徒，設法申請准證，而且最低限度，要有兩輛車子。最初以爲沒有問題，那知到了是日早晨，淨華徒忽來對我說：師父！沒有辦法，一輛車的人情紙都拿不到。我不禁有點氣忿說：這怎麼可以？印海法師第一次來越，沒有人到飛機場去接，要他向那裏走？無論如何要想辦法弄到一輛車子。因爲時間緊迫，我只好親自到菩提蘭若去找宏量師設法，仰仗三寶加被，得到一個結果，我的心始放下。這在你三月二日的日記中，亦有明白的記載。後來你對印海法師說：在這些地方，才看出一個人的眞情，演公就是這樣一個難得的人！其實，我並沒有什麼難得，眞正難得的是你，而今我失掉你多麼痛心！

續兄！你從星洲來越就知道，星洲女子佛學院，訂於三月十二日，舉行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要我回去主持並頒發畢業證書。我到越南也向大家宣佈了這事，所以機

票老早就訂在三月十日飛星。那知到了這天，飛機起飛的時間，與旅行社告訴我們的時間，差了一小時，因而當日不能返星。沒有辦法，回到精舍，想到自己這樣的無能，應給自己一次嚴重的懲罰，於是我就決定了在離越前不進食。你和印海法師淨華徒並諸信衆幾次來勸我，同時你又對大家說：這很難怪法師如此，法師答應回去舉行畢業典禮，現在不能回去，既使那邊的人失望，又使法師失信於人，據我所知，法師爲人極重信用，現在遇到這種境界，任何人都會感到不安的。這在你的三月十日及十一日的日記中，也有明白的記實。你爲衆所說的話，就是我所要說的。因我覺得信譽爲人的第二生命，不守信用就不配做個像樣的人。你一向是最能了解我的爲人的，所以能知我的心理。現在你去了，天涯何處覓知音？能不使我淒然！

續兄！我們在越時，曾同往大勒一行，在小徒淨華新建的法華淨院住了兩天。該院的環境清幽，大勒的氣候溫和，實是最理想的修持和閱藏之所。當時我對你說：你回臺灣住短時期，即辦去星長期居留手續，然後我們輪流往來於星越之間，一方做內修的工夫，一方做外弘的工作，而內修與外弘，皆佛子本份內事。你聽了亦認爲這是最好的辦法，而且非常贊同我的這個意思。不過你又笑笑說：理想固然很理想，事實

能不能做到，還有待時間的證明。當然，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下做人，一切很難盡如理想去做的。我回星洲後，感到事情的發展，太出於意料之外，更加强了請兄來星的意念，所以特又給你一封懇摯的信，以表達我的最大的誠意！你在四月一日日記中說：「演兄來一信，謂薦我住星洲」。這證明了我不是虛假的。原望你朝聖後再度來星，對這問題作一肯定的決定，想不到你竟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了。不說來星長住，短留都不可能，要我怎不痛心疾首？我的悲傷過人，此亦原因之一。

續兄！我知道你在星馬的法緣很盛，我更知道你可在星馬長期攝化。但因不必要的特殊環境，使你不得不暫時的離去。一般都以爲你去卽來的，沒有那個會想到你一去不返。世間是充滿矛盾的世間，不論走到什麼地方，你都可聽到悲天愍人的口吻，慨嘆今日佛教的僧人缺乏。但如某個地方有了新的僧人到來，那個地方似又變得極爲迫窄，好像再也容納不了一個人的樣子，所以有時就不免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煩惱！這種境界，過去在你做內修工夫的時候，絕對不會感受到的。現在你出來做了一次外化工作，你已深深的領略到這滋味。這在一次閑談中，你無意中透露了這心聲。所以你在越南曾經一度對我說過：跑了這一趟，知道在外弘化不是容易的事。有因緣，還

是自己關起來，做點實際的工夫。弘法本爲自利利人，結果往往自惱惱人，對於自他都是無益的。如果沒有得到實際的經驗，絕對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老兄！現在你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但你所得寶貴的經驗，却留給我沉痛的回憶！

續兄！佛教到處有些問題存在，最初不知癥結究竟何在？但多走了一些地方，漸漸的使人體會到，根本原因發生在信徒身上。一般以爲某個信徒歸依了某師，某個信徒就成了某師的私人資本，如果另外一個僧人，接受某個信徒歸敬，不論他們之間，過去關係怎樣，同門也好，同學也好，法侶也好，師資也好，上座與下座也好，到了這個時候，很可能的將過去的任何關係一筆勾消，成爲生死寃家，變成敵對仇人！成了一股風氣，我兄是個智者，對這早已洞悉，南來弘化，當然力求避免這類問題的發生。可是我不是心胸狹窄的人，所以得悉你的南來，立勸幾個初出家的，發心求受沙彌尼戒。還有十多個老早要受五戒的，亦要她們等你來做戒師。根據佛法，我相信每個歸依師都知道，歸依僧是歸依整個僧團，亦卽歸依每個出家人。但，佛法是佛法，事實是事實，由於這一嚴重問題的存在，致僧團間不能和諧合作，而有礙於佛法的宏通，這實在是佛教的最大不幸！你我對這有著一致的看法，所以你去了，使我極爲痛

心！

續兄！你知道的，福嚴精舍，自你退任住持，你們一再來信要我接任。初我無論如何不肯答應，後得常覺法師的發心負責，我始勉强的接受其名義，但亦從來沒有把它看成是我的。還有玄奘寺將要建成的時候，該籌建委員會主任委員趙恆惕老居士，除以公函正式聘我爲住持外，復以私人名義來幾次信要我發心，我都毫無考慮的予以婉謝。這都是你所知道而可以爲我證明的。然而有人對我現在所住的靈峯，竟然用種種不正當的話來宣傳，以圖打擊我的爲人。其實這些毫無事實根據的宣傳，不但你老兄聽了不會相信，即凡知我爲人的人亦不會信。不過由此可以知道，現在人心是多麼的險詐，用意是多麼的惡毒，手段是多麼的潑辣！幸你很了解我，知道我的性急，所以一到星洲，就對我作種種的慰解。認爲人與人間，不免會有誤會，只要自問無愧，一切可以不理。你對我說的，當然是對的，我亦深深的了解這道理，而我把你當作畏友也就在此。現你離我而去了，今後誰了解我？想到這裏能不泫然？

續兄！你我都親近印公導師二十餘年，但對老人愈親近愈恭敬，愈覺老人是當今難得的大善知識，愈感自己不能全部接受老人的佛法爲愧！而老人對我們，嚴肅中具

有高度的慈和，冷漠中帶有無限的眞情，愛護總是無微不至。而且老人的慈悲，對我們是平等的，不論在那方面，都是一視同仁。然而有個時期，有人挑撥離間，說老人對我好些，對你和仁兄差點。這些離間語你聽了，不特不爲這個所動，且更深一層的認清這些人的臉譜，亦復了知這些人的用心所在，所以你很氣忿而又很誠懇的對我們說：不論外人怎樣的說法，在導師領導下的我們，只要在佛法上求進步就好了，所有一切閑言閑語都不要聽，如果要聽的話，那就越聽越多，你如不聽不理，什麼也就沒有。一陣歪風過去，果然一切無事，我們仍然親密的集合在導師座下，內修的內修，外弘的外弘，做自己本份的事，做佛教所應做的事。你這明達的睿智，在我們的同輩中，有誰能及得上你？興念及此，使我又不期然的極度悲傷起來！

續兄！你的最大的特點，也就是我所最敬佩的，就是你的認眞的精神，不苟的態度，高度的責任感。舉例來說：三十八年避難香江，我們共同在佛教會，校對太虛大師全書，你那認眞校對的精神，實在是太難得了。不特初校二校你很認眞，就是三校四校亦極認眞，總希望校對到一個錯字沒有。這雖是每個校對者應有的精神，但是不是都這樣的認眞，就成爲一大問題。沒有做過校對工作的，以爲這是很容易的，一字

對一字，一句對一句，有什麼困難？殊不知這是一門大學問，最不容易做得好的一份工作。我們當時校對的太虛大師全書，雖不敢說一個錯字沒有，但在你的非常認眞的精神影響下，敢說錯字已經力求減少。後來你到臺灣編輯海刊，海刊亦是錯字最少的一份刊物。還有你掩關閱藏的時候，你就認眞的掩關閱藏，到你發心辦僧教育的時候，你就認眞的負起僧教育的工作。總之，你不論做什麼，都具有這特點。在這一般只圖表面而不求實際的今天，佛教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而你竟然去了！

續兄！我深切的知道，你的生命歷程，雖說是短暫的，但是你的爲人，却是很踏實的，沒有半點虛浮。你除非不承認做一件事，一旦承認了，就脚踏實地的去做，儘自己所能的去做，務求這件事情，做得盡善盡美！所以凡是和你同過事的，都受你的這種精神感召，不論做什麼，都不敢馬虎。如你有時帶病授課，不願讓學生荒廢學業，別人有時有病，也就不想請假，同樣的去授課。雖說這對本人不利，但對學生是有益的，所以你能得到學生的愛戴！

續兄！我深切的知道，你對己是嚴肅的，對別人却很寬厚。不論在怎樣的場合，你從來不苟言笑，總是端正自己的身心，不隨便的與人動手動脚。所以任何人見到你

，都對你有幾分敬意。但是偶而談到某人如何的時候，你總是永遠尊重別人的爲人，把別人看成與自己一樣的純良敦厚。即或發現他人離開佛法太遠，最多不過不再與之往來，有時還以原諒的心情諒解他。你這嚴己厚人的做人態度，在這世風日下的現時代中，實在不可多得而值得敬佩！

續兄！你去了，我失去了一位畏友，亦失去了一位諍友，這在我個人來說，亦是一大損失！你常說我待人百分之百的好，甚至說在我們同門中，以我待人最爲熱忱。但因我的性情太急，有時善意被人誤會，反而變成不大美滿！老兄！你記得嗎？過去，不論我有什麼問題發生，只要和你談談，你不但很能了解我的受寃屈，而且還很能善巧的給我以安慰，使我又鼓起精神來爲佛教做事。現在呢？你去了，我再找不到這麼一個知己，叫我如何不痛心！

續兄！我要對你說的話太多了，一時也說不完。總之，你的一生，爲人是清高的，戒行是莊嚴的，求知是不厭的，誨人是不倦的，可說是僧中的模範！你離這個濁世，已經過了四七，但每當接到各方來信，悼念你的去世，固然制不住我的眼淚不停外流，就是想到你我之間的誠摯友誼，我的眼淚亦不聽指揮而自然的湧出！不過在你西

逝消息傳出，海內外佛教徒一致認爲這是佛教的無比損失，同聲哀悼，我想我兄也可以自慰而永恆的安然的入於解脫之宮！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泣寫於星洲靈峯

我對會公長老的尊崇

生於西曆一八七四年的閩南近代高僧會泉老法師，到了今年已是整整的百歲。他老離開我們雖已三十年這麼久的時間，但他老垂範後人的盛德，爲教盡瘁的功績，捨己爲人的精神，貢獻法門的慧業；對近代中國佛教稍有認識的人，仍然記憶猶新而從未忘記的！南洋佛教月刊同仁，爰出特刊以爲紀念，這確是應有的一大盛事，亦是我們後人所應有的表示！當知佛教在世間的不斷弘傳，完全是過去大德犧牲自己而延續下來的，假定不是歷代大德爲法奮鬪，爲世間之光的佛法，恐早已隱沒不彰了！爲了表揚過去大德爲法爲人的美德，爲了激勵後學效法前賢的精神，以文字來紀念會老，可說是最適當不過的了！

講到近代閩南的大德，數來當然是很多的，但對法門有特殊貢獻，而慈惠學人特別多的，不能不推會老爲第一人！不說別的，單以他老「創立閩南佛學院，萬石岩佛學研究社，爲育僧才，功在閩南及中國佛教者甚鉅」！近代中國佛教，如沒有閩南佛

學院，造就一批一批的僧才，分散到全國各地去住持佛法，宣揚聖教，感化了不少維新人物來護持佛教，那我眞的不敢想像佛教將會成爲怎樣一個面貌！現在僧俗一談起佛教慧命的延續，鮮有不竪起大拇指以示對閩南佛學院的讚譽，可知閩院對近代中國佛教影響之大！一般雖說這是太虛大師僧教育的成功，但如我們不抹煞歷史的事實，那應承認會公長老是閩院的最大功臣，如果不是會老的發心創辦，怎會有閩院的造就僧才？

會公老人，不但受到佛教界的廣大尊敬，亦受到地方人士的高度推崇，如厦門市於民國年間修志，提到與厦門有關的高僧，特別舉出太虛大師、弘一律師、會泉法師三人，可以想見，這三位大德高僧，個人的德學，各有其特勝，現在暫且不去談它，就對佛教影響說，確實亦各有其特色，而且都對閩南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會老是閩南地方人固不用說，弘一律師在閩南住得相當久，對閩南實有不可思議的法緣，至於太虛大師，不但住持厦門南普陀寺，並且親自領導閩南佛學院！這三位大德的作風，並不怎麼樣的相同，可是爲佛教的弘誓大願，却是不謀而合的完全一致，也就因爲如此，所以三位大德，可說均是「功在閩南及中國佛教」，同樣值得我們思念與尊重。

會老於十九歲出家，二十歲受具後，感於爲僧的責任重大，應該負起弘揚佛化的使命，於是開始他老的參學生涯，曾在江浙行脚十有餘年，親近了不少有名的大善知識，所得法益有異常人，可知他老宿慧深厚。學佛需要到處參訪，親近各方大善知識，這是佛在經中所常指示學佛行人的，而且如能親近到明眼大善知識，那你所要修的清淨梵行，可說就已圓滿完成，所以佛說「善知識爲全梵行」，亦是證明佛是怎樣的重視善知識。會老從善知識的參訪中，得到善知識的廣大教益，深知善知識對於學人的異常重要，所以後來在各地弘法時，常常對諸學人說：「受善知識之熏陶，如飲醍醐」，可以想見會老親近善知識，是怎樣的愼重其事，所以今之學佛僧青年應向會老看齊。

會老的自行化他，不像一般大德那樣的有所偏，而是各方面都能兼顧到的，這又眞的是個極爲難能可貴的。如清末民初佛教流行的禪、講、律，他老都能夠兼容並重，而這確也是佛法最要的，因這無異就是佛陀住世一再强調的三學並重，如鼎之三足的缺一不可。像禪，就是佛所講的定學；講，就是佛所說的慧學；律，就是佛所制的戒學。不論從那方面說，三學都應並重的，但眞正能做到的，從佛教史上去看，可說

少之又少，不說現在很少有人做到，就是佛滅度後不久，已有重戒重定等之別，可見是不容易的。而我會老能禪講律兼重，能說這不是他老最突出最偉大的地方？近代大德中，可以與之相比的，唯太虛大師所主張的八宗平等說，無怪此二老能心心相印！

禪是佛教的重要德目之一，在佛法的修道過程中，佔有其極爲重要的地位，如從深一層去觀察，禪不但是諸德目之一，而且是佛教思想的基本，佛教所有的各種不同思想，可說都是由於禪的思惟體驗而來，如沒有禪，佛教思想不會有這麼豐富，因而近代有人特別强調的說：有禪就有生氣的佛教，沒有禪就沒有活潑的佛教。是則佛法行人，如果失去禪的實修，自然是就難有成就。太虛大師確也體認到這點，所以說「中國佛法的特質在禪」。會老於浙江天童參學有年，從諸高德修習禪定，眞正得到禪悅之味，是以在他老的一生中，不論行化到什麼地方，從來不脫禪和子的本色，講說化導之餘，總是雙腿一盤，入於三昧之中，享受他老所能享受的禪悅之樂！

講是屬於佛法教理方面的事，誰都知道，大乘佛法，不但是爲自己的，亦是要爲他人的，但是所謂爲人，就出家佛子說，不是有個什麼東西可以給人，主要是爲衆生講說佛法，以正法之音息衆生苦輪。通常說的「弘法爲家務，利生爲事業」，正是大

乘僧伽所當負起的最高使命！會老從江浙參訪歸來，雖沒有忘掉個已修持，但化他的使命已經開始負起，所以於三十四歲以後，到處講經說法度衆，不休不息精進不已，數十年如一日，眞可說是如來所使！先後不但講了金剛經、心經、普門品、彌陀經、起信論等，並且留有金剛經集解及講要、心經集講、普門品集講、彌陀經疏鈔集講、起信論科要等，流行於世，嘉惠後學，厥功甚偉，使人不得不對會老仰之彌高！

律是佛法的慧命所繫，亦是佛法的根本所在，唯有佛子的律行清淨，佛法始能繼續的流行。律中說：「僧在卽法在，法在卽佛在」。「僧團爲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他與佛陀，達摩鼎立而稱三寶」。三寶能否長期的住在現實世間，完全是看僧團中的個別分子，戒行是否清淨莊嚴以爲斷。是則做個出家的僧人，不論你是修學怎樣的法門，對於自己所應遵守的律學，都當嚴格的守持不犯。會老在釋「佛四衆弟子名義」中說：「二百五十戒，是爲羅漢因，爲世種福田，諸魔聞是已，恐怖出凡纏」。會老要做一個出塵上士，對於爲作羅漢因的比丘戒行，在其畢生的數十年中，可謂都是如護浮囊的，未曾絲毫的有所違犯，眞堪稱爲世間的福田僧，爲千萬佛子之所一致宗仰！

會老除了兼重禪、講、律，對於當代盛行的淨土，亦從未予以忽視，而是竭力提倡並實行的。如他老在「淨土法門念佛要義」中說：「夫我人念佛，爲了生死苦……欲求出娑婆，須生極樂國……單提一正念，念阿彌陀佛，以此佛名號，受持於胸中，日久並月深，消除無量劫，顚倒妄想心，正念若現前，臨終便見佛」。最後他老更說：「此浮生若夢，而凡質非堅，不憑念佛力，焉脫死生關？彌陀大願力，現出極樂天，我願生西去，蓮池禮金仙」。從他老的這些說示中，可知他老對於彌陀淨土，是怎樣的信篤，又是怎樣的願深，更是怎樣的念切，所以不但他老願生西方去，並且普勸佛法行人，「皆同心念佛，盡同而往生」。由此亦可明見他老的悲心　是如何的普爲有情！

總之，會老修學佛法，乃以理常爲宗，所以學無常師，只要是契合佛法心印的，無不爲他老所樂意接受，並以自己所學得的佛法，無所保留的去化導世間，希望世人活潑潑的修學佛法，不要爲文字所障，宗派所限，而從佛法中獲得眞解脫，這豈是一般佛法行者所能做得到的？緬懷會老如此德風，怎不令人仰慕不已！

會老於一九四三，亦卽歲次癸未年，圓寂於檳城妙香林，時他老年高七十，今年

為他老百歲，是則他老離開我們已經三十春秋，雖則如此，但由他老的德澤人間，特別是文字般若的流行，不論是直接受過他老教益的，或是間接敬讀過他老遺著的，仍念念不忘的記於胸次。我雖未親近過他老，但一向來極為崇敬，故特略述所懷以示尊崇！

慶悼雜說集

敬悼「僧林典範」的岸公長老

佛教在海外各地，確在不斷發展中，不但教育、文化及慈善事業，都在積極的推動，就是供佛安僧的寺廟，也在增建和重建中。至於信徒的增加，更是顯著的事實，不能不說這是佛教興隆的氣象！

可是誰都知道，在任何一項佛教運動中，負有住持佛法天職的僧衆，總是起著領導的作用。不論國內海外，我們明顯看到，只要僧衆活躍起來，佛教就會活躍起來。這種現象，不特整體佛教如此，就是個別寺廟亦然。

佛陀以其獨特的高超的智慧，早就體認到這點，所以特將住持正法的重任，鄭重的交給僧衆。太虛大師朝禮印度靈鷲山聖地時，亦曾說有「佛法弘揚本在僧」的名言。戒律中亦有『僧在卽法在，法在卽佛在』的啓示。

是以僧在推動佛教開展方面，實爲不可或缺的一股動力。歷代以來，如果沒有僧衆爲法精勤，佛法恐老早就消失於人世，我們今日，那裏還有佛法可以學習？說到這

，我們對於歷代所有僧人，不能不起高度的敬意！

南洋各地佛教，雖有其長期的歷史背景，但今日流行的佛教，無疑是從中國傳來的大乘佛法，即使是有南傳的聲聞佛教，像從泰國來的，錫蘭來的，及其他各地傳來的，但在社會上不起怎樣大的作用。

至從中國傳來的大乘佛法，閩籍的高僧大德，實在要首居大功，因在早期南洋，曾有一個時期，根本沒有佛法。後來由於閩籍大德高僧梯航南來，始將佛法帶來南洋，致有今日佛教在當地的蓬勃發展！

現在南洋各地的佛教徒，不論是受到佛化熏陶而得佛法受用的在家衆，不能不感戴閩籍高僧大德，早年南來開闢佛化園地的功勛！說老實話，如果不是過往閩籍高僧的爲法南來，辛勤的傳播佛法，建築寺廟，佛教決不會在當地生根！

閩籍南來的高僧，前後陸續而來的，當然是不在少數，且各有他們貢獻，自不用我來多說，現在我要悼念的，是最近安詳示寂年高積閏九十有四的岸公長老。這位長老高僧的示寂，無疑是星洲佛教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

岸公長老對星洲佛教的關係，實在太過深切，而又貢獻特多，由於長老年高德重，僧俗都在殷望長老在精神上繼續領導四衆，不意長老化緣已畢，竟然丟下我們而於佛曆二五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夏曆臘月十七日），於隨衆念佛聲中，安詳入滅。四衆頓失所依，群生無不悲泣，想到佛教的失一領導，尤使我有不可遏抑的哀痛！

岸公長老對於星洲佛教關係所以深切，原因是在南來的諸大德中，岸公是唯一存在的一位。長老於民元前一年，就奉雪峯祖庭之命，南來馬六甲署理青雲亭的寺務；民國四年則在新加坡與轉道老和尚等，興建寅傑律的普陀寺，且於住持期間，擴建功德堂等，到了晚年，又復翻建大雄寶殿，使普陀寺成爲莊嚴瑰麗的道場，而爲信衆瞻禮最多的名刹，這不能不歸功於岸公的德望所感，亦是寺廟得人則興的最有力的明證。

岸公長老不唯興建海外星洲普陀寺，亦復協力重建廈門南普陀寺，使巍峨莊嚴的南普陀寺，成爲閩南數一數二的名刹，非唯聞名於國內，且亦聞名於世界，近代中國佛教徒，稍微有點常識的，沒有不知廈門南普陀寺的。但這，岸公長老自然是厥功甚偉，因如不是岸公的擔任監督，任勞任怨的督建修造，無分晝夜的悉心指導，會不會

有個莊嚴梵刹出現，實在是個很大問題。除這，又復重修遭祝融化爲灰燼的中殿。是以公對南普陀寺貢獻特大。

岸公長老對弘揚佛化攝受群生的寺廟道場，固然盡心盡力全心全意的去做，期諸僧衆能夠安心的內修外弘，而且悲願及於異類的旁生，擴大興建光明山的放生園，開鑿巨大的放生池，以使魚鼈禽獸之類各得其所。如果不是岸公的悲願深重，怎會惠及禽畜魚鼈之屬？大德高僧之所以成爲大德高僧，必然都有其特殊德行的，這從岸公的行爲表現，可以獲得具體的證明。現在岸公去其所去的清淨樂土，佛教四衆固然懷念岸公的深厚恩賜，就是受惠的旁生之類，亦會感念岸公的大恩大德！可見有益於人群及衆生的，寂後不會立刻被人遺忘的！

岸公長老除了自發自動的興建或重建各寺廟道場，而且亦盡力之所及協助其他僧衆成就道場。在岸公的心念中，認爲弘化或自修道場，不妨是衆多的，而且多多益善。因爲任何一個道場興建，都可或多或少的攝受信衆，增加佛教的力量，推廣佛化的事業，並且方便信衆，就地聞法修持。這種開闊的心胸，廣大的悲願，與人方便的意念，較之一般專顧自己興建道場，不願別人興建道場的狹隘心理，實有天壤之別，因

而不禁使人對岸公長老，越發興起無限的哀思，深覺像這樣的一位長老大德，的確是太不可多得，而今而後，不敢說是沒有，但亦確屬稀有！

岸公長老不唯重視興建道場以求福，亦復重視培植人材以求慧。如在近代中國佛教史上負有盛譽的閩南佛學院，雖說是由太虛大師擔任院長以後而始聞名於世，但虛大師得以擔任閩院院長，岸公長老爲赴滬敦請虛大師的三人之一，其他二人是轉逢和尙與常惺法師。

岸公長老所以毅然去滬敦請太虛大師南下住持南普陀兼長閩南佛學院，是卽顯示岸公對於僧教育的特別重視。因在民十五六年時，正是我國革命鼎沸的時期，一時破除迷信，打倒宗教之聲，響徹國內的各個角落，佛教雖是理智而非迷信的宗教，但一般狂熱的革命之徒，不分皂白的對各宗教一樣看待，致我佛教亦受不利的影響，有心佛教的大德高僧，莫不爲佛教前途憂心如焚，而思如何挽救佛教不受破壞。岸公長老是位悲願深重的大德，目覩佛教的危機四伏，自不忍佛教就這樣的被摧毀，所以特去滬上禮請大師掌理閩院，造就佛教僧材，挽救佛教厄運！

岸公長老深知僧教育是佛教慧命所寄，所以對於閩院的維護不遺餘力，虛大師住

持南普陀寺期間，得以專心一意的辦理閩院，造就一批一批的優秀僧材，分布全國各個角落，從事佛化革新運動，使佛教在危機重重中復甦過來，對佛教復興起著決定性作用，固由於虛大師新僧教育的方針正確，而實亦得力於岸公長老的從旁贊助，所以閩院在佛教光輝燦爛的史頁，我們不能不說岸公長老亦佔有一分，因而曾在閩院受學過的，現在各地弘化的法將，不應忘記岸公當時對閩院維護的一番德意！

岸公長老對於閩院維護的德意，我們固然不應忘記，而且從這一點，亦可看出岸公長老的過人之處，因爲不但當時，一般出家僧衆，不知僧教育的重要，對於僧教育事業，而作多方面阻撓，就是現在還有一些大德，仍然敵視僧教育的創辦，以爲僧人受教育是不必要的，這不能不說是開倒車的想法，亦是斬絕佛教慧命的錯誤觀念！我們試想一想：住持如來的正法，傳播佛教的眞理，如果出家者不去受僧教育，不了解佛法的義理是什麼，試問以弘法爲天職的僧伽，將以什麼去傳播佛法的眞理？又怎麼能夠住持如來的正法？長期如此，佛法唯有走上滅亡一途！

岸公長老非但重視出家的僧教育，亦極重視佛化的社會教育，如本邦負有盛譽的彌陀學校，就是在岸公長老首出響應之下以助其成的。今天彌陀學校得有千餘天眞爛

漫的學子就讀，不時唱出清雅嘹亮的三寶歌聲，送入過往行人的耳中，使一般社會人士，得以一聞佛化的歌聲，種下深厚的佛法善根，能說不是岸公長老響應創校的一分功德？教育爲百年樹人的大業，任何一個宗教，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不重視教育的。一個國家的强弱，一個宗教的盛衰，全看其教育的是否發達。岸公長老對佛化教育特別熱忱，可謂獨具隻眼，不得不使我對之肅然起敬！

岸公長老除重視佛化教育，亦能本佛慈悲，重視社會救濟。世人最感苦惱的，莫過於生活無著，特別是在戰亂時期，一旦生活發生問題，生命立有崩潰之虞！這時有人出而救濟，使其生命生存下去，那他內心的感激，實是無法形容的！佛法雖以究竟解脫爲其終極目的，但亦從來沒有忽視現實生活的維持，而能助人維持生活的最大方便，則莫過於布施，佛法所說布施，就是以救濟貧窮爲對象的。如施貧窮衆生屬於悲田，就是這一精神的流露。岸公長老深體佛陀的慈意，於日佔領本邦時期，出而組織佛教救恤會，撫輯災黎，救活數算，眞是功德不可限量！

岸公長老對於貧窮的救濟，不但在戰亂的時候如此，就是在平常的時候亦然。而且不管什麼人，不論是否有關係，不論是不是同鄉，不論聽不聽招呼，只要眞的有急

難，只要生活成問題，總是一視同仁的予以救濟，解決他的困難，促成他的向上，使他在社會上能獨立的生存下去！這種無間親疏的精神，不特吻合佛陀的平等意趣，亦復不是一般大德所能做得到的。因爲有很多人，幫忙確是肯得幫忙的，但要看對象是誰，特別要看對方是不是聽話的，假定不是，不說不幫忙救濟，甚至還要予以冷言熱語的諷刺！以之視於岸公慈悲平等的胸懷，實在差得太遠！

岸公長老是當今佛教的碩德，我雖未能長期的得以親近，但在星洲七八年來，每年都有多次去向他老禮座及請益，因而他老那慈悲和藹的笑容，始終盤旋在我的腦海中，每一念及，使我都有如坐春風之感！他老不論那次見到我，總說你是閩南佛學院出來的，要好好的繼承太虛大師的遺志，不要忘掉弘揚佛法的責任，當今弘揚佛化的人不多，你能爲法爲人的傳播佛法的綸音，就不負你在閩院學習一番，也不有負當初創辦閩院諸大德的苦心！有時我懈怠起來，一想到岸公長老的教示，立卽又振奮起來，再不敢懈怠爲法。可是岸公現在去了，能不使我悲痛欲絕？

岸公長老爲法爲人的精神，固然值得我們每個佛子效法，而老人個己的修持精進，尤值得作爲每個佛子榜樣。如「轉岸老和尙事略」說：「年逾杖國，平日朝夕行持

，未嘗間斷，每晨拂曉必起禮佛，禪淨並策」。這在今日，又有幾個佛子能夠做到？

如上所述，我們可肯定的說：岸公實是一位自利利他的菩薩行者。值此世亂時荒，人類世界瀕於毀滅邊緣的現代，正需要像這樣一位菩薩行者，來挽救人類的浩劫。不意由於衆生的福薄，老人竟捨我們而去，我們於萬分悲痛之餘，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只有誠懇祈求老人，早日乘願再來，救濟苦難人群！

悼我永遠懷念的續祥法師

在佛教刋物上得到續祥法師生西的消息，初我眞的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因我知道他的身體一向是很健壯的，而且一年前我們在臺北見面時，他是對我說了很多如何復興佛教的大事，現在他的願心未了，怎會突然離世而去？當我這個疑念老在腦海盤旋不去時，忽接到臺北縣吉祥寺寄來他的訃聞，不但使我相信這是事實，並且使我感到有種說不出的難以形容的悲痛！

無可否認的，今日自由中國的佛教大德，已經不算很多，而有心於佛教的復興和改進的，更可說是很少，特別是續祥法師這樣威儀齊整，德相莊嚴，待人懇摯，爲法眞誠的大德，更是不復多見，在各方仰望他爲佛教做個模範，而他竟這樣的離開我們而去。在他個人雖說已經得大解脫自在，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但就整個佛教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大損失，而且是個無可補償的損失！

自由中國佛教在蓬勃的發展中，是不可否定的事實，但在續祥法師看來，總覺似

是缺少一些什麼，如不將這所缺少的填補起來，只不過是形式上的蓬勃，不能說是實質上的發展，經不起時代的考驗和沖擊的，這是續祥法師兩年前對我說的話。我對他說的這幾句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無時不在回味這幾句話的深意，像續祥法師這樣重視佛教的實質，不爲表面的熱鬧所惑，能說不是有智的大德嗎？

續師之所以重視佛教實質的發展，實因看到一般大德都在做表面的事情，以爲這樣就算盡了爲佛教能事，殊不知只是表面的工夫，不能維持得怎樣長久，遲早會成爲佛教的嚴重問題，所以續師看到佛教外在熱轟轟的現象，不特沒有生起高度的興奮之情，反而極度的爲佛教前途憂，這眞可以說是一個有心佛教的大德，然而不幸的，就是像這樣一位重視佛教實質的大德竟悄然離去！

在續師爲佛教的構想中，認爲自由寶島的佛教界，雖每年傳授千佛大戒，爲佛教添了不少新血輪，但沒有將這些新血輪，好好的加以進一步的訓練，使之成爲佛教具有活力的新生力軍，來推動如來的正法輪，讓社會上的廣大人群，正確的認識佛教眞精神所在！以致一般受了大戒的新血，竟茫茫然的大有不知何去何從之感，無異斬斷佛教的慧命，是以續師對之覺得很痛心！

續師在痛定思痛之餘，立下一個願心說：「與其看到佛教這樣的沉沒，不如自己起來從小做起；與其指望一般奔走活躍的名僧動手，不如自己先來一個帶頭作用」。因而特在臺北樹林鎮山佳地方，建立一座吉祥寺，作爲替佛教做些實際事業的基地。不用說，在建寺的過程中，開山闢路，續師是受過一番辛苦的。但他不是爲自己享受而建寺，而是爲培植佛教人才而建寺，所以這是值得稱許的！

建寺剛剛有了點規模，可以發展他的抱負時，我人亦還殷望他有所建樹時，不知是佛教新血的善根不夠，抑或是佛教復興機運尚未來臨，無常大力竟奪取了他的生命，使他賫志以終，怎不令人爲佛教悲？又怎不令人爲佛教哭？就在續師本人，想亦感到非常遺憾！當知續師這次離開人間，並不是他的本意，而是由於不可料的外來之力，使他生命早日結束，這才令人覺得更爲痛惜！

續師住世的願力，就是培植德學兼優，戒慧均等的眞實住持僧寶。所以他曾立願於民國六十四年，在其住持的吉祥寺，舉行傳授千佛三壇大戒後，成立一個僧學院以教導初發心的僧青年，來住持佛教發揚佛法，使利益人群的佛法，不致徒具形式的擺擺樣子，而眞正發揮佛法度生的大用。因爲時代進步到人已可以登陸月球，我們正可

運用佛法領導時代，淨化整個世界，實現人間淨土！

續師所欲創辦的僧學院，不如現在一般佛學院那樣的時間短促，而是以十八年的長時間來教導的。在這十八年中，他準備分爲三個階段：一、最初六年要學僧們專精戒律；二、其次六年要學僧安心修道。像這樣的經過十八年的薰陶與修持，不論是個怎樣的青年，亦會被磨練成爲一個僧寶，以此僧寶來住持佛法，還怕佛法不發揚，佛教不復興嗎？

續師所以這樣以長期的時間來陶鑄僧寶，實因看到現在一般佛學院畢業出來僧青年，不特在行爲上還未能做到如法如律，就是在教理的認識上亦還未能深入，致不能負起住持佛教，弘揚佛法的重任，即或偶而做些弘化工作，亦難收到預期的效果！但這不能怪僧青年，僧青年確實是很想學的，只因在一佛學院畢業，就等於在一切佛學院畢業，找不到一個理想學府繼續深造，而佛教需用人才又甚殷，在如此情形下，只好出來爲佛教服務！

續師爲造就僧材所擬辦的學院構想，我以爲不但是極爲切合實際，而且亦是今日中國佛教所急需的。當知時代是在飛躍的進步，領導時代飛躍的人類思想，亦日新月

異的時刻在演進中，佛教如不能因應時代思潮進步而進步，不說復興佛教猶如癡人說夢，就是要想抱殘守缺亦不可能！續師深深的了解這點，乃從徹骨髓的悲心裏，湧出一股銳不可當爲法爲人的願力，以期挽救佛教的危亡！

我們如不諱言，相信大家會承認，就是今日中國佛教，實已到了存亡絕續關頭，如不再爲佛教想想辦法，佛教慧命會在我們這一代中斷送，果眞這麼一天到來，各各捫心自問一下：對得起慈悲的佛陀嗎？能不成爲佛教罪人嗎？佛教確是有益於人群的，佛教可啓發人們向上的，而今儘管已是太空時代，但佛法仍爲今日地球上的人類所必需，身爲佛陀的嫡骨兒孫，應不惜犧牲一切的爲正法城！

當佛教領導層中，有些在勾心鬪角，正爲個人名聞利養，進行無情的搏鬪時，我們的續師，却在爲續佛慧命勞心焦思，能說不是他的偉大處嗎？能說不值得我們的崇敬嗎？他從來沒有跳進任何是非圈裏，亦從來沒有與人爭個上下高低，更從來沒有把自己捧得高高的，以爲天下人皆不如我。總之，他堅守出家人應有的本份，富有禪和子的風味，對於名利看得很淡，心心念念的希望佛教健全！

像這樣一位以住持佛法爲己任的大德，是多麼的難得而可貴，又是今日佛教多麼

的需要，但不幸的竟在一年前離開我們而去，我們要想再得這麼一位有心佛教的如續祥法師，眞是難乎其難，是以，我不但要爲有志的佛教僧青年而悲傷，亦爲佛教失去一位公正無私的大德而哀痛！因而，我熱切的盼望續師能夠早日乘願再來，爲苦難而又瀕於滅亡邊緣的中國佛教，使之重行發生活力以利濟人群！

最後我想談一談的，就是我與續師並未正式的同住過，但是相知却非常的深，而且對我來說，續師是最有力的一個增上善緣，使我畢生不能忘記這位大德！緣我於民國二十三年受具以後，本想立卽就到佛學院去讀書的，但因經濟的不許可，不得不想辦法求取幾個錢，而當時僧青年取得經濟的唯一辦法，就是到經懺門庭去住一個短時期，於是我就由小廟到上海，踏入當時最富聲譽的法藏寺。

法藏寺雖是經懺門庭，但規矩極爲嚴格，要想進入其禪堂，得以每日誦經禮懺，是需要經過考試的，而其考試的科目，不是什麼佛學國文之類，乃是敲打唱念這一套，這一套隨衆哼哼，我是還可以的，要我獨自的唱，由於聲朗不好，無論如何是唱不好的，是以在考試的時候，能不能過關進堂，我是一點把握沒有的，當其他同道在被考的時候，我大有感到坐立不安之勢。

當時續師任客堂頭單知客，考試唱念就是由他主持，他的唱念不但在法藏寺是第一流的，就是江浙一帶都是相當聞名的，從他學習唱念的不知多少。應考唱念希望進堂做佛事的，約有五六十人，我偏偏是最後一個。在前被考的是否錄取，我一點不知道，可是到了我時，續師看一看我，帶著微笑的說：「好，你很耐心的坐這麼久，我不要考你了，明天準備進堂就是」。

我就這樣的被錄取了，心裏當然有說不出的歡喜，但我目的是爲求法的，不是在這方面想成狀元的，所以每日做佛事的所得，一文不敢浪費的收藏起來，到了一期六個月，算算我的經懺之資，竟有一百二十元大洋，於是再也不能安心的做下去，就向客堂告假要求離去。續師得知我的求法志願，不但沒有阻止我，而且竭力的鼓勵我，認爲僧青年應該求法，以期他日弘揚如來正法！

在那個時候，經懺門中人，特別是已經做了綱領職事的人，對於僧青年的求法，是不怎麼欣賞的，而續師獨具隻眼的與衆不同，不能不說他的智慧過人之處。如果當時續師不准我請假，不贊成我讀書，甚至說出讀書沒有用，做佛事是怎樣的好，那我不但會在佛事門中浮沉一輩子，就是這個生命恐已不在人間！如今我還能爲佛教做點

自己所能做的事，教我怎能不憶念這位具有悲願的大德？

時間過得眞快，續師離開我們，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整整一年，矚目當前佛教界內，爲私利而勇於決鬪的僧衆，使人對於淡泊名利的續師，不得不更爲懷念。誰都會說名利是虛假不實的，數十年的生命轉眼就成過去，求名求利究有什麼意義？可是到了名利當前，特別是金錢經過自己的手，看得破的不爲所誘能有幾人？續師就是看破名利的一位大德，在僧衆中有終日爲名利而奔波而競爭的今日，能說續師不是出汙泥而不染的一位清淨僧寶？我永懷其人，並願續師早日乘願再來！

痛悼妙欽學友

年初接到你元旦給我的長信，知你「患肝硬化的痼疾」，一般說來，這是不治之症，當時在我平靜的心湖，確曾掀起了極大的波動，尤其是讀到「猶憶昔日同學，諸兄弟中，弟年最幼，不料今日幼弟將先諸兄長而行」，我立即抑制不住自己悲慟的情緒，不顧有人來向我拜年，熱淚不禁奪眶而出！雖則如此，但我同時總還以爲以你爲教服務數十年所積累下來的功德，不致眞就這麼快的離開人世，仍可爲佛教服務一個相當時期，是以我時刻在靜候你身體轉好的佳音傳來。

可是到了西曆三月三十日，傳來的却是你離開人間上升內院的噩耗，使我一時感到不安者很久，想不到你眞的這麼快就先我而去了！「人總歸要死的」，不但你我對這都有體會，就是一般人亦知道的，可是奇怪的，就是當有關的人在這麼一天到來時，仍然不免會感到傷心，甚至痛哭流涕的不能自已，雖說人是這麼一個莫名其妙的動物，但亦可說這是人的常情，沒有辦法可以免俗的。現在你是已經解脫了的人，不知

會不會笑我俗情未了！

你記得嗎？我們自民國二十五年在閩院同學以來，到現在算一算已經整四十年。在這四十年間，雖說時聚時散，但我們的深厚友誼，確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並不因爲時間的久遠和經常的別離，使我們的友誼淡然下來，不但我有這樣的感覺，相信你亦有此同感的，因爲我們的友誼，是建築在佛法上，完全是法的結合。是以我們面談或通訊，都以法爲前題，就是要怎樣做，才能有益佛法。正因如此，所以我們的友誼歷久而彌新。

欽兄！我們在閩院同學時，有五六個志同道合的有著高度友誼的同學，曾經這樣共同的立志：在這世間不「白生白死」，要爲佛教做點有益的事，要使自己做個像樣的僧伽。可是在那五六個學友中，現存的只知有圓拙兄以及你和我，其他不知向那兒去報到了！所謂不「白生白死」，說來似極輕鬆，做來實不容易。確實做到這點的，我看只有你老兄，你自己亦首肯的。如你來信中說：「自審平生所學所行，尚不至眞如圓大哥所說之『白生白死』一番也」。人能做到這點，可謂死而無憾，因爲沒有「空在人間走一遭」。正因你已做到這點，所以來信又說：「縱使卽刻撒手而去，亦是

心安理得，自認一生無遺憾也」！無遺憾的撒手而去，是做人的極致，亦爲佛子的眞實工夫。

你之所以覺得一生無遺憾，原因你在佛門一生中，確實沒有做出違背佛法的事，而是老老實實的在爲教服務，且在服務的過程中，從來不曾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在今日佛教界，這確是極爲希有而不可多得的，我有你這麼一個學友，面上實感光彩得多！試看今日佛教一般頂尖兒的人物，有幾個不把自己的名利放在第一的？不特如此，而且終日爲名爲利，在作著你死我活的爭奪，到了爭而不可得的時候，就搬出互相毀謗的八寶，把對方說得天地間第一等壞人，看來眞個使人感到佛教蒙羞！佛教內部的烏烟瘴氣，也就在每個角落廣爲散佈。

可是反觀我兄，在來信中這樣說：「三十年來秉遵大師、導師之教授教誡，以中期正常菩薩道自持，以菩提心爲導爲依。努力作一本份僧，隨緣隨力爲佛教服務，於弘法也，不裝模作樣，標新立異，眩奇惑衆；不以庸俗迷信及左道旁門爲化度方便。於行持也，廣修福慧資糧，不求私我之速趣解脫（所以不修淨土行，不我知者，每指爲不修行的一個和尙）。凡有所爲，只問對佛教對大局應不應做，絕不計較做後對個

人之利害得失。既做，則忠於職守，不畏艱鉅（此所以因勞得疾），尤不知營私舞弊爲何物！此番愚誠公忠，諸佛菩薩實所明鑒」！

欽兄！你的這番肺腑話，無異是你在世做事爲人的自白，每個出家同道，如果都能像你這樣的眞誠爲法，佛法的宏揚，豈是像今日這樣？今日學佛者，不論僧俗，眞能照著正常道去行的，能有幾人？「裝模作樣，標新立異，眩奇惑衆」，不但在國內推行佛法的，是要的這一套，就是到國外宏揚佛法的，仍是要這一套，所以有人懷疑佛法能不能在國外生根？老實說，今日佛法的奉行者，如仍以老一套的在作度生方便，而不以佛法的正常道，去求時代潮流的適應，恐怕很難流行於今後社會，要在不同文化，不同風俗的國土立足，更是難上加難！

欽兄！再來談談我們從港到川漢院求法的五人。當我們去的時候，是多麼的要廣爲衆生，可是過了沒凌雲，是多麼的要爲佛教，是多麼的壯志有多久，白慧、達居、文慧三學友，眞的開始向後轉，轉到社會上去大顯身手，而今究竟是死是活，我們誰也都不清楚，剩下來的只有你和我兩人。而我們兩人中，我是最沒有用的一個。不是說客氣話，你的德行，你的學業，你的聰慧，你的魄力，你的

做事，你的爲人，沒有那樣不比我强得多，特別是你在菲佛教界，服務佛教社會教育，眞是做得有聲有色，成績亦爲僑教之冠，受到各方的尊重和稱譽！反觀我的一事無成，視之吾兄能不愧煞！現在你去了，誠是菲島佛教的一大損失！

想到我們當時在漢院，太虛大師對我們特別慈護，除了指定我們選課聽講，並且特請印順導師爲我們另講佛法，希望我們在佛法上多所認識，對於佛法的思想演變，更能有所體會。記得當時印公導師，在他老的小房中，爲我們講攝大乘論，我們亦能認眞的聽講學習，並共同將老人講的錄成講記。想起那個時期的我們求法，將整個身心融化在佛法中，的確可說是我們獲得法樂的最佳時期！當時印公老人除了在課堂上爲諸同學每週授課兩次，特又爲我們講解攝大乘論，從思想發展，派別觀點，詳爲發揮，眞可說是無比慈悲！

到了民國三十年秋，我奉虛大師命到合江法王寺創辦法王學院，你則留在漢院陞爲教師，而且你在青年教師群中，是最受學生歡迎的一位，因爲你的課講得太好了！你那聲音的高度洪喨，你那吐語的字句清楚，你那講說的條理分明，你那組織的系統嚴密，你那材料的搜集豐富，因而使得每個聽課的學生，聚精會神的在聽，不感到枯

燥無味。像你這樣善說會講的教師，在各個佛學院亦是不多見的。加以你的不大好動，一直教到抗戰勝利東歸。在這期間，你不但成爲一個有名教師，而你的佛學與世學，亦於此奠下了深厚的基礎！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我們隨侍印公導師由川經西北公路東下，沿途在西安、洛陽、鄭州、開封，朝禮了很多的佛教聖蹟，特別是在西安，朝禮羅什及玄奘三藏的聖地，看到那些寺廟殘垣斷壁的淒涼景象，再想想什、奘二公當時譯經道場的盛況，我們均不勝唏噓！虛大師說：「佛法宏揚本在僧」。隋唐之所以成爲佛教的黃金時代，由於大德高僧的輩出，而且努力於佛法的輸入及佛法的宏揚，假定今日亦有這樣的大德高僧，佛教的黃金時代，豈不重現於當代？當時你的感觸，似乎特多特深，而你復興佛教的意志，亦因此大大的昂揚起來，可見你是怎樣有心佛教！

導師由於體疲，暫留開封休養，我們先到上海，禮謁了虛大師，大師立卽命我和你去杭州主持武林佛學院。由於這一殊勝因緣，我們得以共事一個時期。武林是初創的學院，學生亦都是初學的，對於佛法全不了解，但因得到你的善導善誘，同學們的學業有著飛躍的進展，不特博得同學對你生起高度敬意，亦贏得諸山董事對於學院起

了高度信心。當時我們都還年輕，諸山董事對於我們辦學的能力，初初抱著懷疑的態度，到了學生成績有所表現，對於我們的態度自然改變。武林佛學院得以長期的辦下去，而且成績辦得不錯，這個功德不得不歸於你！

當時我們除了在武林教學，同時還具有一個共同理想，就是在導師領導下，在杭創辦西湖佛教圖書舘，作爲理想的佛教學園，造成住持佛教的僧才。舘址在岳墳後面的香山洞，地點確是極爲清幽的，不特已搜集了很多圖書，而且藏經亦有了兩部，實是極爲難得的。你爲西湖佛教圖書舘，亦可說是盡了很大的力量。因爲圖書舘的成立，導師的領導固然是個主因，而你却是一股主要的推動力，假使沒有你的熱心推動，我們爲此理想奮鬥的熱度，可能要降低得多。後來雖說由於時局的變化，我們不得不離開杭州他去，但你爲佛教文化的熱忱，始終留在我的腦海中！

到了滬杭線上局勢緊張，導師在厦參加南普陀的傳戒法會，並爲諸新戒子講授戒法。到了戒期圓滿，就留南普陀寺。你看這個機會不可錯失，立卽成立大覺講社，不但請導師主持其事，並且函邀我和續明法師到厦講學。講社雖如期的開辦授課，而你却因菲島宏法因緣成熟，隨性願老法師到菲去宏法了。講社在導師領導下，雖說辦得

成績不錯，學生亦能精進爲法，常住更能發廣大心，對於這一新興教育，頗能全力予以支持。正期講社爲閩院之續，使在閩南佛教中再放一異彩！不意由於外在不可抗拒的重大因緣，迫得只辦一期而結束，不能不說是法運如此！

我們由此轉而赴港，在港兩年多的期間，導師、續明、我及常覺的生活費，完全靠你一人支持，使得我們團聚在導師座右，仍得無慮的安然的爲法，而且使我們對法頗有所得。你對我們這份厚意，不特我，就是導師、續兄、常覺，都是畢生不忘的。老實說，在那個困難時期，如不是你的接濟，不特不能安心爲法，生活能不能度過，是都一大問題。說老實的，當時在港，我們認識的同道，亦可說不在少數，可是顧到我們生活的，尚不見有其人。「患難中見眞情」，確是至理名言，我們在港的一段時期，對這深深的有所體會！

你的幫忙我們，據後來的所知，不是你有多少錢存在銀行，亦不是你向信徒募化而來，而是從你自己所得微薄的單銀中節省下來！正因如此，不但使我感到你的這份眞情可貴，更使我終生難以忘懷！所以我和導師，每與人談起在港避難的一段期間，自然而然的將你珍貴的情誼吐露出來！不過你的這份功德，我們亦未有所浪費，導師

固很慈悲的爲我們講說，我們亦能精進的努力學習，是以在這期間，很有幾部有價值的講記完成，而且後來都出版流通，使得很多學佛者得到法益。現在你離我們而去了，但是你的這個功德永恆存在的！

民國五十三年春，我應舊金山美洲佛教會之請，到舊金山爲我華僑說法，秋間回到東方來，經過菲律濱，在信願寺住了一個短時期，承瑞今老法師及我兄的善意，要我爲岷市僑胞信衆講一部經。當時講的是妙慧童女經的偈頌，由兄爲我譯成閩語。講經圓滿，雖不少人說講譯雙美，但在我看來，你譯的比我講的好，因你本來就是一個善說法者。那次講經相當成功，每晚聽衆三四百人，與其說是我講得成功，不如說是你譯得成功。因據我的經驗，翻譯確比講難，講可自由發揮，要怎樣講就怎樣講，但譯必如講者所講而譯。你的譯語，不但一字不漏，而且還可傳神，眞可說是上乘翻譯。本來應由你講，讓我從你學習，不過瑞公慈悲，而你又極客氣，我就只好獻醜。

欽兄！你去彌勒內院親近慈氏菩薩及太虛大師，我失一個畏友，當然感到悲痛，但是爲你設想，亦應爲你慶幸，因這世界太亂，對不起你，以你寬宏大量，想你會原諒我：實不值得留戀！但我有兩大事，深感

一、你元旦的來信，說爲能仁的校政，雖拖至最後一口氣，亦無法放下，因而要向我調用寬嚴去菲接主能仁校政，不但信寫得慇懃懇切，甚至說「當作救弟一命」。在原則上我有什麼話說？當然百分之百的贊成，但事實上未能如你所願，使你耿耿於懷，抱憾而終，不能不說這是我的罪過，除了請你給予寬恕，實在沒有什麼好說。不過可以告慰於兄座者，就是導師老人到菲探視你的病時，由老人與瑞公的共同努力，終於請到人暫爲代理，學校會繼續的辦下去，你可放下一切的含笑而去，不要再爲教育大業擔心，因了你爲教育盡忠職守，相信大家會做得更好！

二、得到你病重的消息，我就想去看看你，特別是導師老人專程去探視你的病，我要去菲的心意更決，可是由於人爲的障礙，出入手續的無法辦通，不管我是怎樣的有心，終爲客觀環境所阻止！在一次長途電話中，我們談了幾句話，將我不能去菲的原因告訴你，雖已得到你的諒解，但在我的心靈深處，不論怎樣原諒自己，總覺是件對不起你的事情，在我有生之年，亦不會忘掉這件極大的憾事！以我們的友誼說，我是不應如此的。到了導師從菲來星，知你只在拖延時間，我們不能見最後一面，更使我心痛如絞！環境如此，有何話說？

欽兄！「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世間到處充滿了動亂，你安心的在內院裏，親聆彌勒大士及太虛大師的唯識教言，早日再來這個紛擾擾的人間，宣揚唯識的中道妙理，以如來的正常道，度化世間，莊嚴世間！

痛悼妙欽學友

妙欽法師傳略

師諱騰莊，字妙欽，別號白雲，又號慧菴。歲次辛酉（西元一九二一）。生於福建惠安。爲獨子，俗姓黃。父於師誕生後，發心出家，法號覺徹，母亦茹素奉佛。師受佛教熏陶，時有歸佛之志。乙丑（一九二五）年，師五歲，感父母學佛虔誠，乃依厦門白鹿洞上覺下斌和尚披剃，誠所謂童眞入道者也。乙亥（一九三五）年，師十五歲，受具於泉州承天寺。

圓戒後，入南普陀寺養正佛學院就讀，畢業後，復入閩南佛學院深造。師天資穎悟，聰慧好學，神器俊遠，厲然不群。每考試，均爲冠，深得師長器重。丁丑（一九三七）年春，負笈江蘇，入淮陰覺津寺，親近大醒法師。篤志精勤，以繼晝夜，好學不倦，學業大進！

是年秋，抗戰軍興，師激於國族大義，毅然參加僧侶救護隊，於滬市東戰場，出入槍林彈雨，從事救傷工作，搶活兵民甚衆，其英勇之精神，爲同胞所稱道。迨戰事

轉進，始脫下戎裝，由滬之港，居彌陀閣，弘修不輟。

庚辰（一九四〇）年，由港經滇入川，就學於漢藏院。親近太虛、法尊、法舫、印順諸大師。以師志行純正，履操清貞，見解過人，才思敏捷，頗爲諸大師所賞識，許爲佛門龍象。以是益究學問淵奧，於是學業日逾進步。

壬午（一九四二）年，師受聘爲漢藏教理院教席，授課之時，言解清晰，條理分明，學生震肅。師性好靜不樂多動，執教漢院以迄勝利。於此期間，師曾編「中國佛教史略」、「初機佛學讀本」。文字練達，思想謹嚴，佛學湛深，於此見之。而斯兩書，可謂上乘之作。

丙戌（一九四六）年，隨侍印順導師，由川沿西北公路東下，道經西安、洛陽、鄭州、開封。所到之處，皆有佛教聖蹟。爲尊宗祖，一一徧禮。名刹遺跡雖存，實皆不堪回首，師多所感發，有喟然之嘆！

丁亥（一九四七）年，師任杭州武林佛學院教師。爲諸生講俱舍頌，頗能引發學生之興趣，極受學生高度之歡迎。武林爲初創之佛院，學生亦多是初聞法，一切未上軌道，以得師之教導，學院聲譽鵲起，來求學者日衆。

戊子（一九四八）年，師回閩禮祖探親，佐性願老法師於南普陀寺傳授千佛大戒，辦事有方，備受稱譽。嗣以國事日非，爲使法輪似地球東西而轉，乃奉性願老法師慈命，於己丑（一九四九）年，飛菲弘揚佛化。菲島佛教得以蓬勃發展，信衆得以日漸增多，師與有力焉。

旋感錫蘭南傳佛教以傳承本上座者自居，爲窺南傳佛教之眞貌，乃於癸巳（一九五三）年，由菲赴錫，入錫佛教大學，專攻南傳佛法，對本上座部教義，頗能有得於心。對彼本上座部，非議北傳大乘，不以爲然，屢予指正，維護大乘，不遺餘力。留錫四年，學成返菲，仍以弘傳大乘爲志，未曾有隨南傳佛教者，誠屬極爲難得！

從此在菲，法筵頻建，講說不休，善化愚蒙，拔邪歸正，四方聞風度化者甚衆。德聲遠播，功化日遠。化導之餘，禪誦無間。深定妙觀，夙夜匪懈，自利利他，於師有之，誠所謂大權示現之再來人也。

迨戊戌（一九五八）年，性老有將岷市信願、華藏兩寺合一之意願，請印順導師爲兩寺首任上座，師則被請爲法主，專負弘法之責，以是菲國佛教，更形活躍。庚子（一九六〇）年，兩寺諸師，感於佛教社會教育之重要，議辦能仁學校，聘印順導師

爲校長，師被推爲代校長，全權主持校政，以是獻身教育十有六載。期間，增辦能仁中學，有學生千餘人，斯皆師之功德。師熱心教育，到臨命終時，猶念念不忘於能仁，此種獻身教育精神，難能可貴！

師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一，戒臘四十有一。居常以大師、導師中期正常菩薩道自持，以菩提心爲導爲依，可謂善繼大師、導師之志。法將遽失，悲何能已！謹述師之懿行，以誌永念不忘！

我對妙明居士的哀思

法友妙欽法師是位現代的法匠，爲了開闢新的弘化區域，特於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到菲律濱去弘揚佛化。由師精通佛法，加以善說法要，法筵一開，聽衆踴躍，爲菲島所未有，董妙湛、黃妙明的閣府上下，亦是妙師座下的常聽衆。從那時開始，妙師每與我的通訊，都或多或少的提到妙湛、妙明居士等，熱心聞法的難得，使我得知他們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而且是個極爲美滿的佛化家庭，全家老少沒有不歸敬三寶的！

待我從港去了自由中國的寶島，不知由於什麼因緣，可能是妙師的介紹，妙明居士的令嫒賢範，曾經和我通過一個長時期的信，討論有關佛法的問題，覺得她宿植深厚的智慧，對於佛法亦有相當的認識，這當然是妙師化導的成果。說老實的，在很多人不重視佛法的今天，海外女青年能對佛法有這樣的認識，不能不使我感到高度的驚異，更不能不使我感到弘揚佛化的重要，假使不是妙師到菲的大力宣傳，怎會有人如

此了解佛法？

到了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法友妙欽法師，雖說在菲弘法有相當的成就，但不以此自滿，效法奘公爲法的精神，發心到以上座自居的大本營錫蘭，探究南傳佛教究有一些什麼特色。雖說是去錫蘭佛教大學學習南傳佛法，而實亦將北傳大乘佛法的精神，向巴利語系的佛教者，略爲介紹。是以妙師乃在錫做著輸入而又輸出佛法的工作，堪稱爲如來的使者，成爲溝通大小乘佛法的健者，實是值得吾人予以高度的讚譽！

但是在錫四年學雜等的費用，並不是個很小的數目，如沒有相當的財力支持，是不能安心做這偉大工作的，然而予以有力護持的，就是妙湛，妙明二居士，爲之負責轉滙款項，是香港菩薩學處的優曇法師，現在在星的優公可以爲之證明，我是妙師的老友，對這當亦知道的，由這可以想見他們是怎樣的在眞心護法！後來妙師回到菲國，經常向愛好佛法的學人，弘宣南北傳佛法的異同，使人知道大小乘佛法的差別，不能不將一分功德歸之於二居士！

此外，菲島佛教的各項活動，不論是教育、文化、慈善那種於人群社會有益的事

業，妙湛、妙明二居士，無不踴躍的率先響應，予以極有力的支持。而印金剛經、藥師經、普門品等，向各地善信廣結法緣，更是他們樂意做的善舉。而這實是在行佛所說的書寫經典的殊勝法行，使得大乘經典的廣爲流通。如我在臺、在港、在越、在星，就曾到處看到他們所印贈的經典，此種功德當然亦是不可思議的！

最難得的，就是他們夫婦，不論做什麼善事，只是行其所當行，只是默默的在做，並不怎樣的渲染，亦卽是作無相施的。這雖是佛教徒應有的精神，但在一般沒有大名，就不願出任何功德，兩者相互比對之下，不能不說他們夫婦，眞正在爲施捨而施捨，絕對不是沽名釣譽的。像這樣的佛教徒，如在佛教界多起來，自是佛教興隆的氣象，是以這種利他忘我的精神，不特爲每個佛教徒所當稱譽，亦是值得每個佛弟子所應效法的！

我因妙師而知他們雖說很久，但第一次得以見面的，是在寶島的福嚴精舍，那是他們去禮謁印順導師的。見到他們兩位，雖覺和藹可親，但因語言不通，無法交談一句，加以他們行色匆匆，很快的就去各地參觀，什麼時候回菲律濱，我們亦不知道，當更說不上爲他們送行。不過，由此可以看出他們作爲佛子的本色，更可知道他們對

於出家僧寶的尊敬，不願因自己的身份，多煩出家的僧寶，如是固守在俗弟子立場，眞可說是標準的清信士女！

我第二次與他們兩位見面，是去美弘法東歸時，應瑞今老法師請，在菲京逗留短時期。雖承他們到機場接機，但只是向我含笑合掌，我亦只向他們點點頭，同樣沒有說到一句話，原因還是由於語言的不通。後來在信願寺，講妙慧童女經，他們都來聽講，當妙兄譯語時，固聚精會神在聽，就是我在講時，同樣用心在聽，可見他們聞法若渴，不是來應酬應酬的，因而從開講到圓滿，沒有一天不到會聽講，不能不說是極爲難得！

當時我正在星籌建靈峰般若講堂，除了向瑞老及廣範法師透露，並得二位略爲推動，妙明居士等知道，自動的發心樂助，且代向善友們勸說，是以今日爲衆說法的講堂，有諸信衆來聞法，並得佛法的受用，妙明居士確亦有分功德在內。佛法說種什麼因得什麼果，眞是一點不錯，他們發心樂助講堂建築，後來她的幼女來星出家，且不久卽在講堂大爲說法，聽衆總是坐得滿滿的，亦可說是妙明居士種下的善因，如今在極樂蓮邦，想會因此感到安慰而微笑！

講到其女寬嚴會來星從我出家，我是做夢亦沒有想到的，因在我當時的下意識中，覺得她是富有人家的小姐，是不可能會出家的。這還得從我去美弘法說起。我於一九六四年去美弘法，原定到菲小住，然後再去美國的，可是由於入境手續，我雖已經下了飛機，瑞老、妙兄、範師及諸信衆來接機者亦多，但我不得出機場，連見瑞老等一面亦不可能，相信當時大家都會感到掃興的。接機的瑞老等各自回去，我亦只好獨自登機續向檀香山進發。

但我不通英語，又未與該地友人聯絡，使我在機上感到非常的納悶，不知下機到那裏去，實在是個困擾問題。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我到檀香山下機，知定法師等在機場接我，使我感到一頭霧水，他們怎知我今天到檀香山的？初我以爲不是妙欽兄的代爲通知，就是廣範法師代爲通知，問知定法師，亦說不知是誰，只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是從菲律濱通來的電話，另外還接到電報一通，說你今天到來，所以我們就來接你。

有人來接飛機，使我不致無所去處，當然是件高興而又值得感激的事，但是誰來電及電報，仍然是個悶葫蘆，我想到舊金山再去函詢，當可得到一個水落石出。可是

不等我到舊金山，正宗法師即來函，說電話及電報，是你向來所不認識的人發的，想你必然會感到意外，那就是妙湛、妙明二居士的小女董雲翔。坦白說，那時我雖知道董家，並與賢範通過一個時期的信，但從不知道她家有個董雲翔其人，原因她那時還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青年。

我既從來不認識她，她亦從來不認識我，竟然自動的爲我解決難題，一方面固可顯出她的天眞純潔，另方面亦可看出她的相當熱情，使我對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並未寫信向她致謝，只在給正宗法師的函中，請他代向雲翔居士說聲謝謝。如此，就結束了這樁公案。不過，由此使我想到佛化家庭的成員與一般家庭的成員是不同的。她之所以表現出這種樂於助人的佛弟子的精神，自幼受了佛化的薰陶，固然是個原因，家教亦是一個原因。

到我由美國回到亞洲，在菲信願寺說法，現在的寬嚴，每晚都隨她的父母來聽經。除初到時，由正宗法師介紹，得以正式的認識，我除了向她表示代爲電告友人的謝意，彼此只交談了幾句。她因每日到學校讀書，我亦每日有我的節目，不說在寺與她見面的機會不多，就是我到她家受供，亦因她去學校而未見到。因而直至我離開菲律

濱，雖說帶著她的天眞活潑的印象回去，但我並沒有和她通訊，而她亦不曾有信給我，可能她還年輕的關係。

待她在菲律濱大學畢業，回到自由祖國的中國文化學院深造，讀哲學碩士學位，我已來到新加坡定居。只是有時因事回臺，在慧日講堂偶而見到她，而我在講堂講經或其他道場說法，她亦多數來聽講，有時提出一些佛法方面的問題問我，我亦就我所知爲她解說。她是從佛化家庭出來的，所以每次見到我，都能本著佛弟子應有的禮貌，向我如法的至誠的頂禮，偶而我亦問她讀書方面的情形，或是談談臺灣生活及氣候能否適應之類。

民國五十八（西曆一九六九）年，即佛曆二五一三年，我因事回去自由寶島，在慧日講堂聽說董雲翔於中國文化學院畢業，將發心出家獻身於佛教。初我聽了以爲是開玩笑，認爲這是不可能的，因她的家庭不可能會讓她出家的。後來常覺法師告訴我，說她出家的意志很堅定，並且徵得父母的同意，不過還沒有決定從那位大德出家，到這時候我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她是非常孝敬和尊重父母的，從那位大德出家，要去請示她父母。

當時常覺法師幫她推薦幾位大德，但並沒有告訴我是那幾位，後來常師又告訴我說她母親決定讓她從我出家，而且擇定日期來臺參加剃度典禮。到了快要剃度的日期，她的母親忽然病了，不能如期來臺觀禮，而她又不願沒有父母在場剃度，我的回星時期又到，不能在臺等她的父母，經過幾番商討，決意改來星洲剃度，她的父母亦樂意來星洲參加，是爲她發心從我出家的經過，最初決無意在星落髮，相信十方三寶都會爲此證明。

世間做父母的沒有不愛子女的，所以寬嚴決定在講堂披剃，她的父母及其姊姊，均由馬尼拉特別趕來。由於他們家庭一向是信佛的，深知出家是功德事，亦是大丈夫事，所以對於自己的愛女出家，不特不如一般父母那樣的難分難捨，而是認爲是件大喜的事。所以在寬嚴出家那天，其父母及姊總是掛著滿臉的笑容，覺得自家有個女兒出家，是最光榮的事，以是該日整個講堂的每一角落，都充滿了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

前面說過，過去我和妙湛、妙明居士曾見過兩次面，這次他們爲愛女出家來星，當然是第三次見面。其女做了我的徒弟，他們似乎有些話要向我說，終因語言不通，

仍然無法多說。有時他們要寬嚴譯語，只向我作這樣誠懇的表示：「寬嚴今從法師出家，我們都相當的安心，但願她在法師的佛法薰陶下，將來在佛法上有所成就，能爲佛教做些弘化以及利益人群的工作，是爲我們最大的心願，亦是她發心出家的初志，請法師予以善爲教導」！

妙明居士當時雖對我說了這麼簡短的幾句，但對維護佛教的誠心以及愛其幼女的慈意，可說表露無遺，不得不說這位清信女中丈夫！現在你雖往生極樂高登蓮品，但我可以眞切告慰於你的，就是你女寬嚴出家後，確能始終站在出家者的崗位，做如創辦佛教週日學習班任班主任，數年來總是以信心耐心在教導兒童，向諸兒童撒下佛法的菩提種子。經常在各佛教道場，爲諸信衆宣說佛理，更在講堂除爲我譯語，自己同樣的在轉法輪，初是宣講普門品，現在又講地藏經，而且聽衆非常的踴躍。到了最近，她更發心於每週日，率領信衆到各老人院等慈善機構，慰問老人等並爲之說法，同時還與苦難的一群略結善緣。但這都是默默在做的，既未發表新聞渲染，亦未逢人作自我宣傳，完全本於爲法爲人的精神，做出家人本份本應做的事。諸如此類，現在我告訴你，你在樂邦蓮臺，必也含笑稱

許，寬嚴的確要得，沒有辜負自己最初讓她出家的素願！好，話已說得不少，現我祝你在極樂國，與諸上善人俱，常聞彌陀法音，早得不退轉地！